

大宗师

第一章 大侠萧秋水

八月十五，中秋月明。

湖北襄阳的隆中山，正是孔明旧居之处，又名卧龙岗。诸葛亮羽扇纶巾，名动八表，世人景仰孔明，在离襄阳城西二十里处立下隆中坊，牌坊左右刻有：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足可见孔明在三国动乱时，扮演的是何等扭转乾坤的角色了。卧龙岗青山绿野，虎踞龙蟠，离隆中山以北不到十里，有一个小村落，住了近千户人家，就叫做日月乡。

日月乡，乃取“明”之意也。川人为敬佩孔明，皆头系白巾，村庄之名，也喜与诸葛亮有关的事物命名。这日月乡，主要是务农为生，女则养蚕织布，其乐融融。

每到八月中秋，这村落更是热闹，平时各务其业，鸡犬相闻，偶有往来，亦为闲谈；惟逢节日，村中男女聚而嬉乐，不拘礼俗，简朴真纯，全不似名城巨都还是罪恶渊藪，而是一个真真正正平和安详的小村庄。

中秋节时，一到晚上，正是小儿嬉乐的好时机。暮色方临，绿野，大地、林畔、溪边，纷纷点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并有各式各样嬉闹的方法。小孩子们成群结派，列队提灯，有些顽劣的索性躲在暗处，拿弹叉投射石子，“噗”地射熄了对方的灯笼。提灯的孩子，看到自己手上的灯笼忽然化为一团火，拿又不是，放又不是，眼睁睁看它燃光了，便“哇”地一声哭起来，夹杂着旁人的哧笑。

因此有些索性结成一派，躲在林子里互相射击别人的灯笼；这本来安宁的小村，亦因此而喧闹起来，大人们也觉得这是欢庆的节日，且任由孩子们自行胡闹。

然而在这些嬉乐忘忧的少儿群中，树林边，站着一个魁梧的少年，冷眼旁观，低头沉思，一直没有参与大家快乐带冒险的游戏里。

这少年十七岁，沈姓，名耕云，字追莹。

日月乡中最得人望的是两家，一家姓沈，一家姓方，两家都是三代单传：沈家务农，世代都在这日月乡；方家原迁自江南，诗礼传家。这两家是日月乡中的领袖，彼此私交也十分要好，两家都诚朴豪迈，而且都有一身武功。

沈家沈悟非，是隆中一带有名的隐侠，他生性淡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从未把二十路“铁线拳法”搁置过。沈悟非是日月乡的乡长，沈耕云便是他的嫡子。

方家原是望族后嫡。方常天原本就是名侠，江湖人称“湘江大侠”，常在湘西一带行侠，但不知何故，于十余年前迁来日月乡，退隐躬耕，读书吟哦，不问江湖是非。他也有一名嫡子，小沈耕云六岁。

乡野长大的孩子，不似一般城市中人，弱冠之年已循规蹈矩熟读四书五经；所以每年中秋，玩灯笼嬉嬉的人群中，连青年男女都乐在其中，真正是一种“思无邪”的气象。

沈耕云是个早熟的孩子，平时做事，已隐有一种大人的气派，他年纪虽

小，但喜思考，武功又深得其父真传，在孩子们群中，已有了一种领袖的意态，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赖。

可是今晚他之所以不参入玩乐之中，倒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兴趣，而是他一直注意另一件摄人听闻的事情。

原来在这热热闹闹的大场地上，足有五六百个小孩在嬉乐，却有三个中年人，悄悄地排开拥挤的人群，走向树林边去。

沈耕云人小器大，十分眼尖，一下子便注意上这几个人，知道是尚未见过的陌生客，心想：“听爹说外面有许多歹人，专乘人不备掳劫幼童，贩卖奴役，这些人夤夜来这里不知是打什么主意。”当下悄悄跟上，且留意对方的言语。

只听三人中当先的一名脸有青记的汉子道：“今晚儿他是非死不可了！”

沈耕云一听，吓了一跳。在日月乡里，平素打架，也只不过泄泄愤罢了，哪会动辄要人的命。那大汉一出口便道杀人，沈耕云心想对方莫不是江洋大盗？但若是江洋大盗，来这穷乡僻壤，却又何来之由？当下更是好奇，那三人似断未料到在这班毛头小伙子之中也有人留意上他们，所以讲话声音并未压低，又因村童嬉闹关系，反而提高了声调。沈耕云自幼习打坐，所以耳力极好，跟上前去便听得一清二楚。

只听另一名红袍瘦汉道：“今日咱们合力杀了他，日后江湖上便无人不识得咱们的了。”说罢神情大是狂妄自得。

另一名黄衣大汉“ ”怪笑了两声，道：“名头倒没什么，据说他袖中还有‘惊天一剑’的残谱，要是给我们学得了，哈哈，那时世间上，谁敢惹咱们‘三色神魔’，哈哈哈哈哈……”

沈耕云一听，此惊非同小可，原来隆中一带，有三名败类，神出鬼没，下手狠辣，劫财劫色，而又武功极高，一个叫“青面兽”滕雷，一个叫“红袍怪”邱瘦，一个叫“黄衫客”邓归，川人闻之莫不头痛。沈耕云之父沈悟非，五年前曾偕七名捕快与这三人一战，结果是四名捕快被击毙，另三名捕快被重创，沈悟非藉路熟方才脱身归来。沈耕云一旦得知眼前三人便是“三色神魔”，登时不敢轻举妄动。

只听“红袍怪”邱瘦道：“咱们约好在中秋月圆，在此见面，咱们已来了老半天，要是他们还不来，萧秋水倒是来了，那倒是麻烦啦！”

沈耕云一听“萧秋水”这个名字，顿觉十分熟悉，这时场中“啪”地一声，一盏灯笼又被石子打熄了，火焰呼地烧了上来，那持灯的孩子哗地哭了，这哭声在中秋的夜色里竟也有一种正意，仿佛人为自己得失而悲喜是应当的。沈耕云脑中猛闪过一丝记忆，爹爹和方老伯每次促膝论江湖时谈到一人，总是讳称“萧大侠”而不名之，莫非……。

这时那“青面兽”滕雷又道：“他们不来，由咱们先出手放倒他，功劳全归咱们的，岂不更妙！”

那“黄衫客”邓归却是较为谨慎之人：“不行，老大，以咱们功力，不是小弟自贬，距萧秋水确是太远，他们不来，咱们是动不了他的，尤其是‘鬼手毒王’，他不来，咱们的计划无法进行，毒不倒萧秋水，便万万不能与他动手的。”

滕雷冷笑道：“我就不信萧秋水有这等本事！”

邓归道：“老大，剑门战九幽的赤练蛇掌比咱们如何？”

滕雷道：“那自然没话说，川中武林人士，又有哪一个敢不服他！”

邓归紧接着道道：“咱们若放手与战九幽一斗，老大认为如何？”

滕雷沉吟了一会儿，道：“若一对一，只怕在他赤练蛇掌下走不了十招，若咱兄弟三人联手，一百招内不致落败。”

邓归叹道：“这就是了，据我所悉，一月前战九幽与长沙七名好手，狙杀萧秋水，结果十招之内，无一生还……”

“什么？！”滕雷跳起来道：“你是说……谁……哪一边无一生还？……”

邓归苦笑道：“那自然是战九幽他们了。”

邱瘦也失声道：“战九幽死了……这讯息……这讯息确实否？”

邓归肯定地点点头，道：“是‘勾魂手’费杀费四爷告诉我的。你想，费四爷这等江湖身份，怎会骗咱们的！”

其余二人都“噫”了一声，脸上都呈现恐惧之色，一时没有话说。

沈耕云脑子里闹哄哄的乱成一团。在日月乡里，他年少而露头角，无论学识、智谋、武功，皆在林中少年之上，他自己也颇为自得，尤其是数度比武较技，沈耕云都稳胜全局，颇得沈悟非与方常天的赏识。

他只见武林之中，自己父亲沈悟非已是十分响亮，而“三色神魔”的武功，又高到不可想象，却听这一番对话下来，知道这“三色神魔”，远在战九幽之下，而战九幽的武功，又远不如萧秋水……沈耕云半信半疑，心中暗忖：“这三人的情在等另一批人，而其中还有一个用毒能手，像正要用诡计杀伤萧大侠，自己如何是好呢？”

只听那邱瘦问道：“不知费四爷会不会自常山赶来？”语音甚是关切。

邓归则笑道：“这点二哥倒不必担心，要是费四爷没来，我做弟弟的敢叫二位哥哥去冒这九死一生之险吗？！不但费杀费四爷要来，就连尉迟尉三爷，董绝董二爷都来了。”

邱瘦喜道：“有他们在，加上‘龙王庙’那一伙人马，那足足有余了。”

邓归摇首笑道：“为小心起见，还需要‘鬼手毒王’的毒物方才可以。”

滕雷忽然道：“我看月过中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赶快准备我们的饵吧！”说毕，双手一闪，猝然箍住两名笑闹中小孩的后颈。那两名小孩想叫，但又被捂住了嘴，也叫不出声音，滕雷大步入林，邱瘦、邓归两人在后遮掩着，俟三人入林后，场中孩童居然不知已被掳走了两人。

沈耕云一见大急，心忖：“将来要是行军，必定要遵照纪律，严格布阵，才不致折损人手，己方仍毫无所觉。”他又想即刻赶过去救援那两名小孩，更想阻止这一场狙杀，但又自知绝非三人之敌，当下心念一动，揪住了一名玩乐中的少年，匆匆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通知他急告爹爹，自己则先行跟踪过去。

沈耕云吩咐妥定之后，立刻跟了上去，穿过几坪林子，忽见灯光，沈耕云熟悉地形，知道该处有一空地，即潜身过去，伏在一大石旁，探首张望，只见空地上赫然有十六八个人，有两人提着烛火微弱的灯笼，因光线分外微弱之故，映照在这些奇装异服的人身上、脸上，更觉恐怖。

只见这十六八个人，背上的兵器都十分怪异，容貌均十分丑陋，当中一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年纪，俨然是领袖，面容倒是姣好，只听他朗声道：“今晚搏杀萧老儿，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当无疑难，萧老儿在江湖上，以维持武林正义之伪名，歼除我辈不计其数，今日之战，正是各位理应同当之责，不过……”这青年干笑了两声：“我也知道各位来此，也是为了萧老儿身上的

‘惊天一剑’剑谱，这对大家；当然也有好处……不过，在未搏杀萧老儿之前，任何内哄，却是我费某人所不允的。”

只听邱瘦慌忙道：“费四爷德高望重，咱们‘三色’兄弟，自然听你差唤。”

来首一名银发头陀道：“俺代表‘龙王庙’的兄弟，自然听费四爷的。”

另一名相貌狼衰的道人道：“我们‘莲花庵’的人马，向来对四爷唯命是从。”

那青年环视众人，下撇的嘴唇显示出片冷酷孤傲之意，烛火照耀下，沈耕云心中暗奇，这人仅二十五六岁，却使武林诸豪如此畏服，不知有何原因？听他们口气，这人显然便是费四爷了。看来这些“莲花庵”、“龙王庙”里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搏杀萧秋水的手段，也必定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了。想到这里，一股侠义之心由衷激起，心下决定，今晚无论如何，冒多大的危险，也要向萧大侠示警。

忽听费杀道：“邓老三，饵呢？”

邓归示意，滕雷把两个毫不动弹的小孩抛到地上，向费杀毕恭毕敬他说：“我在村子里掳来的，已封住了穴道。”费杀随便颌首一下，抬头望了望天色，道：“怎么二哥、三哥还未来到？”

忽听远处一声轻笑，道：“来了。”语音一落，人已来到眼前，轻功之快，可想而知。只见来人一身黑衣，身材极是魁梧，左手拖住一人，那人脸黄皮焦，眼珠子不住溜动。这黑衣人一到，在场众人便躬身叫道：“尉三爷”。费杀也一拱手，道：“三哥。”

尉迟略：一颌首，道：“我身边的便是‘鬼手毒王，尚拍魂尚老兄。”众人又是一声招呼，却不怎么热烈，原来这尚拍魂人品极坏，十分歹恶，连魔道中人不齿与之为伍。他曾为得毒谱，不惜毒杀自己的岳父满门，更把自己的父母残害，简直禽兽不如。他也知自己作恶多端，所以下手极辣，凡是与他为敌的人，一旦下毒手，便满门不留，以斩草除根。

只见尚拍魂咧开嘴巴，一口黄牙，笑道：“诸位见我尚老不死的来了，心里不快是不是？‘莲花庵’洪兄，你嘴角一撇，是啥意思？”

这尚拍魂不但狠毒，而且心胸极窄，对他无礼的人，是绝不放过的，被他指名唤出的人是“莲花庵”洪脚七，这人是江洋大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亦不耻尚拍魂为人，看见在场高手那么多，谅尚拍魂不敢怎样，当下胸一挺，长吸一口气道：“没啥意思，尚兄高兴来就来，‘莲花庵’的人总不致列队相迎吧！”

尚拍魂阴阴一笑道：“那例不必。”突然洪脚七大叫一声，捂胸而倒，在地上滚动，肌肉呈紫，口吐白沫，十分痛苦。

费杀眉心一蹙，向尉迟轻声道：“三哥，大敌当前，内哄不宜。”尉迟一点头，对尚拍魂道：“尚老兄，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替他谢罪了吧！”众人不禁大忌，洪脚七中毒，犹不知毒从何来，都不禁暗中移开数步，离尚拍魂愈远愈好。

尚拍魂对尉迟、费杀似也十分惧畏，当下就笑道：“既有尉三爷、费四爷说情，我尚老儿还有什么话说。”说罢手指凌空一弹，洪脚七的哀号立止，巍巍颤颤的站了起来，那适才代表“莲花庵”的道人立即一把扶住了他。“莲花庵”的人对尚拍魂怒目而视，但一方面畏惮尚拍魂凌空施无形之毒，另一方面，也不敢违尉三爷、费四爷之命，当下不敢发作。

尚拍魂这种施毒之法，把沈耕云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自着急：“这里邪派高手那么多，又有此使毒高手，萧大侠毫无防备，只怕……”

这时只听费杀道：“尚兄，施毒布局的时候到了。”

尚拍魂阴阴一笑，腾出三只手指，向地上两名小孩的其中一名按去，一面道：“我把毒布在这两个小孩子的身上，再把他们弃于路边，萧老儿经过，定必察看，手上只要一碰触及他们的身子，便一定中毒，那时……赫赫……你们不必出手也无妨了。”

一面说着，手指一面向前按去，在烛火昏晃下，只见他三只手指又青又蓝，指尖又钝又平，仔细看去，原来只有第二节指骨，而无第三节，敢情是用毒过度，指节末端竟是退化了。沈耕云义愤填膺，怎能眼见尚拍魂施毒于村中幼童身上，当下大喝一声，一步踏了出来。

这一下子大喝，在这些武功高强的人来说，自不算什么，只是他们聚于此为的是暗杀萧秋水，所以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突如其来这一喝，群恶还以为是萧秋水出现，纷纷退了几步。沈耕云喝道：“喂！你们恃暴劫人，拦路狙杀，有没有王法？！”

这时月色部分为密林所遮，而沈耕云又在林中，是以群恶并看不清楚，只是一听这声音稚嫩，知来人并非萧秋水，便大是放心，一听来人说话的口气，便知道并非常在江湖走动的，尉迟冷喝道：“滚出来！”

他这句话一出，“三色神魔”滕雷、邱瘦、邓归分三个方向，“喳”地掠入林中，突然出现在沈耕云面前。树林里猫头鹰咕咕掠起，好不吓人。沈耕云心下一慌，呼地劈出一掌，滕雷一声冷哼，左手一刁，右手一搭，竟似铁箍一般，扣住了他的右手。

沈耕云大叫一声，左手又待劈出，不料方才举起，臂上一紧，已被邱瘦扣住，邓归更双手一捞，抓住他双腿，三人呼啸一声，呼地掠了出去，便把沈耕云以三抬一地到了广场中间。沈耕云竭力挣扎，竟丝毫动弹不得。

沈耕云在同辈中已算是天生神力，但“三色神魔”的内力，却远在他父亲沈悟非之上，这三人一联手，沈耕云简直像蚁蝗一般；一捏便死。三人把他捉将出来，费杀端详了一眼，冷哼一声，道：“原来是乡野间无知孩童！”

费杀这一说，“三色神魔”倒觉得自己太过紧张，杀鸡焉用牛刀，当下邱瘦、滕雷工人一放手，沈耕云便要挣扎，邓归一搭一扣，依然扳押着他，这一下痛入心肺，再也不敢乱动。

尉迟瞧了一眼，冷冷他说了一句：“杀了！”说这一句话，仿佛一句“喝茶”、“你好”一般，丝毫不动容色。

邓归立即应道：“是。”手下一用力，只听一阵骨骼响声，沈耕云的身子被压得向下弯及膝部，而他双手被扳向后上方，眼看就要腰折而亡。

这时突地一声清啸：“看剑！”“飕”地一声，一柄短小明亮的小剑，刹地刺向邓归。

这一声清啸声音不大，但极有威风，出手不快，但部位奇低，而出招时已离邓归极近，邓归三人横行江湖数十年，应变不可谓不快，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剑迫得怔了一怔，连忙松手一闪，“嘶”地大腿被划中了一下，鲜血淋漓。

邓归又惊又怒，在场众人也为之一怔，要不是这人出剑时先喝了一声，邓归一条腿怕是废定了。

只见“忽噜”一声，一个小身影自地上一跃而起，竟是被掳的小孩其中

一名。八月中秋，月光分外清明，只见这小孩眉目清俊，年约十岁，但自有一股英爽之气，眉长及鬓，手中一柄短剑，在月色下反映一片清亮，一对眼珠黑白分明，直视诸人，毫无惧色。

沈耕云得脱，一见这小孩，喜而唤道：“方弟。”

那小孩转身笑道：“沈哥哥。”一点也不显慌张，这一笑天真烂漫，连滕雷这等大恶之人；也不禁为之心悦。

邓归在“三色神魔”中，最是诡计多端，没料却伤在一个小童手里。邓归只觉疼痛异常，一时看不清楚，脱口问道：“你……你是谁？！”

那小孩居然不以为奇，挺胸朗声道：“隆中日月村，方歌吟。”

邓归大吼一声，五指并伸，一掌插了出去，方歌吟令他当众挂彩，他痛恨至极，一上来就对这幼童下了杀手，他却没有细虑到，若是这幼童不是心底磊落，出剑时不先断喝一声，他一条腿子，怕是早已废了。

邓归一掌击出，方歌吟丝毫不惧，一剑反斩，削向邓归五指。

邓归一怔，心想这小子好大的胆子，运力掌中，“”地一声，剑锋斩在邓归手上，剑势一荡，邓归却无损伤。

“黄衫客”邓归大笑一声，随势欺上，一手抓住方歌吟的肩膀，另一掌就要击落。

第二章 惊天第一剑

沈耕云一见方歌吟遇危，一步扑过去，“铁线拳”中一式“外膀手”，迎邓归脸门挂去。

邓归冷笑一声，反手一刁，震开了沈耕云一击，一腿踢出，把沈耕云踢飞了一个筋斗。

便在这时，方歌吟借邓归化解沈耕云的攻击，用力一持，可惜邓归的武功，与他相距太远，方歌吟人细力小，一挣不脱，心生一计，一脚踹出。

邓归见方歌吟一脚踢来，并不以为意，心想给你踹几下，却又何妨，等我杀掉那大的，再来杀这小的……不料才一脚踢飞沈耕云，大腿便热辣辣地被刺了一剑似的，原来方歌吟那一脚，不偏不倚，正是踩在他大腿伤口处。

邓归大吼一声，甩手把方歌吟扔了出去，痛得蹲下身来，按住伤口。

方歌吟被摔出去，刚好跌在沈耕云身上，两人摔得一身是泥，但俱是艺高胆大，沈耕云迅问：“方弟，你没事吧？怎么会在此地？”

原来这方歌吟，正是日月乡中方常天之嫡子。他小沈耕云六岁，现年不过十一，然而已是气宇不凡，胆色过人，平素沈耕云以为他是纨绔子弟，甚少往来，而今会面，各有胆魄，这一幼童一少年，竟惺惺相惜起来。

方歌吟被邓归一扔，跌得金星直冒，但仍逞强道：“我在场中听到这三人的对话，挨身过去，假意被他们擒着，来看看是什么好玩事儿。”原来他年少天真，本不知凶险，只是见有热闹，便凑过来了，后见沈耕云遇险，便立即出手，只不过他不知道出手即杀伤了名震江湖的“黄衫客”邓归。

只听那边的尉迟道：“这次三色兄弟怎么了？给黄口小儿伤啦？！传出去还得了？！”

费杀阴森地道：“时间无多，免误正事！”

“三色神魔”一听大怒，心想自己兄弟横行江湖，而今在众目睽睽下居然杀不了两个小孩，当下恶心大起，滕雷、邱瘦鬼魅般掠起，一攻方歌吟，一击沈耕云，俱是杀手。

沈耕云、方歌吟二人虽也会武，但与滕雷、邱瘦相去毕竟太远，只见二人掠来，随身有七八道掌影，也不知该挡哪一掌是好，眼看就要被劈死当堂。

猛听一声暴喝：“住手”

另一声长啸：“接掌！”

“砰砰！”接着又“砰砰”两声，两条人影飞掠而出，树丛被激起一阵急摇，急摇未止，四人已在场中拆了七八招，“哗啦”一声，四道人影又告分开，目光炯炯地注视对方。

沈耕云、方歌吟均为喜道：“是爹来了！”

只见场中多了两名老人，一粗衣布鞋，一为儒生打扮，两人四目，霍霍有神，盯住邱瘦、滕雷二人。

只听滕雷冷笑道：“沈悟非，你的‘铁线拳法’进步不少哇！”

那年老的农人沉声道：“滕兄，江淮一役，老儿得以不死，自当强奋勤习。”言下之意，是当初技不如人。幸得逃出魔掌，便苦练致胜之法。

滕雷脸色一变，冷笑道：“看俺这次杀不杀你！”只听一声断喝，那布衣老叟道：“呸！”一拳当头击到，正是拳法至刚的“铁线拳”。

滕雷反手一格，欺身迎上，方常天一步跨出，邱瘦双掌交错，四人又斗了起来。

布衣老叟沈悟非的“铁线拳”，拳路威猛灵捷，又因务农，吃苦挨劳，根基打得极深，只见他左出拳、收右拳、抛右拳、甩左拳，无一式不合法度。方常天掌法轻灵迅疾，湘江一带，无不闻名，后因遇大变，才迁居至这日月乡来，两人刚才一交手中，便知对方厉害，所以再次接触，便全力施为。

只是“三色神魔”中的天魔滕雷、地魔邱瘦，武功也极高，三十招一过，滕雷对沈悟非，已稳占上风；邱瘦对方常天，却斗了个旗鼓相当。

人魔邓归，吃了两次亏，怒不可遏，大吼一声，向方歌吟、沈耕云扑来。

方歌吟、沈耕云的武功，在邓归手下恐走不过三招，但两人心思敏捷，仗着小巧身形，两人分头一味游走，邓归腿部受伤，一时竟也抓不住他俩。

七人斗得正酣，突听一声长啸。

这长啸震得树叶撼摇不已，树林里同时“吱”、“呱”的声音，震起了数十近百只乌鸦飞起，便在这时，“笃”地一声，一人已落在场中，灰衣蒙面，双目闪闪有神，场中诸人齐躬身叫道：“董二爷。”

而费杀、尉迟却叫道：“二哥。”

那人“哼”了一声，转动身子，环视了全场一眼，原来他左腿竟齐膝断去，似被利器所砍，而他腋下挟着一根钢镗铁杖，却似铁钉一般嵌在地上。

只听他道：“大敌当前，跟这几个野人村大胡缠些什么？！”话一说完，身子向后弹出，这时沈耕云正避开了邓归一掌，脚下一个踉跄，董绝一伸手，便点了他的“腹中穴”，一旦点中，易指为掌，把沈耕云一推，向方歌吟撞来。

方歌吟年幼力小，只好硬硬一抱，董绝闪电般欺近，方歌吟只觉腰间一麻，也倒了下去。

董绝连点二人，身子却停也不停，仍往后退，闪电般插入邱瘦与方常天之间，二人一怔，出手一慢，方常天只觉“中极穴”一痛，便软倒于地。

方常天一倒，董绝已出现在沈悟非身前，沈悟非猛见一个独脚老叟背向自己，不禁手下一缓，这一缓间，董绝的手指便在沈悟非一双铁掌中骤点了进去，“中院穴”一震，怪叫一声，也倒了下去。

董绝以镗铁杖支地，背向敌人，单手迎敌，眨眼间连点倒四人，却连头也不回，在场好手，无不喝起彩来。

董绝淡淡一笑道：“我们对敌要紧，先去大路候着，萧老儿就要来了，这四人我们回来再作碎尸万段。”

众人说好，“鬼手毒王”尚拍魂一手挽起另一幼童，即随费杀等向林外大道奔去。只听“笃”地一声，董绝如一头灰色大雕，越过诸人之顶，又“笃”地一声，已落在诸人身前，再“笃”地一声，已然领先远去。

这班人一定，只听沈悟非竭力逼出一种嘶哑的声音道：“方兄、世侄、云儿，你们都没事吧？”

方歌吟、沈耕云的功力太浅，无法说话，只得竭力动了一动，表示并无大碍，却听方常天叹了一口气：“忘忧四煞，人见悲、鬼见愁、神见优，唉，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沈悟非提起一口气勉力道：“那人是不是排行老二的‘独行千里，董绝？’”

方常天的内力显然要比沈悟非高：“正是，那年轻的是老四‘毒手公子’费杀，那魁梧中年人是老三‘铁塔横鞭’尉迟，江湖人称他们是董二绝、尉三迟、费四杀！”

沈悟非惊道：“那严一重？……”

方常天苦笑道：“对，‘九死一生’严一重就是‘忘忧四煞’，的老大严重，这次我们落在这等人手里，只怕……”

方歌吟穴道被封，心中最担忧的事情便是爹爹的安危，而今听方常天的说话，便知并无大碍。他年幼天真烂漫，以为父亲的武功除沈悟非可以匹比之外，便再无敌手了，这次与“三色神魔”

一斗，方知还有这等高手，见尚拍魂施毒，方知有这等邪功，直至董纶一出手，四人被擒，方歌吟方知人外有人，而据方常天所言，还有个更为厉害的严一重，更知天外有天……

只听沈悟非道：“这干人来截杀萧大侠……”

忽然“轰隆”一声，月色一暗，漫天的乌云竟合拢上来。

沈悟非道：“莫非要下雨了……”

方常天道：“这中秋雨来得突然。”

原来方才四人全神贯注于恶斗之中，未注意到阴云四布，月色消沉，倾盆大雨将至。

方常天叹道：“大雨密林，道旁伏击，再加上以小孩施毒，扔在路旁，只要萧大侠稍作察看，手指沾着一下，那就……”

沈悟非道：“以萧大侠武功，只要不中毒在先，决不致畏惧这一群恶徒！”

方歌吟、沈耕云二人均是心中一震：这萧大侠居然不怕这群好恶之辈的合攻，那么武功岂不高得惊人，两人心中都很想问，无奈穴道被封，连一口说话的气力都提不起来。

只听沈悟非道：“方兄，你的内力比我深厚，看可不可以高声大呼，好让萧大侠不中奸徒之计……”说到这里，风声渐强，枝摇树晃，沈悟非的声音几微不可闻。

方常天苦笑道：“愚冗实在无此功力……”只听“霹雳”一声，长空划过一道闪电，好像击中了什么似的，树林深处发出“劈辣辣”一阵响，漫天狂叶乱舞，一个明媚的中秋，变得好不吓人！

沈悟非长叹，叹息在半途被风声吞灭：“看来只好坐以待毙；这董绝的打穴手法好绝……”风势更强，到处都是呼呼的山风。“不知那些玩灯笼的小孩，都平安回家了没有？”

方常天道：“这董绝的二绝还不只打穴，他轻功是一绝，刚才他后发而先至，我们算是见识过；另一绝是他的镔铁仗，重三十六斤，舞起来却比竹仗还轻，江湖上是无人不忌的——”忽然听得远方一阵哄然，只听那“鬼手毒王”尚拍魂怪笑道：“——萧秋水，你中了我的毒，看你还能……”

下面语音因狂风而听不清楚。

方常天等屏息以听，忽然“呼”、“呼”、“呼”几下急风，透过大风狂呼，依然清晰地传来，方常天心念一动：“董绝出手了！”

要知董绝手擒四人，始终来曾转背，且用左手空手出击，而今一上来就用了成名绝技镔铁仗，可见萧秋水虽然中毒，但仍为众人的一名劲敌。

这时“霹雳”一声，一道电光，冲天而起，方常天四人俱是一震，沈悟非不禁为这等凄厉气势所慑，道：“这……这恐怕不是电光！……”

只听远处有人尖嘶，有人怒吼，有人惊骇若绝地惨叫：“惊天一剑……惊天一剑——”

这叫的人显然是那“莲花庵”的道人，他的声音却突然中断，好像一只

活着的鸡突然被切下了头一般，绝寂得好不恐怖！

只听“呼”、“呼”、“呼”之声大作，董绝显然全力出手，另外兵刃之声大作，大家也围攻了上去。

山风怒吼，倾盆大雨如急豆般击下。

“轰隆”！又是一道电光，只听惨嘶、惊吼，有人骇哑的声音叫道：“快……快逃……不行……”一语未毕，便是一声惨叫——这声音显然是“龙王庙”那头陀发出的。

这时“呼”、“呼”、“呼”之声又作，还有掌风、剑风、鞭声，方常天骇然道：“三煞已全力出手！”一语未毕，“砰”地一条人影飞入林中，“蓬”地跌在方常天、沈悟非等人身旁。

只见在厉风凄雨中，这人奋力跳起，全身骨节格格作响，一脸是血，似厉鬼一般，好不骇人，赫然就是“忘忧四煞”中的老三“铁塔横鞭”尉迟。

尉迟勉力站起，瞥见地上四人，阴阴一笑，运起掌功，全身颤动起来，正欲向方常天等劈去。方常天穴道被封，丝毫动弹不得，只好闭目待死，突听一声狂吼，尉迟身上标出了七八道血箭，仰天倒地而歿！

方常天吓得脸色全白，原来尉迟身上已中了十几道剑伤，一运内力，便一齐迸裂，立时惨死荒郊。

居然有人可以用剑劈中尉迟十几下，而且因为剑法之快，连血都不及溢出，一运功力，方才溅血而歿，简直是骇人听闻。

这时又“呼”地一声，一根黑突突的东西飞了进来，“噗”地跌在湿地上，“咕噜噜”地又断成了三截，沈悟非一看，原来是董绝的擗铁杖，竟给削成三截，而且杖身都沾了鲜血。

众人心中惘然，方歌吟小小的心灵中却闪过了一个念头：雨夜狙杀，以寡敌众，萧大侠尚有这等声势，这才是高手风范，勇者无惧，方歌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亲切的仰慕之心。

这时雨势渐小，突见白影一闪，原来是费杀，只见他白衣沾泥，头发蓬乱，喘息不已，双腿染血，甚是狼狈，正躲躲闪闪地逃入密林之中，眨眼间便不见。

雨声渐小，猛听一声哀号：“萧大侠饶命，饶命——”这正是“鬼手毒王”尚拍魂的声音。

只听一个苍宏有力的声音道：“快拿解药来——”

尚拍魂哀声道：“是、是、是。小人这，还是被‘忘忧四煞’所迫，小人、小人这才无奈……解药、解药……在这里……”方常天等心里甚是鄙夷尚拍魂的行径：适才这老毒物的气焰哪里去了，居然把祸端都往“忘忧四煞”身上推。

隔了一阵，仿佛萧秋水已服了解药，又问道：“那小孩的解药呢？”

只听那尚拍魂迟疑了一下，嗫嚅地道：“萧……萧……大侠……小人解药都听命……拿出……不知……不知可否饶小人狗命一遭？……”

只听一声暴喝：“拿来！”

尚拍魂心神俱绝：“这……儿……”

又听“噗”地一声，一人被踢飞出去，“叭”地跌在泥地上，只听那苍宏语音道：“滚！以后杀我，找我便可，不可以连累他人！”

尚拍魂一面爬起一面赔笑道：“是……是……”语音终于远去。

又过了一阵，大雨渐息，一丝月光透过了云层，方常天、沈悟非、方歌

吟、沈耕云等人一举目，看见林子前方有一白衣人影闪过，腰间还挟了个小童，大步远去。

沈耕云的内力毕竟比方歌吟高得多，强运了几口气，一口气已舒展开来，道：“爹爹，萧大侠走啦！”

只听一声长啸，方常天一跃而起，原来他已经运气冲破穴道。方常天一得自由，即先解沈悟非的穴道，便在这时，忽听一声冷哼，方常天、沈悟非二人心里一凛，只见黑暗中闪出三条身影，却正是“三色神魔”：天魔滕雷、地魔邱瘦、人魔邓归。

方常天、沈悟非双掌一错，全神迎敌。

滕雷道：“你们想走？我们要杀了你们才走！”

方常天冷笑道：“适才，萧大侠之战，你们的威风去了哪里？！”

邱瘦冷笑道：“别人出手，我们才不，你看那‘惊天一剑’，谁接得住！嘿！”

沈悟非鄙夷地道：“别人至少还敢拼命，你们却只配当缩头乌龟！”

邓归怒喝一声，双拳交错，一招“流星赶月”，便向沈悟非捶来。原来他为两个黄口小儿所伤，大感失威，所以上来就恨不得把场中外人杀个精光，以免传扬开去。

沈悟非一翻手，一招“铁线拳”中的“柔桥外膀”，化开来势，侧身扳腰，一招“开弓射雕”，反冲过去。

邓归一招不中，流星赶月之势不变，一转为“双插莲花”，下压沈悟非马步。

沈悟非大喝一声，一招“分金钟”，由上而下，迎头砸下。

原来沈悟非的“铁线拳”，最难者便是呼吸调气，以内劲发声，沈悟非于此浸淫了数十年。这一声猛喝，犹如一记雷霆霹雳，邓归震了一震，“分金钟”便迎脸罩下，眼看避不过去。

“铁线拳”一技乃以刚、柔、逼、直、分、定、寸、提、留、运、制、订等十二支桥手为经纬，阴阳并用，以气透劲，沈悟非平日运起内劲，一手可提六名大汉，可见其内力惊人。

而今这一记“分金钟”，以“铁线拳”中的刚、分、定、留四技并施，一拳盖下，势不可当，眼看要击中邓归左右“太阳穴”之际，忽然一只手迅速无比地伸来，握住了沈悟非双拳。

沈悟非大吼一声，用力一挣，邱瘦阴笑一声，双爪一紧，便在此时，邓归双掌一翻，一托一推，上撞沈悟非之咽喉，中撞沈悟非之心胸。

方常天大吼一声：“好不要脸！”一掌向邓归劈出，不料滕雷横手一架，左手却一连抢攻三招，逼得方常天挪身后退。

“莲”“砰”两声，夹着沈悟非一声惨叫。

沈耕云惨唤：“爹！”沈悟非一连退了七八步，挨着棵树干，缓缓滑落下来，邱瘦一个箭步，对准沈悟非胸膛，又踹了一脚，沈悟非立时身亡。

方常天目眦尽裂，一连几招抢攻，意图抢救沈悟非，但他武功还略逊滕雷，一个失神，反被劈了一掌，方常天痛得旋了七八个转，忽然给人一绊，原来是邓归猛出“扫堂腿”，方常天一跌，邱瘦即刻把他双手反剪，滕雷大笑道：“看你逃下逃得过咱‘三色神魔’的手下？”

说着两字照头打下，方歌吟大急，运力一冲，竟然叫得出声：“爹！”

就在“爹”字一发，忽然“呛”、“呛”二声，两道剑光，闪电般刺来，

“噗噗”刺入了滕雷双掌，滕雷惨叫一声，痛得在地上翻滚起来。

邱瘦、邓归见来人一招便破了滕雷双掌，自是大惊，忙一跃而起，全神应敌，顾不得地上的方常天。

来人一共两个，都是穿黄色长服，挽高髻的汉子，俱三十上下：左边一人，脸色土黄，似患大病，但神色十分温文儒雅；右边一人，一脸勇悍之色。两人手持长剑，长剑剑身不住嗡动着，想心是内力已注入剑身所致。

邱瘦、邓归一见两人服饰，立时一震，再看两人长剑，立时变色，邱瘦哑声道：“你们……”邓归颤声道：“敢问两位可是天羽门下？”

右首勇汉怒喝道：“你们要干什么？！”邱瘦、邓归一时答不上来，左首病汉却幽幽叹了一声，道：“三色神魔，你们确实是太作恶多端了。”

邱瘦、邓归相互对望了一眼，邓归试探地问道：“两位尊号？”

那病汉淡淡一笑：“‘江山一剑’祝幽。”

那勇汉双目一瞪：“‘追风一剑’萧河。”

邓归眼珠一转，拱手道：“原来是祝二侠、萧三侠……”

正在此时，那痛得在地上打滚的滕雷，暴喝一声，双足连环，踢向祝幽。

滕雷一动手，那看来驯如糜鹿的邓归突然二指并伸，直插萧河双眼，右手一探，直抓向祝幽丹田之下。

邓归一动，邱瘦也动手，右掌削、左掌扣，攻向萧河上部。

这一下子，极是狠毒，三色神魔皆知天羽门下的功夫了得，所以下手便赶尽杀绝。

尤其邓归，最是阴毒，挖眼已够凶狠，丹田之下更是死穴，邓归更在指甲淬毒这一下若是中了，连重伤都不可能，只有死一条路。

滕雷出脚，选的是脸有病容的祝幽，以为他比较好对付，他听过天羽门的厉害，可惜他不知道，祝幽是天羽派中，除宋自雪外，现存的第一高手。

祝幽开始并未注意到滕雷会猝下杀手的，等他发现时，滕雷的脚离他小腹前前胸不过半尺，但这刹那间，滕雷的脚便半寸也移不前去，因为祝幽已一剑拍下去。

这一剑是“拍”下去而不是“削”下去的，滕雷只觉双腿一麻，立时往下跌去，要是祝幽这一剑是斩而不拍，滕雷的一双腿，绝不会比一双手好多少。

同在这刻刹邓归的一抓已点到，祸幽脸上一寒，一抬腿，“霍”地踢在邓归腕上，邓归腕骨啪地一声折断。

萧河那一边却没这般敦厚了。

邱瘦一出手，萧河便冲出。

邱瘦双掌一起，萧河便冲过邱瘦双掌，一剑插进去。

一剑贯胸！

邱瘦半声未及呼出，萧河剑已拔出。

血狂喷，邱瘦死。

萧河剑一拔出，回手一拦，邓归的两根手指便永远也收不回来。

萧河“霍”地，剑入鞘里。

“天羽派”除来自雪外，便是“江山一剑”祝幽，而武功仅在祝幽之下的，便是这勇狠拼命的“追风一剑”萧河。

只听祝幽叹了一口气，幽幽地道：“你俩滚吧！”

邓归、滕雷二人，却是惊得呆住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望了地上邱

瘦一眼，一脸阴狠之色，垂着受伤的双手，快步离开了。

这时方常天已替方歌吟、沈耕云解开穴道。沈耕云穴道一活，即伏身在沈悟非尸身号陶大哭，方歌吟却见方常天脸色紫金，知是他中了滕雷一掌，命在危殆，忙扶爹爹坐下。

方歌吟年纪虽小，却是极其聪敏，见爹爹受伤，而沈耕云在哀恸之中，当下向祝幽、萧河二人恭恭敬敬地跪倒，着着实实地叩了三个响头，祝幽一手扶起，月色下，只见这孩子眉清目秀，心下怜惜，只听方歌吟道：“小子叩谢两位前辈救爹爹、沈哥哥和小子一命大恩——”

祝幽连忙摇手道：“仗义援手，自是应当，无恩可谢，我们师兄弟原是探查一位前辈大侠行踪，追来此处，路见不平，拔剑相助。”

方歌吟抬头皱眉问道：“两位前辈追踪的那位大侠，可是姓萧？”

萧河喜道：“你可是有他消息？”

方歌吟道：“这干贼人，连同了使毒高手和十数名恶贼，适才拦路截杀那位大侠，但都被大侠所杀退，只剩下刚才那三人萧河、祝幽对望一眼，展颜笑道：“我们在隆中擒到了一名飞贼，得悉他们大伙联合，要伏击萧大侠，萧大侠行踪飘忽，我们苦于无法稟知，原来，哈……这些宵小之辈，又哪能奈何得了萧大侠！”

祝幽抚方歌吟肩头道：“你让我们得知这消息，真是心安，不过……我们这一趟也没白来……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一问之下，祝幽对这小孩更是疼惜，而萧河却对虎背熊腰的沈耕云甚是激赏。祝幽、萧河二人把受伤的方常天送回村里，祝幽与方常天竟成了至交，两人皆好诗词，谈家国书生事，不知天之将晓。三个月之后，萧河返青城旧居，并携孤苦的沈耕云同行。半年后，祝幽回姑苏时，方歌吟便奉父命，拜“江山一剑”为师，行游天涯，习剑修书，不知不觉，已过了整整十年。

第三章 血车初现

十年后。

中秋月明，一匹快马，仆仆风尘，回到日月乡。

马上一名白衣青年，神色甚是急切。

白衣青年飞骑一勒，只见月色下，隆中牌坊以杜甫名句为联，在清白的月芒中，古隆中——三个宏厚古拔的字，白衣青年喃喃地道：“到了。”疲乏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一策马，白马长嘶一声，直驰过牌坊之下，回首一望，只见牌坊背后，书有“三代第一人”五个大字。

“三代第一人”，原是对诸葛亮的赞誉，意指夏、商、周三代之后，孔明为第一人杰也。

白马长嘶，转眼远会。

一家古宅门前立了一个家仆打扮的老苍头，在大门前急得喃喃自语：“怎么公子还不回来？怎么公子还不回来？！唉哎——

唉！”他满脸皱纹，皱纹蔓延得连他眼睛与眼皮几乎都已分不开来，一双手急得钻进袖子里，又从袖子里掏了出来，这样一会出、一会进，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远处急速的马蹄声。

老苍头擦了擦眼，用手描了描，只见月光下一人一马，白得似雪一般，由急渐缓，也由远至近，老苍头舐了舐干涩的嘴唇，竭力想看更清楚一些，但忽觉一阵昏眩，身子摇摇欲坠，一手扶着门，那黑漆大门处贴着两尊凶神恶煞的门神，然而对老苍头却是无力相扶。

便在这时，老苍头觉得自己已被稳稳地搀住，知道是人的臂，当下勉力抬头，迷蒙双眼中，看见一个盾飞入鬓，目秀鼻挺的少年，诚恳地扶着自己，老苍头迟滞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嗫嚅道：“少爷，少爷……你可回来啦……你回来就好了。”

白衣少年左掌一运力，一股真气缓缓注入老苍头体内，情切地道：“忠叔，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爹连遣三人召我回来，又不道明何故。”

方忠吃力地道：“祝……祝先生没跟少爷……一道……一道回来？”语气似是十分失望。

方歌吟唇一拗，眉一扬：“忠叔，我已不是当年的小少爷啦，师父没来，我也可以独力办些事儿了。师父他老人家本想来的，但因旧伤复发，大病了一场。忠叔，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嘛？……爹爹呢？他在不在？朋伯、朗弟、赵哥哥、方东、牛五他们呢？怎么都不在？……”

方忠闭了闭眼，显然要聚一口气说话。方歌吟知道方忠入方家已逾三十年，武功虽不怎么高，但内力一直都根深厚，甚至不在爹爹之下，现在虽近七十，然则内息不应如此微弱才是。方歌吟心里焦急，见方宅内黑突突的，不单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甚至连一丝声音也无，当下掌力一送，一股真气便催入方忠体内。

要知道天羽派以剑法称绝天下，内力却是较差一圜；但虽如此，这内力在武林中已十分罕匹。方歌吟乃得祝幽真传，一股内力送出，方忠果然精神大振。

“少……爷，少爷，这事是这样的，一个月前，月圆之夜，我们犹在梦中，猛听一声巨响，似有马车……又不十分似马车，因声音之巨，倒似有……似有七八十匹骏马，六七十枚巨轮转动一般……老身和牛五等忙赶出来，

见老爷在大厅上，脸色惨白，向我们摇手道：‘没事，没事，你们别管。’，我和赵老弟等都很讶异，既然没事，怎又叫我们别管？想是老爷不愿我们多事，于是便不敢多问，但不料过了两天，过了两天……”

说到这里，方忠一阵咳嗽，好一会，才平息下喘气，沉重地道：“过了第三天，小丫头便失踪了，再过了一天，连大丫头也失踪了，我们自是纳闷，问起老爷，老爷神色古怪，气色也一天比一天地坏……再过三天，朋老大也失踪了。少爷，你是知道的，朋老大入方家还比老奴早，一双铁掌，也练得比老奴好，可是他也……咳咳咳咳……再过得两天，方东、小朗一齐不见，这下子平静了七八天，大家心里惴惴不安，只听老爷在房里有时长嗟、有时短叹、有时拍案而起，我们都加倍小心注意，有一晚听得老爷拍案道：‘不行，一定要叫吟儿回来！还有吟儿的师父，或许能对这件事……’说到这里，便听不清楚了。第三天，老爷便差了隔壁老丁给少爷送信，可是过了第二天，牛五的寝室都是血，他、他也不见了……”

听到这里，月色被一朵乌云吞灭了，只见黑黝黝的一大片，厅内黑暗一片，仿佛遮掩了什么重大的秘密，而眼前还有方忠浓重的喘息声。方歌吟因担心父亲安危，也顾不得了害怕，迅即问道：“后来怎样了？”

方忠又咳了一阵，才道：“老……老爷次日又叫村里的阿头送信给你，盼望你早日回来，可是……可是，待得第二天，赵老弟也……也……不见了，老爷一夜没睡，负手在厅上踱来踱去，到天亮，忽然一跺足，说了一声：‘纵是血河车……那也……那也太过分了！……，说完便出门去，把守村的春旺叫醒，再给少爷你送信，然后吩咐老奴……吩咐老奴要好好照顾少爷你……说完便回房拿出长剑，到石室去了……”

方歌吟一震，失声道：“石室？！……”脑中当时浮现出儿时好奇，想闯进石室里瞧瞧，每次都给父亲严厉地喝止。要知道方常天中年丧偶，只得方歌吟一子，对他自是疼爱，甚少责骂，但每次方歌吟欲潜进石室，方常天则必狠狠责骂。那石室就在方常天寝室铁床左侧。直到近年，方歌吟每半年返乡一次，偶然对石室多望一眼，方常天都佛然不悦，方歌吟早已绝了进去一窥究竟之心。而今听得方忠说父亲提剑进入石室，好奇之心大炽。要知道“湘江大侠”方常天除“湘城掌法”饮誉湘西一带之外，更厉害的是一套“潇湘剑法”，但从方常天退隐日月乡以来，便绝少施用过，方歌吟听说父亲竟动起剑来，心里更知是遇到了非同寻常的事。

要知道方歌吟年纪虽轻，但已得“江山一剑”祝幽内功与剑法真传。他自小便习“湘城掌法”与“潇湘剑法”，年幼时尚以一柄短剑，伤过当时名震江湖的“三色神魔”中的“人魔”邓归，加上这十年来时勤修习，武功实已高出方常天许多；方歌吟虽随祝幽行走江湖，惟祝幽患病在身，性情敦厚，为人好静，又喜诗书，方歌吟习书经修武艺时多，真正快意恩仇、剑论英雄时少。年轻人都年少好胜，立志要扬名立万，方歌吟自不例外，所以心底里是跃跃欲试的。这次祝幽没有随来，在方歌吟心中，也窃喜有这样一个初试身手的机会，只是心中仍无时不挂念着师父的病情。

方忠叹了一口气，又道：“老爷……一进入石室……就一直没出来过。”说着又叹了一口气：“老奴苦等了三天，少爷又还没有回来，老奴按捺不住，不听老爷吩咐，便闯石室。唉……怎料，才一推开石室的门，但见红光满室，一时看不清楚，一道凌厉无比的掌风拂来，老奴用手一格，便全身骨骼欲裂一般，眼前一黑，登时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便是这样子……咳咳咳咳……”

老奴知道，石室内的人高自己不知多少倍，只好拼命留得残躯在，等少爷回来……”

方歌吟眉一扬，道：“忠叔，你先倚着歇息，我去看看！”

方忠一震，一把抓住方歌吟的手，道：“少爷，你去不得，还是等祝先生……”

方歌吟道：“父亲有难，做儿子的怎能作壁上观。”方忠急道：“石室内敌人武功高强……”方歌吟疾道：“高强又如何？难道”

方忠急道：“血河车！血河车！老爷讲的血河车啊！”

方歌吟听得一愣，随后一震，一时呆住了，也没扯脱方忠的手。

刚才方忠倒述方常天的自语时，有提及血河车，但方歌吟因关心父亲安危，倒未留意，而今方忠再提，方歌吟猛地忆起：血河车，这在近百年来武林中，最恐怖、最惊异、最诡秘、最飘忽、最令人惊心动魄、最骇人听闻以及最令人心动、窥视、注重的事物：

血河车！

三、四十年前，“血河车”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血河车”乃“血河派”镇山之宝。

“血河派”，武林正道人士都称之为“魔教”或“邪道”。

血河派当时声势之盛，当世无及，除少林、武当二大门派的百年基业外，当时武林中一十二名门正派，无一敢樱血河派的锋芒。

血河派初起之际，不过一小小的局面，但从血河派第一代掌门“血洗天河”盛长风始，每一任掌门，莫不是天纵英才，手段过人；每一代掌门接任，都扩大了血河派的势力，而且承先启后，使得血河派的武功，更加博大精深，去芜存青。到了血河派第十代掌门人“血手屠龙”归无隐，威势渐器，天下正派，已难匹敌；到了第十一代掌门人“血影神掌”欧阳独，更是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之梟雄，血河派武艺到了他手上，更是发扬光大。他的内功修为，已臻巅峰；而血河派声势，直追少林、武当。

于是武林正、邪两道，开始了一场血腥风暴，互相殴斗、仇杀，手段无不用其极，两道积怨极深。

五十年前，当时武林十二大门派，各悉心训练出一武功最高的年轻高手，武功都超凡卓绝，连同少林、武当，各遣四大弟子，一共二十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普陀山上，伏击欧阳独，结果欧阳独以一敌二十，身受重伤，挣扎返回血河派，把掌门之位传于卫悲回后，便撒手尘寰溘然长眠。

不过普陀山一战，当世二十名青年高手，无一得返。

正道人士虽甚为震惊，但稍觉心宽的是，已除去当今一大患。

不料这血河派第十二代掌门人卫悲回，外号“血踪万里”，却是血河派历代以来未出之英杰，武功超逾欧阳独，内功修为，更达前所未有之境界；行事心狠手辣，杀戮更重。卫悲回方才上任，十二大门派便给他残杀殆尽了三派：嵩山、衡山、括苍山。

“血踪万里”卫悲回更任命派内第一高手，“幽冥血奴”为总护法。这“幽冥血奴”无名无姓，似人似妖，行踪飘忽，杀人如麻，正教所向披靡，连点苍山掌门“九子连环”雷风，也给“幽冥血奴”夤夜击杀，血肉横飞！

这一来，正派之士大是惶恐。就在三十年前，发生了三次正邪大厮杀，三次惨杀下来，正邪旗鼓相当，伤亡甚重，大耗元气，连卫悲回、幽冥血奴与少林掌门一灯大师、武当元虚道长，皆受重伤，武林中因而得有一小段时

期的平静。

过得五年，一动撤手坐圜，元虚伤发逝世，血河派又渐嚣张，这时武林中却出了七大高手，江湖人称“三正四奇”。

三正者，是三位名门正教出的高手，武当大风道长、少林天象大师、恒山雪峰神尼。

四奇者，是四位奇门高手，武功自成一家，一是来自戈壁沙漠的“大漠仙掌”车占风、一是崛起中原的“长空神指”桑书云、一是来自东海的“劫余老怪”严苍茫、一是自创一家的“天羽奇剑”宋白雪。

这三正四奇，出道时已名满天下，可是在他们之先，却有两位武林奇人，更是大大有名，一是当世第一大侠，萧秋水。一是当世第一人杰，任狂。

萧秋水十三岁始闯荡江湖，他一生里有无数次结义，无数次出生入死的奇遇，要把他的故事一一道出，恐怕三年也讲不完。他的武功极高，当世已无对无敌，他年轻时曾对抗当时名震八表的第一大帮“权力帮”；年老之后，见黑白二道，争持不已，于心不忍，便单剑斗血河，以垂暮之年，力战“血河派”高手，单剑斗卫悲回与幽冥血奴，结果以“惊天一剑”把卫悲回打入龙门急流之中，但自己身受重伤，内力也大为耗损。

不过纵是如此，萧秋水依然逃出血河派追杀，但因受极重的内伤，另一方面在此场厮杀中心灰意懒，便不重出江湖。直至十年前，据说萧秋水欲觅传人，却遭人用毒暗算，受伤之余，为幽冥血奴伏击，两败俱伤，再遇武林第一狂人任狂，展开一场激斗，结果不知，萧秋水却从此未现江湖。

任狂，武林中一名孤儿，小时吃尽苦头，受尽欺凌，他的才华超卓，但武功平平，因始终不得高人相传。后来为血河派一名头目，掌管血河派宝物。据传说任狂便在血河派镇山之宝血河车上获得血河派武功，自此武功一日千里，萧秋水之后，世间便无人能敌。

血河车，原是血河派战车：血车过处，血流成河。这传说使黑、白二道，无人不心惊；但血河车上载有血河派武功，却使人不顾生死，强抢豪夺，为这血河车而死的武林人，已经成千上万了，而血河派武功，除任狂一人学得外，根本无人见过。

且说卫悲回死后，血河派声势大减，三正四奇率领武林同道，大举进攻，四奇率众攻杀血河派，三正三人联手斗幽冥血奴，笔架山一场大战，打了一天一夜，三正三人无不身受重伤，但幽冥血奴也在重伤之下，被击落万丈深崖！

血河派也在这一役中，销声匿迹，殁亡至尽。

血河派一役过后，四奇也在黄山力战“武林狐子”任狂，打了足足三天三夜，任狂被迫落绝崖，四奇亦伤不能起，血河车却长驱而去。这一来，武林中争夺血河车之人更众，但死伤更为惨重。

三正四奇亦因这一役，各负重伤，隐居了一段时间。直至七年前，三正四奇华山论剑，争天下第一的名头，七人在华山拼了七天七夜，结果功力相当，各负奇伤，于是武林中这三正四奇，又退隐了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期，血河车不断重现江湖，凡所至处，卷起血腥风暴、仇杀残戮，不知凡几。而血河派的绝世功夫，因据传言便在血河车上、至使武林中人，无不欲得之方才甘心。

所以血河车存在的一天，武林中依然你争我夺、你虞我诈、血腥遍野、血流成河！

血河车！

血河车！

方歌吟想起了近年来江湖上、武林中，这最触目、最诡秘、最血腥的事，竟和自己父亲的失踪有关，心中不觉惘然。但一想到父亲安危，心焦如焚，豪性顿生：我生为人子，居然在父亲安危不知时踌躇不决，还算是人吗！当下用手在方忠肩膊轻轻拍了两下，道：“忠叔，你守着门口，有什么风吹草动，全仗你了，我且下去看看！”

方忠愕然道：“少爷，这件事可能，可能与血河车有关啊！”

方歌吟持剑而立，道：“有关又怎样？”

方忠道：“那可……凶险得紧啊！”

方歌吟大步踏入方宅，道：“忠叔，你留在外边吧！”穿过厅堂，到了父亲寝室，方歌吟心头一震，想起方忠所说，父亲在此来回行走，急待自己归来的情景，不禁心头一酸，找到了床头左侧，便见那连墙石壁之门，是虚掩的，方歌吟当下大叫一声：“爹！孩儿回来了。”一手推开了门。

方歌吟一推开了石门，那石门“呼”地往后撞去，方歌吟已全神戒备，拔剑在手，但门影过后，一无异动；只见偌大石室，只有在转角之处，隐然有暗红之色，方歌吟心里一凛，大步仗剑闯入。

偌大的石室内，成长方形，却是空无一物。

直至石室末端左方，却有一道通巷，方歌吟走近，只见红光隐动，竟不知是什么事物身上发出来的，心里加倍小心，慢慢穿过通道，猛见又是一间长方形的石室，红光炽。

这红光隐隐浮动，似火焰吐舌一般，不过绝不是火焰的光芒。

方歌吟注视了一阵，不觉被这种红光弄得目眩脑晕，心血贲动。在这石室之中，除红光之外，也空荡无物，红光便是在这室内末端左方发出来的。

方歌吟一跃身，到了那处，只见又是一道甬巷，方歌吟大步踏去，眼前红光大盛，简直是血溅一般。

只见又是一座大石室，空气十分潮湿，方歌吟心念一动，想是这石室一间又一间，愈渐往地底下深入，不知前人建此石室，有何用处？

这石室末端右方，又是一道甬巷。

方歌吟仗剑走到该处，忽然听到了一样意料不到的声音：

马嘶。

八马齐啸！

这马啸犹如雷动一般，在石室轰然回应。

方歌吟一震，脚下一绊，差点摔了一交。

地上原来有一具尸体。

一具血液似被人吸干，已死去多时的尸首：

方东的尸体！

方歌吟大惊，只见厅内东一具、西一具，都是尸首，有男的、有女的、有方家的人、也有非方家的人，有日月乡民，也有不知何方人士。

方歌吟惶急地迅目游视了一遍，见父亲不在其中，心中稍宽，四下搜索，不觉已到石室末端，只见右侧又一道甬巷，巷末血光炽盛。

方歌吟猛一发力，飞掠甬道，足尖甫一落地，便听得一声冷哼。

这一声冷哼阴森森、凄恻恻，令方歌吟心里一寒，方歌吟脚才落地，便看见了一黑一白两个人跌坐于地，地上倒着一个人，正是方常天。

方常天双目紧闭，遍体通白，已是气绝多时。

方歌吟大叫了一声：“爹！”

这一声叫得撕心裂肺，四处回响，轰轰地传了开去，透过了第三间石室，传到第二间石室，再传入第一间石室，连透过石室，穿过寝室，传入了方忠的耳中。

方忠一听，手足冰冷，心想老爷、少爷遇难，怎能坐视！于是脚步蹒跚地赶到兵器房，取了柄钢刀，便往石室赶去。

这时方歌吟第二句话已如击钟般传到方忠耳际：

“是准，是准杀我爹爹——”

“是谁？是谁杀我爹爹？！”方歌吟握剑五指青筋凸露，肌肉全白，剑尖不住颤动，激愤已极。

那一黑一白两人，显然也被这等声势震惊了一下，那黑衣人霍然而起，神色阴冷，约莫二十上下，只见人才起来，已到了方歌吟身前，一伸手，抓住方歌吟衣襟，用力一扯，张口便向方歌吟头部大动脉咬来。

这青年一张口，露出两只犬齿，又尖又利，一如僵尸一般，十分恐怖。

这人出手特异，方歌吟在伤心欲绝中，一失神间便被抓住，眼见对方张口咬来，心中悲愤欲绝，也不知哪来的力量，大吼一声，一头顶出，跟着全身撞了过去。

这些打法，哪有什么武功招式，全属蛮拼。但这一下事出猝然，天羽派的内力亦聚集于方歌吟身上，黑衣青年给这一撞，撞得金星直冒，牙齿也脱了两枚，双手一松，方歌吟一抬膝，双拳一落、上下夹击这人的下巴与头颅。

这人虽然负伤，但武功不弱，且临危不乱，吸气一缩，退了七八尺远，咯了一口血，“铮铮”拔出了两支判官笔，“飕飕”向方歌吟“乳肩穴”、“膻中穴”点来。

方歌吟心中又怒又哀，心想爹爹之死，与这两人八成脱不了关系，一扬剑，长剑一招天羽派的“双飞蛱蝶”，“叮叮”架开双笔，一招“毒龙出洞”，在两支判官笔间，反刺了过去。

这一招守得妙，反攻得也恰到好处，黑衣青年一惊，却又一缩，这一缩又退了七八尺，便到了白衣中年人面前。

方歌吟觉得对方吸气一缩，甚是诡异，当下展开天羽剑法，化成一片剑光，追击黑衣青年。这黑衣青年不但身法诡秘，连招法也十分怪异，而且阴损毒辣，招招置人于死地。两人战了四五十招，一个剑法精妙，一个笔法诡奇，一时不分胜负。

方歌吟觉得每次自己就要得手，对方只要一缩，必能避过，一点也不知是什么步法。有次眼看刺中对方，对方一缩，双笔反撩，差别刺中方歌吟。方歌吟心里一凛，但内心悲愤若狂，抖擞神威，越战越勇，黑衣青年却渐渐心怯，这一心慌，方歌吟占了先机，剑法越使越神妙，黑衣青年便有些左支右支了。

就在这时，端坐在地上的白衣中年人，忽然问道：“天羽剑法？宋自雪是你的什么人？！”

方歌吟大吼一声：“我爹爹是谁杀的？！”，一连三剑，逼得那黑衣青年手忙脚乱。

白衣中年人冷哼一声，忽然左手向地上一拍，长身而起，快如鬼魅，一伸手抓向方歌吟咽喉。

方歌吟几时见过那么快的出手，临急应变，反手一剑撩向白衣人手腕。

白衣人冷哼一声，刹那间变招，抓向方歌吟右肩。方歌吟应敌经验虽然不足，毕竟是天羽派门下，天羽派的剑法精妙犀利，剑招杀着多变，当下反手一撩，正是天羽剑法中的“倒挂金帘”。这一剑变化毫无征兆，白衣人及时缩手，但衣袖也被割去一角。

白衣人变招也是奇快，他以一拍之力，去势已缓，就在将往地下落去之时，突地又出一掌，这一掌夹着凌厉的风声，方歌吟还剑不及，强自一侧，“砰”地一声，左肩中了一掌，倒飞出去，一条手臂痛得抬不起来！

黑衣青年趁机双笔追刺，但白衣人甫一落地，坐落即道：“别挑这梁子，这人可能是宋自雪的门人！”

黑衣青年立时垂手道：“师父，留着总是后患。”

白衣中年道：“他武功比他老子强多了，但远非我之敌，怕什么来着？”

黑衣青年道：“春风吹又生……”

白衣中年道：“不行，天羽派宋自雪是惹不得的。”

方歌吟被白衣中年一掌震出七八步，“蓬”地撞在墙上，强提真气，又挺剑出击。

只见那白衣中年坐在地上，显然双腿瘫痪，但武功之高，平生仅见，恐怕纵师父在场，也未必稳胜。方歌吟心下一动，隐约觉得此人好像见过，但在何处见得，已无暇细思。方歌吟平素聪敏机智，今日却失常态，是因方常天之死，令他失却理智，只求父仇得报，当下不顾一切，连人带剑刺出，施展拼命打法。

这一剑刺出，全身往后，剑尖宜前，在天羽派大是有名，是为“长虹贯日”，只见剑芒大现，直逼白衣中年人。

那白衣中年人动容道：“好剑法！”他双腿既废，无法闪躲，就在剑将及胸之际，突地双掌一拍，挟拿住了剑尖。方歌吟用力一抽，竟然扯不回来。

方歌吟扯不回来，便用于腕一旋，这一旋，若是白衣人不放手，双手便得废了。中年人连忙撒手，目光射出了凶芒，怒叱道：“你找死！”

方歌吟一抽回长剑，剑招自上而下斜角横劈，这一招“天河倒泻”，气势大开大合，便在此时，方歌吟觉得长剑一紧，原来是被黑衣青年双笔架住。

方歌吟长剑被双笔绞住，运力一挣，他武功本与黑衣青年相差不远，这一挣并未得脱，白衣中年人一个翻滚，到了方歌吟面前，一掌击出。

那白衣人双腿残废，不能站立，所以一掌击出，打中了方歌吟小腹，方歌吟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借力一拔，竟抽回了长剑，但退了七八步；方才立得住桩子，险险一交摔倒。

这一掌使方歌吟受伤不轻，要不是白衣人掌下蓄了五分力道，恐怕方歌吟就站不起来。

只听那白衣人怒叱道：“还不知死！滚！”

方歌吟大吼一声，长剑左右划了两道剑花，又冲了过来，心里却又一动，这人说话的声音，的确好像从哪里听过？

方歌吟不及细想，长剑一招“梅花五弄”，祝幽教这一剑时，长剑能施展五瓣梅花，其中只有一朵是实招，这一招共分二十五式，每五式成一梅，二十五剑中只有五剑是真的，方歌吟功力未足，刺出来只有三朵梅花，且三剑一梅，只有三剑是真的。饶是这样，这十五剑已使白衣人目为之眩，大喝一声，闭起双眼，推出双掌。

两股狂飚，合而为一，击散了剑花，撞退方歌吟。

方歌吟“砰”倒撞在墙上。

石墙“簌簌”一阵响，突听石墙之后，又是一阵惊心动魄的马嘶。

这一下马嘶，铺天盖地，方歌吟血气浮腾，自是难熬，黑衣青年、白衣人亦为之一怔，只听“轰隆”一声，石墙破裂，八匹巨骏，通体血红，拖着一架血色铁车，飞撞而出。

八马人立，又是一声长啸。

这时血气之盛，已无可匹比。白衣人双掌往地上一拍，如大鸟掠起，直投入车内，边喝道：“不能让它跑了！”

黑衣青年也尖啸一声，投向车中。

方歌吟见杀父仇人要走，那里得了，提剑便刺！

这次八马齐驰，所带过的劲风，不但撞开方歌吟剑尖，而且要不是方歌吟闪躲得快，早已命丧马蹄之下！

这时门口突出现一人，“砰”地被车撞个正着，飞了半空，嘶声叫道：“血河车！”

方歌吟大惊，叫道：“忠叔——”猛地脑中出现一个白衣、阴霾、傲慢、冷毒的脸孔，失声叫出：“费杀！你是‘忘优四煞，中的费四杀！”

这时车马破室而去，方歌吟追出大门，只见门外空荡荡的，风景依旧，圆月倒泻在门上、身上、肩上，远处仿佛还有孩子们唱着十年前中秋节的歌，在欢腾嬉闹着，方歌吟一时呆住了，觉得月光像温柔妇人抚慰的怀抱，方歌吟忍不住在这抚拂中流下了英雄的虎泪。

第四章 初遇小娥

如此匆匆一日，方歌吟追查血河车踪迹，只知道血车过处，血流遍地，连昆仑派玉展大师、九华山岑九叹、八卦山何诀等高手，都死于血河车下。

方歌吟自问武功不及他们，但他雄心虎胆，追查血河车，不是为了夺宝，却是为了报仇。

他一袭白衣，经过了仆仆风尘，这日到了前临汉水的襄阳古城。

其实襄阳城离日月乡，不过三十余里，但血河车行踪诡秘，先越湖北，到了湖南，又转安徽，却在五天之前，又进入了湖北，且在襄阳城出现，方歌吟得知消息，立时赶回襄阳。

襄阳古城，前临汉水，位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惟是襄阳城人，坚毅清朗，自有一代江山才人出的好盾好目。方歌吟一入襄阳，便觉山河锦绣，风景如画，人生在世，更应有大志，成大事，立大业。

方歌吟到得襄阳，走在熙攘的人群间，觉得有些饥饿，其时已过午，方歌吟便想到茶馆去充饥。一路来他的路费来自家里，匆忙间也并未多携。

走了一阵，心里忽然起一疑问：原来他身边的人渐渐的少，剩下的多是白衣长袍、青衿宽袖的精悍行人，似从同一个处步出，方歌吟心里纳闷，却也不以为意。

再走了一阵，见了一处高楼，书“快意楼”，字迹神飞风跃，想必是出自名家手笔，里面飘来菜肉清香，方歌吟觉得腹鸣如雷，急快步上楼。

但见楼下，俱是白衣长袍客，这些人往返悠游，似也没注意自己。上得楼来，只见一个客人也无，楼梯间却立了一个白袍客，此人一脸短须，但齐整有致，一脸精悍之色，方歌吟见了，心里提防，手里摸了一摸剑柄，心想光天化日，大街古城，这些人想干什么？！当下大步踏入。

只见那白袍客上前一欠身，笑道：“方少侠，请。”方歌吟一怔，这人怎知自己姓方？只见楼上雅座，备大桌数十席，只有远处正席有个纤小的白衣人，头也不抬，似未看见自己。

方歌吟径自到一张桌子坐下，开口欲问，他甫落座，那白袍客便击掌二记，立时出来了六八个伙计，斟茶、倒酒、备筷、上菜、盛饭、退身，一下子，八九道热腾腾、香喷喷的好菜和白饭，已摆在眼前。这些菜肴，并非山珍海味，但烧得鲜嫩清香，瑰丽无比，光看着已令人垂涎三尺，方歌吟望了望那白袍客，白袍客欠欠身，手一摊，意思是方歌吟先吃。方歌吟心想：你们都是一伙人，叫得我来此地，请我吃这些东西，显然都早有准备，不吃白不吃。其实他已饿得差不多，心里盘算一下，菜里是否有毒，随后心头一晒：方歌吟啊方歌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人家得如此处心积虑地下毒害你！当即向白袍客一拱手，起筷痛吃起来。

等他狼吞虎咽了一番，拍拍手，整整衣冠，正想站起来谢过，并直询对方原由时，忽听一个清脆得教人心动的声音：“你是方歌吟？”

方歌吟转过身去，只见那人在远处，日光和煦地照了些微进来，那纤小的人，正对着自己说话，一只手还握了只杯子，这蓝瓷花的杯子好小，这握杯的手更小，那人袖子因上举而绉落了半片，露出白生生的手腕，给人好小的感觉，方歌吟觉得这人说话怎么那样好听，一时竟忘了回话。

没料那人竟反手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桌上杯碟“登登丁丁”一阵连响。

“你是聋子不成？！”

方歌吟一震，心里不禁有气，心想就算我吃了你一餐，也不必受你这种小人的气，当下便来个相应不理。

那人忽地一闪——竟就在日光下一闪，仍是端坐着，但已连飞过六张桌子，在自己身前三张桌子之远，悠悠坐住，就像丝毫没动过一般。那人正想启口就骂，方歌吟忍不住为这一手轻功叫了声：“好！”

这人倒是一怔，撇嘴道：“谁要你赞了！”

方歌吟也没料到有这一句话，道：“谁要我赞了？”

这人倒是气了起来，霍地一声站起：“你再耍耍嘴皮子！”

方歌吟马上要回他一句话，却见阳光透过窗棂，再洒在这人身上、脸上、衣上，细碎的阳光显得有点花乱，这人虽然站起，却并不高，反给人纤柔的感觉，不禁把要顶撞的话吞了回去。

这人又道：“干瞪眼睛干嘛，不服气是么？！”

方歌吟也是心高气傲的人，忍不住回他一句：“天下那么大，就你美么？我瞪眼也未定是看你！”

这人刹地满脸通红；皓齿咬着下唇，道：“你……你……。”

白袍客见两人闹僵，进一步，欠身道：“方少侠。”

方歌吟觉得这白袍客倒是彬彬有礼，对他大是好感，又有意和这人斗气，便向白袍客道：“这位大叔请了。”

白袍客道：“不敢。”

方歌吟道：“请教大叔尊姓大名？”

白袍客笑道：“区区姓辛，上深下巷，江湖朋友看得起，给我个外号：‘全足孙臆’，在‘长空帮’讨份白旗令主的差遣。”

方歌吟刹然站起，不意撞着了台角，倒泻了一些茶水，失声道：“——你——你是长空帮‘诸葛孙臆’辛……辛大侠？！”

原来长空帮继血河派之后，为天下第一大帮，帮主就是“三正四奇”中的四奇之一：长空神指桑书云。

五十年前的天下第一大帮是“权力帮”，是魔教灭亡后的第一势力，后被萧秋水等歼灭，若论近十余年来的天下第一大帮，则非“长空帮”莫属。

“长空帮”却是正派名帮，绝不为非作歹欺压善民。

长空帮辖下共分五旗，五旗旗主，莫不是智勇双全，文武全才，而这位“白旗令主”辛深巷，是五旗首座，武功倒没什么，但向来行侠仗义，出名的足智多谋，外号人称“全足孙臆”。

只见辛深巷笑道：“方公子，近月来闻说你追踪一事物，从湖北到湖南，再入安徽，又重返湖北，不知有否此事？”

方歌吟心道：怎么他对我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心下转念：长空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能探悉这些事情，当非罕见。当下道：“是，在下一直追踪血河车……。”

说到这里，“呛”地一声，楼梯口出现了两个白衣人，齐齐拔剑在手，方歌吟心想：好哇，原来是在这儿埋伏。那白衣人却急切地打断了方歌吟的话：“血河车现在在哪里？！”

方歌吟本来要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却见这人十分无礼，于是冷笑道：“我知道也不说与你听。”

少年霍地站起，脸色刹白，纤小的身子似乎抖着，仿佛十分愤怒，方歌吟淡定地返身望去，这时才直看向这少年。少年长得十分白嫩，一袭白衣，

像枯枝上的雪，一点也不染尘埃。方歌吟本想瞪住对方，却望进对方一潭碧水似的眼睛里，竟似沉溺进去，一时收不回来。

少年恨声道：“你敢无礼！”

方歌吟一怔，心想自己并无无礼之处，少年又道：“快说出血河车在何处，便饶你不死！”

方歌吟一听，心下大怒，心想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掌管天下生杀大权呢？冷笑道：“怎么年纪轻轻，说话口气恁大！”

少年不怒反笑，露出两排白如雪霜的皓齿：“我说话口气当然大，尤其对你这种——”

方歌吟有意气他：“哦，阁下除了口气大，说话还像个女人，婆婆妈妈，蛮不讲理——”

少年突然尖啸一声，这一声清越无比，方歌吟为之住口，但见辛深巷面色一变，连忙摇手，但少年已然发动，“颀”地如一缕轻烟，闪过三张桌子，一招手，五指如柳，向方歌吟面门拂至。

方歌吟断未料到对方出招如此迅急，百忙中，一个大仰身，坐倒铁板桥，避过一拂，但脸上仍觉热辣辣一阵疼痛。

少年一拂不中，五指一反，自上而下，疾抓衣襟。

方歌吟后脑着地，正施铁板桥，无法闪避，百忙中双手一翻，抓起臀下之板凳，往上一格。

少年一抓被格，立时扣住凳子，只听“嘶”地一声，那坚实的木凳竟给抓出了五条新痕。

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少年欲再猛攻，自己可要糟了，不料少年一抓中凳，反而倒飞而出，轻盈落地，两颊绯红，把手指放到眼前去看，仿佛恼恨自己美丽的指甲受损一般。

方歌吟一怔，忙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只见白衣少年审视自己指甲，五指又秀又尖。方歌吟知道对方武功厉害，而且长空帮是名门正派，自己实犯不着与之敌，正待发话，白衣少年却狠一举目，双手一扬，竟扬起一条淡绿色的丝缎长带，上下纷飞，恰似仙女凌空飞舞，带子卷成一个圈又一个圈，煞是好看。方歌吟呆得一呆，那几个圈圈竟分四路，向他的脖子套来。

方歌吟本来看得甚为欣赏，却不料飞絮投来，他不知何从躲起，只好连退五六步，可是白衣少年的带子极长，像一个长有长臂的人，带子一舒，便追卷过来。

方歌吟迫于无奈，长叹一声，长剑出鞘，直削缎带。

方歌吟出剑削带，知道白衣少年极为珍惜自己的东西，本不想结怨，只是这缎带飘忽如风，教人无处躲闪，只好出剑。

这一剑削向缎带，回手一带，连斩四圈，不料突然之间，这些圈圈都不存在，万化千幻的缎带，变成了如一柄奇长的剑，刺向方歌吟胸膛。

方歌吟心中一凛，回剑一封，缎带与剑碰在一起，各自感觉到一股大力涌来，两人向后跳退一步。

方歌吟甫一站定，缎带又卷至，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这缎带如长人的臂，忽长忽短，可刚可柔，击在自己的剑上，硬如木石，但向自己卷来时，柔若轻羽，简直无法招架。

方歌吟左闪、右闪，连环三个纵步，想抢进白衣少年身前出招：缎带乃是长兵器，只有近攻或许能破。

那少年也知道方歌吟用心，清叱一声，缎带化作五色祥云，分五圈迎头卷来、方歌吟一凛，这缎带所施的招法，无异如同“梅花五弄”，所不同的是“梅花五弄”四假一真，而这缎带只要给一圈索住，便动弹不得，更难应付的是“梅花五弄”是硬剑招，缎带却是软兵器。

方歌吟情知以一柄剑，破不了五个圈套，要退避已无及，人急生计，一低身钻到了桌下，挺身而起，一剑刺出。

白衣少年的五个缎圈，盖在桌前，自无效用，方歌吟起立一剑，叫做“斩蛇开路”，剑路十分凌厉，白衣少年一怔，回身一避，“嘶”地一声，头上儒生帽子竟被挑落，日光洒落，远处楼头，隐约箫声。眼前只见“噗”地一声，如瀑布般乌黑的长发，一下子洒落在那白衣少年的肩上。

方歌吟一震，道：“你……你……你……你……”那少女粉面刹红，骤然冲近去，三只凤仙般的手指戳出。

方歌吟背上顶了大桌子，进退十分不便，加上眼前一亮，对方原来是绝色少女，一时呆住了，见对方来招，只好身退，不料对方手指未及，指风“嘶嘶”而至，方歌吟只觉腰间、肋边、右臂俱是一麻，长剑“呛啷”落地，人往下倒去，一面失声道：“……长空……长空神指！”

原来武林中，引指凌空封穴伤人者，独长空帮帮主桑书云练成，三正四奇七年前论剑华山，桑书云便是以“长空神指”奠下了一代宗师的名位。而今这少年施的指法，正是“长空神指”，与桑书云多少都有些关系。

方歌吟倒了下去，虽可发音，但三道穴道被封，全身动弹不得，连抬头也不可以，只听“霍”一声，地上另一只脚快步移近，是辛深巷的声音：“小姐，这人不能……”

只听一娇滴如莺的声音，带几分愤恨地道：“为什么？他是天王老子不成！”

辛深巷道：“适才属下见他使的剑法，正是天羽奇剑！”

隔了一会，那娇美的声音才道：“原来是宋叔叔的徒弟，难怪这般高傲了。”

辛深巷道：“我看他不是不说，而是根本不知道血河车的下落。”

娇美的声音又道：“可恶！他刚才还嘴硬！”

辛深巷笑道：“你这样凶霸霸地问人家，人家当然……”

只听那娇美的声音道：“辛大叔真是的，又来帮别人家——”似乎顿了顿足。

方歌吟躺在地上，只好大叹倒霉，居然败在一个女孩子的手下。

只听辛深巷又道：“依属下看，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

就在这时，楼下一阵骚乱，方歌吟见辛深巷的脚步一错，便闪到了窗前，听见他探头向下问：“发生什么事？”突然“蓬”地一声，好像一扇窗门被击破的声响，一人飞了进来，只见他穿黑绿鞋子，裤袜甚是华贵，落地甚轻，只听这人怪笑道：“辛旗主，你不认得我啦！”

白衣少女似是不屑地“哼”了一声，辛深巷也似吃了一惊，打哈哈道：“原来是严公子，失敬失敬……”

就在这时，方歌吟觉得自己已被人扶起，原来是两名在楼梯间的白袍客，一直把他扶到了屏风后面，两人分左右持剑而立，方歌吟全身乏力，倚在墙上，却恰好从屏风的缝隙里，看到了外面。

这一看，只见一位白衣长发披肩的少女，面向自己，只见这少女虽然脸

若寒霜，但依然艳若桃李，不笑依然带七分清秀，三分娇媚，真是美如绿水，清若春雪，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这一看之下，方歌吟竟收不回目光来，心想在这古城中，只要是多见这少女一刻，也是好的，纵然是见着了便生死不知，但千里万里、千年万年，只要见着一次，便可以一生想念，便可以死而无憾。

这一下子，他们几人讲的话，方歌吟可一句也听不入耳，直至听见这少女开口说话：“你说话放尊重点！”

方歌吟怔了一怔，原来是看得太入神了，以为那女子是对自己说话，心想自己并无出言不逊啊？却听一个狂妄至极的声音道：“哈哈！小娥妹子言重了，十年前小妹子还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你去买冰糖葫芦吃哩，现在妹子可出落得更标致了。”

方歌吟刚从最清美的声音走出来，一听到这轻浮的活语，不期然的竟心里有气。只见那人长得十分高大，衣着华丽，长相也挺俊朗，只是眉心一点血红，眼角浮肿，一脸满不在乎地笑着，笑意中杀气却十分浓重。只听那女子怒道：“你再胡说，我就……”

辛深巷却道：“严公子，令尊翁可好？”

那严公子一听问起父亲，倒是面容一整，道：“有蒙关心，家父好。”随后又向白衣女子瘪笑面皮道：“怎么？桑世伯可好？我正要找他老人家……找他老人家谈一桩亲事。”

白衣少女桑小娥脸色气得发白，就要动手，辛深巷拦在两人身前，向那严公子赔笑道：“公子可知帮主就在左近？公子要不要拜会帮主？帮主见公子如此英朗，定必欣慰。”

严公子却仰天大笑道：“辛旗主不必唬我，严某来时，早已查得明明白白，桑世伯今晨出去追查‘铁狼银狐’踪迹，不会回来得这么早！”

辛深巷心下一震，哈哈笑道：“严公子未来前倒已探测清楚，那严公子的来意是有所图了？”

严公子也哈哈笑道：“俗语有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桑小娥气道：“辛大叔，跟他噜苏什么，把他拿下便是！”

严公子嘿嘿笑道：“拿下我什么？妹子，我想你得紧，来来来，趁世伯不在，我们先叙叙旧。”这句话说得轻薄、无赖，到了极点，连辛深巷也按捺不住，方歌吟自是大怒，桑小娥“啐”地一声，缎带竟似长蛇之舌一般刺了过去。方歌吟一听风声，大吃一惊，原来这带子刺出之时竟挟刀风，这小姑娘年纪如此之轻，但内力如此犀利，刚才自己纵是不太大意，也难在她手下走过五十招。

却不料那严公子大笑不动，眼见长带要刺入他胸膛之中，连桑小娥也不禁迟疑了一下，可能是于心不忍，严公子双手突然到了身前，一把抓住缎带，那缎带立即软了下来，严公子捧住缎带，埋人脸上，啧啧赞道：“好香，好香。妹子身上，定必更香。”

严姓青年原本双手背负，也不知怎么一晃，双手便抓住了缎带，这一下在场众人也看不清楚，桑小娥气得忙丢了缎带，道：“你……你好不要脸！”

严公子笑道：“得妹子相赠罗带，还要脸来干什么？”辛深巷向来老成持重，此刻也忍不住勃然大怒，当下抢在桑小娥身前，向严公子一拱手，道：“阁下再要是出言不逊，我要得罪了！”心道：这“无情公子”严羽浪武功极高，心狠手辣，招数怪异，自己先与之战，若胜，不必污了小姐声名，若败，小姐亦可趁机逃离。

白旗令主辛深巷，虽然足智多谋，武功并不甚高，与桑小娥不过伯仲，若他战败了，桑小娥也赢不了，若仅逊一筹，则可与桑小娥合力制服对方。

“无情公子”却是笑道：“辛令主，你这是何苦来哉！”一说完，伸手一推，这一招，也是出手极快，只见肩头一动，掌已及胸，辛深巷手中突然多了两根银戟，格在胸前，“无情公子”的手，简直等于向戟尖推去。这一招彼此都是攻其不备，配合得极妙，方歌吟几乎忍不住要大叫一声：好！

“无情公子”真叫了一声：“好！”忽然之间，他的手不见了，又回到背后，就像没有出过手一般。辛深巷一呆，一时之间，两人面对面站，辛深巷也不知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就在这时，辛深巷忽觉脚下一绊。

原来“无情公子”上身不动，下身却出了一记“扫堂腿”，高手出招，原是看对方肩头是否耸动，但“无情公子”武功源出“东海劫余门”，实在太过怪异，饶是辛深巷工于智谋，也不免猝不及防，被这一脚扫得“咕咚咕咚”，滚下了楼梯。

辛深巷一滚下了楼梯，两名白衣人，闪上了楼，一左一右，刀光一闪，两柄单刀，夹攻“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哈哈一笑，忽然双手一开，竟抓住双刀。

这两人大吃一惊，只见刀斫在无情公子掌中，如同朽木，就在这时，无情公子五指一拗，“格登”、“格登”两声，两柄刀尖齐断，无情公子双臂好像突如其来长了一些似的，“嗤”、“嗤”刺入两人胸内，无情公子“嘿”一笑，双手一扭，刀尖竟在两人胸口挖了一口血洞，两人惨呼，血染白衣，尚未倒下，无情公子已飞出两脚，把两人自窗口踢了出去，只听街上一阵哗然。

方歌吟几时见过出手如此歹毒的年青人？若不是穴道受制，早跃身出去，与无情公子拼个死活了。无情公子这时返身望向桑小娥，桑小娥脸色煞白，退了两步，无情公子笑道：“你不要怕，我对女子自会温柔的。”

桑小娥白衣忽然一溜烟地窜出，手上多了两柄银晃晃的短剑，双剑刺、撩、点、割、劈、削，招招不离无情公子要害。

无情公子的身子飞起。一起一落，又起又落，忽左忽右，又左又右，急退急进，又进又退，一连避过了二十几剑，然而桑小娥双剑依然追刺他全身要穴，刺、撩、点、割、劈、削外，更加上了快、攉、扫、扎、斩、贯等杀手，无情公子一时为之应接不暇，无法反击。

方歌吟只见桑小娥手持双剑，如双翼银燕，煞是好看，心里忍不住连连叫好，只是他一上来便败于桑小娥之手，心中很是沮丧，不便呼之出口罢了。

便在这时，忽闻一声惊呼，两条人影疾分了开来。

第五章 无情公子

原来桑小娥一轮急攻，无情公子失之轻敌，先机尽夫，又无法抢攻，心中大急。桑小娥刺出四剑，无情公子便退了四步，桑小娥一闪，竟闪到了无情公子身后，刷刷又是两剑。

这时两人已交手五十余招，无情公子大感丢脸，对这两剑竟然不避，反手向后推去！

这一推，正推向桑小娥胸前，桑小娥脸一红，急忙收剑跳开。原来剑比手长，桑小娥可先刺中对方，无情公子的掌再拍来，也是强弩之末，只是无情公子这招用得十分卑鄙，桑小娥是清白女儿身，怎敢冒险，只得撒剑退开。

这一撒剑，先机尽失。

无情公子闪电般陡反手，扣住了两柄银剑。

这一反手，招式极怪，天下武功中绝无此招，而且反手出招，极是不便，但无情公子反手出招，却比平常更加灵练！

无情公子一抓住双剑，便往自己身上一拉。

桑小娥哪敢硬夺，又怕撞到无情公子身上去，只得松手跳开。

无情公子抛掉双剑，拍了拍手，哈哈大笑。

桑小娥咬着下唇，唇色一片苍白，更显然上唇之艳红，忽然右手拇指一招，贴在掌心，小小的一只手掌，手掌全白，四只纤秀的手指前伸，竟轻微地颤抖着，无情公子本来正调笑道：“小娥妹子，你又何必……”忽见桑小娥手势，陡然住口，身子一躬，脸色也凝重了起来。

只听无情公子一字一句地道：“妹子，你真的要使‘长空神指’？”

方歌吟听得心中一动，自己刚才就败在“长空神指”之下，连对方如何出招，却是看也没看清。而今桑小娥一式起手，便架势不同，宛若待发箭矢，逼视无情公子。无情公子脸色一凝，不再发言。

这时七八名白衣人冲上楼梯，为首的人一见情形，立时用手一拦道：“别惊扰，小姐要施神指！”

这几人一听，立时远远地退了开去，连同为首的一人，也走落数级梯阶之下，才敢站住。

无情公子忽然笑道：“妹子我看算了吧——”桑小娥倏扬指，激起一阵“丝丝”之声，四道指风，破风直击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陡地住口，长身飞起，避过四道指风！

四道指风有两道刺入桌面，两道射入木板，皆留下两个深洞。

无情公子才飞起，桑小娥手又一抬，“丝丝丝丝”再是四道指风，迎空直射而出。

无情公子怪叫一声，半空一拧，竟斜飞五尺，避过四指！

这四指射在八九尺外的木梁上，只听一阵簌簌，掉下了不少木屑。

方歌吟瞧得心里暗自震惊，有一次在练内功时师父对他说：“我们这等功力，对付小毛贼，当然不费吹灰动应付武林高手，则很难说了，要是遇到‘长空神指’，那等于是泡泡遇着针戳，一刺就破。”当时他就问：“要是天下武学名门正宗的少林派‘无相神功’呢？”祝幽沉吟了一阵，道：“当日黄山论剑，‘长空神指’就曾破了这无对无匹的佛门神功。‘大漠神掌’车占风车大侠便曾说过一句话：‘长空神指专破内家功力，外家罡气，只怕除了东海劫余岛严老怪外，无人可以硬受这长空神指。’严老怪就是四奇之

一严苍茫，七年前比武，严苍茫还是伤在长空神指之下，不过，桑帮主也着了反击就是了。”方歌吟眼见一年纪小小的姑娘，竟然把指法用得如此神妙，不禁大为敬羨。

这时无情公子已在空中折腾了四次，桑小娥发出了第五道指风。原来一人提气跃空，乃是闭住一口气所致，决不能来回飞跃不下，否则不是等于长了翅膀？只是无情公子武功极怪，竟能借着身躯拧转，在空中一连挪移了四次。

到了第五次，桑小娥欲发指力，忽然微微一颤，方歌吟瞧去，只见桑小娥脸色愈来愈白，如雪一般，全身微微抖着，想是长空神指耗内力极巨，已觉不支。

无情公子就趁这刹那之间，如一头大鸟，反攫过去！

桑小娥一震，只听辛深巷大喝一声：“小心！”原来不知何时，他又潜到了楼上。

桑小娥一抬手，“丝丝丝丝”又发出了四道指风，这四道指风已不如先前凌厉，但桑小娥心想：至少可以先把无情公子逼退，只要是逼退了，自己独斗既非无情公子敌手，便联同辛大叔等，合力把他料理了……

却不料无情公子左身一倾，身姿甚为奇特，似一半身不遂的人，又像左身挨了一记电殛似的，全身都往右边绞成一团，对这破空四指，竟然不闪不避！

“噗噗噗”，四道指风，射入无情公子左身四大要穴，如中朽木。桑小娥惊叫一声，辛深巷吼道：“东海腐尸功！”一语未毕，无情公子如大鹏攫落，一手抓住桑小娥肩头，一手抓住桑小娥脉门，回手一扳，便丝毫动弹不得。白衣人欲一拥而上，无情公子大喝一声：“谁敢上来，便毁掉你们帮主的掌上明珠！”众人立时顿住，再也不敢行前一步，脸上都呈焦急之色，可见对这小姐乃出自真诚之关爱。

桑小娥又惊又怒，叱道：“严浪羽，你要怎样？！”

原来三正四奇昔年黄山论剑，打了足足七天，却落得个平分秋色、两败俱伤，回去后各人雄心未了，各研究破对方奇功之法。四奇中东海劫余门是武林中招式最走偏锋的一家，严苍茫人称“严老怪”而不名之，在这七年之内，居然练成了“腐尸功”。所谓“腐尸功”者，是移转与集中一身气血于半边身子，把另一半身子的要穴与要害全部散掉，来承受别人全力一击，自己则在敌人以为得手后全力反击。这“腐尸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挨揍的功夫，但遭人击中，如中朽木，以严苍茫的功力，还可以吸住人手，比之于硬功“金钟罩”、“铁布衫”、“童子功”、“十三太保横练”，更加歹毒。“腐尸功”有一弱点，就是移穴换宫乃在闭气的刹那，也只不过能在刹那那间，时间一久，功效自失；但高手对敌，刹那已经足判生死了。这“腐尸功”，严苍茫偷偷练成，也绝少对外施用过，以免让其余三正三奇得知风声，寻得破法。

这个“无情公子”严浪羽，是“东海老怪”严苍茫的唯一独子，严老怪对这独子溺爱异常，自不在话下。严浪羽天资奇高，年纪虽轻，却已得乃父真传，素有年轻一辈第一高手之称。严浪羽为人轻浮残暴，好色好杀，但自以为风流倜傥，自称“多情公子”、“风流公子”，其实这些自认“风流”、“多情”之上，称号愈雅，行止愈俗，只不过自捧身价而已。背地里，武林中人都称他为“无情公子”。

不但无情，而且无义，甚至无行，简直无耻。

这就是无情公子严浪羽。

严浪羽以一招东海“腐尸功”，抵住专破内家功力的“长空神指”，掳劫住桑小娥。

严浪羽哈哈仰天长笑，得意非凡。

桑小娥挣扎了一下，脉腕一阵麻痹，怒道：“你……你要怎样？”

严浪羽邪笑道：“你猜我想怎样？”

桑小娥道：“爹回来，一定取你狗命！”

严浪羽笑道：“你爹已赴隆中，其他的人我又不畏，他们奈何得了我严浪羽！”

桑小娥急道：“车……车叔叔也在附近。”

严浪羽大笑道：“小妹子，别唬人了，车占风尚在百里之外，倒是宋自雪，可能在附近，这几天有人死在密林某处，身上挂的剑伤，只有宋自雪才发得出来！”

桑小娥道：“你……你……”

严浪羽忽然大喝一声道：“不准再过来！”

原来有几名白衣大汉，救主心切，趁两人对话，想偷偷掩来，无奈严浪羽甚是精明，一下子便已发觉。

方歌吟自屏风望去，见得此种情形，心中大是焦急，他侠心纵横，见此情状，早已忘记自己乃遭桑小娥所制，要不是穴道被封，早已冲将过去。

这时他左右两个挟持者，早已冲出去欲救主人了，只留他挨在墙上。只见桑小娥花容失色，脸色雪白，乌发散落在肩上，清秀的小额沾了些汗珠，心中大是怜惜，猛觉有人欺近，身上穴道忽然尽皆解去，方歌吟一跃而起，那人一把按住，“嘘”了一声，却正是“全足孙膑”辛深巷，不知何时竟潜到自己身边：“丈少侠，适才多有得罪，现要你仗义施援方可。”

方歌吟早已看得义气填膺，道：“这个当然。”便欲纵身而出。

辛深巷一拦，把剑倒提交到方歌吟手里，道：“这样不行。”

方歌吟心中暗骂自己糊涂，手中无剑，居然便贸然冲出去，也是送死罢了，道：“辛大叔认为如何？”方歌吟问得非常之急，因厅中情形已十分惊险。

辛深巷道：“这无情公子武功诡异，我纵与小姐联手，也未免是他之敌，现下小姐落在他手里，我们投鼠忌器，冲动不得。”

方歌吟一想，自己武功远不如桑小娥，怎能救人？不禁脸上一热，心想：自己竟如此急切，反不如辛深巷镇定，于理不合。但仔细望去，辛深巷也是额上有豆大汗珠滚下，心中知他亦心里焦虑，当下便道：“在下听辛大叔吩咐。”

辛深巷道：“吩咐绝不敢当，惟望少侠仗义出手，救小姐一次，辛某感同身受，永志不忘。现下救小姐，惟有一法：少侠可是宋大侠门下？”

方歌吟近日两次失手，一次为费四杀所伤，一次为桑小娥手擒，皆因宋自雪的名头太响方才不敢为难，心中很是感念这位素未谋面的掌门师伯，只是他傲骨铮铮，不愿借别人名头以行事，当下道：“不是，宋先生乃在下掌门师伯，素未偿夙愿得某一面。”

辛深巷眉心打成了一个结，道：“不是宋大侠弟子，那可糟了！”

方歌吟奇道：“辛大叔为何说糟，在下确是天羽派门下……”

辛深巷疾道：“那你是谁的门下？”

方歌吟道：“家师名讳，上祝下幽……”

辛深巷恍然道：“原来是江山剑客，却未料他是宋大侠的师弟。”言下颇有宋自雪大是出名，其师弟却远不如他之意。

方歌吟眉一扬，便待发话，辛深巷道：“你既是天羽门下，便有办法……”当下趋近方歌吟耳边，说了一阵话。

外面的情势，却已十分紧急。

这时拥上楼来的长空帮众，少说也有二十余人，那严浪羽却毫不畏惧，扣住桑小娥，慢条斯理地在一长板凳坐下，另一手提壶斟酒，呷了一口，道：“妹子，我已来了一口，你也来一口？”

桑小娥贵为天下第一大帮帮主之女，哪受过这等鸟气，气得脸色白了，更不答话。

严浪羽轻笑道：“妹子，你愈生气，却愈漂亮。”先垂头要亲桑小娥脸颊，却见她俏脸气得不住颤抖，似柳尖在水边上遇着风儿拂动，好一种清灵水秀之感，令好色无行的严浪羽，也为之端重，这一口，竟未敢亲下去。

只是严浪羽这样一端详，心中更加眷爱，心想：这等花容月貌，又这等身家望门，岂不正配自己！当下笑道：“妹子，我带你回劫余岛，先有夫妻之实，再向令尊禀明——”

突听一声断喝：“住口！”

严浪羽高傲狂妄，哪给人这般喝断，心中勃然大怒，抬头望去，只见内房布帘霍地掀开，一人当门而立，一身黄色长服，肩插长剑，盾长及鬓，三绺长须，无风自动，严浪羽猛想起一人的形像，与眼前这人十分吻合，但又不敢置信。这时日正中天，恰好照在楼瓦上，室内反而不甚清楚，那人面目也是模糊一片，严浪羽心机深沉，不敢冒险，道：“阁下——”

那人喝道：“住嘴！还不拜见！”

严浪羽一怔，那人又道：“谁在我后面鬼鬼祟祟？”回袖一卷，“哗啦”一声飞出一人，“叭”地卷跌在地，“蓬”地竟撞破楼板，掉了下去。严浪羽心中暗惊，忽听“虎”地一声，那白衣人又自窗外扎手扎脚地跌了进来，“噗”地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严浪羽此惊非同小可，这人头也不回，卷袖之力，竟此等巧妙，把人卷了出来，撞破楼梯，掉了下去，再穿过大门，反飞上二楼，跌回原地。这等功力，不但他远望尘莫及，就算是严苍茫亲至，也绝无法如此巧妙运劲。严浪羽最是知机就势，当下再无疑虑，往地上一伏，拜倒道：“小侄严浪羽，拜见宋伯伯。”

那人“哼”了一声，便不打话。

这时只见辛深巷三步并着一步，冲上来道：“宋前辈，这无耻之徒劫持小姐，尚望前辈主持公道。”

严浪羽心中大怒：妈的！尔这家伙居然当面告状，要是宋自雪……想到早年宋自雪傲啸武林、快意思仇，心中大是畏惧。

来自雪依然在远处，这次却重重地“哼”了一声，望了望严浪羽的右手。

原来严浪羽虽然拜倒，但依然紧扣桑小娥不放。

严浪羽一时不知放好，还是不放好。这一放，日后要擒桑小娥，恐怕绝没这般容易了；要是不放，宋自雪一旦震怒起来，可不是好惹的。刚才看宋自雪摔人的那一招，自己恐怕在他手上走不过五招。

严浪羽这一迟疑，只听宋自雪大喝一声：“还不快放手！”迎空击出一掌，严浪羽本能地闪了一闪，没料宋自雪这随随便便的一掌，却不是击向自己，而是遥劈辛深巷，辛深巷怪叫一声“砰砰碰碰”又滚下楼梯去了。

严浪羽这下更惊，他素知辛深巷乃白旗令主，武功虽不甚高，但要打胜他，也得费一些周章。适才他两招踢倒辛深巷，乃仗招式怪异所致。而今，宋自雪隔离丈余，一扬掌辛深巷便滚下去了，更难得的是连一丝掌风也无，要知以掌力百步伤人者，不是没有，少林天象、武当大风，都有这等功力，但出招不带一丝风声，却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严浪羽怎敢违逆，心下一横，只得放手，桑小娥“飕”地跃出丈外，严浪羽嬉皮笑脸地道：“宋伯伯，小侄已……”

正想巴结几句，不料宋自雪一声冷笑道：“快滚！”

严浪羽一愣，只见来自雪“刷”地拔出长剑，严浪羽心中大奇，怎么这名震武林的未掌门一语未毕，便要动手？却见他凌空划了三下，严浪羽不明其所以，忽听刹刹刹三响，自己背后的纱窗被划了三道裂缝！

严浪羽心中更是大惊，出掌遥击，已然了得，凌空划剑，居然又不带剑风，简直匪夷所思！要知道出掌不带风声，因力道浑厚，尚可以理解，连剑锋所过，凌空破窗，居然也不挟剑风，这是严浪羽闻所未闻的，且一见剑势，便知是天羽奇剑的特殊剑招，当下赶忙赔笑后退，道：“是，是，小侄就滚，小侄马上就滚！”说着一返身，没命地奔出去了。

宋自雪见严浪羽走远，忽然耸了耸肩，伸了伸舌头，以宋自雪的年龄身份，居然又耸肩，又摇头，可以说是十分怪异之事，桑小娥犹疑道：“……你……你不是宋伯伯？……”

那人哈哈一笑，只听一人笑道：“小姐，他是方少侠。”说话的人正是辛深巷，施施然地走上来，哪有一点被击伤的样子？

原来来自雪这五、六年来，名声虽响，却从来未现江湖，他七年前华山论剑的形像是一袭黄袍，背插长剑，十分俊做，但真实形貌，却是谁也没见过，辛深巷授意方歌吟假冒宋自雪，最主要的是要惊退严浪羽，因为要在严浪羽手下救桑小娥，就算得成，也必伤亡惨重，惟有藉宋自雪名头，来慑伏严浪羽。

要方歌吟假冒宋自雪，最重要的关键是方歌吟会天羽剑法，这才可以使严浪羽深信不疑，况且，方歌吟长相很有宋自雪当年出道时之英挺，以他来假扮，最是恰合不过。

当然，方歌吟一出掌，即翻倒摔下楼去的人，当然是装出来的，这长空帮徒跌了下去，然后楼下另一帮中弟干早已伏在二楼栏杆旁，再“砰”地翻跌进来，两人长相又极其相似，配合得天衣无缝，严浪羽自然瞧不出端倪。

至于方歌吟一掌遥劈辛深巷，自然是辛深巷造作十足罢了。越空剑气伤人，更是儿戏，乃三名长空帮徒伏在隔墙，方歌吟一出剑，这边三人便各出刀划了纱窗一道口子，一因在严浪羽身后，严浪羽听得纱窗响声方才回头，所以没有发现；二因严浪羽已被方歌吟假扮的宋自雪吓得心惊胆战，自没有细心去留意。

辛深巷哈哈大笔，方歌吟缓缓解下易容装具，桑小娥却一跺足，脸泛红霞，恨声道：“今日你救了我，也别神气，他日我一定救回你，那时就两不相欠。”这一跺足之后，便一口气下了楼，桑小娥返身时黑发如瀑布般扬起；露出雪白的玉颈，方歌吟真是看得痴了。

原来桑小娥出道以来，在天下第一大帮之中，几个令主叔婶，照顾周到，向未遇今日这等奇耻大辱，却让一个手下败将救了，心中如何得悦？当下又羞又愤，便奔出去找桑书云哭诉去了。

桑小娥一走，辛深巷恐其又有闪失，连忙追出，当下向方歌吟长揖道：“小姐脾气倔拗，方少侠请勿见怪，少侠相助大恩，容辛某面禀帮主，再容图后谢。”便匆匆赶下楼去了。

一时之间，长空帮众扶起地上两个死者，走个精光，只留方歌吟一人，立在楼上。

方歌吟呆了一呆，刚才的事，就像一场梦一般，那遥隔远座的白衣人，那剑挑儒巾现秀容，那扬起的发鬓和雪白的颈……方歌吟叹了一声，不禁觉得好笑，心里骂道：方歌吟啊方歌吟，你父仇未报、学书未成、练剑未得，怎能如此痴狂！再想长空神指桑书云在武林中是何等威望，桑小娥是何等受宠，自己方歌吟又是什么东西，竟痴心妄想？忽然心中又起一念：当年桑书云、宋白雪、严苍茫等也不过是武林籍籍无名之辈，但凭一番雄心，一番努力，得此名位重望，自己不勤加努力，只妄行痴想，大志何在？

想到这里，方歌吟心底豁然，哈哈一笑，扬长下楼，花银子买了一匹马，长驱而去。

方歌吟原想驰出襄阳城，先回去拜祭父亲，再追查血河车下落，但襄城人多，水泄不通，方歌吟只好按辔徐行，一面观赏街上的东西，也赏心悦目：只见街边，有的打铁，有的卖药，大人小孩吵成一团，好不热闹。

第六章 铁狼银狐

方歌吟笑吟吟地看着，心里却老是抹不去那一头散飘如瀑的乌发，雪白的颈，忽然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禁多望一眼，这多望一眼，却惹上了大祸！

原来他一瞥之下，那熟悉的人，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于是多望一眼，这多望一眼，却让这敏感的人立时警觉，也向他望来。方歌吟觉得对方目光如电，心里突然一阵跳，原来那人，正是严浪羽。

方歌吟忙避开视线，假意浏览景色，暗自却促马前行，严浪羽却“咦”了一声，竟调转马头，跟了过来。

方歌吟外表保持镇定，心里狂跳，这时人潮渐稀，严浪羽竟隔了几个行人，与他并行，并侧头望来，强自笑了一笑，严浪羽注视了好一会，又“咦”了一声。

过了一阵子，严浪羽落后下去了，方歌吟心中暗喜，他自知绝不是严浪羽的对手，不敢惹上这煞星，走了一阵子，听到除了自己坐骑之外，还有别的蹄声，回首一望，只见严浪羽跟在自己坐骑后面，阴恻恻地向自己笑了一笑。

方歌吟再回过头来，心里七上八落，这时城门在望，方歌吟不敢策马狂奔，以免露出马脚，却见严浪羽依然跟来，这时行人愈渐稀少，出得城门，不远处是一道山坡，有一蜿蜒的小道，直转入树林，方歌吟知道该处乃通往隆中的捷径。

后面的严浪羽忽然发语道：“前面的朋友，借一步说话。”

方歌吟心里一阵踌躇，不知答话好，还是不答话好，但不答话对方必然更加生疑，当下道：“有何贵干？”

后面的严浪羽却吼了起来：“嘿！饶你好似鬼，这声音还瞒得过老子？！”

方歌吟一惊，双腿一夹，坐骑如箭一般标出！

严浪羽也一打马，急追而来。

这时已是下午，两人一追一逃，转眼已奔上斜坡，方歌吟心中大急，情知单打独斗，决不是严浪羽的对手，无情公子心狠手辣，落在他手里，真是不如一死，所以只有一味打马急奔。

这一阵急奔，已跑了近十里路，骏马不住喘气，而严浪羽也越追越近，一面喝道：“看你往哪儿跑！”

方歌吟心中大怒，心想自己堂堂六尺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总不成不战而退，当下一勒马，马一声长嘶，严浪羽倒被唬了一跳，勒马退了五六步。

方歌吟翻身下马，严浪羽怔了一怔，怪笑道：“好哇，小子，不逃啦？”

方歌吟缓缓拔出长剑。严浪羽被人称为年轻一辈第一高手，十分自负，自然不怕，但适才见过方歌吟的武功，亦不知是什么家数，心中倒是颇为惮忌，想起自己明明把千娇百媚的桑小娥擒到手，却给一个无名小子破坏了，心中之恨，真是无复言语，当下道：“你坏我好事，看老子把你凌迟置死！”

方歌吟一言不发，长剑指向严浪羽，与身体成一直线，全身精神力量，都集中于剑尖上，严浪羽心下一凛，忖道：这倒是正宗天羽剑法起手式，倒不是冒充的。心下暗自提防，一面道：“喂，天羽奇剑宋自雪是你什么人？！”

方歌吟凝视严浪羽，缓缓道：“家师祝幽，宋自雪是我师伯。”

严浪羽一听倒是舒了一口气，宋自雪年轻时快意恩仇，杀人不计其数，

为人狂傲，稍不称意，剑决生死，严浪羽实不敢惹，现得知方歌吟不过是宋自雪之师侄，登时顾虑大减，大笑道：“好，我就杀了你之后再向宋自雪报账！”呼地一掌，向方歌吟劈去。

方歌吟一闪，严浪羽又呼地一掌劈来。

方歌吟又让过一掌，严浪羽一闪，又拦在方歌吟面前，呼地更是一掌！

严浪羽一掌快过一掌，方歌吟躲了七八掌，仍是腾不出机会还手，已十分窘迫，严浪羽这时又呼地一掌劈来，方歌吟拼着胸口挨上一掌，“嗤”地一剑刺去！

严浪羽“唔？”了一声，长身一带、避过一剑，方歌吟剑势一转，一招“斩蛇开路”，这招剑势端是凌厉，严浪羽被他迫退了四步，却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严浪羽与方歌吟对十二招以来，一直提防着他刚才施出过十分犀利的掌功与剑气，所以一味抢攻，不让方歌吟采取攻势，而今见方歌吟攻出的两剑，虽是剑势不弱，但却肯定了方歌吟并无绝世神功，当下不再惮忌，禁不住仰天大笑。

要知二人全力相搏，其中一人却大笑起来端是十分侮辱。方歌吟手中一紧，便是一招“梅花三弄”。

严浪羽脸色一沉，不退反进，一掌拍向方歌吟前胸！

方歌吟心念一转，剑势一偏，“梅花三弄”便向严浪羽手臂圈来。方歌吟心想，你冲臂过来，没击中我手便给挑了，纵击中又有何可畏？不料眼看要削中时，手臂一翻，手臂竟然全反了过来，就似臂膀的骨日完全松脱一般，探臂一抓，已抓住长剑“格噠”一声，一柄长剑，竟拗成两截。

方歌吟急忙退开，握住半截短剑，心志一豪，一剑“长虹贯日”，平直刺出！

严浪羽一招得手，本在狞笑，不料方歌吟不退反进，一剑刺来，这剑刺得又快又急，要是剑不断，严浪羽早给刺中了，正在这时，“砰”地一声，方歌吟飞跌了出去。

原来严浪羽上身丝毫不动，下盘却迅急踢出一脚，方歌吟猝不及防，被踢飞了出去！

方歌吟这一飞跌，却十分巧妙，借势跌到马边，再一翻身，登上马背，双腿一用力一夹，马便发足狂奔，严浪羽没料到自已一脚，反是助方歌吟接近马匹，错愕间已不及阻止，怒叱一声，如大鸟般掠起，一掠丈远，落在自己的马匹上，发力一击，骏马吃痛力奔，更是跑得起劲。

这一追一跑，日渐西垂，方歌吟豆大的汗珠不断滴下，也浸湿透了衣衫，在后的严浪羽一面怒骂，一面追来：“王八羔子，你逃到天边，我也要把你追回来！看老子抓到你，一块块阉割你！”“跑！你再跑，老子抽断你的鸟筋！”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这一追一逃，又走了十余里路，便入了隆中，进入了卧龙岗。卧龙岗青山隐隐，秀丽中隐然王者气象，端停中沛，这一带方歌吟路熟，马转入林中，希望藉以摆脱严浪羽。

这一下，严浪羽勒马策缰，十分不便，渐渐有些追不上，突然大吼一声，如大鸟般掠起，一跃丈余，竟从自己的马上，跃到方歌吟的头上！

方歌吟忽觉日影一黯，抬头一看，严浪羽已一掌盖下，方歌吟仓促间不及出剑，左掌一翻，砰地对了一掌，方歌吟只觉气血翻腾，严浪羽反手一指，

点向方歌吟“肩府穴”。

方歌吟一沉肩，避开一指，一掌拍向严浪羽肘部，这一掌若拍得正中，严浪羽在运力之余，手臂定然折断，不料一掌击下去，严浪羽肘部宛若无骨，一震之间，严浪羽便在方歌吟背上拍了一掌，方歌吟反手一剑刺出，这一招乃天羽剑法中的“顶天立地”，无比凌厉，严浪羽怪啸一声，身体急升，避开一剑，霍地落在自己的马上。

这时方歌吟背影一阵摇晃，马身忽然有血，原来是方歌吟咯了一口血，吐在马上，但他负伤出剑，总算迫退了严浪羽。

原来两人交手数招，都是一刹那间的事，交手一过，严浪羽马匹便已驰到，严浪羽恰好落回马背上，但方歌吟马匹依然领先一步，往前急奔。

这时马匹已入林中，只是方歌吟已负伤，策马不如先前灵便，严浪羽却是越追越近，方歌吟欲返身作战，但背上一阵剧痛，一时金星直冒，忽觉马匹一震，便知严浪羽已落在他背后。

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歌吟立时掠出，越过马头，半空强一拧身，闪过一旁，一剑刺出！

这一招当机立断，只要迟得半刹，他便已被严浪羽击中的一掌打死，而今前跃斜刺，反掠出去，大鸟一般落在丈外，马奔不见，地上却有一行鲜血。

鲜血自严浪羽肩头滴落，无情公子脸色铁青，万未料到自己会在这襄阳城郊，被一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小子所刺伤，心下杀机已动，一步一步地踏近。

方歌吟一剑得手，知严浪羽杀机已动，这时严浪羽的马却已冲到，方歌吟一跃而上，这时严浪羽已然无马，只要马一发足跑开，严浪羽就极难追上，不料严浪羽怒吼一声，双手一扬，数十枚黑色细针，钉在马臀上，那马狂嘶一声，跌走出十二三丈，便一头撞在一棵大树上，口吐白沫，竟自死了。

方歌吟自马身一跃而落，尚未到地，猛听背后掌风急起，方歌吟无处借力，只得将心一横，一剑往后刺出！

掌风陡止，“格瞪”一声，方歌吟手中半截短剑，却被夺了过去，给严浪羽一手拗得自剑愕折断！

方歌吟猛回身，一掌推了出去。“江山剑客”的武功，内功还比剑法精湛，这一掌打出去，分三层次的内力，要是打个正中，内力全吐，对方不死也得重伤，要是打不中，内力一凝，随即可以打第二掌，不必另运内劲；要是对方要与自己对掌，自己不欲力拼，只要与对方掌风稍一接触，便可借力收回，不必硬拼。

这一掌未回身拍出，待他回得身时，掌心已拍中严浪羽左胸，端的是疾快绝伦。

方歌吟一掌打下去，击中严浪羽左胸，突见严浪羽左半边脸通白，右半边脸却涨得紫红，心念一动，便已迟了，严浪羽“砰”地一掌，击在他身上。

方歌吟击在严浪羽胸膛上，如中朽木，严浪羽击在方歌吟身上的一掌，却结结实实，饶是方歌吟警觉得快，及时侧了一侧，那一掌击在方歌吟左肩上，方歌吟便整个倒飞出去，背撞在一棵大树上，再从树干上滑坐在地上。

严浪羽哈哈一笑，忽又紧闭双目，大大力地呼吸了一些，只见他胸腹猛鼓，好一会才把真气缓缓呼了出来，原来东海“腐尸功”虽不畏刀枪掌拳，但移经换脉，耗费极大的真力，严浪羽本身内功修为怎及得上名列“三正四奇”之“东海老怪”严苍茫？而严浪羽在一天之内：连施“腐尸功”二次，并接下名震江湖的“长空神指”，对自身内力，也大有耗损。只借方歌吟肩

膊中掌，奇痛彻骨，一时也无法奋身作战，但这缓得一缓，方歌吟便勉力站起，背贴着树干，怒视严浪羽。

严浪羽一见方歌吟眼神，虽有痛楚之色，却丝毫无畏惧之情，心下一凛，暗道：今日若不把这小子杀去，武林年轻一辈第一高手这名头只怕会有受威胁的一天。当下嘿嘿一笑，杀机大露，一步一步地行近。

就在这时，密林中忽然响起了一声尖啸！

这一声尖啸，声若狼嚎，十分惨烈。

严浪羽一听，脸色变了一变。

就在这时，第二声尖啸紧接着响起。

第二声啸声却似雕嘶，十分凄厉，显然是女人发出来的。

第一声呼啸尾音甚长，第二声尖啸尾音甚为短促，几乎是，啸即收，但声音之尖拔，听得人如一根针刺入耳鼓，十分难受。

这两声啸声，仿佛仍有三数里之远，但入耳却十分清晰。

严浪羽呆了一呆，这时候，一长一短的啸声又一先一后响起，转眼已在里内！

严浪羽脸色大变，扬起了掌，想杀方歌吟，终于一跺脚，狠狠地望了一眼，即返身急奔。

便在这时，第三度啸声再响，这一下更近了，如在眼前，漫天叶落，数十只鸟雀簌簌飞起，严浪羽加快脚步，没命地消失在树林中。

方歌吟没曾听说过有这种啸声示傲的武林人物，但闻这啸声的威势，来者的速度，及人未至已先惊走“无情公子”严浪羽。便知来人非同小可，只不知是敌是友？方歌吟不禁往树干上紧靠了一靠。

这时，在荡绿的林子里，忽然转出了一个矮小、白发、银须、精猛、突目的老头子，穿墨绿长衫，仿佛一个小孩偷了家长的长服来冒充大人一般，形状甚是古怪。

只是一见他阴狠的眼神，却是谁也不敢觉得滑稽，只有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

这老人一声不响，仿佛一直就在树干后面，到现在才一转转了出来，转出来后，就目不转睛地盯住方歌吟，方歌吟心中也觉不是滋味，勉力道：“晚辈方歌吟，拜谢前辈救命大恩。”

那老头笑了笑，道：“救了你命？”

方歌吟想：这老人救己之命，可能无意，但严浪羽适才确是为了那啸声而吓退的。当下恭恭敬敬地道：“适才前辈发出啸声，唬走了正在追杀晚辈的人——”

那老人道：“追杀你的人？是谁？”

方歌吟道：“是‘无情公子’严浪羽。”

突听后面一人尖声道：“严老怪之子？！他在哪里？！”

这声音嘶哑尖拔，像一人塞了满口浓痰，偏又要尖声呼啸，这声音刺入耳膜，又相距极近，倒使方歌吟猝不及防，唬了一跳，回头只见自己所倚的树干之后，闪出一人。

只见这是一位白发婆婆，却打扮得十分秾艳，穿着一袭花衣裙，样子却十分凶狠。方歌吟想起刚才是一长二短，两道啸声，当下向老婆婆道：“承蒙——”

老婆婆却尖啸了一声，那些本已回巢的鸟雀，再度猝鸣惊起。老婆婆厉

声问道：“严者怪的儿子呢？”

方歌吟心道：莫非是严浪羽曾开罪了这两位老人家？道：“他一听两位前辈发出啸声，便已走了。”

老婆婆与老头儿对望一眼，老头儿道：“你是天羽派的人？”

方歌吟一怔，答道：“晚辈是天羽派……”

老头儿与老婆婆一起仰天长啸，这下可乖乖不得了，方歌吟真给震得发晕，老头儿与老婆婆似甚为奋悦，老头儿哈哈笑道：

“小子，你既是宋白雪的徒弟，那便最好，施展你的天羽奇剑，跟咱夫妇玩玩吧！”

方歌吟情知对方误会，忙道：“晚辈不……”

那老婆婆怪眼一翻，喝道：“不打也得打！天羽门下，没有种吗？”

方歌吟一听后面两句，心中登时有火，心想：我的性命虽是你们救的，但辱我师门，为了天羽派，不能不战！当下怒道：“两位前辈，适才救晚辈一命，晚辈自当感激，惟不该辱我师门……”

那老头道：“多说无益，打吧，老婆子——”

那老婆婆右手一掣，竟抽出一柄晶光闪闪的长剑，向方歌吟处抛来，一面道：“先给你一柄剑，施天羽奇剑吧，我看它能奇到哪里去！”

方歌吟听那老头儿唤那老大婆，心念一动，脑子里猛地想起了师父平时讲述武林掌故时，谈到江湖上两个极难缠、脾气极大、性子极怪、武功又极高的一对夫妇：铁狼银狐！

这铁狼银狐，极其阴狠，武功直追“三正四奇”，只是一直名列不上七大高手，引为终生大憾，心里极不服输，想于第二次三正四奇华山论剑时，击败三正四奇，以期名列其中，是故常向三正四奇门下弟子寻衅，一方面是要激三正四奇出手，一方面是从其门下熟习对方的武功路子。

本来以他们前辈身份，对别人门下弟子下毒手，是万万不该的，因此也受武林中人鄙视。只是这对夫妇依然我行我素，终于激怒了心胸奇窄、为人极狠的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严苍茫的报仇手段也极歹毒，也不打话，一出手便将铁狼银狐之独子杀了。

这一下，铁狼银狐更愤怒若狂，欲杀尽三正四奇门人弟子以泄愤。

方歌吟心里本就十分不齿这铁狼银狐之为人，而今落在他们手里，也真无话可说，祝幽曾对他说过：“这铁狼银狐武功极高，现今是否已胜三正四奇，殊为难说，尤其他们练就的‘天杀地绝’奇功，更是威力无穷，为师是万万非其敌手，你遇着他俩，切忌意气用事，留得青山在，这句话你要记住。”

方歌吟心里苦笑，事到如今，就算是要逃，也逃不掉了。心里一横，不禁意气一壮，抱剑直竖，往天一指，朗声道：“如此晚辈向两位前辈讨教了。”

那“指天一剑”是天羽剑法二十四招的起手式，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立地顶天，了无所惧之意。这一下，倒令铁狼银狐对望一眼，无限讶异，他俩追杀伏击三正四奇座下弟子，无不令对方闻名丧胆，哀呼凄号，或拼死相搏，狼狈逃命，却不见如这少年身负二伤，仍从容抱剑，奋勇应战的。

铁狼冷笑道：“好，天羽门下，果是不弱。”

银狐嘿声道：“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门道——”

一手便抓了过来，这一抓，出手极快，树影阳光，在银狐指上闪了一闪，原来她的指甲，又长又利，足有四寸来长！

方歌吟猛地退了一大步，稍拉远了距离，一招“三潭印月”，递了出去，

这招“三潭印月”，是祝幽得意招式，旨在制人，不在伤人。这一招刺出去，方位在头部，待敌人要闪时，已落在胸部，要是敌人再躲得过，事实上这招攻击的，却在足部。月虽在天，倒映潭中。这一招真要击中时，只是用剑身一拍，拍中敌人足踝，敌人必翻身跌倒，便为自己所制，而不伤人。这一招也正是如祝幽为人一样，凡事都留余地，决不赶尽杀绝。

这一剑递将出去，银狐当时被迫退三步，道：“果然是天羽剑法！”

方歌吟这一招“三潭印月”，也是心存厚道，顾念铁狼银狐救过自己，虽属无意，但毕竟有恩，当下也不追击。

不料银狐一退就进，而且进得比刚才后退更快，又是一爪抓来！

这一抓比刚才一抓快了一倍有余，欺近的身法也快了许多，而且口中还有呼啸之声，方歌吟心下一震，用手一拗长剑，剑身一曲，随后陡一放手，剑尖“飕”地弹直，刺了出去，这一招正是天羽剑法中的绝技“怒屈神剑”！

这一剑弹出，比刺出快，也比刺出有劲，银狐怪叫一声，又陡地退了开去，退时比进的时候更快！

银狐一退，立时又进，又一爪抓来，这一进，却更比退时快，这一爪，亦比刚才那一爪快，比起第一次，更快不止十倍，而且嘴里尖啸之声，直刺耳膜，方歌吟心魄一涣，闭上眼睛，只好猛地一招“长虹贯日”送了出去！

“长虹贯日”在天羽剑法中最具杀着，这一招九分攻，一分守，端是险招！

不料银狐一爪抓来，看似全力出手，却骤然变招，手腕一曲。已抓住剑身，左手一托，撞开方歌吟握剑五指，一柄长剑，便给她劈手抢来。

银狐长剑一得手，哈哈一笑，向老头儿道：“铁狼，这小子只值三招。”

铁狼点头道：“三招也不错了，上次武当那牛鼻子道士，半招便了帐！”

方歌吟心想：武当派大风道长门下哪会这般不济，想必是你们截杀武当派辈份较低的门徒，那自然武功跟你们差得远了。

银狐向铁狼笑道：“你呢？老头子，瞧瞧功夫有没退步了？”

铁狼哂笑道：“正要试试！”忽然一长身，已到了银狐面前，一掌打向她面门！

银狐啐道：“好家伙！”头一低，左手一格，就在这时，银狐视线被铁狼与自己手臂所遮之际，铁狼忽然起脚，“啪”地踢中银狐手上夺来的剑，“呼”地一声，半空划出几道精光，“刷”地插入方歌吟身前不到半尺的黄土中！

这一下兔起鹘落，劲道捏得毫厘不差，铁狼大吼一声：“拔剑！”方歌吟回手把剑自土中拔出，铁狼已至，大袖“蓬”地卷出！

这大袖一挥，直卷方歌吟面门，袖角未至，劲风已伤目，其实最阴狠的一招，却是铁狼腹中猝然推出的一爪，就在方歌吟步睁不开眼睛时推出，一旦命中，即剖心而入，铁狼有意在者妻面前炫示武功，所以想一招使方歌吟毙命，而不止是夺剑而已！

方歌吟眼虽睁不开来，但反应极其敏捷，一剑“怒剑狂花”，就递刺出去！

这一剑是“天羽奇剑”中最无常，杀势威猛的一招，“天羽二十四剑”中，祝幽仅学得十一剑，方歌吟天资过人，这十一剑招均已学识，这十一招便是：“倒挂金帘”、“天河倒泻”、“长虹贯日”、“梅花五弄”、“开道斩蛇”、“漫天风雪”、“顶天立地”、“指天一剑”、“仰天长啸”、“三潭印月”、“怒剑狂花”。这“怒狂花剑”一式，方歌吟仅得其影，不

能算悟透。

这十一剑中，方歌吟由于性格所使然，最喜用凌厉无匹的“长虹贯日”，意态悠然的“梅花五弄”，大开大杀的“顶天立地”，势无所当的“指天一剑”与变化无常的“怒剑狂花”。

只见剑花点点，不偏不倚，出手一剑，直刺入铁狼袖中，铁狼下腹推出的一掌，方歌吟根本没有留意，铁狼虽能一爪毙了他，但手臂必为剑尖所划伤，这可大大不光彩，铁狼大怒，袖手一收，退出三步，白眉不断竖动着，活像一只见人而噬的饿狼。

方歌吟其实在生死边缘打了一个转，自知今日落在这两人千里，屠杀后辈，自不会轻易留下活口，以免日后传言中大不光彩，必定无饶，只是人有求生之志，但求撑得一刻，便是一刻，睁眼一看，只见铁狼一副穷凶极恶之神态，也为之心惊，当下剑指长空，凝视对方来势。

铁狼一招不得手，心下大怒，见方歌吟微微一惊，后又缓举长剑，竟敢与自己对峙下去，心里老大的忿然，大喝一声，伧矮的身子忽然一溜烟地扑起，半空双掌下压劈去！

这一招势若泰山压顶，方歌吟“指天一剑”立时上刺！

剑刺铁狼掌心！

铁狼掌风大作，剑锋立偏。

方歌吟人急生智，从旁“呼”地滚了出去！

“蓬”地一声，地上凹陷了一个大洞。

只听银狐大叫道：“第二招！”因铁狼踢飞了她手中之剑、心下大是忿然，恨不得铁狼多使几招，方才制住方歌吟。

方歌吟一起，铁狼已至，一抬腿“啪”地踢飞了他手中的剑，喜嚷道：“老婆子，我两招半就……”

方歌吟反正已豁了出去，手中无剑，却一掌拍出，中途一变，变成由上而下斩落，这招极具声势，原“天羽派”招式中也无此招，方歌吟豪气一出，也不管什么招式，一掌就劈了下去！

铁狼是何许精警之人，一闻风声，双掌一交，硬接一掌，方歌吟右掌劈不下，左拳便出，铁狼出足一踢，“啪”地踢开方歌吟左拳，方歌吟左右手俱受制，想也不想，便一头撞过去！

这一撞，“蓬”地撞在铁狼胸膛上，铁狼“哇”地叫了一声，退了五六步，血气翻腾，方歌吟也因这一撞，也被铁狼体内真气激荡得头晕脑胀。

铁狼脸色发紫，好不吓人：“这不知死活的小子……”

银狐冷笑道：“我们正好拿他来试验一下，我们的‘天杀地绝’神功——”

铁狼大是兴奋之色，道：“好，我们让这小子尝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脉全断的滋味吧！”

“天杀地绝”功，是铁狼银狐这十几年来要争霸武林苦练的奇功。要想与天象大师的“大般若禅功”、大风道长的“先天无极罡风”、雪峰神尼的“雪花神剑”、桑书云的“长空神指”、宋自雪的“天羽奇剑”、严苍茫的“腐尸功”、车占风的“大漠仙掌”相抗，就必定要有一样克制他们武功的奇功，铁狼、银狐二人合练的就是“天杀地绝”功。

这“天杀地绝”功，十分狠毒，一经袭中，三阴九阳，奇经百脉，全部震乱，并且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且每一掌击出，等于四倍铁狼银狐

其一个人的功力，也就是说，从一个铁狼或银狐，变成了四个铁狼或银狐，其威力可想而知。铁狼银狐除私下苦练外，平素也绝少施用这“天杀地绝”功，以免被敌手所悉，这一招便不成绝招了。铁狼银狐在外扬言自己的武功已远胜三正四奇，以激三正四奇一战，只是三正四奇却并不理会，铁狼银狐甚感没趣。四奇行踪飘忽，宋自雪已六七年来现江湖，车占风远居大漠，长空帮总舵是武林中一个机密，东海劫余岛更是神秘地域，至于三正：少林、武当是名门正派，弟子之众，高手之多，铁狼银狐再大胆也不敢硬闯，恒山雪峰神尼，天险地绝，恒山一脉剑绝天下，铁狼银狐亦不敢硬碰，只好待各帮各派弟子落了单时，才加以搏杀，以激三正四奇出手，以图一战成名。

铁狼银狐现在要用“天杀地绝”来对付方歌吟，实乃对他已恨极，铁狼银狐搏杀三正四奇门下弟子，当然所向无不得利，惟有今天才给方歌吟用头撞了一下，自是十分失面子，恨不得把他凌迟至死方休。

只见银狐尖啸一声，铁狼身子一躬，像一只吹气的大蛤蟆，状貌十分古怪，而银狐一跳而上，骑在铁狼背上，两人合起来，因身裁十分短小，加起来才像一般常人高矮，脸肉涨红震颤，甚是凶狠古怪。

银狐骑在铁狼背上，“吼”地叫了一声，铁狼也“咕”地叫了一声，银狐“呼”地推出双掌。

这双掌一出，狂陇骤起，竟比本身的掌力，强大了四倍！

方歌吟见二人这一搭配，甚是滑稽，明知是绝世怪功，但忍不住要笑，忽然狂风袭来，方歌吟大喝一声，双掌交错，推了出去！

方歌吟双掌方才推出，刚与狂飚边沿一碰，双臂便是一麻，知道势难抵挡，当下一转身，避了开去！

“砰”地一声，大树崩裂，掌风稍顿一下，即回扫方歌吟！

大树劈倒，而掌势不减，方歌吟自知无法幸免，只好硬着头皮，拼着心脉被震断，也只好硬接这声势无匹的一掌！

就在这时，他的衣领被人提起。

他的人立时就像旋风一样，被人甩出去，飞了一丈，又飞一丈，然后再飞半丈，才轻飘飘地落地上，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沾在鞋面上。

甩他的人像一阵掠过的微风，簌地一声上了树。

林子里树叶那么密，方歌吟被甩了两丈余，却连一张叶子都没碰到。

叶子是绿色的。

方歌吟只来得及看了一眼：他只瞥见叶子一般绿色的人影，然而那时他原来处身之所，已给铁狼银狐击了一个大洞！

第七章 长空神指

只见银狐全身“格格”作响，似是骨节相互碰击一般，厉声道：“是谁？”

那人淡淡笑道：“你们不是在找我吗？”

方歌吟返头望去，一时为之怔绝。

那离开丈余远的一棵大树，大树有一枝横桠，横桠上有叶子浓密的地方，有叶子稀疏的地方，在叶子稀疏的地方，闲闲地坐了两个人，闲淡得就像坐在那儿聊天一般，坐的地方就像他家里的藤椅。

方歌吟眼睛却是一亮。

那坐在右方的是穿着水红衣饰，远远望过去，像一朵教暮色顿住的花儿：方歌吟才知道此时是灿烂绚丽的黄昏时分了。而这少女，正是桑小娥。

她身边有个微笑的中年人，儒生长袍，淡青衣，三绺长须，被晚风吹得好不悠闲，并向方歌吟点了点头。

这树干离地足有二、三十尺高，两人坐在那边，树桠微晃，就像荡秋千一样。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回礼，也点了点头。

却听一声怒吼，划破了这一切宁静。

“你是谁？！”问的人是铁狼。

那中年人微笑，缓缓将手置于胸前，只见他白而修长的手，拇指朝内贴心，四指微曲，指尖却朝天。

只听铁狼银狐一齐惊叫道：“长空神指桑书云？！”

方歌吟的头“轰”的一声抬头再望，夕阳照得他的眼睛五彩灿烂，只见一抹亮金、一抹艳红、一抹紫蓝，一时也看不清楚。

只听那娇柔的声音道：“爹，就是他救了我，你救他一救，我们就两不相欠。”

却听铁狼怒嘶道：“你是桑书云？！”

这一声震得方歌吟耳朵嗡嗡作响，桑小娥的笑容也凝住了，桑书云却微笑道：“铁兄，你一大把年纪了，那么急的性子，不怕把两位小辈吓坏吗？”

他说着说着，也不知是怎么的，一飘就飘了下来，闲闲淡淡的，就站在铁狼银狐的面前。

铁狼银狐倒唬了一跳，退了四五步。

银狐尖声道：“桑书云你听好了，咱夫妇铁狼银狐，今日要会会你的长空神指！”

桑书云笑道：“是了是了，我专此候教便是。”

银狐怒道：“老匹夫，你少卖狂！”

一扑而上，出手一抓！

这一扑，比刚才扑向方歌吟的第三扑还快！

这一爪，抓到半途，忽然分为三爪，分抓桑书云上、中、下三路！

桑书云向方歌吟微笑道：“令师可好？”

一面说出，一面随便点出三指。

这三指，恰巧戳向银狐的掌心，等于银狐把手掌递过去给桑书云戳中。

银狐怒嘶一声，猛地一缩，疾地退回原地！

这一退甚快，但桑书云收指亦侠，轻松平淡，就像完全没出过指一样。

方歌吟看得心神振奋，此番方知武学一道，如此渊博精深，奥妙无穷，也忘了身上的伤，朗声道：“家师祝幽，身体安好，有劳前辈关念。”

桑书云侧首奇道：“你师父不是宋老弟吗？”

这一下子，银狐又一声尖啸，霍地冲近，上三抓，中三抓，下三抓，一共九抓，还有侧二抓，分攻桑书云身侧，方歌吟看得心头一窒，不敢发言，怕他分心。

桑书云笑道：“你尽管说话便可，不妨碍我。”

他话说到一半，银狐已怪叫着疾退出去，原来她一共十一爪，每一爪递至一半，要发出去时都有一根手指在等着她的掌心，她每一爪只要抓下去，掌心首先便得穿一个洞。

银狐疾退的时候，全身上下无不是爪影，以防桑书云追击。

桑书云却不追击。

方歌吟大是放心，道：“他是晚辈师伯。”

桑书云颌首道：“难怪你天羽奇剑使得不很对劲，但天资却是很好，确是很好。”

方歌吟脸上一热，银狐却狂叫一声，三度扑来，这一次她披头散发，十分可怖，显然是倾力而出！

铁狼忍无可忍，大喝一声，竟向方歌吟一掌拍来！

银狐冲到一半，桑书云忽然一闪！

一闪就到了银狐身前，一指就穿过银狐护身双爪之间，点了进去！

银狐及时侧了侧身，但觉“膻中穴”一麻，端的坐倒！

桑书云一招得手，立时倒飞！

铁狼一掌拍下去，击至一半，却发现一根指头在等着他。

铁狼武功毕竟不弱，收掌，翻身，退出丈远，回首一望，看见银狐已坐倒地上，忙一掠身，赶了过去。

桑书云笑道：“我点的是‘膻中穴’。”

铁狼三两下拍活了银狐的穴道，两人对望了一眼，忽然又发出了一声厉呼，扑了过来！

这两人一个是飞掠，一个就在地上打滚，到了桑书云身前，飞掠的却忽然变成打滚，打滚的忽然变成飞掠！

银狐飞掠，她双指直插桑书云面门，铁狼打滚，双掌直拍桑书云“环跳穴”。

桑书云青袖一扬，右脚一踏，恰好卷向银狐脉门，踩向铁狼手腕。只要脉门被卷，银狐一定劲道全失；只要手腕被踏，铁狼必不能动弹，又如何能攻击桑书云下盘？

这两招看来是随意施用，但桑书云的武功，实已到了登峰造极，无一招无一式不含有极大的智慧。

方歌吟不禁叫了一声：“妙！”

就在这刹那间，情况忽变，铁狼在地上一拍，猛地掠起，银狐身子一沉，变成铁狼双指，戟向桑书云双目，银狐双爪，抓向桑书云足踝。

这变化极快，方歌吟想发出警告，但连出声都来不及！只是下一个变化却更快，桑书云忽然跨出一步，这随随便便的一步，却突然到了铁狼银狐的背后。

这刹那间，铁狼银狐已抓了个空，背门却卖了给人家。

方歌吟忍不住叫了一声：“好！”

他眼见铁狼银狐变招极快，这一变换，已无招可破，不料桑书云轻描淡

写地跨出一步，马上便反客为主，看得他神采飞扬，恨不得都一一记在心头。

就在这时，场中又大变。

铁狼银狐，挟着厉啸，两个人身子竟翻了过来。

这翻转是头下脚上，鲤鱼打挺，变成一上一下，然而头都往下，四手同时往桑书云上、下部抓出，连抓四处完全不同的穴道。

这一下十分冒险，因全身翻转，在转落刹那出手，自己也空门大开，只是此际对手又怎腾得出手来制敌呢？

但在这刹那间，桑书云也有了惊人的变化！

他忽然倒了下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他一倒下去，铁狼击空，而桑书云双手却闪电一般扣住了银狐双爪脉门，一扣住便是一甩，这一甩不是甩出去，而是甩得往上一升，“砰”地撞中铁狼，两人正在翻身刹那，无法聚气，哇地叫了一声，两人跌跌撞撞，跟跄了十几步方才立得住桩脚。

这一招使用之妙、招式之好，连方歌吟也不知如何喝彩。

要是桑书云趁胜追击，铁狼银狐哪有命在？铁狼银狐相觑一眼，脸色十分难看。桑书云却拍了拍身上泥尘，笑道：“两位确有一番惊人艺业，佩服佩服！近年来，逼得在下在地上翻滚者，惟阁下二人也。”

这一番话，说得十分客气，原是替铁狼银狐保留了颜面，但铁狼银狐又对望一眼，突然各自发出一声尖啸，铁狼一躬，身子膨胀，宛若蛤膜，银狐却呼地跳上了他的背，全身骨头“格格”作响。

方歌吟叫道：“桑前辈，他们用‘天杀地绝’——”

桑书云脸色一凝，夕阳下，只见他左手贴胸，拇指内屈，四指微弯，手指在轻轻抖动着，但脸色却白了下来。微风吹来，桑书云长须拂动，衣袂尽飘，方歌吟一抬头，夕阳已不那么眩人，桑小娥的水红色衣衫，在嫩绿的叶子上翻飞着，一双溜目正凝视着她的父亲，似有无限信心。

只见她柔水般的长发，在夕阳间更衬得一片金黑，因为背着脸光，脸容却看不甚清楚，却听那清脆的声音道：“愣子，你看什么啦你？爹使的正是‘长空神指’！”

方歌吟脸一红，回头一看，只见铁狼银狐一步一步向桑书云走来，形状十分古怪可笑；但向桑书云看去，却甚是专神凝肃，岳峙云停，十分端重，跟刚才笑谈间击退二大高手之言态，又不相同。

只见铁狼银狐，绕着桑书云不停地走，越走越快，快到最后，只见影子，已分不清铁狼银狐。桑书云单手贴胸，右手长垂，依然纹风不动，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就在此时，忽然漫天叶子飞旋，铁狼银狐骤然一停，两人推出四掌。

昏鸦惊起，所有的杀气都凝聚于一点，这一点极矩巨、无匹的气颶，直撞向桑书云，整个空气，都像凝结了一般！

然而这凝结的空气忽然破了。

只见桑书云食指、中指、无名指、尾指都弹动一下，然后是无名指、中指、食指又动了一下，长空里忽然充满了极其尖锐、又极其浑厚的“丝丝”之声！

七道指风，划破狂飚，铁狼银狐的脸色立时变了！

两人发出一声长、一声短的尖啸，漫天劲风，一没而尽，铁狼，银狐返身就奔，转眼就消失在林子里。

地上却多了两行鲜血。

长空神指！

隔了一会，桑书云回头，又恢复了他悠游的神色，道：“这两老的武功不错，只是手段阴毒一点，要是不往阴狠的路子走，这‘天杀地绝’神功当会另有一番境地。”

方歌吟见桑书云举手问以七指破去“天杀地绝”，从容不迫，心中敬佩不已，心想：要是自己亦能练得这般神功，还怕谁来？但想起长空神指与长空帮，都是桑书云自己力创的，桑书云有这等志魄，为何自己不能？

想到这里，豪情万丈，正待发话，桑小娥却一跃而下，噙了噙嘴唇，道：“你救我一次，我也央爹救你一次，我们扯平了。”因为背着夕阳，方歌吟依然看不清楚，桑小娥说完便扯桑书云的衣袖，道：“爹，咱们去看辛叔叔好不好？他一定找我找急了。”

桑书云向方歌吟笑道：“小女自小给我宠惯了，方世侄不要见怪，帮中有些事情，要我去料理，就此别过。”说罢伸手一挽，青衣一飘，两人已入林中不见。

方歌吟本拟向桑书云道谢，但给桑小娥一番抢白，不禁为之语塞，桑书云说走就走，但见夕阳西下，昏鸦回巢，彩霞残晖，美得凄艳，方歌吟心里却一阵怅然。

漫天落霞乱飞，方歌吟远眺望去，可以看见夕阳外，青山隐隐，才发觉自己已近林边，陡地金芒一闪，照耀得让人睁不开来，方歌吟在指缝间望去，只见夕阳恰好自一些云朵薄雾中沉下来，一切都是眼前一亮，然而也是古旧的，历尽沧桑，所以褪了色的，连同夕阳斜照，一切都不是新鲜的事儿，方歌吟心里抽痛了一下，想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两句词。

眼前又亮金了一阵，原来夕阳临尽时竟如此绚烂夺丽。方歌吟怔了一怔，只觉彩霞乱舞，金晖群飞，其中仿佛有深意，方歌吟不禁用手去比划了一下，又划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猛地心里像掠过了一些什么东西，正有所悟时，忽听一声冷哼。

方歌吟霍地转身，只见黝暗的树林子里，走出了两个人。

两个头发已乱了，但目光阴狠的老人。

方歌吟登时心都凉了。

铁狼银狐！

铁狼银狐未走。

他们两人精心苦练的“天杀地绝”，敌不住桑书云“长空神指”一击，他们负伤、败退，但仍潜伏于林中，要等桑书云走后，把这唯一的目击的外人杀死，以免这一败之耻，传扬江湖！

桑书云果然走了，他们又等了一会，才敢出来。这次他们出来要的是方歌吟的命。

第八章 石室异人

方歌吟一见到铁狼、银狐再度出现，立即做了一件事：

逃！

方歌吟返身就走！

就在他刚才目睹“长空神指”桑书云的神技，以及受到桑小娥的奚落，却使方歌吟在这日落之际，暮天晚地之时，突兴起大志！

他要活下去，要像桑书云一般，创帮立道。

要报父仇，要让人看得起，要除严浪羽这等好徒……

换作平时，他个性刚强，定死拼不屈，而今他亦更不屑求饶保命，但是他可以逃。

他返身就逃！

这使铁狼、银狐一怔，原以为这小子又呆又硬，必定死拼，自己先说几句体面话，才把他杀了灭口，谁知话未启口，方歌吟拔足就逃！

当下铁狼、银狐冷哼一声，心忖：小子已身受数创，还能逃得出我们手掌心？两人也不急，左右包抄地追踪过去。

方歌吟逃了一阵，只觉天旋地转，流血过频，伤口剧痛，终于扑倒在一棵大树干上，喘息不已。

他只稍停，回头一望，只见铁狼、银狐两人目光精锐，杀气大现，一步步地逼近。

方歌吟心里长叹：今番莫不是要丧命在这两个老鬼的手下……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树下有一个小洞穴，洞口黑乎乎的，看不清楚。

方歌吟把心一横，竟往洞穴里就是一跃。

就在这时，铁狼、银狐同时出手。

“轰！”树木倒塌，枝叶纷飞。

然而方歌吟已钻入洞穴，银狐怒极，银发乱颤，扒开木叶，但洞口极狭窄，方歌吟身形瘦挺，挤在穴里，根本奈何不了他。

铁狼怒道：“小子，你给我滚出来！”

方歌吟冷笑：“你有本事就进来。”

铁狼咧嘴露齿：“给我逮着，就刚心剖肺！”说着就要跨进去。

铁狼本来就十分精悍短小，一挤之下，几乎就能缩进洞穴中去，方歌吟大喝一声，一剑刺了出来。

换作平时，铁狼才不怕方歌吟的剑招，但此刻双手双足，塞在洞口，方歌吟这一剑，他既不能闪，又不能避，手脚也不灵便，乍见寒光扑面，及时一缩。

饶是他收缩得快，退出洞穴，但仍被剑风扫中，划了一道血痕在右颊上。

铁狼此怒非同小可，他原本丑陋至极的脸上，又多了一道疤痕，而且居然伤在这样一个后辈手里，简直是奇耻大辱。

铁狼厉噪一声，蓄力发掌，要把大树之根、土地、洞穴，以及穴里的方歌吟，一齐以凌厉的掌劲摧毁！

“轰隆”一声，这一下重击，树根碎木纷飞，沙土飞扬，骤雨般打在洞内。

这一下掌击，虽不能把穴口全毁，但料不堪再击，铁狼与银狐打了一个眼色，准备在下一掌，两人一起全力出掌，把方歌吟震死于穴内。

这一点方歌吟焉有不知，他情知一出洞穴，惟有死路一条，可是不出树洞，也必死于铁狼、银狐掌下，这一下真是到了绝路：出是死，不出也是死。方歌吟这次可真是死定了。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方歌吟忽然掉了下去。

方歌吟“掉”下去后，才知道他所藏身之处，并不是小树穴，而是下接一处大石洞的。

“呼”地掉下去，黑，一片忽忽的黑，然后“砰”地背脊触地，一阵剧痛，几乎令他流出泪来。

地上是坚硬的岩石，眼前是一片看不见的黑，只有穴顶一点茫茫的夜空星芒，看来有寻丈高，只听穴口传来铁狼、银狐不断怒喝、忿叱之声。

可是铁狼，银狐也不敢贸然入洞，他们不知树洞有多深邃，只下面咧了一口黑乎乎的大洞，方歌吟精亮的剑光隐约可见。

谁也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身试剑的，他们一时不敢跃下，却什么粗言秽语都骂尽了，方歌吟真不忍卒听，两个武林前辈居然对一个后辈骂出这等话来。

所以他也越发拒绝自己死在两个这样的败类手下，他稍稍定下神来的时候，发现这石洞居然非常宽敞，只是长满了青苔，湿气很重。

他的脚也沾满了泥泞，他藉着一点点天光，发现地窖里刚掉落的泥块、青苔、腐木、野草一地都是，方歌吟这才明白，那大树穴口原来接通石洞的径道，但因荒弃年久，树干中空间被朽木霉片、癣苔、野草、烂泥所占满，累积起来，方歌吟藏身于树穴时，脚一发力，再经铁狼、银狐凌厉的掌力一震，土崩泥落，反而使他落入了地洞之中。

这石洞又深又长，既黝黑又奇滑，不知道通向何处？

方歌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耳边忽然又似有人叹了一口气，方歌吟几乎听得跳了起来。

黑突突的洞里死寂一片，只有听似钟乳石滴落的岩水微响，方歌吟又再试探的“啊”了一声。

果然在这深不可测的洞穴，传来了；“啊啊啊……”无数声，声音既被歪曲，而且诡秘异常。听来这石洞似有九曲十三弯，通道不少。

隐约的天光下，石壁青蓝一片，很是可怖，又听洞上银狐恐吓道：“龟儿子，你有种就给老娘上来，不然我们就杀下来，给你大卸八块！”

铁狼也忿然道：“你不上来，我们守着洞口，饿也饿死你！”

方歌吟在下面一听，也觉颓然，觉得也是，自己堂堂男子汉，居然屈匿于石室，父仇未报，武功低微，就算在此得逃一劫，最终也得饿死，一念及此，简直万念俱灰起来。

铁狼、银狐越骂越凶，方歌吟却越听越伤心，不禁低下头去，却猛然看见自己手中的剑。

天色暗淡，剑芒更暗，可是这是他的剑啊，要是这一把剑，给二十四岁就剑无敌手于天下的宋自雪宋师伯所执，又是怎么一种闯天下局面，又是怎样的一种剑做武林锋芒？

——而自己，为什么换作是自己，这把剑就锋芒黯淡？

——为什么自己就得屈于石洞，无法剑试天下，更遑论剑震天下！

——方歌吟，你服不服气？！

在黑暗中，那轻谈的一抹剑芒，在方歌吟起伏如潮的思绪中，宛若一道闪电：

——惊天一剑！惊天一剑！

——那雷雨之夜，那中秋之夕，大侠萧秋水的剑若霹雳，群奸俯首！

我纵不如大侠萧秋水，我也要学他！——方歌吟愤然也是奋然而起，持着他的剑，一步一步向未知的，深暗的洞穴走去。

不管前路是什么，不管黑暗中有什麼，他都要拿着他的剑，前去闯一闯。

一个人能在如此劣境之中，仍意气方豪，这个人只要能够不死，就定必能有所作为。

方歌吟，——他能不能有所作为？

在他提剑走入黑漆的前路去时，这答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这一走，居然走了好一会。没有火摺子，也没有火石，方歌吟越往前走，越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石洞外越来越深，越来越黑，开始时湿气仿佛自壁上直透入衣衫皮肤里去，渐渐又到了一个比较干燥，也较为狭隘的地方。

方歌吟摸索着，居然发觉手中所触的，有一道很小的隙缝，再沿摸上下，才发现是一条长纹，从此可以判断出这竟是一道人砌成的大块的石墙，那隙缝正是壁纹！

这里似稍有一点天光，能看到一点点石室的轮廓，应在这时，方歌吟不寒而栗，原来这所谓的“光芒”，竟是磷火。

磷火是浮动的，亦即动物死后骨骼所剩的磷质所发出来的光芒，方歌吟一念及此，不禁快走一两步，忽然踢到了物，几乎摔倒，俯身一拾，捡到几根事物，借着一点点幽异的微芒一看，真是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那是一具骷髅的头盖骨！

那两个又深又阔的眼洞，竟发出两道绿惨惨的幽芒，因方歌吟看不清楚，故贴着眼前看，一看之下，恶臭熏人，方歌吟马上一扔，“喀喀喀”一声，骨头落地，还弹跳了几下，方才没有声音。

就在方歌吟惊魂未定之际，忽听一声冷冷的，冷冷的冷哼。

这一下，明明整个幽暗的石室里没人，忽闻此一声，方歌吟真个全身跳了起来！

方歌吟唬得头皮发炸，但却忽然想起一事：生有何欢，死又何憾？就算世上真的有鬼，也不过非人而已，世界上形似人，而心如鬼魅者，不是更险恶更阴毒吗？

一念及此，方歌吟居然在这种情形之下，镇定了起来。

他立即搜索地上、空间，边低声问：“谁？”

没有人回答，他又摸到了几具只剩骨骼的尸体，显然是已经死去多年。

方歌吟壮胆又喝问了一声：“谁？！”双手摸着摸着，又摸到一架比较“齐全”的骨骼，居然有些衣衫未朽腐，方歌吟有些怀疑起自己的听觉来。

就在这时，耳边又传来一声冷哼。

方歌吟只觉全身鸡皮疙瘩全起，大喝道：“是谁？！”

只听一个声音，就在他前面脚下：“你又是谁？”

方歌吟万未料到那“骷髅”会说话，冷不防这一声，蹬蹬蹬吓退三大步，真是胆魄俱裂，颤声道：“你，你是什么……”

最后一个“人”字，竟问不下去。

只听那残腐的骷髅冷冷地道：“我好久没吃人肉了……”

方歌吟壮胆喝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那“骷髅”冷哼一声：“胆子倒不小……”“咔嚓”一声，挺身而出，好像飞蛇一样，“竖”了起来，方歌吟虽看不清楚，却感觉得出，心里一凛，挽剑护胸，以防攻击。

但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剑被人夺了，他的人也被打飞出去，“嘭”地撞在石墙上，痛得金星直冒。

那“骷髅”“咯登”一声，居然把剑拗断，冷笑道：“你认命吧……”声音才自墙角响起，人就到了方歌吟身前，此人功力如此殊异，令方歌吟魂飞魄散，情急之下，居然以手作剑，使出“梅花五弄”，五指直夺那“骷髅”双目！

那“骷髅”“咦”了一声，居然不避，“嗤嗤”两声，中、食二指插中双目，竟是湿漉漉一片，这“骷髅”竟没有眼珠，只有两个深洞，而其他三指所触，也是皮缺肉霉的腐骨，这一下简直令方歌吟心惊胆战。

方歌吟惊惧不已，大叫一声，一脚踢出，想把“骷髅”踢走，这一脚踢在“骷髅”的下盘，居然蹶了个空：

原来这骷髅连脚都没有！

“这骷髅”无目无腿，不是幽魂是什么？！

谁知道那幽魂本来已扣住了他的身子，方歌吟丝毫动弹不得，却没有动手杀他，反而问了一句：“祝幽是你什么人？”

这一问，显然这幽魂是人，而且从他出手中知道他的门派，然而这人没有眼睛的呀！

这样幽黯的石室，这样的“人”……方歌吟壮着胆子道：“正是家师，阁下……”

那人没有答话，怪啸一声，震得石洞轰隆不已，“砰”地一掌击在石壁上，一时天摇地动，震得天翻地覆，这厉啸如霹雳焦雷，打在方歌吟脑门上，方歌吟只觉伤口迸发，天旋地转，竟晕眩了过去。

他再醒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醒来一般黑暗。

他确知自己并没有死，而且伤口都奇迹般地好了不少，而且体内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一道充沛刚厉的真气，在体内蓄存游走，舒泰无匹。

方歌吟心中一凛：这是武林一流高手以己身真气，输入对方体内方才有的现象，而且这种传功与治疗法，十分伤传者之身，是谁冒着真气外流之险，传功替自己疗伤？

他猛地站起来，不意却冲起有丈高，“蓬”地头撞上了石壁，痛得眼泪直冒，没料到自己功力突然增进如此之多！

就在这时，他又听见一声冷哼。

方歌吟一听，知那怪人还在，脚底似有一股寒意，直侵心坎，忽又想起一事，心中一亮，激声道：“前辈……是你将功力……替在下疗伤……？”

那怪人也不答话，却冷峻地反问了一句：“祝幽死了没有？”

方歌吟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霍地站了起来。

怪人冷笑一声：“你岂是我对手？”

方歌吟昂然道：“你在我面前辱及家师，我纵非你之敌，也要与你一拚！”

怪人一愕，半晌才说：“有志气！”随后又加了一句：“没料祝幽也有你这样的弟子。”

方歌吟一听之下，为之气杀，大喝一声，双掌一分，左右掌出，在这简浅的石室之中，居然也带起一道凌厉的风声。

那怪人冷哼一声，连动都不动，一掌拍在地上，一时山摇地动，方歌吟根本站立不稳，“哗啦”一声，顺着绿苔震倒于地。

方歌吟仆倒在地，却不服气，随手一抓，抓住半截断剑，“嘯”地一声，人未爬起，一剑“倒挂金帘”刺出！

那怪人大笑一声，又震得方歌吟轰然了一下，双手一合，硬生生把剑夹住，怪人狂笑：“好！小子有勇气！二十年来，敢跟我交手，天下有几？可惜你拜错师门了！”

说着双手一开，方歌吟正全力抽剑，猛不防压力一消，全身向后撞出，“咻”撞在墙上，又是气血翻动，但听怪人的话仍在侮辱他师父，简直怒不可遏，吼道：“老怪，你少卖狂，我师父一来，你就得闭上鸟口！”

怪人纵横江湖三十年，却从未被人如此骂过，何况是这样一个后生小子，怔了一怔，又桀桀狂笑起来，道：“够胆量！我就欣赏这气概！”

方歌吟依然怒火中烧：“你要收回你的话！”

怪人奇道：“什么话？”

方歌吟道：“辱我师门的话！”

怪人哈哈笑道：“我不收，又怎样？”

方歌吟一挥剑道：“就要你还个公道！”

怪人大笑道：“公道？！公道！这天下还有公道？”

方歌吟气咻咻地道：“你还是不还？！”

怪人笑声陡止：“你知道你师父是谁？我又是谁？嗯？”

方歌吟一呆，怪人冷笑道：“你使的是‘天羽奇剑’，天羽奇剑不是这样的！”

方歌吟一听又怒，正待发作，突然“呛”然一声，龙吟大作，只见黑暗石室之中，有一泓金亮！

这一泓金亮，亮如白昼，忽然之间，方歌吟手上一轻，然后金芒全然消失不见，然而在黑漆中，方歌吟眼前，仿佛尽是那金圈光芒。

只听那怪人冷如铁石地道：“这才是‘倒挂金帘’！”

直到此时，方歌吟才知道那一道金芒是剑，就在这时，他才发现手中的断剑，只剩下剑愕，半截剑身，完全粉碎！

对方的剑气一吐，已把手中的剑击得粉碎，这是何等功力？一招“倒挂金帘”，能使得如此出神入化，这是何等修为？“天羽奇剑”，向是不外传剑法，居然能在这石室中不知名的怪人手中使来，简直远胜自己师父所施的，这是何等人物？

方歌吟心中疑团不消，那怪人呵呵大笑几声，笑声之中，几许苍落，几许寂寞，几许飞豪，几许气魄，这人究竟是谁？！

那怪人大笑一阵，震得四壁嗡嗡作响，忽然一歇，言意无尽凄落：“听你刚才踢我的步法，显然是会使‘三潭印月’的，你使一招来看看。”说着往后一摘，竟摘下了一把剑。

那剑长而艳美，色呈金虹，宛如犹在熔炉中锻造一般，通体透红，亮如黑夜上香时的焚的之处，剑身隐作嗡嗡之声，这剑一出，石室骤然有了红亮的如浪潮一般的微芒，怪人反掣一扳，剑挟奔雷之声，递向方歌吟，冷冷地道：“这剑若拿不稳，作声嗡嗡，若注自身功力进去，则成风雷之鸣……拿

去，使一招‘三潭印月’给我看看！”

方歌吟呆得一呆，双手接过长剑，忽然一沉，原来这剑身修长秀美，但份量却十分沉甸，方歌吟顿觉压力沉重，几乎不能转腕。

那怪人虽没有眼珠，却一清二楚，冷峻地道：“长吸一口气，气聚丹田，再发力腰际足尖，借势将‘天羽门’内息运转腕肘之际，自然能舞动此剑。”

方歌吟心中纳闷，怎么这怪人完全懂得天羽门内功心法，但不觉随怪人的话去做，立时发现原来自身的功力，与新输入体内的真气合一，汇聚流畅，一举即能挥动那柄气派非凡的长剑。

方歌吟手执此剑，但觉气势如虹，人如剑芒，翻手一点，脚步交错，施出“三潭印月”的剑招。

“三潭印月”如前所述，速行奇玄，看似刺首，原来袭胸，其实斩足，三潭所印的月，都在潭月之井。方歌吟一得此剑，使来自如游月，剑招已过，金圈仍在。

不料那异人看得大摇其头：“不对，不对，你气势够，气派也稍具，气象亦兼有，只是这一招这般使来，味道全失……”

那无足异人一伸手，一长身，也不知怎地，方歌吟手中顿觉一空，那异人道：“瞧我使来吧！”

一振腕，刷刷刷！三剑一气呵成，宛若一剑，那异人发问：“我发了几剑？”

方歌吟脱口道：“三剑。”

异人道：“不对，一剑未发。”说着又缓缓使了一次，只见剑气纵横，上、中、下三路全是虚招，异人故意将剑势凝住不发，剑尖啸声大作，异人问：“月不在潭，月在哪里？”

方歌吟不加思索，脱口道：“月在天。”

异人喝道：“去！”剑脱手飞去，黑暗中弯虹一道，划空而去，破空而回，回到异人手中，剑作龙吟。

“使得此势，千里取人顶上头颅，笑谈事也！”

方歌吟看得心神飞越，禁不住道：“若月不在天，何不在心？！”

异人残腐丑陋的脸上居然也激动起来：“好主意！心中有月，才是天心月圆！我十一年前已练成！”

一说完，就出剑，只见三道金虹剑圈乍闪乍亮，忽然合作一道飞虹，眼见就要飞天而去，却忽然隐去不见，异人道：“这一剑，稳住不发，可以任意出袭，才令敌人无从闪挡。”

方歌吟平生就喜欢的就是以剑论交，见这种惊人绝世剑法，不觉心意全在剑中，那异人也使到意兴风发，断喝一声道：“你再看看这招！”

方歌吟以为异人又要使出什么凌厉多变奇剑，却不料他将剑平胸一缩，另一手拇、食二指，把剑尖拎起，剑身顿作半弯月形，剑尖与剑锷竟被弯拗得相连，方歌吟正要问话，那异人却猛松手，“嗡”地一声，剑身弹直，然而一点剑气，却如流星一样，直打入五尺以外的壁中，星花四溅，石壁刻下了一道深刻的剑痕。

却见剑仍在异人手中，剑气却纵横于石室之中。

方歌吟只觉全身振奋，忍不住喊了出来：“怒屈金虹！这是‘怒屈金虹’！”

原来“怒屈金虹”正是天羽派二十四奇剑之一，为宋自雪一手所创，连祝幽、萧河二人皆不会，但“怒屈金虹”名震江湖，方歌吟虽未见过，但听

师父描述过，而今一见，真是心魄飞越！

异人哈哈笑道：“正是怒屈金虹！这招打得好时，又可以变作‘怒曲神剑’，剑身自作屈伸，杀人于无形！”

方歌吟不敢再迟疑，嗫嚅道：“敢问前辈，是天羽门的什么长辈……？”

那异人大笑震天：“什么长辈，天羽门本就只有我一人！”

方歌吟变色道：“你是——”

那异人笑声如在洞中霹雳：“这是天羽派掌门信物‘金虹剑’，那我是谁？”

方歌吟跪地惊道：“你是师伯——”

那异人宛若怒雷的一声清叱：“我就是天羽奇剑宋自雪，普天之下，舍我其谁？！”

方歌吟一头就叩拜下去。

普天之下，舍我其谁？

舍我其谁！

十年前的“天下第一剑”，血战“武林狐子”，十五年前少壮之年，风流倜傥，剑挑“九天神剑”曲飞卢，二十年前，在天羽门，已一枝独秀，连“天羽派”当时的掌门人，也望尘莫及。

“天羽门”原得七剑，在宋自雪手上，十七岁便已创得十五剑，使他的授艺师父大有嫉意，但宋自雪在一次比剑中，连胜师父、师叔、师伯三大高手合击，这一战名动江湖，宋自雪也成了不肖之徒，居然忘恩负义，击败恩师，而其中天羽派师祖宫天移也在三年后败于宋自雪之手，竟然悲愤自绝。

宋自雪一向不理人言，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二十四岁即创“天羽奇剑二十四式”全套，二十七岁自立为掌门人，三十岁名列“三正四奇”中“四奇”之一，为“三正四奇”当时最年轻一人。

当其时“四奇”中，“长空神指”桑书云三十六岁，“大漠仙掌”车占风三十六岁，“劫余老怪”严苍茫最长，四十二岁，都是武林中顶峰人物，但宋自雪跻身其间，毫不逊色。

十年前华山论剑，“三正四奇”不分胜负，三年后重创任狂后，再战于华山，又是平分秋色，但宋自雪的才气与光华，却是令人侧目的。

宋自雪平生所作所为，似正非邪，但七年前忽然绝足于江湖，令人惊疑，却不料这十年前名震武林，一剑光寒的美剑客，居然是今天在这黑洞里成了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残缺异人！

第九章 天羽寄剑

只听宋自雪发出一声浩然长叹：“七年前剑绝人俊的宋自雪，居然是我这个无腿无眼的人，你很失望，是不是？”

方歌吟拜倒道：“晚辈天羽派第五代弟子方歌吟，拜见掌门师伯，……弟子只知师伯剑镇神州，名动天下，今得幸见……”

宋自雪忽道：“你颇似我当年，敢说敢为，你再客套，就不算是天羽派的人！”

方歌吟垂首道：“是！”

宋自雪叹道：“我平生最恨，就是矫揉作态者，繁文缛节，全属形式，其实仁义道德，存乎一心，礼法不过是拘束而已！”

方歌吟听得脑子一片轰然：“是！”

宋自雪大笑道：“你跟我，份属师徒，但情属兄弟，你不必拘礼，我很喜欢你！”

方歌吟听得热血上冲，这位名满江湖的剑客，短短一见，即引以为兄弟，方歌吟感动得无复言表。

宋自雪道：“你快起来，可惜你这般天质，却为祝幽那庸材所误！”

宋自雪的话，一直都令方歌吟大受感动，宋自雪的武功，也绝非“江山一剑”祝幽所能比拟，但宋自雪这一句话，立时令方歌吟跳了起来。

“师伯！弟子有今日，全系师父他老人家悉心教诲，师伯不可以责备师父。”

宋自雪见方歌吟如此激动，倒是一怔，随即冷笑道：“嘿！之所以有今日，今日害得你使的剑不是剑，都是你那痨病鬼师父！”

方歌吟怒道：“我尊你为师伯，是敬我师父，你辱我师父，我则不须敬重你！”

宋自雪哈哈一笑：“你师父有什么可敬，一天诗书礼乐春秋，读书识字，能知忠义便好，历代大诗人、词人，又有几个学问渊源而成诗？你师父循规蹈矩，我最瞧不惯！”

方歌吟反言相驳：“师父是忠厚长者，他求仁取义，全是一片真诚，并非虚饰，你不拘世俗，是你的风格，又怎可以偏概全，不容他人守礼遵规！”

宋自雪一声怒叱如霹雳：“我是你师伯，你敢对我这般说话！”

方歌吟听得一跪，却昂然道：“弟子句句衷心之言，听凭掌门处罚，但掌门若再辱我师尊，弟子仍是要把话再说一遍！”

宋自雪一晒道：“你再说，我一剑就杀了你！”

方歌吟傲然道：“弟子自不是掌门之敌，而且也任凭宰戮，不过掌门不知服天下人之心，只知掩天下人之口，夺天下人之命，纵剑法超群，人品却不见高明。”

宋自雪忽然仰天大笑，笑声震得四壁轰然，良久方过，方歌吟莫名其妙。

宋自雪忍笑道：“好，好，好！我辱你师父，不过是试试你！你尊师重道，既不拘小节，又在大事上坚定不变，有志气！像我当年！咕哈哈……”说着又痛快地大笑起来：“你这身傲骨，可以学我天羽奇剑。”

方歌吟实被宋自雪弄得宛若五里雾中，不明所以，但依然坚持道：“弟子为师尊所授，纵技不如人，不敢也不愿另投师学艺，掌门好意，弟子心领。”

宋自雪变色道：“我是你师伯，又不是别人，我教你武艺，你竟不接受？！”

方歌吟因宋自雪曾言里讥讽祝幽，所以甚是忿怒：“就算弟子要学，也得先禀明师父，由师父定夺。”

宋自雪冷笑道：“你自愿这样做，还是拘于形式？”

方歌吟大声道：“都不是，是我不愿学你武功！”

这一句话，连宋自雪都震住！

——宋自雪剑冠天下，现在他要传技，方歌吟居然不肯学、不想学、不愿意学！

好一会，宋自雪才道：“你武艺低微，若要闯荡江湖，若想出人头地，非学我武功不可。”

方歌吟坚定如铁：“师伯昔年初出江湖，一身艺业，亦是师伯一手所创，师伯可以，我又有什么不可以？”

宋自雪呆了一呆，喃喃道：“好，好。”忽然抬头，凄声道：“但你忍心见天下奇剑‘金虹剑’光芒黯淡？忍于见一代剑法‘天羽二十四式’失传于世？难道你忍见我这残废的，没有人承我衣钵？难道你竟忍得下心，让你栖身学艺的师门‘天羽派’，因无下一代掌门接任而灭绝于江湖？……”

说到这里，宋自雪竟哑不成声，方歌吟听那几句话，每一句话如一记鞭子，抽在他心中，他“噗”地跪下，悲声道：“弟子知错……敢问师伯，师伯身受奇伤，是否受歹人暗算所致？……弟子愿效死命，为师伯报仇！”

“报仇？哈哈……”宋自雪没有眼珠的眼眶里，竟有两行长泪：“凭你武功，也能替我报仇？！”

方歌吟不忍再伤宋自雪的心，当下诚敬地道：“弟子若学得师伯神功奇剑一二，实三生之幸，但……但弟子觉得此事，要得师父允许方可……”

宋自雪忽道：“我双腿已废，不能出洞，又如何能见你师父？”

方歌吟沉吟了一下，道：“弟子可背师伯出去……”

宋自雪切断道：“我今番容貌如此，已不想再出此洞……”说着一拍胸膛，竟“咯当”一声，方歌吟藉着金虹之芒：才看清宋自雪左右胸骨，竟为两道指粗铁环所锁，直穿入肋骨之中。

方歌吟一见师伯落难至此，自己也宛若环扣穿在心里，痛楚起来：“那……那师伯以为该怎么办呢？”

宋自雪长叹道：“我是你师伯……是不是？”

方歌吟又低首恭道：“这点当然，而且更是弟子最尊崇的第二人。”

宋自雪苦笑道：“你最尊崇的人当然就是祝幽了，对不对？……”方歌吟没有答腔，宋自雪淡淡一笑，又道：“你可学我武艺，仍称我为师伯，既不为师父，便不需祝幽允许，你是否同意？”

方歌吟一时无话可说，宋自雪又道：“我今番要你学艺……因我之体力，撑到今日，已不能再久等了，你若再问了祝幽才决定，那可能就是成为天羽派门下的第一大罪人！”

方歌吟不再打话，毕恭毕敬地向宋自雪，“咚咚咚”叩了三个响头，道：“弟子今番向师伯学艺，为的是光大天羽派，为的是替武林主持正义……艺成之后，定要替师伯讨回公道，手刃仇人……”

宋自雪忽然截断方歌吟的话，凄然落寞地道：“只可惜伤我到这个地步的仇人，却连我……连我也不想报这个仇。”

方歌吟见宋自雪呆呆出神，知道是一段迷离凄伤的过往，也没继续询问下去。

宋自雪忽又把“金虹剑”掣在手中，宋自雪剑一在手，整个人又完全不一样了，好像那是一个高大、硕壮、颀长、神采又回复昔年意兴飞越的剑客，方歌吟看得竟似痴了。

金虹一闪，黑暗中犹如电击！

地上两具骷髅骨头，突然粉碎！

这剑的威力不是在斩，不是在劈，而是在粉碎一切！

只听宋自雪长啸道：“这是‘石破天惊’！”

漫天骷髅粉碎弥天，忽又剑光一闪，粉末骤然落地，分成左右两个小堆，居然一灰一白两种颜色迥然不同，宋自雪道：“天羽奇剑练到精处，可以凭感觉发剑，无须视物，这便是第十七式‘阴分阳晓’！”

地上骨头，有些年代较新，有些已旧，所以色泽也有些微不同，一般的剑可以斩碎之，但宋自雪却以剑气震得骨骼粉碎，又一剑把粉末划分清楚，秋毫不差，何况宋自雪已无目瞳，剑术到此，简直匪夷所思。

方歌吟看得心神飞越。

如是者，过了一个月。

方歌吟学得很快，快得宋自雪都有些吃惊。

甚至有些难受地道：“我创天羽奇剑，费时二十八天，而今你学，只有二十七天，以你的功力，居然已办到了，你天资比我好。”

方歌吟道：“不过弟子是学，有师伯在指点，而师伯是创，谁都知道‘创’比‘学’更不容易，前者是‘大宗师’，后者仅是‘拟摹者’而已。”

这些日子以来，宋自雪简直把方歌吟当作兄弟一样，方歌吟本就生性豁达，所以也渐渐忘却俗礼，两人相当熟络。

宋自雪笑道：“你也不必安慰我，我是武林奇才，这点谁也不能否认，但难得你也是百年罕见的人才。”宋自雪笑笑又道：“天羽奇剑在创不在学，等学到妙处，还可以随时变化，所以天羽奇剑也分三种境界：精处妙处、炉火炖青、登峰造极。”说着随手往壁上一抓，抓一大把青苔，往嘴里就塞，嚼食起来。

方歌吟听得入神，思索了一阵，也随手抓了一块青苔，嚼吃起来。

原来在这石室之中，并无可食之物，但石室湿气奇重，长了许多各种各类的野菇苔草，皆可嚼食，只是味道甚腥，涩口得很，但对练功的人来说，却十分有助益（吃少量植物赖以生存，反而身体会好，此乃天竺练瑜伽术人之食谱，并不罕奇）。

宋自雪又道：“此际你剑招有了，经验却未足，但幸而天性好斗，又够聪悟，应变化绝不逊于人，惟独功力不及，故未能成为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至于遇到像严老怪这等人物，少说也要在三十年后，方可抗衡。”宋自雪加强地道：“技术、经验、功力这三样，缺一不可。还有另外三样，就是运气、勇气与骨气：没有运气，武功再高，只有早死；没有勇气，就算你是任狂，武功盖世，但也有萧秋水好怕，充其量不过作个事不关己的隐士高人而已；至于没有骨气——”

宋自雪语音如断冰切雪：“则纵有名，也非万世大无畏之名；则纵有成，亦非男儿大丈夫之成！”

方歌吟一一铭记在心，宋自雪道：“再下去你要练的，是内功心法，用以配合天羽二十四剑之使用。祝幽当年，苦练半生，也不过学得十一剑而已，而你却在一个月內，全皆学会——”

也不知是不想让方歌吟生气，还是什么，宋自雪忽然话题中断，问了一句：“师弟他身体最近是否有恙？”

这句问得极为客气，方歌吟一怔，当下答道：“是，师父有病……”

宋自雪即道：“病？是不是咳嗽，心口在疼？”

方歌吟一呆：“是呀，师伯怎知道的？”

宋自雪又哈哈大笑，震得石室轰然隆隆，要不是方歌吟这个月来武功大进，早已震得晕眩过去了，心中真是诧异，忽然宋自雪笑声一收。

“我怎么不知……你师父之伤，乃中我之掌所致——”

方歌吟一听，霍地站立，宋自雪道：“对！气忿就对了！你就向我出手吧！”

方歌吟气得全身发抖，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宋自雪大笑道：“你出手呀！我正要试试你的功力！”一扬手，金虹乍现，如长虹一般，划成一道金虹弯道，直投方歌吟。

方歌吟不觉一手接过，这是他第二次接住这把掌门神剑，虽仍觉得沉甸，但因功力随增，并不如前般沉重，看着金虹晃漾，心中起了一种雄心，还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宋自雪狂笑道：“你拿着它干嘛？攻我呀！发招呀！金虹剑从不落在一个不敢出手的懦夫手中的！”

方歌吟终于按捺不住，一剑出了手！

他一出手，就是“怒屈金虹”！

金虹一屈成弧，“铮”地一声弹了出去，一点剑气，也“嗤”地破空而出，直袭宋自雪肩部！

宋自雪冷笑道：“这算啥剑法！”双手一捏，居然挟住剑气，而且把剑气之锐消弭于无形。

方歌吟还待再攻，宋自雪一手往地上一拍，像魅影一般，已到了方歌吟顶上，以手作剑，居然打出了一招“顶天立地”！

方歌吟就地一滚，才避过这一招“以手作剑”的剑招，只听宋自雪笑道：“第一招我要你滚三滚，第二招我要你翻三个筋斗——”

话未说完，宋自雪已把“三潭印月”发了出去，方歌吟心中一凛，“三潭印月”，月在哪里？他惟有速退，可是退犹不及，只有连翻三大筋斗，才站起来。

只听宋自雪又道：“第三招——你认命吧！”

方歌吟足方落地，宋自雪在地上，背脊似鱼一般地弹跳滑地而起，后脑几乎着地，但却使出一招几乎不可能的“倒泻天河”！

这一招方歌吟现在当然也会，只是这招“倒泻天河”，是在如此不可能的情境下使出来，而且不但剑招倒挑咽喉，连身形也如“倒泻天河”，却是方歌吟无法想象的。

方歌吟这一下，是未站定，眼看避不过去，心念一转，把剑一横，横在胸口之前。

这一下，状况十分奇怪，宋自雪出剑角度、姿势，已然十分怪异，但方歌吟的姿态更怪，简直如横剑自刎一般，不过宋自雪的出手是手，不是剑。

若是剑，便可以剑击剑，剑割方歌吟咽喉。

若是手，则等于手指迎上了剑。

宋自雪纵然是铁手，但金虹剑却是神剑。

金虹之威，连宋自雪也不敢轻犯的。

宋自雪脸色变了变，在这种时候，突然收招，而且说收就收，收招同时，方歌吟只觉双腿一麻，已软倒下去，宋自雪出手之快，简直好似没动过手一般。

但是宋自雪却很开心：“一个月前，你接不下我半招，才不到一月，你已攻我一招，而且出乎我意料，守得住我三招，好，好……”

忽又冷峻地道：“你要替你师父报仇，就得学我的武功，方才有望打赢我，……我现在就教你内功身法，配合剑招——”

如是又过了一个月余。

方歌吟因为愤懑，学得更快，悟得更多。

这一个多月来，方歌吟已把“天羽二十四式”学得可以应用自如，但是宋自雪的气色也一天不如一天，方歌吟与宋自雪相处、日久，越是敬佩宋自雪的一身傲骨，狂放不羁，对宋自雪敬仰之情愈来愈深。

洞中一片黝黑，长久习惯，方歌吟已隐约可见自洞口透露进来的一点微明，洞口外铁狼、银狐还在不在？血河车到了天涯何处？那一黑一白的杀父仇人……他忽然又想到那坐在树枝轻摇的桑小娥，那身轻衫水袖……。

宋自雪虚弱地道：“你今天，再跟我比比看。”

方歌吟抚然道：“师伯，弟子知道那天师伯所以如此，是要激弟子发愤习武的……弟子怎敢与师伯再比……”

宋自雪“咄”地一声，道：“今回我拿剑，你空手，嗨，先接我第一剑！”

这一剑宛若暗中一道电击，直劈而落。

方歌吟身法一移，连闪七步，剑锋擦身而过，发梢也给削落些许。

宋自雪怒叱道：“再不反击，等死不成？”

方歌吟双手一展，以手作剑，打出“弯弓射日”！

这一招快、而怪，并恰到好处，方歌吟险险闪过宋自雪的剑招，离宋自雪又十分贴近，所以方歌吟一出手，几乎就要击中宋自雪！

但宋自雪忽然间不见了。

其实也不是不见，而是宋自雪本来就无法直立，只用一口真气挺起，而今他把内力一放，立时就坐倒下去，方歌吟一招落空，腹部一道急风袭来！

这下变招，快得惊人，但方歌吟变招，也快得可怕，他突然小腹一吸，收退七尺，惟退得太急，“砰”地背部撞在墙上！

方歌吟背才抵墙，眼前金虹乍亮，剑锋已抵脸门！

方歌吟猛一矮身，间不容发，闪过一剑，双手却闪电般抓向宋自雪腰部！

宋自雪大喝一声：“好！”一招“开道斩蛇”，劈了下去，不但封杀住方歌吟的攻势，而且令方歌吟决无退路。方歌吟却突然变出一招，扣住金虹剑。

这一招原是“倒挂金帘”，原本是一剑由上往下“掠”，但方歌吟变为“挂”诀，双手腕正反扣住剑身。

就在这时，金虹剑红芒忽然一亮，一股大力，如排山倒海，透过剑身，撞向方歌吟。

方歌吟猛吸一口气，硬挨这内力一撞，但金虹一暗又陡亮，第二道内劲又告撞来，而且比第一道内力更强一倍！

方歌吟大惊，要松手已来不及，自金虹剑透出的劲道，显然就是“九弧震日”，这“九弧震日”就是内功透过剑气，冲击出来，而且一连九道，一

次接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强，直把敌人震死为止，而且以剑气吸住对方双手，除非九道内劲发完，否则根本无法松手。

方歌吟想着，第三道劲气又来，方歌吟被撞得头昏脑涨，第四道内力又撞来，方歌吟心叫苦也，哪里能接得住，慌忙大叫了一声：“师伯——”

他声音一发，剑上内力陡收，方歌吟才能松手。

方歌吟心中又惊又佩，因为内劲总共九道，易发不易收，宋自雪要收就收，完全没有丝毫勉强，只听宋自雪道：“一个月前，你仗剑接得了我三招，而今已能空手接我第五招之第三式，很好，很好。”说着忽然脸色一变，口吐白沫，喘息不已，形状已够臭恶，现下更是难看至极。

方歌吟手忙脚乱，予以服侍，宋自雪喘气了一会，忽然问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的？”

方歌吟道：“弟子想知道，但一直不敢问。”

宋自雪道：“你一定是怕我勾起伤心事，不敢问，是不是？”

方歌吟道：“是。”

宋自雪道：“你一定是以为极厉害的对头仇家，把我打成这样子，是不是？”

方歌吟但然道：“是。”

宋自雪哈哈大笑，笑声狂妄已极：“我天羽奇剑宋自雪的武功，能把我杀伤至此，还能有谁？”

方歌吟悚然道：“莫非师伯是中歹人暗算……”

方歌吟不明白。

宋自雪当然清楚方歌吟不能了解：“十五年前，我已名扬天下，结识得一女子，她才略过人，而且擅于组织，冰雪聪明，我初见她，在武当山下，她当时潜身于武当偷学武功，给我发现，她只一笑，让人感觉到连偷学武艺也无罪咎，我很喜欢她。”

宋自雪完全堕入了他那甜美的回忆中：“那次我上武当，是受了‘西域魔驼’和蒙古铁花堡所伤，避入武当，疗伤之后，即下山杀伤二人，把他们赶回塞外……这次养伤，都是雪宜……雪宜她照顾我。”宋自雪这才想起，解释道：“她就叫林雪宜，年纪轻轻，却是一帮之主。……她武功当然不如我，我亦愿意把‘天羽奇剑’授予她，她随我回天羽派后，却……却居然爱上了我那又笨又蠢又无出息的师弟祝幽！”

换作两个月前，方歌吟一听之下，必定跳起来大声苛斥，但六十余天来的相处，他眼见宋自雪所受之苦，而且对自己极好，加上方歌吟也看得出来，这段往事对宋自雪极为重要，一时也强忍不驳。

宋自雪平复了一阵，又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太过狂妄，自以为是，但当时我论剑纵横天下，却看得上谁来！游戏人间的缘份是有，而且多的是，但对雪宜，我是真心的……可惜……所以，我不服气，而雪宜却向我表明，她佩服我，却不爱我，她……她竟……竟会看上祝幽这个木口木脸王八蛋！”

说到最后几个字，因心中忿忿，所以一口气骂了下去，好一会，急促的呼吸才平息了一点，自嘲地一笑道：“所以，那时没经历过这七八年来石室不见天日的我，决定仗剑评理，约祝幽决斗。祝幽坚拒不战，我不住挑衅，雪宜劝阻，并骂我不要脸，我一听大怒，出手就劈了祝幽一掌——”

方歌吟“霍”地站了起来，双拳紧握，青筋凸露。

宋自雪苦笑接道：“的是，你师父的伤，就是我那时失手造成的，但我

也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你师父伤后失踪，林雪宜居然就跟了我，样样依顺，令我喜出望外……”

方歌吟听得勃然大怒，想道：林雪宜乃是祸根，师父为她而受伤，师伯为她而伤师父，她居然——？！

宋自雪好像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我开始也跟你一样想法，所以甚是得意，觉得还是武功第一，剑就是一切，可是等到她学尽了我的武功，她却做了一件事……”说到这里，宋自雪的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仿佛回到那天恐怖事件：“那天她笑着与我比试，我刚与三奇在华山决战不过一月，体力未复，但也只有和她试剑，原本百招可以胜之，这次打了两百招，她还是败在我手上……当晚来到这儿附近的市肆，她对我特别好，灌我喝了不少酒，等我知道酒里有毒的时候，已经迟了……”

方歌吟一震道：“毒？”

宋自雪点点头：“毒。她竟下了三种无色无臭的毒药，两种无味无觉的迷药。每一种毒药的份量，都可以毒死十个人以上，我发觉时，已天眩地转，无力作战，她斩断我双腿，再用两串铁环，透过我的肋骨，锁在墙上……”

方歌吟为之怖然，只觉头皮发炸，毛骨悚然，宋自雪继续说道：“好在我有一身天羽奇功，居然被我逼出余毒，但脸目也全腐。我扯断铁环，出奇不意，夺得金虹剑，以一手支地，一手作战，把她杀伤，冲出囚室……但我双目，也为她暗器所伤，因怕伤口毒发，我逃到这里，就把眼珠子挖了出来……”

方歌吟几曾听过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林雪宜纵为师父报仇，但手段也太辣了……这对方歌吟来说，简直如一场噩梦一样。

宋自雪惨笑道：“记得我倒下时，红烛高照，她美靛如花……她说：倒也，倒也，我今日杀你，是为祝幽，要告诉你一句话：杀人者死，你素来横霸江湖，天之骄子，今天这句话应验了，杀你之后，我自会赴九泉见你师弟……”宋自雪苦笑了一下又道：“她却不知道，祝幽未死，……我为了让她死心，就说我那一掌，救不活了，……其实我只用了七分力，祝幽如果勤练内功，至少可以保住十年的命……”

方歌吟一听，又是大为震惊；师父只能活十年，那末最近之病……但师伯所得之报应，也是够惨了，方歌吟又何忍责斥？

宋自雪一晒道：“你说这女人狠不狠、辣不辣，毒不毒、绝不绝？但她亦未料到我身受重创，中毒折腿的情形下，还能把她击伤而逃……哈哈哈哈哈……我宋自雪岂可死于女人之手？！”

宋自雪说着说着，竟流下两行清泪，手里紧握住金虹之剑，竟渐声微睡去。

宋自雪最近几天，都是体力较弱，都是突然睡去，方歌吟很担心，担心他这位曾雄威一时，而今凄落的长者，一旦睡去再不醒来。

方歌吟心里反反复复，想着宋自雪告诉他的往事，林雪宜、师伯、师父……那一杯毒酒，那一掌之仇，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

这一场又一场，犹如噩梦，方歌吟枕在砖上，无论如何，都是睡不着，直到天明，才神志模糊了起来……

第十章 快意恩仇

方歌吟是突然被惊醒的。

他听到一个急促的喘息声，在他耳边。

他惊醒之时，宋自雪已抓住他。

宋自雪的双手就像钢箍一般，愈来愈紧，方歌吟不禁叫道：“师伯——”

就在此时，他只觉双腕脉门给抓实了，内息大量涌入，与他本身的真力汇成一气，只听宋自雪冷冷地说了几个字：“金虹剑给你，你是天羽派第五代掌门人！”

方歌吟大惊叫道：“不可——”

但话未说完，真气涌输过急，一迫之下，五脏翻涌，方歌吟只觉血气乱流，轰然晕了过去。

他再苏醒之时，只觉得宋自雪双手仍抓住他的脉门，但已松柔无力，而头颅、身子，也伏在他胸前。

而他本身的真力沛然——这种功力的骤然增强，只有一个可能，一是服食千年难得之异物，另一是有前辈高人，把己身功力，贯注于对方。

但后面的一种方式，己身元气却大耗，一旦输出的内力，便不再回来，若非至亲至要，谁也不愿做这样丧精亏元的事。

——但宋自雪做了。

——宋自雪也死了。

方歌吟抱住软倒的宋自雪，这个曾自创一家，剑气纵横，傲视群伦，无敌天下的人物，而今已全无知觉，结束他苦伤的岁月和生命。

方歌吟眼泪夺眶而出：“师伯！师伯……”忽然怀中蠕动了一下，方歌吟欣喜莫已，连叫道：“掌门、掌门，你不能……”

宋自雪缓缓地，缓缓地抬头，说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平生做事，只求‘快意恩仇’四字，除此无他！”

永远地带着他一生，和这句话而去。

三个月后，河南省偃城，一个白衣少年，拿一把千古奇剑，要求铸剑师凿刻了四个字：

快意恩仇。

三天后，这孤落但神宇不凡的年轻人，一叶扁舟，渡过黄河在此最大的支流：洛水。

方歌吟由川中，越湖北到河南，追踪的只有两件事物：

——一路上白衣人很多，而且据方歌吟辨识追查，果然是长空帮中人，往河北的方向聚集而去。

为什么他们要化整为零，同赴一处？

方歌吟想知道。

所以他跟去。

同时也因为一个理由，这理由是更重要的。

——这一路来，都听到“血河车”的消息。

——这三个月来，血河车过处，武林人物你争我夺，酿至血流成河。

——血河车乃是往北，山西一带直上。

这条路线无疑是与长空帮处出没的路线相仿，其中聚集的理由也是否相同？

方歌吟还是不知道。

所以方歌吟想知道。

因此方歌吟跟去。

他跟去，跟的当然是长空帮的人。

他入世未深，江湖经验未足，所以单凭他追踪血河车，定必追丢，不如跟踪遍布天下的长空帮徒，反而有利得多。

方歌吟跟踪得十分小心，以他目前功力之高，那几名长空帮徒确不易发觉。

但他在渡洛水前，却为两个人发觉。

两个认识他的人，他也认识的人。

铁狼、银狐！

铁狼、银狐，也是为尾随血河车而来的，而且长空帮所至，桑书云必在，他们想暗中狙杀长空帮主，以雪前耻。

但他们因吃过“长空神指”桑书云的大亏，对这“长空帮”帮主，又心存畏忌，所以也跟踪尾随长空帮的人，希望从中知晓桑书云身处何地。

却不料他们采用的，正是方歌吟的方法。

而他们所跟的，也恰好方歌吟所跟的人。

这个照面，打得实在尴尬。

然后铁狼无名火三千丈：“兀那忘八，你竟还没饿死？！”

银狐也怒目道：“好极，上次你缩头乌龟，我们没时间跟你耗着，今天要你死！”

原本一路上来，除了长空帮的人外，也有不少武林打扮的人，进入两河，好一种风雪会中州的气象，方歌吟以为这都要夺血河车的人，也没多加留意，他此趟跟踪血河车，倒不是因为窥视血河车神秘奇宝，而是要知道那一黑一白的杀父仇人在哪里？而今骤然遇见铁狼、银狐，一时怔住，想起昔日之耻，也怒上心头，当下声色不动。

铁狼嘿嘿笑道：“现在后临大江，前有我俩，看你还有没有洞可钻！”

这句话倒提醒了银狐，包抄到方歌吟后面，道：“我先截断他的后路，免得他往大江里跳，嘿！”

铁狼的脸上，多了一道剑痕，早就恨绝了方歌吟，当下也不再答话。

铁狼突进一步，五指箕张，抓向方歌吟。他不想一下子杀死方歌吟，而是想抓着方歌吟，好像猫抓老鼠一样，未玩个够前还不想一口吞噬掉。

他和方歌吟交过手，“很清楚”方歌吟的武功，所以他完全是十拿九稳。

但他这一拿，尚未拿稳，忽见金虹一片。

天未黑，没有云，更无雷，既无闪电，何来金虹？

铁狼急退，“嘯”地一声，他只觉得左臂身子一辣，金虹忽灭，饶是他反应得快，也不知自己伤有多重。

铁狼捂住伤口，鲜血自指缝间溢出，在旁的银狐一声尖叫如针刺：“金虹剑！”

铁狼猛想起昔年名震江湖的一把剑，顿忘了伤口，失声道：“天羽派掌门？！”

银狐目光收缩，厉声道：“这是宋自雪给你的，宋自雪在哪里？！”

铁狼这才记起自己的伤口，低头一看，只见左胸有一道五寸余长的剑伤，皮肉都翻了出来，幸而他老经世故，闪躲得快，方歌吟初试神剑，时机把握

也不够老练，否则这一剑就要了他的命了。

铁狼、银狐一见方歌吟亮出金虹剑，愤怒之余，心里大生顾忌。他们与桑书云比试过，自知相距太远，而宋自雪又是“三正四奇”中除劫余老怪外，出手最辣、下手最狠、向不留活口之人，不由得铁狼、银狐不心寒。

畏惧归畏惧，但总不成怕了这小子？何况铁狼又挨了一剑，总要做了这兔崽子！而且打从铁狼银狐心里，以为自己只是大意中剑，而并非方歌吟武功有所进境。

方歌吟这奏效的第一剑，便是“天羽二十四式”中的“长天一剑”。

“长天一剑”是以剑身锋口，倒割敌人，一般人用剑，多用剑尖、剑锋、剑背，很少人把剑身这等贴身技艺变作远攻，但一代奇才宋自雪，剑法却自创格局，铁狼伤在方歌吟这一剑之下，也委实在这一剑角度太怪、出剑太快。

方歌吟本不想狙击铁狼，但五个月前，曾跟这一对夫妇交手，自己简直不堪一击，方歌吟现得宋自雪指点，但一直不知道自己武功进境如何，一见铁狼、银狐，情知不敌，只好猝然出手，并用了九成功力，发出此剑。

这一剑得手，连方歌吟自己也意想不到，一时意兴风发，长啸起来，铁狼、银狐更怒，两人唇翘齿露，都发出了忿怒的、尖锐的长啸。

这两阵尖啸犹如针刺，若换作半年前，方歌吟早受不了，但而今功力大增，居然禁受得住，但自己原先那一声长啸，在两道排攻的尖啸下，已形低微，可是铁狼银狐相顾一眼，却十分讶异。

显然地，方歌吟内力之高；远在他们想象之外。

这一下两人不敢再大意，两人犹如狂风暴雨，合攻方歌吟。

方歌吟使的是“天羽奇剑”，金虹如日，左右纵横，铁狼银狐数度猛扑，皆无法取下，铁狼心中大怒：妈的！活见鬼不成？这小子怎么武功竟进至此！狠心中也忖：要是连一个小小的“三正四奇”的弟子也打不过，自己夫妻今后如何能再行走江湖？

方歌吟首次出手，精神抖擞，见铁狼银狐极尽厉啸猛攫，自己仍守个稳重，心中喜甚，当下勇振神风，将天羽剑法，淋漓尽致地使了出来。

三人斗在一起。打下五十多个回合，竟未分胜负，银狐顿觉脸上无光，便急攻求进，忽然身形一闪，竟似有三个白发斑斑的老老婆，一齐攻向方歌吟。

方歌吟情知一旦让一人攻入剑圈内，另一人一定牵制住自己长剑，而自己则破绽大现，全身要害尽为敌人攻击之目标，所以方歌吟即刻使出“三潭印月”。

当日方歌吟也曾对铁狼银狐施出这招，但今岂昔同，这一剑甫出，银狐本幻化三条影子，原以为方歌吟攻一实二虚，岂知对方一连三剑皆要命，银狐怪叫一声，三又合一，正在这时，金虹剑也是三合为一，直钉银狐。

银狐这身形原是“三三心法”，是根据易经八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使到得心应手时，可一人化作三十二道影子，否则也“天地人”、“人鬼神”三位一体，千变万化，又随时合为一人，施出致命攻击。

惟是方歌吟的“三潭印月”，别的不打，一出手，便着鹄的，银狐此惊非同小可，她不知道是宋自雪所创的“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的“心剑”：剑在心在，无剑无心，万变不乱，处变不惊的剑诀中演化出来的，其实银狐若不乱，这一剑所“印”之“月”，倒不一定能击中目标。

但银狐却是乱了，慌乱间，忽一双粗黑怪手，及时一合，拍住剑身，只

听铁狼“喝”地一声，方歌吟用力一抽，竟抽不出来。

铁狼向银狐疾道：“我挟剑，你上！”

银狐怎肯错过这等机会，立时欺身尖呼而上。

方歌吟心里大急，第一股内力，就自剑身逼了出去。

铁狼抓紧剑身，正想劈手夺了过来，忽觉一股震力，透过指尖撞来，大吃一惊，忙运功与之相抗。

但一股劲力刚去，另一股大力又来，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那股内劲加上剑寒，铁狼全身一下热一下如入冰窖，抵住了四道内劲，已全身颤抖了起来，待要松手，却双爪又被剑身吸住，无法可施。

银狐的攻势，被方歌吟以天羽门的步法避了过去，但方歌吟也险象环生，银狐攻了几招，回头猛见铁狼脸色大变，全身晃晃欲跌，此惊非同小可，忙飞身过去，用力一拍，“啪”掌击在铁狼肩膀，铁狼往后一挫，但双手依然被金虹神剑吸住，此时“九狐震日”已袭至第五震，眼见铁狼就要不支，银狐心中大急，抓住铁狼，用力一扯，“呼”的一声，铁狼终于双手脱离剑身，两人收势不住，脚步踉跄，跌撞出去！

这一下，方歌吟大占上风，却真正惹火了铁狼、银狐，两人情知方歌吟武功大进，轻易不能取胜，两人对视一眼，又各自发出一声尖啸，银狐状若疯狂，跃上铁狼背上，两人怪叫，一步步迫前，正是“天杀地绝功”。

方歌吟心中一凛，知道这种怪功非同小可，当下不敢大意，铁狼、银狐尚未发动，他一招“顶天立地”就递了出去！

“顶天立地”下攻银狐、上攻铁狼！

但就在刹那间，铁狼、银狐都不在了！

银狐、铁狼左右滚出，飞扑方歌吟左右侧！

方歌吟一反手，剑分左右，正是天羽二十四剑中的一招精妙剑招，“阴分阳晓”！

天羽剑招，精妙奇险，铁狼、银狐无法破招，但两人“天杀地绝”配合，也十分巧妙，急转而下，避过剑招，合而为一，在方歌吟背后，“呼”地合拍出了一掌！

方歌吟想避，已来不及，要知道“天杀地绝”奇功，铁狼、银狐两人合击，等于四人之功力，方歌吟尚未回身，已弹出了“怒屈金虹”！

“金虹剑”剑气“铮”地飞射，破掌风而入；掌风犀利，摧坚掏铁，狂袭方歌吟。

“蓬”，方歌吟整个人被击飞四尺，足方落地，血气贲腾，几乎站立不稳。

要是这一掌被击实，方歌吟哪有命在？但他急中反袭的“怒屈金虹”，已破掌风而入，先行弹中银狐右掌，“噗”地射穿了一个孔！

银狐右掌一旦被破，左掌即配合不上，铁狼掌劲也大受影响，所以“天杀地绝”掌劲仅发挥十之二三，故未能重创方歌吟。

这一下，双方皆有负伤，一时顿住，正在此时，忽有几声幽淡的咳嗽声传来。

方歌吟大感熟悉，猛回头，喜极拜倒：“师父！”

这一声把眷念、敬重、亲情、欣喜都表露无余。

然而铁狼、银狐脸色大变，一个方歌吟尚且如此扎手，再加个宋自雪，哪还得了？

两人心意相同，怪啸一声，发足狂奔，瞬间逃得个影踪不见！

他们当然不知道来的人是祝幽，并不是宋自雪。

而方歌吟现刻的武功，早已在他授业恩师祝幽之上。

方歌吟喜极口吃：“师父……你……你老人家……怎地来了？”

方歌吟返川之际，祝幽正抱病在身，故未能应方常天之邀，而今见祝幽居然来到河南，心里十分诧异。

祝幽咳了一阵，喘息道：“你走后，我知我这病，……唉！所以赶出来，又听说你家出了事，我赶赴隆中，你已不在……后从辛深巷辛兄处打听你安然无恙，才放下心头大石……又听得铁狼、银狐扬言已搏杀一名天羽派弟子，我担心是你，所以一路尾随他俩……但我自知武功非他们之敌，故此一直未敢妄动……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你的武功……很好，很好……是不是遇着了你师伯了？”

方歌吟叩首道：“弟子该死……弟子未得师父同意，已习他技，弟子该死——”

祝幽叹道：“你师伯爱才个性，我甚是了解，你快把这半年来的情形，跟我概略一说。”

方歌吟称是，于是就在洛水之畔，娓娓地把这半年来：从血河车初现，到桑书云出手，铁狼、银狐迫杀，至巧遇宋自雪，要略他说了个清楚。

祝幽听着，不住地咳嗽，不断地咳嗽。

从这儿望过去，清丽的洛水、白云、蓝天、天空任鸟飞……

古代的洛水，有着美丽的神话，他的一生呢？读诗、读书，青灯残卷……却从未好好练过武。

林雪宜、宋自雪，都是爱武的人……想着想着，神情有点恍惚，仿佛回到了那天神采飞越，虽瞧不起他，但对他一直都很照顾的宋自雪，兴高采烈地带着林雪宜来见他：“……这是我的傻师弟，又叫做呆子，这是……”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清丽高贵的白衣女子，居然喜欢的是他，而不是惊才艳羨的宋自雪！

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他一直撑着不死，是想活着见到宋自雪，告诉他“我不恨你，我一点都不恨你”，这一切，本来都是绝代骄子所应得的，而不是一向钝鲁的他所该得的……

却不料……宋自雪也没得到……祝幽忽然悲声道：“大师兄，你纵横一世，一生英名，怎能死得如此之惨，如此之惨……”

祝幽说着，咳嗽已止，但脸色惨白，全身摇摇欲坠，方歌吟大惊，慌忙扶住，祝幽惨笑，嘴角渐溢出了鲜血，缓缓睁开了眼睛，只说了一句，是紧握着方歌吟的手说的：“……你要承担起天羽门复起的责任……”

方歌吟的泪，使他看不清一切，天羽派、天羽派，除了硕果仅存于青城的一支，偌大的天地，就只剩下他孤苦飘零的一人了。

第十一章 洛水渡

洛水清清。

荒坟一堆。

方歌吟已哭过良久，而今他既无父兄、家人，也没有师父、师伯，天下虽大，却只有他子身一人。

和一把昔年叱咤江湖的金虹剑。

一个人，一把剑，剑上四个字：快意恩仇。

他能不能快意江湖？

他孤身登上了孤舟。

这偌大的江河，却只有这一叶扁舟，还有那默然立于舟上的蓑笠翁。

他要渡水，招呼良久，这小舟就从白芦苇丛中穿了过来。

至于他原先追踪的两个长空帮的人，因与铁狼、银狐那一战，早已不知他们身在何处了。

江水茫茫，河雾蒙蒙，方歌吟不知为何而沉吟。

就在这时，舟子往一处芦苇密集处停泊。

芦苇摇曳，芦花白头，风吹来，更觉江水清清。

但这却不是方歌吟要停的地方。

经历这半年来数度巨变，以及与一代宗师宋自雪相处日久后，方歌吟也就变了。

至少在不该问时，他绝不过问。

他深信发生的事情，比他所问到的答案更是真的答案。

果然，芦苇丛中，一条纤小的身影，如鹭鸶般掠起，轻轻落在舟上。

轻得就像一根针，落在毡子上；轻得像飞燕舞者，舞在力士巨手的盘中。

来人是不知在方歌吟心中逆泳而上，顺流而下，挣扎牵系多久的：桑小娥！

她穿水色长袖，挽薄单色衣衫，衣袂裙妆的简朴宽松，更使她身材出落得美如莲瓣，亭亭玉立。

方歌吟没有出声。

桑小娥却寒着粉脸：“我问你。”

方歌吟没有答腔。

桑小娥瞪着他道：“你一路来跟着我们作什么？”

方歌吟不是不想答，而是答不出，他一路来跟着长空帮的人做什么？——是为报父仇，追踪血河车，还是想藉意再见到她？

桑小娥冷笑道：“你不说话，难道又要我动手？”

——襄阳城中，太白楼里，桑小娥曾出手制住了方歌吟，后因严浪羽从中作梗，反而是方歌吟救了她。

——只不过方歌吟救桑小娥，乃是凭易容、唬人的技俩和辛深巷的谋略，而不是凭真本领。

——何况后来桑小娥又带桑书云自铁狼、银狐手中救回了方歌吟，并说明今后彼此“两不相欠”。

——方歌吟觉得桑小娥心里根本瞧不起自己。

这是方歌吟伤感之处，也是他不愿意说话的原因。

偏偏桑小娥要逼他说话：“你再不说话，我要掴你耳光了……”

话未说完，忽然对岸长得类似芦苇的茅花丛里，有一个宏亮的声音在喊：“桑家师妹，把船撑过来，让洒家搭个便船可好？”

说话的人离舟子约有二十余丈，但元气充沛，字字清晰可闻。

说话的人是一名光头大和尚，年纪不大，但硕壮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身着黄袍，外裹袈裟，显然是佛门高僧。

只见桑小娥喜笑清脆，扬声问道：“对岸的可是少林铁肩大师兄？”

那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小师妹好眼力。”

桑小娥宛然笑道：“大师兄来得好，家父久等了。”说着一扬纤手，向那蓑笠翁道：“把船撑过去。”

那掌舟者当然也是长空帮的人，方歌吟心忖：敢情长空帮帮主桑书云召集帮众，以及各大门派高手汇集两河，定有用意，不知为啥？

要知当今少林掌门，就是名动八表的天象大师，天象大师乃继少林百丈禅师之后，最烈性如火的一人，但武功之高，声势之壮，也甚少前人可以比拟。

少林天象，亦名列“三正四奇”三正中之一人，他的师弟天龙，执掌少林戒律院，武功直追“三正四奇”，三师弟天音，主持达魔院，都是在武林中闻风变色的高僧。天象只收一名弟子，就是这一名铁肩大师。

少林素来在江湖上，享有盛名，在武林中，也甚有地位，弟子之众，势力之大，朝廷也畏惧三分；是以这铁肩大师年纪轻轻，但辈份极高，在武林中，是无人敢不尊敬的。

铁肩这次出道江湖，定必为了江湖上有大事发生，这点方歌吟心中也暗自纳闷。

铁肩大师，一向号称江湖年轻一代佛门高手中人杰，道家方面，则要算是武当大风道长的衣钵真传铁骨道人，俗家的要算是东海劫余老怪严苍茫之亲子严浪羽。

舟子渐渐撑到江边，眼看还有七八丈远，只见黄衫一闪，铁肩大师已长身而起，落在舟上，偌大个人落下来，舟子却一点都不沉，只听铁肩轻松平常他说了一声：“多谢。”

这时江上大风，衣袖翻飞，桑小娥也被吹得宛若舞柳，发飘不已，铁肩问道：“不知桑帮主现在何处？”

桑小娥挥一挥手，舟子又往江心撑去；

“爹在江中，离此尚远，我这就带你去见他老人家。”

铁肩目光闪动：“却让他老人家久候了。”

桑小娥莞尔一笑道：“爹另有客人，也并非专为等你。”铁肩不觉脸上一红。

要知桑小娥是当今天下第一大帮帮主独生女，长空神指桑书云又是武林七大高手之一，自具声威，桑小娥是桑书云的掌上明珠，向不服人，铁肩大师虽名重武林，但桑小娥在言辞上仍不逞多让。

舟子往江心荡去，离岸边越来越远，只见江雾茫茫，铁肩指指方歌吟又道：“这位兄台是谁？”

桑小娥小嘴一撇，道：“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铁肩扫视了方歌吟一眼，见其年纪方轻，桑小娥神态不屑，便料定不是什么人物，当下杀心大现。

方歌吟忽然感觉到了，铁肩大师双袖遽然鼓起：桑小娥正背向铁肩，就

在这时，铁肩出手了！

“砰”地一声，撑篙的蓑笠翁背心中了一掌，带着一口血箭，“噗通”跌入江中。

桑小娥猛回身，叱道：“你——”另一掌已至，背后是江，桑小娥避无可避，勉强一侧，“啪”掌劈在肩上，桑小娥脸色一白，“哎”了一声，右手食指一屈，正欲发出“长空神指”，铁肩大师却掌心转红，手五指微金，桑小娥就软倒在舟上。

桑小娥惊呼：“大手印……”

铁肩狞笑道：“不错，是密宗金轮‘大手印’……”

桑小娥变色道：“你不是禅宗子弟！”

铁肩扬掌正要击下，大笑道：“我根本就不是少林铁肩——”

“那你是谁？！”方歌吟冷冷地问。

铁肩回身：“你是谁？”

方歌吟“铮”地一声，拔出金虹剑，金虹亮若一泓秋水，铁肩变色道：“宋自雪？！”

方歌吟怒叱：“住口！你背后出手伤人，天羽门的人容不得你！”

铁肩跨前一步，一掌击出。

小舟本狭细，铁肩一步跨出，气势沉猛，方歌吟不禁退了一步，这一退，就退到了船边。

“铁肩”出手，好像都是先逼人于死地，方歌吟一念及此，就在“铁肩”出掌之时，一剑挑出。

这一剑宛若山巅晓雾，忽见旭日初升，“铁肩”一出手，忽然发现自己掌心，等于向剑尖撞来，硬生生把掌势收住，另一手一挥，一股极强劲的袖风猛然撞出。

桑小娥负伤倒地，却仍看得一清二楚，失声道：“大袍袖！”

“大袍袖”是密宗金轮派得意的独门绝技，“大手印”则分禅宗密宗两派，由于气功调练不一，密宗“大手印”使出时手掌隐现金色，禅宗则通手血红，两者力道，一霸一宏，迥然不同，方歌吟剑法虽纯，内力却断不及此人，但他应变奇速，忽然发力一脚踩在船上。

这一下，舟子立即失重，速沉一边，铁肩大师的袖风，也打了个空，同时间，方歌吟一剑“长江大海”就迫了过去。

铁肩因船身忽沉，便全力于扎稳马步，袖风打空，身形也不禁往前一倾。天羽二十四剑中的“长江大海”，气势惊人，而且一式接一式，如长江后退，排涌而来，铁肩猝然受此反击，一时手忙脚乱。

受伤的桑小娥，曾与方歌吟交过手，见其拔剑，以为是虚张声势而已，但见方歌吟不同于前，出招凌厉，气势非凡，不禁看得惊住了。

铁肩避过“长江大海”一连串剑式，袈裟上已破了几个剑孔，他武功虽高，但与桑小娥比，尚逊一筹，三正四奇弟子毕竟不凡，他之所以冒充铁肩，也为求暗狙得成，却不料出来了一个这般扎手的人物，当下掉头往江中跃落。

桑小娥一声清叱：“别走！”

方歌吟也觉此人来路甚为可疑，拦剑上前，正欲阻止，铁肩一回头，掌心通红，一掌劈出，方歌吟离掌三尺忽觉热焰逼人，鼻息一窒，百忙间一招“弯弓射日”，贴地反击。

“弯弓射日”，乃求险取，方歌吟头上“飕”地一声，让过掌风，剑已

在这一瞬间递了出去，只见“铁肩”狂怒一声，也不知是跃落还是跌入江中，“噗通”一声，漾起一阵水涟，显然这人水性极好，潜水游离。

方歌吟自己也险些儿被“大手印”掌风扫中，心道好险，抽身看剑，只见剑尖有一滴鲜红，又迅即收入剑身之中，金虹剑血红更甚，方歌吟仿佛记得宋自雪生前抚剑说的话：“这柄剑，不知饮尽几多仇人血，杀尽几多恶人头，斩尽几多异人高手……剑在人在，剑亡人亡，这是天羽派的信物。”

方歌吟缓缓收剑，只听桑小娥努着嘴儿道：“好神气么？你看，还不是给人算计了……”

方歌吟低头一看，只见小舟底部已被人凿穿了一个洞，河水汨汨流入，方歌吟用手塞住，心下大急，才知道那“铁肩”阴狠毒辣，人虽游走，却先凿穿舟底。

桑小娥长身欲起，但因伤口一疼，“哎呀”一声，又坐倒下来，方歌吟过去要扶，这一下，因船身窄小，两人贴在一起，桑小娥发鬓散乱，气息若兰，肤色如玉，方歌吟一时瞧得呆了。那洛水山光水气，本就极佳，映在人的脸上，恍似图画。桑小娥猛觉一股男儿气息，只见扶她的人，一片真诚，剑眉星目，而且双眸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真情，不禁也恍惚了一下。

这一下，两人虽都是胸襟磊落，坦荡率直，却一时不觉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船底江水汨汨涌上来，桑小娥忽然温柔起来，只说：“你看……江水……”

方歌吟哦了一声：“啊……江水……”

才慌忙过去用手塞住，但洞口附近，裂缝越来越大，河水不断透入，小舟怎能容纳如许水量，眼看就要沉了，桑小娥急道：“喂！你，会不会游泳？”

方歌吟怔了半晌，道：“我不会。”

桑小娥一跺足，急道：“那怎么办呀？”方歌吟觉得自己不会泅泳，仿佛是很可耻的事，恨不得死了算了。

桑小娥哎呀了一声又道：“我也不会游泳。糟了。”

方歌吟心里想，今番跟桑小娥一起葬身于洛水，也算无憾……想着一时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意，猛想起手中金虹，如一个霹雳巨雷，轰然一击，方歌吟心忖道：方歌吟啊方歌吟，你父仇未报，大志未酬，居然竟这般没有出息……当下立时清醒了过来。

忽听桑小娥欢呼道：“那船……”

只见薄雾之中，隐然有一艘大帆，向前驶来，方歌吟用力挥手，大声呼叫，好一会后，那船果向小舟处驶来，瞬眼已冲破雾墙，靠近小船，桑小娥拍掌妩媚娇笑：“有救了有救了……是爹爹的船。”

方歌吟听了，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那船渐减其速，只听一温文的声音问道：“是小娥么？”

桑小娥即欢呼道：“爹爹——”

只听那温和的声音笑道：“怎么落到此等情形……先上来再说！”

船舷靠近。这是艘极是宽大、高耸的船，全船以铁色梁木制成，帆着淡青，有一股极威皇高贵的气派，甚是少见，帆上书写飞越神意的三个字：

“长空帮”！

方歌吟抬头望去，只见那船头极高，方歌吟所处的小舟又极细小，从下面望上去，只见青帆飘飘，桅木高耸，船首巨大，船头上，隐然有几个人，衣袂飘飘。

正中间一人，身着淡绿长袍，温文尔雅，三绺长须，飘动不已，却正是

上次隆中林里，出手相救的“长空神指”桑书云！

桑书云身侧，尚有一人，袒胸露臂，豪壮十分，散发飘扬，却并不高，也不知是谁。此人身后尚有一人，身着锦衣，看上去十分眼熟，却一时看不清楚。

桑小娥为人甚是倔拗，见方歌吟呆立不语，心中有气，便要自行立起，但甫一起身，肩伤有若针刺，不禁冷汗直冒，这次却忍住不出一声。这都落在方歌吟眼内，他原本心存自卑之念，别人都是一门之主，大帮领袖，至少也是名门弟子，自己屡败人手，便不欲与这些宗师名家同在一起，免受人歧视。

这时大船放下索梯，方歌吟扶着桑小娥玉臂，其实也只用中、食、无名三指轻轻搭上，而一股真力就传了出去，桑小娥觉得一股真气传来，十分受用，慢慢扶着索梯攀了上去，心里觉得那股力气，是自那个本来呆呆而今神风的男子身上传给她的，竟有一种难以说出的感觉。方歌吟三指搭在桑小娥玉臂上，只觉对方手臂软若无骨，自己亦未敢用力，两人爬到一半，船着甚高，江心风大，两人衣袂飘飘，真像仙侣一般。

船首愈来愈近，方歌吟却希望它远些更好，不禁一望，谁知一看之下，一颗心几飞出口腔，原来除了微笑的桑书云、和一名豪壮的白袍老人外，另一名华衣公子，赫然就是昔日追杀自己的严浪羽！

惟是方歌吟扶持桑小娥，已上了船之大半，只好硬着头皮爬上去，心忖：有桑帮主在，料不敢对小娥和自己怎样；这下子尽是担心桑小娥，却把自己摆在其次了，但意识里恍然未觉。

船上的严浪羽开始见一青年扶持桑小娥上船，初以为是长空帮中的人，见桑小娥神情中娇羞无限，和对自己的冷漠迥然不同，心里大不是味道，仔细看去，才知道居然是昔日假扮宋自雪救走桑小娥的青年，心中大怒，暗忖道：好哇！当日在隆中，冲着铁狼、银狐，没来得及把你给做了，却不知铁狼、银狐没让你去见阎王，今日便要你死在洛水中。

因为桑书云在，严浪羽当下不动声色，缓缓走到船沿，伸手笑道：“小娥妹子，手伸来，我扶你一把。”心中却准备桑小娥一上得船来，便把这臭小子给一脚踢下去，桑书云纵要阻拦，有父亲在，也不怕不好说话。

原来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是出名的护短人物，行事怪僻，心狠手辣，宋自雪虽快意恩仇，但亦甚不齿严苍茫横行霸道；此人外表豪迈，其实心胸极为狭窄。

严浪羽伸出手去，桑小娥一见是他，脸若寒霜，板着脸孔，来个相应不理，严浪羽碰了个钉子，也不好发作，嘻皮笑脸道：“拉一拉手不要紧吧……来来来……”

桑小娥却不理他，靠向方歌吟的身子却是紧了一紧，方歌吟大敌当前，却觉兰香扑鼻，不禁有些陶陶然，这下严浪羽实挂不下脸，心生毒计，忽然一笑，向方歌吟道：“我拉你一把。”

方歌吟见他伸出了手，也不好拒绝，惟因吃过此人大亏，也心生戒备，此时方歌吟与桑小娥，只须一步，便已登上船首，谁知两人手刚稍碰触，严浪羽手中一紧，握住方歌吟的手，一带一甩，使出“沾衣十八跌”，要把方歌吟摔落水中。

那边的白袍人，正与桑书云对话，并未见这情况。原本严浪羽要摔甩方歌吟，简直易如反掌，谁知方歌吟现下武功大进，又戒备在先，而且早将剑

法化入指掌间，严浪羽正欲施术，忽觉掌心势力一催，一股大力涌至，全身为之一疾。

严浪羽急忙运力相抗，然而已迟，方歌吟第二股暗劲涌至，又抵消了他初运的真力，第三股真力又至，严浪羽猛地打了个寒颤，要运功也来不及了。

第四股劲道又催至，严浪羽居然发起抖来，第五股真力一逼，严浪羽双脚在船板上“哒哒”不已。这时第六股真气又到，严浪羽猛想起听说天羽派中有一招极厉害的以内息化剑的招式，叫作“九弧震日”，与人一旦接触，即化作九道内劲，一道比一道厉害，严浪羽一念及此，想要大叫，已然无及，方歌吟第七股暗劲又发，严浪羽本就站在船边，因大意轻敌，俯身向下，而且大力一催，重心顿失，收势不住，怪叫一声，“呼”地飞过桑小娥、方歌吟两人头顶，“哗啦”一声落入江中。桑小娥见此，不禁“噗嗤”一笑。

这一笑多少风流俏媚，方歌吟竟看得痴了。

“哗啦”一声，有人落入江中，桑书云和严苍茫一齐回头，船边正好冒出两个头来，好一对金童玉女！这刹那间，桑书云、严苍茫两人饱历江湖，却仍看得心里暗暗喝彩。

然后方歌吟已上船来，正扶纤小的桑小娥上来，桑小娥盈盈一笑；同时，桑书云和严苍茫都明白了是怎样一回事：

严浪羽容不下青年与桑小娥一道，所以出手，反而被青年甩落江中……难道这青年竟有什么惊人艺业，能把武林中年轻一辈俗家子弟中武功最高的严浪羽也在刹那间击败？

严苍茫眯起双眼，桑书云晒然一笑：他们却不知道，严浪羽之所以一手败于方歌吟之手，主要乃因大意轻敌，而这青年却是他们故友也是劲敌宋自雪的唯一嫡传弟子！

桑书云也立刻认出了这青年正是半年前树林里，自己一手救下的小伙子。他与严苍茫对望一眼，严苍茫猝然地豪笑起来，眼睛眯起来的时候闪过一丝狠毒的、忿恨的光芒，桑书云的笑意却是安慰的：好像看到一个子弟终于成材的笑容一般。

桑小娥向桑书云盈盈一福道：“女儿拜见爹爹。”

桑书云抚髯一笑道：“好。过来拜见严伯伯。”

桑小娥老大不情愿，也向严苍茫收衽一福，严苍茫哈哈笑道：“好，好，长空帮又多了一位青年才俊，是不是侄女的新交啊？”

桑书云微笑否认：“这位少侠并非敝帮弟子，却应是天羽派的门下高手。”

严苍茫“哦”了一声，心忖：既不是长空帮中的人，那就好放手干了；但心中又疑虑，这小子搞不好就是那宋狂人的弟子，那就不好办了：要知宋自雪平生快意恩仇，得罪了他，可是纠缠没了的。

这时严浪羽湿淋淋地爬上船头，一只脚正跨入船里，样子十分狼狈，却也十分凶狠，认准方歌吟背后，突然双掌齐扑，出手不带一丝风声，直攻了过去。

本来方歌吟正向桑书云见礼，听桑书云的语气，那白袍虬髯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脑中一阵轰然，就在此时，严浪羽的双掌后向他的背门，掌心吐黑，招快掌毒！

就在这刹那，桑小娥就出了手。

只听微薄的“嘶嘶”之声，严浪羽双掌一拍，胸门一开，桑小娥的“长空神指”就射了过去！

严浪羽看着就要一掌击毙这小子，突然受指风所袭，因双手出招，无法以半身“腐尸功”受力，但他毕竟是年轻一辈中的一流高手，猛吸一口气，半空一个筋斗，翻了出去。

他翻得极快，桑小娥五指尽皆落空，但方歌吟回身一蹲，一剑就斩了出去！

严浪羽足尖方点地，剑势排舞锋锐，已划向他的腹部，严浪羽大叫一声，向后一缩，殊不料脚下一空，“噗通”一声，又掉进脚下江中。

方歌吟因恨严浪羽出手暗算，所以一出手就是天羽二十剑中杀气最大的一招“血踪万里”！

这一招反击，加上桑小娥以“长空神指”从旁协助，居然又是一招就把这武林俗家年轻子弟第一高手严浪羽杀退，再度迫入江中。

这下严苍茫脸色甚是难看，虽碍于前辈身份，不能对方歌吟公然下手，但杀心已动；桑书云久经世故，哪有不知，一看便知严浪羽意在自己女儿，方歌吟是护花出手，当下“噫”了一声道：“金虹剑再现！这位少侠便是现下天羽派掌门了？”桑书云这一句话是要提醒严苍茫，若对方歌吟下手，一代狂人宋自雪定不干休；方歌吟本身对桑书云却甚是敬仰，当下作揖躬身道：“晚辈不才……”猛想起师伯英雄一世，英名天下，自己绝不能过于谦让而丧其威名，当下接道：“方歌吟拜见桑帮主。”

桑书云呵呵笑道：“少侠武功超卓，在年轻一辈高手中，当真出类拔萃，天羽派真可喜可贺……”猛念及这话题对严苍茫心中来说，可大不是滋味，于是换了个话题道：“少侠是何方人氏？”

方歌吟恭声道：“晚辈蜀州境日月乡人氏。”

桑书云哦了一声：“那方常天大侠，是你什么人？”

方歌吟道：“正是家父。”

原来桑书云，虽是为一帮之主，却博学强记，不管是武林或仕林人物，当世或过逝英雄，尽皆默记，所以一提日月乡，又知道青年姓方，即道出方常天的名字。

方歌吟心里既是感激，又是佩服，因方常天近年只在隆中一带薄有名声，武林中可名不见经传，而是为天下第一大帮的桑帮主却能有所闻，心中很是高兴，当下一时不知如何说是好，桑书云迎风而立，衣袂飘飘：“真是将门无弱子。”

方歌吟只得说话，桑书云又道：“这位便是名动江湖，饮誉江湖的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严大侠。”

方歌吟因知严苍茫无恶不作，心中嫌恶，淡淡一揖，也没多礼，严苍茫心里勃然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笑道：“适才长空神指与金虹奇剑合手击败羽儿，实在是武林中首见的大联手！哈哈……老夫幸得一见，幸得一见！”

他心里却十分忿然：你两度击羽儿落江中，此仇不报非君子！桑书云在心里也了然：严苍茫心中不甘，故把长空神指与金虹奇剑摆在一起，合力方能击败他劫余岛的弟子，故不算公平，而把自己儿子暗算在先，反而被方歌吟金虹剑斩伤一事，箭头转向，只字不提。当下桑书云因恐严苍茫要对方歌吟下杀手，有心保存他，所以又问：“方少侠，令师可好？”

方歌吟凄然道：“家师已……已仙逝……”

桑书云、严苍茫一听，俱吃一惊，不约而同，一个问道：“怎会死的？”一个问道：“几时死的？”

方歌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桑书云和严苍茫两人，都是久经世变，马上恢复了常态，严苍茫道：“唉！宋老弟死得太早！”桑书云只说了一句：“他不该在这时候死的。”

原来“三正四奇”，七人武功相若，在华山、黄山二役后，惺惺相惜，而且也是死敌，三正四奇的四奇，又以严苍茫最奸，宋自雪好杀，车占风凛烈，桑书云最是雅博。而今“四奇”中“天羽奇剑”宋自雪竟然死了，简直是震人听闻。

宋自雪在黄山、华山两役，与严苍茫、桑书云、车占风恶斗数日，不分胜负，原定十年后再于嵩山，于是各练奇技，以破敌招，却不料十年之约眼看将至，宋自雪却先死了，严苍茫心中痛快，桑书云却甚是怅然。

这下严苍茫可全无顾忌了，忽然哈哈大笑道：“久闻天羽奇剑，剑冠群英，我严老头恰好也有几个练剑的弟子，还请方少掌门人赐教几招。”

当下也不等方歌吟表示，拍了两下手，船舱里忽然跃出四个黑色劲装、脸色惨白的佩剑汉子。

第十二章 劫余岛

原来严苍茫这人，也是武林奇材，一生兼练刀、剑、棍、枪，十八般武器，三十六异兵，七十二奇器，样样皆会，后来把所有武器的招式，尽皆融入手下的拐杖之中，配以精幻倏忽的掌法，加上晚年苦练丹道，博学精深，两百年来武林中鲜少人可与之比拟。

这四名黑衣劲装汉子，都是东海劫余岛门下，严苍茫这呵呵笑道：“方少侠为一方掌门，区区四个后辈，方少侠自没将他们看在眼里吧？”

严苍茫见方歌吟两次把严浪羽逼落江中，生怕让江湖中人耻笑自己的儿子反不如宋自雪的后人，但又碍于桑书云，不便出手，加上武林中规矩，前辈不应欺压后辈，纵赢了也不光荣，何况万一对方不死，反落得个“此人英雄出少年，居然能从杀手无常的东海劫余岛岛主掌下保全性命”之评语，如此反而声名大振。

严苍茫生最怕有人比他更出名。所以派四名弟子挑战方歌吟，一开口便封住了之所以以四战一的理由，乃是尊方歌吟为一派掌门，让人觉得并无不公平之处，惟方歌吟却不欲战：“严老前辈，晚辈素来敬佩劫余岛子弟英勇善战，武功异诡，晚辈敬服有加，无须比试。”

方歌吟本来是忍让，严苍茫一听之下，以为“武功异诡”四字是讽劫余岛的人武艺来路不正，而武林中正有很多人对他劫余岛的魔功心存鄙夷，这点严苍茫也心知肚明，外表虽不动声色，心里已勃然大怒，哈哈大笑道：“世侄难道不是天羽派掌门么？记得昔年手持天羽奇剑的人，从未拒绝过任何挑战！手拿金虹剑的人，也没怕过谁来！”

——方歌吟一听，心头一勇，深觉不能有愧“天羽派”这三个字，更不能对不起背后的“金虹剑”！

这当儿桑书云也说话了：“方少侠，想宋老弟当年，确从未输过一战！”桑书云坚定地道：“至于胜败，我倒可以作个仲裁。”

桑书云这一句话，等于是说替方歌吟主持公道，不容让严苍茫欺负人。原来宋自雪当年狂妄不羁，但对桑书云的雍容气度，很是敬重；桑书云也对宋自雪的傲骨志节，极为欣赏，两人在黄山、华山二役交手之后，反而互相惜重。

方歌吟一听此语，豪气竟生，缓缓解下佩剑，抽出金虹，剑身在蒙日下一片金芒，方歌吟以指拎住剑尖，曲成弧形，倏地一放，“铮”地一声颤音良久不绝，冷冷地道：“请了。”

他自洞穴出来后，先后击败铁狼银狐与严浪羽，心里豪情顿生，知道今日在船上一战，乃关系天羽派声誉，只许胜，不能败，心头非常沉重。

严苍茫一见方歌吟拔剑，心知计策得逞，当下一拍手，四人步法交错，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包围住方歌吟，这四人剑插背后腰带，剑却无鞘，剑身长，剑尖细，剑质软，兼得缅甸刀、长剑、铁枪之实。

方歌吟自幼得祝幽调教，品性虽近宋自雪，傲骨铮铮，但甚礼仪谦谦，当下倒挂剑，团团向四名脸色惨白汉子道：“有僭了——”

一语未毕，四柄如蛇蝎的剑尖，已分四个方位，直夺他的要穴！

这一下猝不及防，方歌吟剑身不及倒转，急中生智，团团一转，剑身登时“格登登”连连碰击，把四名黑衣人的剑都砸崩了口。

原来金虹剑乃神兵利器，当年宋自雪为得此剑，乃与人十七战十五胜，

另一次两败俱伤，还有一次对方武功居然在他之上的，仍被宋自雪用智慧击败，以致引颈自刎，这把金虹剑，方才夺得过来，宋自雪此后更如虎添翼。

方歌吟一招得手，四名黑衣人脸色大变，剑势一变，竟如灵蛇闪动，无法辨认出剑方位。但方歌吟一次上当，已然学乖，一招“开天辟地”就斩扫了过去！

天羽二十四式厉害在全无征兆，又急又快，大起大落，变化急遽，角度诡奇，防不胜防，方歌吟剑未倒转，却已斩了一剑，扫了一剑，劈了一剑，刺了一剑，四人无可抵御，各被迫退三步，桑书云微微一笑，严苍茫也不禁“咦”了一声。

原来方歌吟变招之快，应急之妙，使剑之时，已像了当年宋自雪最神飞风跃时七分，桑书云心神暗感安慰，老友得传衣钵，严苍茫却心感恐惧，此子不除，日后必定后患无穷。

那边方歌吟已与四名黑衣人交手十一剑，各有攻守，但金虹剑是削铁如泥的宝剑，四人手中长剑，尽管所剩不到一尺，却苦战不退。

方歌吟有好几次剑虹要伤及黑衣人，因觉对方与自己无怨无仇，强自收剑，要知武林比试，很少有这种败不认输，依然缠战的，方歌吟边战边道：“四位剑法高超，小弟在兵刃上占些便宜，请诸位兄台——”

话未说完，这四人身法大变，一人迎面撞来！

方歌吟心里一凛，一剑递出，那人眼看中剑，忽然返身，“叮”地一声，剑伸至背，架过一剑。

忽然间，这人又变得脸向方歌吟，“刷”地刺出一剑，正反之间，毫无征兆。

这下身形倏忽，方歌吟扑剑一架，贴腕直戳，刺中那人手指，“当”地剑落于地，但另一大汉又突然旋来！

方歌吟回剑欲守，另两人又夹攻而来，双剑疾斩，那两人居然不闪不避，那两人手臂断落，却无血溅，而且脸不改色，剑交左手，又是一刺！

方歌吟剑斩两人之手，心中悔恨，不料对方似全无痛楚，两剑刺来，急错步跃开，但腰际已被划伤，痛彻心肺。

另两人又正正反反，用十分怪异的身法逼来，方歌吟情知再不全力出手，只怕要败，剑气一振，便是“三潭印月”！

刷刷刷三剑，直攻东、南、北三面黑衣人，剑气直取，无可抵御，那三名黑衣人只好急退，西面黑衣人，以为有隙可乘，“嗤”地一剑直刺方歌吟“鼠蹊穴”。

这一招十分阴毒，但骤然之间，方歌吟之剑，已抵住他的胸口，这时黑衣人的剑势已尽，但身形可展，只要向前一倾，就要刺中方歌吟，不过他只要稍前趋，即被方歌吟一剑穿心！

方歌吟这一招，正是“三潭印月”，前三剑都是假的，这一剑才是真的，剑抵黑衣人胸膛，那白脸大汉冷汗涔涔下，眼色中充满恐惧，方歌吟一笑收剑，道：“承让，承让。”

陡然背后三道剑风，又飞袭而来，方歌吟本来要说几句客气话，便收剑不战，谁知方才放过的三个黑衣人，这三柄毒蛇的剑，又向他刺到，这次十分险急，方歌吟忍无可忍，而且也避无可避，只好挺而走险，猛地一划，不守反攻，一招“石破天惊”，就斩了出去。

“石破天惊”是“天羽二十四式”威力最大的一招，后发而先至，只见

三条胳膊，呼地飞上了天，手上还握了柄亮晃晃的断剑，半天才“喀嗒”掉在船板上，那三名黑衣大汉左臂齐断。

方歌吟心中更是忤疚，却不料这四名黑衣人，一人双臂齐断，三人断一臂，但丝毫不觉痛苦，只听严苍茫一拍手掌，独臂的人一手拎住自己的断臂，无臂的人居然一口噙住自己的断臂，便匆匆走入船舱。

方歌吟战败四名黑衣人，心中也觉骇然，桑书云见劫余岛的人居然无畏痛苦，想必服食药物所致，日后万一自己的长空帮与严苍茫的劫余岛人交手时，不得不多加提防。

方歌吟击退四人，也觉吃力，背贴船舱微喘，这船的木板牢固细致，坚硬多纹，严苍茫的脸色难看已极：“方少侠，功力可好得很呀！”说着轻轻一拍船舱。

桑书云忽然脸色大变，欲出口示警，已然太迟，方歌吟乍见桑书云变色，不知所故，眼光所及，只见严苍茫所拍之处，离自己虽七八尺远，但木板却毫无异状，方歌吟猛想起传说中内力中有一种叫做“隔山打牛”的……。

方歌吟一念及此，立即弹起，就在这时，一股狂飚般的大力，已至木板上涌了出来，方歌吟弹起得快，仍被那劲风扫中一下，速向前跌出八步，哇地一声，吐了一口鲜血。

严苍茫乃借船舱一拍之力，将劲道传出七八尺远，暗撞方歌吟背心，眼见得逞，谁知这小子精灵过人，居然闪去大半，心中极是愤怒，但一击不中，已不好当着桑书云面前再次出手，当下哈哈一笑道：“适才老夫一试方世侄神技，却下手过重，伤及贤侄，真是罪过、罪过！”

一下子把自己蓄意杀人一事，化解于无形。方歌吟五脏翻腾，十分难受，虽知严苍茫暗袭，心肠歹毒，但心里也暗佩服严苍茫的深厚功力。

桑书云心中也怒，但外表也不动声色，身形一闪，已挡在方歌吟身前，呵呵笑道：“严兄的掌功，又比七年前华山之战，诡奇得多。”

桑书云用“诡奇”而不用“浑厚”二字，讽嘲之意，严苍茫当然听得出来的，严苍茫心中一震：自己竟因一时之忿，出手伤了方歌吟，却让桑书云冷眼旁观，看出自己的掌功进度，这可是大大不妙。

桑小娥过去扶住方歌吟，方歌吟被震得血气翻腾，忽闻如兰榷之淡香，桑小娥因耻于严苍茫之为人，又感于方歌吟两次折严浪羽之恩，过去扶住方歌吟，但因衣衫尽湿，曲线毕露，桑小娥纵扶住方歌吟，也是拉了好一段距离。

但在方歌吟心中，却情愿给严苍茫打上十掌八掌，得此一扶，也是甘心。

严苍茫神色自若，笑道：“这次桑帮主召集武林同道，在贵帮船上相会，不知有何吩咐？”

桑书云叹了一口气道：“吩咐不敢，这次请动严岛主大驾，还不是为了‘血河车’再现江湖的事。”饶是名满江湖，老练世故的严苍茫，一听“血河车”三字，脸上也变了神色，紧张地问：“血河车……”话未说完，江中传来一声尖哨，响入云间。

只见桑书云微微“哦”了一声，只见大江之中，迅疾地驶来了一艘快帆，上书极其苍宏有力的三个签字：“恨天教！”

长空帮的帆船一阵急荡，已然停航，两名白衣青年走近桑书云身边，低语一阵，桑书云向一人淡淡地道：“暂且停航，加强戒备，对方若并无恶意，避免出手。”

两人道“是”，分头奔出，方歌吟见长空帮的人英挺，行动迅疾，心里很是羡慕。

严苍茫在船首拄杖而立，衣袖翻飞，很有气派，只听他道：“恨天教近日方崛起于武林，但声势之大，直追贵帮，不知桑帮主对恨天教可有了解？”

严苍茫浓眉散发，气态沛然，甚有风度，为人却心胸狭窄，他那句话，是有意拿“恨天教”来相激“长空帮”，桑书云岂听不出：“恨天教为中原武林第一大教，我帮当然存有案录。据说这帮主姓宋，一身兼学各家各派之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武功可能已不在少林天龙之下……只不知他今日因何找上敝帮？”

这时对方的快船也已停航，双方距离有二十丈远，但一个清脆若银剑的声音却清晰可闻：“因有事故，延误各位行程，敝教特向大家致歉，敢问贵帮帮主是不是在船上？”

对方既以礼询，桑书云便站到船头，朗声道：“老夫就是桑书云，未知有何见教？”

只听那清劲如剑的声音道：“见教不敢，敝教建教以来，未向天下第一大帮拜谒，自觉失礼，现下奉教主之命，呈上贡礼，请桑帮主笑纳。”

严苍茫一听，大觉脸上无光，原来武林中亦如朝廷，有献礼之节：凡较弱小之邦国，向大国献贡，在武林中，尤其是保镖一行，凡过一地之“山头”，必定要先行“打点”，否则难以安然无夷，而小帮小派要得大帮大派“卫护”，也有“献贡”的礼节，但“恨天教”是“天下第一大教”，第一大教向天下第一帮“献贡”，这下简直是向长空帮脸上贴金，传出去也是大大风光，而身为东海劫余岛岛主的严苍茫，可感大大没脸。

桑书云稍为沉吟了一下，一是觉得恨天教的此举，其教主气度不小，他日有更大成就，是当可预见的；另一方面又想，恨天教近日不知是否有了麻烦，故向长空帮献礼，一旦有事，有长空帮同背“黑锅”，如此一来，不是反被利用了？

要知江湖上风云险诈，桑书云不得不慎加考虑，一方面也了解心胸奇狭严苍茫，心里定不好受，于是朗声道：“教主盛情，在下心领。惟贵教近日声势，决不在敝帮之下，敝帮尚未向贵教献贡，念彼此俱是武林同道，何必拘此俗礼？贵教如此客气，实教在下汗颜，这礼物是万万不能受的……如有缘份，老夫倒想拜会贵教宋教主，不知……”

桑书云说得十分坚决，下面的话，故意煞住，有意要让对方接得上去，对方一听语气，也十分知机，好像早有准备桑书云会这样说一般，也朗声道：“桑帮主客气，长空帮声势财力，俱为天下第一大帮，当之无愧，敝教岂能望及项背？教内组合、运作、布略，实拟摹贵帮不少，贵帮实乃我教明师，故献礼一事，贵帮实应于笑纳……”

用语诚切，惟将桑书云要求见恨天教教主一事略过不提，桑书云亦明其用意，看见严苍茫脸色好生难看，当下漫声道：“我这儿还有两位朋友，也是大大有名，正想向来教主引见引见。”

只听那恨天教教主道：“不知桑帮主所说的高人是谁？”

桑书云笑道：“我这两位朋友，可说是现下武林天柱之一，一位是名震寰宇的劫余岛岛主严苍茫兄，一位是现今天羽派掌门方歌吟方少侠。”

那恨天教教主一听，登时没了声音。桑书云和严苍茫对望一眼，明知那恨天教教主极知礼数，不知因何不答。至于站在一旁的方歌吟，听桑书云如

此抬举自己，与严苍茫并列，心里很是感激他。

方歌吟望去，只见船首的桑书云和严苍茫侧面，只见桑书云神态清俊，气态轩昂，旁边的严苍茫却精厉强悍、乱发横眉，都是大宗主气派。这时江上清风徐来，桑、严二人衣袂飘飘，直如神仙中人。

方歌吟自己想想，身背金虹剑，即是天羽派继承人，按照江湖礼数，自己可以与三正四奇并列，但目下自己的武功、阅历、经验……都与这些当世高人远所不及。

便在这时，对船的恨天教教主忽然开口了：“桑帮主，能否请天羽派掌门人站出一步说话呢？”

方歌吟听了心中狐疑，桑书云也很奇怪，惟有严苍茫，心中大怒：他万万未料到恨天教听闻自己在此，居然招呼也没打了一个，却要见那乳臭未干的小子，严苍茫觉得自己一张脸搁不下去，便待发作。

方歌吟站前一步，朗声道：“晚辈方歌吟，不知宋教主有何见教？”

方歌吟张口说话，声音仍清晰地传到对船，他内力本来平平，但祝幽素重内功，不重剑法，故根基很好，加上宋自雪舍身输注真力，所以方歌吟的元气甚沛，不过不似桑书云之悠然，而是用力把声音发出来。

方歌吟忽觉到有人在船里注视他，但对方偌大的一条船上，却见不到半条人影，又过了一阵，那恨天教教主缓缓地道：“你是假冒的。”

方歌吟心中大感侮辱，怒道：“胡说！”

严苍茫一听，也感愕然，不过心里却转怒为喜，知道恨天教乃是冲着方歌吟而来的。

那恨天教教主冷冷地道：“宋自雪根本不收弟子。”

方歌吟摘下长剑道：“这剑还有假的不成？”

这时那船又靠近了些，中间不过剩下二三丈，桑书云示意密切警戒，只听那教主又道：“剑可以偷。”

方歌吟愤然道：“教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恨天教教主语音清平：“我的意思说，有金虹剑，未必就是天羽派掌门！”

方歌吟忿然道：“在下入天羽门已十年——”

话未说完，那恨天教教主银铃一般笑了起来，充满了不信，方歌吟怒不可遏，猛飞越过两丈空间，到了恨天教船上，“铮”地摘出长剑，大声道：“你以为不是，何不试试天羽剑招？！”

严苍茫忽然漫声道：“天羽派掌门独闯恨天教，难道恨天教真无人了？”

严苍茫这一句，加得真够份量，船上忽然冷哼一声，多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是丫环打扮，瓜子口脸，眼神清亮，相当秀美，若衣装稍易，直如小家碧玉，举手投足间，哪像丫头？四名丫环，也不打话，提剑拱手，便捏了个剑诀，隔岸的严苍茫一看，即道：“这是华山派的起手式‘有凤来仪’。”

四名丫环冷哼一声，四剑忽然犹若雪花，每斩六剑，才刺出一剑，在四女手中来，煞是好看，正是雪山派剑法：“雪花六出！”

第十三章 恨天教

严苍茫“咦”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

方歌吟只见剑花缭乱，不知如何应变，当下以攻代守，一招“三潭印月”就递了回去。

四婢急忙收招，因不知方歌吟那一剑，是攻向谁人，四婢剑法一转，竟是剑招互递，似守似攻，方歌吟也瞧不出破绽，那一剑也只好消解于无形。

这下连隔船的桑书云也震了一震，道：“武当剑法的‘苍松迎客’！”

四婢只不过与方歌吟交手三招，已用了三种剑法，饶是桑书云、严苍茫这样的高手，也没法看出她们的师承来。

方歌吟遽然变招，一招“怒剑狂花”就扫了出去，只见一柄金剑，化作点点金芒，四婢招架不迭，忽然剑尖伸缩不已，如星光闪烁“叮叮叮叮叮叮”一阵密响，竟以剑尖点中方歌吟的剑锋，消解“怒剑狂花”的招式。

桑书云叹道：“好一招焯花剑派的‘漫天风雨’！”

方歌吟手中万点金虹，忽然合而为一，金虹之芒索长，一时照的得四女睁不开眼来，忙惊呼身退，这一招正是天羽二十四式中的“旭日初升”，即是洛水渡中，方歌吟用来对付假冒“铁肩大师”的第一招。

金虹大现，四婢退得虽快，但仍被剑芒所及，方歌吟只想一雪耻辱，而无心伤敌，所以陡敛金虹，四婢方才舒得一口气。

只听船舱一人声音清丽，即语音冷峻地道：“果是天羽奇剑。”

方歌吟抱拳道：“教主验证无讹，在下这可告辞了！”

只听那银样的声音道：“天羽奇剑，也没什么了不起！”

方歌吟一听气极：“既无了不起处，教主何不试试！”

恨天教教主冷笑道：“既要我试，何不放胆进来！”

方歌吟仗剑一挑，掀开船舱纱帘。大声道：“那么教主就莫恨在下无礼了。”大步跨了进去，布帘刷地又落了下来，遮住了一切视线。

同时间，那恨天教的船就移动了起来，而且航驶得非常之快，桑书云失声道：“糟了！”

船瞬间已离长空帮的船二三丈开外，桑书云的大船虽利于远航，但却并不如恨天教的快捷，桑小娥急叫道：“爹，……”

桑书云叹道：“若在陆上，爹还有办法，在这大江之中……”

严苍茫却“嘿、嘿”笑了两声：“方世侄的安危嘛！他艺高胆大，年少福厚，万寿无疆——”说着，恨天教的船只已如纸鸢一般，不消片刻，便已远去。

方歌吟一踏入船舱，乍见舱中直如房中，纱帐的软床、雕花的衣橱、和精致的梳妆台，台上有清澈的明镜，风仙花叶涂指甲的小毛刷、刮指甲用的小挫刀，分明是雅致的女子闺房。

方歌吟正想退出去，忽觉船身动了，心里一凛，返身欲走，忽然白影一闪，一种兰花般的香气扑鼻，方歌吟觉得自己闯入香闺，是自己不对，正欲发话，忽然白芒一闪，白玉般的剑锋，闪电般疾点方歌吟“膻中穴”。

这一剑又急又快，剑未刺到，已发出划空的“哨”地一声，方歌吟直剑“指天一剑”，白玉剑尖刺在金虹剑身上，发出“叮”地一响，响声甫起，白玉剑又已刺向方歌吟的小腰去。

这下剑意倏忽，与第一剑之迅急，又迥然不同，方歌吟攻势凌厉的天羽

剑招，居然都无及攻出，只好又是一守，以“长江大海”一招，硬生生把对方的剑招撩开！

对方清哼一声，眼前一亮，又发了一剑，这一剑出时，白玉的剑身忽然颤动不已，方歌吟阅历不广，但见识颇丰，曾听祝幽说过，有一种犀利的剑法，属纯刚阳剑劲，每招划出，剑身自然颤动，最是难以捉摸，正是“铁衣剑派”的家传绝技。

方歌吟与对方交手三招，已屡遇奇险，却连对方容貌也未及看清，他返剑“顶天立地”，“叮叮”两剑，震开如白玉般的剑，正欲反攻，那剑却“飕”到了他的咽喉。

方歌吟大惊之下，飞快身退，那剑锋的寒意，使他喉核上炸起一串鸡皮疙瘩，只听那人哼了一声道：“应变得快！”

方歌吟却已退到床边，后无退路，那白衣人刷刷两声，左斫一剑，右斫一剑，然后中间才一剑刺出，这左斫一剑、右斫一剑，看来无用，却正好封死了方歌吟企图左冲或右突的退路，第三剑正中扎下，必能命中。

这种未出手先断敌后路的剑法，是昔年泰山派断门道人的绝招，方歌吟实摸不清对方来路，情急生智，一个翻滚，滚了上床，软枕轻被，满床蕴香，方歌吟虽避过这剑，但已迫到墙角，再无任何退路。

这下方歌吟知道不争取主动，再无生理，大喝一声，一剑“开道斩蛇”挥出，并藉剑势以觅退路。

那白衣人冷哼一声，反手一振，“铮”地一声，居然也是一招“开道斩蛇”，“乒”地双剑相交，白玉剑缺了一个米粒小口，方歌吟却被震得“砰”地撞在壁上，虎口发麻。

这一交兵，显然论剑说，金虹剑胜白玉剑，但论功力，方歌吟则不及，最令方歌吟惊吓无已的是，白衣人竟然也会“天羽奇剑”，所以骇然叫道：“你，你……”

猛看见竟是一白衣女子，就这么一眼，对方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淡雅的美，方歌吟一时说不下去，先机再失，对方“嗤”地一剑，竟就是“长天一剑”！

剑势倒反撩上，方歌吟铤而走险，飞身而上，抢出困境，白衣女子一手仗剑，压制住金虹剑的反击，另一掌倏然拍出，竟是昔年“刚击道”以威猛成名的“金兰掌”，砰地击在方歌吟后脑上，方歌吟大叫一声，仰天跌下，一时觉得如梦似幻，那白衣女子又化作桑小娥，病容的师父又变成傲气的师伯，便再也分不清是梦是真……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桑小娥的笑靥和嗔傲，那洛水茫茫，有一叶小舟，然后他和她就到了舟上，忽然舟上还有一人，在对他冷笑，仔细看，原来是“无情公子”，方歌吟握紧了剑柄，又发现那舟子分离了，断舟只载着严浪羽和他，江水不断自破缺处涌入，然而桑小娥却踏着断舟渐渐远去远去……

然后远去的人，又逐渐清晰，那悲伤的音乐，仿佛又无怒无喜起来了，那琴韵铮琮，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好像高手站在山巅，大风起兮，衣袂飘，这人仿佛是宋自雪，也仿佛是他那不愿学武愿学文的师父祝幽……方歌吟猛然乍起，只见一个白衣女子，正侧向着他弹琴，琴声已到了尾声。

方歌吟发觉自己原是睡在床上，脸上不觉一热，摸摸后脑，果真有点疼痛，仍微觉晕眩，方歌吟知不是梦，慌忙坐起，又恐惊动琴韵，只见那白衣女子，随随便便坐在那儿弹琴，神态却极是幽雅，那一股如兰的芳香，仍清

淡微闻。

只见那女子的侧脸，颧骨微耸，但肌肤调衬，十分均匀，眼睛清盈如水，眼毛十分翘长，虽近中年，神态仍十分清丽高雅。这女子宛若人间仙子，可以叫人爱慕，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就在这时，琴声忽断。

白衣女子微微回头，高洁不可逼视，声音很是好听：“你叫什么名字？”

方歌吟给这一问，只觉那女子语音甚是温馨和详，不禁恭声道：“在下方歌吟……”

白衣女子的手指修长白皙，是一双弹琴的好手，她伸开手指，专注地看看，忽然问道：“你是祝幽的弟子，还是宋自雪的？”

方歌吟想起这女子曾以“天羽奇剑”攻破自己的天羽二十四式，显然跟自己师门有关，当下答道：“家师‘江山一剑’……”

方歌吟不敢直称祝幽的名号，那女子却奇道：“祝幽穷其一生，不过学得‘天羽二十四式’其十一，而你怎会连‘顶天立地’都学会了呢？”

方歌吟听到这女子这般说，跟师父可大有渊源，故谨声道：“晚辈在半年前，曾遇见师伯，他指点了我半年——”

那女子霍地站起，几上琴弦，齐发出“铮”地一响，白衣女子一脸英凛之气，逼人地道：“他还没死？！”

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据实道：“师伯已在三个月前仙逝了。”

那女子颓然坐倒，细长的手指，竟不意地挑断了一根琴弦，泪珠在眼眶中打旋，颤声道：“他……他死了……”

方歌吟实不明所以，眼见这女子听说宋自雪未死，如此激动，一旦得知他死了，又如此的伤心。

那女子痴痴地坐在琴边，眼睛却发着亮，轻轻地弹着那琴弦，清越地唱了起来：

生尽欢。

死无憾。

花开花谢，恩怨两难断……

这样唱来，好像没有悲欢，可是一股澈底的怆痛，却非伤悲所能形容、欢愉所能表达的。

那琴每弹至断弦处，都发出“啞”地一声，就像是那断弦般的感情。那女子唱着唱着，忽侧头问道：“你师父、师伯有无跟你说起，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方歌吟因闻弦歌而伤悲莫已，不禁呆呆地点头，那女子淡淡一笑道：“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你师母。”

方歌吟脑门轰地一声，几乎跌倒：这白衣清丽高雅的女子，居然就是残忍可怖地杀伤毒害师伯的人。那女子见他如此骇然，也不惊讶，淡淡地道：“我就是林雪宜，毒杀宋自雪的，就是我。”说着缓缓转身，正面向着方歌吟，只见她正面更是清脱动人，又不能逼视，只听她缓缓地道：“我不像，是不是？”

真的不像！这在他面前，素雅清丽的女子，竟是忍心下毒手，残害师伯的凶手吗？方歌吟不觉偶然。

那女子淡淡一笑，道：“我现在改姓宋，你知道为什么吗？”方歌吟的

思绪才刚想到难怪这女子谙天羽剑法，原来都是宋师伯教她的，想到这里，恨意陡生，但面对这天生丽质的女子，竟也发作不出，这时那女子继续说下去：“我是你师母，也是你师伯的人，一生一世，我都是宋自雪的人，就算我真个杀了他，我还是你师母。”方歌吟听得茫然。

宋雪宜垂目，双手放在琴弦上，白色的袖衫，静柔无比，“十多年前，我在武当山下，结识得宋自雪。我那时立志要学遍天下武术，宋自雪却心高气傲，认为天下武学，不如他自创一家天下莫敌的武功。他为人快意恩仇，绝不故作，而且才气纵横，我最敬重的就是他。”

宋雪宜幽幽一叹又道：“但在我结识宋自雪前，便已与祝幽在一起了。我父亲原本也是叱咤风云的武林人物，后经仇家追杀，祝幽一力维护，被对方震伤心脉，所以学武进境极慢，那时我年纪还小，因感荷他对家门之恩，以身相许……可是祝幽是真君子，他见我性格凛烈，应不会喜欢他的，所以从未碰过我一根手指，任由我到处学艺遨游……”

宋雪宜停了一停，莞尔笑道：“家父的名字，想你也听说过，由始到终，武林人皆称‘林公子’而不名之……”

方歌吟“嘎”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

“林公子”这三个字，在四、五十年前的武林，实在太有名、太重要了。

“林公子”就是三百年来罕见的大侠萧秋水几名贴身弟兄之一，萧秋水昔年名动天下，剑挑权力帮，勇闯唐家堡，力战朱大天王，苦斗少林武当，不但是当世人杰，就是武林之中，也鲜少出来这等武林人物！

而林公子就是随萧秋水闯荡江湖义士之一。

宋雪宜继续说道：“祝幽是我家的恩人，然又不图回报，我原与他个性不合，但终身许他，却是情愿……与宋自雪在一起后，因知他心高气傲，稍不中意，即大起杀伐，霸道纵横，又知道他武功很强，所以也没告诉他祝幽的事……”

宋雪宜说到这里，忽又凄然一笑，有些微忧伤的问：“你说，我喜欢的是谁？”方歌吟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宋雪宜却并不期望会有答案：“以个性来论，与我相似的是宋自雪；与我相知的是祝幽。对祝幽我是敬重，而对自雪，我是爱慕。但我又不能负祝幽……我跟宋自雪相处的这些日子，天天学剑、论武、做视群伦，很是快乐。但自雪对祝幽虽时常讥讽他愚蠢，但在我面前，却谓天下人中，祝幽是他唯一敬重而有真情感者，他也说：祝幽是真正宅心仁厚的人，是真君子，而他是小人……”

宋雪宜抿嘴笑道：“他说他平生最恨伪君子，宁取小人！我就喜欢宋自雪这个个性……后来他硬要我去见他的师弟，我深恐他看出我逃避，所以便随他去……啊！那次见面，祝幽没有道穿，他佯说他病，全身禁不住颤抖，眼光虽没有看我，我才知道他对我也是有着深情的……我很难过，跟他暗地里见了几次面，他直说自雪和我才相配对，我说不是……但自雪十分警觉，他觉得我和祝幽有蹊跷，便暗自跟踪偷听，听得一半，不知以前因果，就冲动若狂，冲了出来……”

方歌吟宛若见到那一晚的惨境，宋雪宜完全坠入了那晚的情绪中：“……我记得他，披头散发，仗剑出来，衣衫给蔷薇花丛刺破几处，一点也不像他平时圈视群雄的样子……他指着我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人，你却骗我……说完猛指着他的师弟，狠狠地道：你对得住我？！祝幽待要解释，自雪拔出了金虹剑，剑芒的烁了我的眼睛，只听他说：拔你的剑！祝幽没有拔剑，却要

上前去夺他的剑，我知道他是怕宋自雪杀我，自雪却没有杀我，一出手就在祝幽背心拍了一掌，我惊骇尖叫，便拔剑相抗，打了十几个回合，他说：不必打了……我回头看，地上一大滩鲜血，祝幽已经不见了……他说：他那一掌，没有人能活得下去……我恨极了，说你听我解释，他说不必解释，你只要重新跟我好，他便前嫌尽消……我忽然静了下来。”

宋雪宜本来越说越沉面，也愈说愈激动，胸襟起伏不已，直到最后一句话，才慢慢平息了下去，却令方歌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宋雪宜继续道：“我个性执拗，跟自雪是一样的。我那时在想，他如此不信我，我觉得很羞辱，也不必解释了，我要报仇。祝幽是我恩人，也是我夫君，他杀了他，我也要杀死杀他的人。可是我武功还不是他的敌手，我要忍。他当作杀了祝幽便没事了，不是把我看成水性杨花的女子么？他那种霸气，是我最心仪的，也是我最抗拒的，所以我要忍着、等着、苦候报复的那一天。”

宋雪宜沉默良久后，又道：“……他见我依顺，也真一诺千金，从不追究，也不问起，所以我更恨，恨他心狠手辣，残杀同门……恨他自以为是，不了解我的为人，更恨他自以为大量宽宥，而我根本没有错……我那时当然不知他没有下重手杀祝幽，我是一直等到你说是祝幽门徒后方才知道，祝幽并没有死，还收了你这个徒弟……当时发生现场，还有‘追风一剑’萧河在，他把祝幽之事，走报我家，我家骂我不忠不义，叔父李黑，也夤夜赶上山来，挑战宋自雪，但又被他杀得重伤，从此我恨绝了宋自雪……”

宋雪宜哼了一声又道：“快意思仇？快意恩仇！他快意恩仇，我们快意什么？！……我那时只想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世上的事，不是快意就可以解决的……唉！这本来是我和他的同一种想法，同一个梦想啊！我却成为要打碎他美梦的人。于是我学尽了他的武艺，有时心里忍不住对他仰慕，便强迫自己想到祝幽朴实含冤的脸容……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喝酒，他也很高兴，江湖人知道他武艺高强、胆色过人，不知他不胜酒力，浅尝即醉。

那天他心情特别好，吃了很多，喝了很多，他哪里知道吃的是毒药，喝的是断肠酒……那天他很高兴，兴冲冲地跟我说：我有这样好的知音，吾愿足矣，今后我要立的是大志，图的是大计，作的是大业……’自雪那时，已有意暗助朝廷，杀退金人，我那时听着，心里一酸，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他因醉意也没发觉，还自言自语的说：‘其实我还有一事，未告诉你，’我没有让他说下去，因恐被他真情所动，不忍下手，又劝他喝酒，他笑笑不再说话，只顾喝酒，想他那时，定必想跟我说，她未真个下手杀却祝幽的事……”

方歌吟听着，只觉一阵阵椎心之痛，宋雪宜两颗泪珠儿滚落下来，却毫不为意：“……我把那菜和酒，都下了极重的毒药，因知他功力好，怕毒他不死，反而痛苦难受，所以下手绝不容情。他发作时，已经肝肠破碎，痛不欲生，但他最痛楚的，反而不像是肠胃，而是心里。他撞跌了椅子，脸容抽搐，狠狠指着我说：‘你，你——’便说不下去，然后萎然而倒，大叫道：‘罢了’——眼看没了声息，忽又冲天而起，向我扑来，当时他未拔剑，我错以为他要濒死反扑，所以下手也不容情，只求保命，一出手，先斩了他双腿！”

方歌吟听得心口一痛，宋雪宜神色木然：“一个错误连接一个，到最后是不走也不行了，而走下去就是错下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斩断他双腿，他就倒了，我以为他已死了，当下放声痛哭，不觉晕眩过去……醒来后

发现他居然没死，不但没有死，而且把毒质都逼出体外，但因毒性太烈；未能全身额顶散发，结果全部毒质，在脸上发作，他一张脸容，于是全毁，更可怕的是他逼毒之际，全力运功，无法御敌，而他脸容可怖，我教中弟子护法，不知他是谁人，又见我昏倒在旁，以为是仇人大敌，先锁起来再说，又见他断双脚而武功尚在，必是高手，所以以双铁环锁穿他的左右肋骨……我醒来时，一切大错已铸成，而他的苦难尚未过去……苦难似永远不会过去……”

方歌吟听得惊心动魄，又恨不得什么都没听到，那段凄烈的故事，几令他有毁灭自己的冲动，未雪宜又道：“……他的苦难尚未过去，你知道一个女子狠起心来，会做些什么吗？她既要杀他，就会让他死，无论多残忍，也会让他死，非死不可，非杀不可，我当时宁愿他死了，我也自刎，而下忍令一个做啸江湖的人，变成这样一个脸容全毁、双腿残废、终身被锁……的活……活死人……”

说到这里，宋雪宜脸色透白，“于是我要杀他，他双眼还完整，盯着我，居然很平静他说：‘我会收个徒弟，来报此仇的。’声音全哑，沙涩难听，更不忍听，于是立刻结束这一场苦难，便一剑刺去，他……他居然还能运起神功，挣脱铁链，以一手支地，一手与我拼斗，我连手都吓软了，毕竟是他呀……他脱困而出，我心里意念一转：我把一个人伤残至此，实生不如死，我绝不能让他苟延残喘，所以一狠心，就发出了暗器……你知道一个女人心狠起来有多狠吗？……”

方歌吟一直怔在那边，一句话也答不出来，不过宋雪宜也无意要他答话：“……我名字里有‘雪’他名字也有‘雪’，字，我觉得我们都像那寒冷的雪，无情……”宋雪宜苦笑了一下又道：“我的暗器，打瞎了他一双眼睛，可是他还是逃得了出去，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宋雪宜悲声道：“我多不愿意杀他，我喜欢的人，我要生生世世和他在一起……我多希望不曾伤他，这位我敬佩崇拜的人，在武林中，我和他是让人羡慕的侠侣……可是我做了，我已经做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他走后，天涯海角，我也追不上他了，也不能当面对他说出我心里的话。他如果被我所杀，我也一定自杀；但他没有死，我也只有活下去，因为在这人世间，只有我，最知他，也只有我，最念他，我要活下去，记住他的英容，发扬他的侠名，要痛苦地活下去，而不是一死了之。”宋雪宜花容惨淡地道：“所以我姓宋，虽然我没嫁过去，但我已是他的人。祝幽在天之灵，必不会见怪，我已经替他报了仇了，……那时我是这样想的。白雪被我下手那晚，要尽欢；死，亦无憾……”

宋雪宜讲到这里，方歌吟想到屈居暗无天日的石室中整十年的宋白雪之惨状，和寂寞的逝世，不禁潸然落泪。

是不是已经尽了欢？是不是已经没有了遗憾？

琴几上氤氲着檀香的雾。

宋雪宜静静地端坐，没有再说一句话。

方歌吟终于低声唤了一声：“师母。”

师母，师母。虽然这女子使他师父丧命，师伯含恨，但仍是要唤这一声“师母”。

宋雪宜缓缓举目：“嗯？”

方歌吟决定把事情告诉她：“我师父他，……他也已死了。”

宋雪宜眼睛一茫，很平静的合上眼睛，再没有睁开过。

方歌吟双膝跪下，守在她身边，也没有再惊扰。

他心里却觉得，这世界上，他仿佛有了个亲人，在天涯海角，他不只是子身一人了。

宋雪宜良久徐徐张开双目，莹亮灿人：“我今年近四十，看来年轻，心已老了。你叫我一声师母，我也消受得起……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出言相激你过这船来？”

方歌吟摇首，宋雪宜道：“因为我听说你是天羽派的，以为又是冒充。近年来，有很多人趁宋自雪销声匿迹于江湖，而招摇撞骗，为祸武林，不少人都给我杀了。你一上船来，我见你用正确的‘天羽奇剑’，便知你确是天羽门人，但想起宋自雪说过要徒弟找我报仇，我以为你来意如此，所以先一试你的武功……你能接我七招，已经很不容易了，后来你欲突围而出的身法，我看不像宋自雪的：他一生只有进攻，而不必逃脱，也不用突围，他被我毒杀那次，是第一次逃亡。

“你逃脱的身法，倒是像祝幽的弟子，祝幽平生为人，素重退让三分，不到必要时，宁可认输，也不愿打，宁可逃走，也不愿杀人。”

方歌吟心中很是感慨，师父和师伯，同一师门，性格却如此相异。

宋雪宜轻悠地叹了一口气，又道：“我知道宋自雪素来不轻易授人武功，他看得起你，你必有令他十分激赏之处。……你既是祝幽弟子，十几年侍奉他药茶水酒，也算是情同父子。你跟宋自雪，又有相知相惜之情，是他毁容残废后，逝胜之前的唯一衣钵传人，他当然寄望你能执掌天羽派，光大门户……我宋雪宜一生，只欠他们两人，我也把我集合各派武艺所研得之菁要，尽传于你，我是你师母，你不必推拒。”

方歌吟很是感动，真是无可言表，竟跪下去，“咚咚咚”叩了三个响头，宋雪宜展颜笑道：“你是忠厚少年，正有祝幽的谦厚，也有宋自雪的猖狂，既然能在三个月内学得天羽二十四式，聪悟定必过人……你最好把你的过往，说与我听。”

方歌吟觉得这女子，容颜清雅，仙容似兰，语音神态，最令方歌吟深心感动，好似母亲温柔慈蔼叮咛一般，方歌吟也不知怎的，宛若天涯浪子，遇着了至亲的人，——把过去的事情，尽向眼前这女子倾诉。

这女子听得专神，时捻琴发出“铮琮”几声，几次拂琴，就让方歌吟心头一暖，仿佛倦马疲人，终遇知音相慰一般温馨。

第十四章 长空帮

船缓缓开去，江水慢慢流，恨天教的船也不图快。只在淮河流域激荡。就在这江上，宋雪宜将自己的武艺，悉心相传。

宋雪宜的武功，是各家各派，奇门异帮的秘技，她冰雪聪明，胆大心细，到处偷窥别人习武，竟学得了各门各派的部分武技。

大凡一家武术，能专不能杂，能杂便难专。因为欲学得一家专长，必定由基础、步法、调息、心法、招式歌诀都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宋雪宜天生聪明，发明得一种易练易通的方法。不过一旦比起那一派的大宗师，便显然远逊。惟宋雪宜所学之杂，可谓世间少见，加上触类旁通，在武当偷学大风道人剑气习法，被掌门师弟长风道长发现，大战一百回合，居然不分轩轻，大风道人见赏，释其下山，不再追究；而长风道人武功直追三正四奇，几已不分高下，宋雪宜竟与之打成平手，在武林中的声望，也名噪一时。

她授予方歌吟的习武方法，也是着重于妙悟，而非精专。方歌吟既先得祝幽以十年辛苦，打好他内功心法的基础；宋自雪又以三个月时间，授于精妙的天羽奇剑和灌输于极为刚烈的内劲；而今宋雪宜更教他天下各家奇术杂学，方歌吟天性聪敏，更勤于学习。

一晃眼三个月又匆匆过去，方歌吟大致上对五六家武学较为精深，七八样武术有点了解，还有二三种武功略有涉猎。要知各门各派，能在江湖上持久名声不堕，定必有其精深奥妙处，岂随便略学能登堂奥，方歌吟能在如此短促期间，兼数家之学，已然十分难得。

方歌吟与宋雪宜日久相处之下，觉得师母的风仪、姿容，甚至叮咛、关怀，既似他姊姊，亦如他母亲，甚至有时也像他的朋友、知音，时与方歌吟对奕、谈天，甚至煮酒论英雄、茗茶听弦韵，在令方歌吟感激莫己的。

船帆继继荡荡，这日宋雪宜在船板上，在和风淡日下指授方歌吟练武。这天是练到“伏虎门”的爪功，宋雪宜道：“如有敌人攻你上盘，压力大小，又无法后闪，你应俯首攻他中盘。如遇他另一手又有兵刃，譬如：他是使一双判官笔的，一支攻你上盘，一支攻你中盘，你应付不过来——”宋雪宜一面比手划脚，一面展动身法，只见她白衣闪动，裙褶生花，一动是一种风姿，千动是千种风韵，方歌吟真看得呆了。

宋雪宜也没察觉，继续比划道：“那时你便应攻他下盘，双臂膂力强的人，下盘不见得灵便，你例用虎爪抓他足踝，或扣他足踝，抓得对时，对方便战斗力全失，这便是‘伏虎门’中‘伏地虎’的威力……”

宋雪宜说着，忽然抬头望去，只见方歌吟痴痴地望着自己，宋雪宜嗔叱道：“喂！你究竟明不明白？”

方歌吟“哦”了一声，那涌动的云朵和花朵一样，原来乌金烈日在云层后发着威皇的光芒。

方歌吟虽然愣了一阵，但却是有细聆的，于是他道：“但如果对方的下盘虽不灵便，却是极稳实呢？一般膂力强者，双脚虽不迅疾，但马步极健，不易压制。”

宋雪宜沉吟道：“那也是的，不过你如有剑在手，可用武当派‘阴柔绵剑’。‘阴柔绵剑’的好处是专攻内外家罡力，就算是神力护体、或至刚苦练，武当派的武技也可以克制。”

方歌吟点头道：“是，是，武当剑法，师母曾指点过我。不过若对方武

功很强，别人在上，自己在下，未免吃亏……”

宋雪宜笑道：“若对方是任狂，你武功再高，也没有用，只好一伏地，避过中上盘之袭，立即退走便是了。”

方歌吟却道：“不行，天羽派绝没有临阵逃脱的人。我是请教师母，既无退路，又无法招架，何不由居高临下，或干脆来个近身搏战？”

宋雪宜听着，也没说话，看过去只见远处江上数峰青，江水静静，那初生犊不畏虎的方歌吟，双肩斜飞入鬓，一副敢作敢为的模样，宋雪宜心头一震，猛想起宋自雪：这小子岂不像极了宋自雪当年笑傲江湖、崭露头角之时的英姿么？

宋雪宜也没表示，只继续说：“一个真正的高手，是懂得如何保持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岂可动不动就轻言牺牲、搏命？”她虽在说着，可是心里却仍不知为什么有些震荡：“天羽派要你发扬光大，你不能死，你死就是对不起我。”她说着低首用尖细的手指弹动着船舷上的麻绳，那绳索忽地掉到江里去了，宋雪宜仍淡淡他说，她却不知道这句话对方歌吟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就在这时，江中忽然出现一艘急帆，三叶快舟，江水极急，而这四艘大小的船艇，也急航驶而近。宋雪宜脸色大变，一扬手，四、五名恨天教的女弟子已到了宋雪宜身侧，宋雪宜迅快而镇定地向这几人吩咐了一些话，众人即返去办事，只听船板上下脚步沓错，显然十分匆急，方歌吟问道：“师母，什么事？”

宋雪宜道：“恨天教搜集有各家各派的资料与行踪……除长空帮外，恨天教可谓第一大教……只是近日武林诡波迭起，一些行踪不明而且为数甚多武功高得可怕的武林高手，神出鬼没，不知何帮何派。还有血衣帮、天残教、金衣派被血河派大举杀戮后，元气大伤，现存九大门派中的崆峒、恒山、黄山三派，尽被这一股神秘势力所歼灭，却不知凶手是谁……武林中有如此惊人的实力，到底什么企图，我一直在追查此事。这四艘船，可能便是那一帮人马复现，也是这悬案的线索，我们绝不轻易放过……”宋雪宜忽抬目望向方歌吟道：“我们终须一别。你还要追寻血河车和你仇家的下落，我们就此别过……这里放下舟子划去，靠岸西行，可到嵩阳一带，据悉那儿桑书云已约了车占风、严苍茫等三奇见面，敢情是为了血河车重现江湖，联手挟制‘武林狐子’任狂报复的事……你可投入长空帮，桑书云为人磊落尚义，绝不会袖手不理的。这样追寻血河车的下落和杀父仇人，反而是捷径……”

方歌吟还想说话，宋雪宜冷冷一挥手，“哗”地一声，舟子已放落江中，宋雪宜淡淡地道：“你去吧！”

方歌吟呆了半晌，不再说话，“咚咚咚”叩了三个响头，即飞身落于舟中，宋雪宜忽自襟里拿出一册旧帙，扔向方歌吟，方歌吟伸手接过，却不明所以，宋雪宜淡静地道：“这是我综合各家所长，研得攻守快慢四式，这四招乃一位绝世奇侠的心血，也是天下武学之菁华，……你要好好研究……”

这时已近冬天，江气甚寒，有一层淡淡冒起的雾气，宋雪宜说完，掌力一催，舟子划水而去，隐于雾中。

宋雪宜待舟子不见后，又呆了半晌，直至侍女在她耳边说话，她才如梦初醒：“追不到啦？”

“追不到了。”

“哦。”宋雪宜长长吁了一口气。太阳已没入云层，变化千万，远处河

岸芦苇一片白。

这时他正在茫茫江上，一个人，一把剑，他的心情正如他的处境。

他一人蹒跚前行，不觉已到了嵩阳观这一带来。

方歌吟忽然想起嵩阳观有著名的汉柏，大数百围，是汉代之物；嵩阳观在中岳太室南麓，一砖一木，都甚有古意。

他虽想观赏这罕见的古迹，更重要的是，他想在嵩阳观中寻得长空帮的踪迹。

他进入嵩阳观时，日影西斜，他据这几日山下所见的途人谓：观中香客近日曾发生格斗。他心想可能与长空帮有关，所以便飘然赶去。

汉柏古意苍茫，但古木苍苍中，却犹吐新绿，生机盎然。

树下却有两个人，在静静下棋，一人是眉须皆白的老者，一是书生打扮，文士气态的青年人。

树旁还有两个人，一个中年妇人，大眸子，常禁不住要笑，用手去掩住嘴巴，可以想见年轻时风姿定必很美；另一人貌似商贾，眉清目秀，可惜大腹便便，实在太胖了一些。

方歌吟也没注意，走过去向那对奕棋的人拱手道：“请教。”

那老者抬目道：“啥事？”

那年轻书生却连头也不抬一下。

方歌吟恭谨地道：“敢问老丈，前几天这里是不是发生有人格斗？”

老者愕然道：“是呀！”

方歌吟问：“那些打斗的人，都还在不在左近？”

老者双眉一蹙：“前几天这里来了几个公子哥儿，调戏良家妇女，这里是长空帮的地盘，所以惊动了几个行侠仗义的人，打将起来……至于他们去哪里么？老夫不知……公子又问来干什么呢？”

方歌吟想要实说，心知说与老者听，对方也不了解，只好作罢，随便道：“没什么事……只是问问罢了。”

老者奇道：“莫非小哥是要找长空帮的人？”

方歌吟点点头，忽听那中年女子笑道：“公子与那晚在观里打斗的‘无情公子’严浪羽可是故识？”

方歌吟一震道：“是他？！”

那女子侧首问：“公子与他相熟？”

方歌吟叹道：“岂止相熟，曾经……”本来想接下去说。‘还大打一场’，不过觉得说来也无谓，所以便止住不说。

那女子与老者对望一眼，心里所思都是一样：这小子和无情公子是一路的。那老者忽然抚髯道：“折云长长长长长长长飘。”

方歌吟一呆，看那老者脸上闪过一片青煞，显然已动怒；女子微笑望自己，显然是要自己应对那一句奇怪的句子，方歌吟嗫嚅道：“老丈……我不懂你意思？”

那老者徐徐站起，又问了一句奇异的话：“你过的是什么桥？”

放的是什么纸鸢？”

方歌吟还是答不出。那老者突然一反手，闪电般扣压他左手脉门！

这下快如电光石火，方歌吟现今武功高强，非昔可比，但这花甲老人，出手诡异，快得无以复加，方歌吟这才醒觉，老者已拿住他的脉门。

方歌吟用力一甩，但老者指如钢箍，方歌吟已感半身麻痹。情急生智，

猛想起东海劫余岛有一招反手奇招，当下转时沉腕，猛吸丹田，竟然全手一翻，似全无骨骼般一下子摔落了老者的压制，翻手反而搭上老者的脉门！

老者心里一凛，大喊道：“果是东海劫余岛的！”语音中五指弹出，射向方歌吟脉门，方歌吟见老者五指如钢钩，知其指力非同小可，立即松手，手背仍被老者指风扫中一下，立即痛入心肺，手骨几为之摧裂，方歌吟又惊又佩，即跳开抱拳道：“敢问前辈是淮南鹰爪王的什么人？”

那老者冷哼一声，手下却绝不留情，“刷刷刷刷”又是四爪，一面道：“什么什么人！老子就是鹰爪王！”

方歌吟大惊，知有误会，正想解释，但对方攻势太强，他不得不全神应付，也来不及分心说话。

原来大名鼎鼎鹰爪王雷锋歿去之后，淮南一系，即以北宗鹰爪王曹极为正宗。此人禀性刚烈，疾恶如仇，后被长空帮收录，成为长空帮五大旗主之一，也是长空帮得力人物之一。

既然此人是曹极，便断无可能是歹人，自己使出东海劫余岛的武功，反使他以为自己是严苍茫的人，显然曹极是冲着东海劫余岛的人而来的……

曹极一爪一爪地攻下去，方歌吟一口气几喘不过来，曹极心里却大为讶然，原来他自恃极高，前鹰爪王雷锋之后，鹰爪门中无一人敢仗一双空手名震江湖，大都打铸铁手钢爪，惟曹极以一双肉掌，曾生生拗断七名淮南门高手夹攻下的钢爪，淮南门中，一时无人不屈。

可是眼前这青年，仗着诡奇的步法，和繁杂的掌法，与他走了三十几个回合，全无败象，心中不禁大气，每喝一声，攻出一抓，方歌吟一直在闪避着，可是他全身的衣袖和发丝，都给气激往后紧飞。

这是因为曹极所出的爪风，实在太凌厉了，方歌吟知不能敌，呼道：“老丈……你再不停手，我要……拔剑了！”

曹极怒笑道：“拔你的剑吧！难道我还要你相让不成？！”话一说完，上抓脸门，中抓胸膛爪风厉啸，又刮得方歌吟几乎一口气都喘不过来，只听曹极骂道：“撕裂你这无耻淫贼败类！”

方歌吟心里暗暗叫苦，莫不是被人认作前几日欺侮良家妇女的歹人才好。这时两爪已至，方歌吟已背贴汉柏，不能再退，猛忆起在恨天教船上，宋雪宜最后所授的应付方法，不退反进，猛然蹲低，用“霹雳堂”拳功中的“雷公轰”，一拳就捶在老叟右脚跟踝上，这一下反击得极其巧妙，曹极眼看得手，方歌吟已死路一条，忽然眼前一空，方歌吟已不见，脚下却猛受一击！

他“哎呀”一声叫起来，一手抓住痛脚，另一只脚却绝不含糊，一腿就喘了出去，直踢方歌吟心窝！

这下方歌吟眼看避不过去，猛闪过自己在船上说过的硬拚硬斗方式，在曹极脚已抬起，尚未腾空踢出之前，已抱住了他！

这一下，曹极可狼狈已极，他一足吃痛，拿在手里，另一足踢出，方歌吟这一抱一撞，“砰砰”一声，把曹极撞跌在地，方歌吟深感歉意，正待说话，忽然身边起了两道急劲之风，只听那女子叱道：“照打！”

方歌吟侧首一看，知是两柄极闪亮的柳叶刀，这下闪避不及，忙用剑鞘挡拨，“当当”撞开二刀，方歌吟大喊道：“可是‘满天刀’岑三娘？”

那女人笑道：“也是你索命娘娘。”她虽放出飞刀，但先前绝不与曹极二人群殴方歌吟，放刀之间，也先照会一声。方歌吟以为她比较讲理，正待

开口，岑三娘手一扬，又打出三把飞刀，品字形飞来！

“满天刀”岑三娘也是长空帮五大旗主之一，一身武功，不如曹极，但暗器飞刀，在江湖上却是大大有名，无人不惧的，两河大盗一听岑飞刀，真是吓得抱头鼠窜，可见岑三娘威名之盛。

这三刀飞出，方歌吟猛趴地一伏，险险避过，就在他未跃起之际，岑三娘已赶至，铮铮抽出两把淡青色、明镜一般的柳叶刀，霍霍斫了下去，出手比曹极还狠！

这下方歌吟真无可再逃，只好拔剑。

金虹陡亮，长剑穿过双刀，指在岑三娘的咽喉上。

岑三娘顿住，她只觉喉咙有一点痒痒，她甚至无法不敢低头去正视，那剑光何其滢亮。

所以她也无法斫下那两刀。

就在这时，突然“嗤、嗤”两声，“叮”地又一声，金虹剑被撞得一偏，几离手飞去，另一急打方歌吟小腹，方歌吟猛想起宋雪宜所授天下武学中，也有“长空神指”的一些皮毛，他因亲睹长空帮的威力，故格外用心学习，双指闪电般一挟，挟住那事物，定眼一看，原来是一枚棋子而已，圆木中一个圆框，上书“车”一字，但震得双指发酸不已。

打出棋子的是那青年文士，另一枚“炮”的棋子，撞歪金虹剑，仍弹飞数尺，嵌打入树中，其手劲之强，可想而知。

岑三娘立刻跃开，青年文士也大为惊讶，道：“哦，你也会神指？”说着徐徐起立，方歌吟知又有一番恶斗，忽听一人哈哈笑道：“牧三弟不要妄动，这位兄台执的是金虹剑，适才恐怕是一场误会。”

方歌吟掉头看去，只见那眉清目秀的胖子商贾，呵呵笑说，十分可亲，方歌吟却恍然大悟，原来那手劲极强的青年书生，便是“长空帮”五大号今天下的旗主中武功排行第二的“雷霆手”牧阳春，而这笑容可掬的胖子却是“长空帮”中，武功仅在桑书云之下的“雪上无痕草上飞”梅醒非。

据说此人，双手双剪，而且轻功高到骇人听闻，而且为人相当随和，惟在大节上却分毫不让，方歌吟知道这些人都是“长空帮”中的英雄好汉，当下收剑指地，长揖躬身道：“晚辈天羽派方歌吟，不知是长空帮四位旗主大哥，贸然出手，多有得罪，承蒙相让，感愧无容，尚请四位恕罪。”

梅醒非“咯咯”笑道：“方少掌门快莫如此，你是一派掌门，与敝帮帮主同等份位，是在下等莽撞才是，少掌门请勿客气。”

岑三娘“咕咕”笑道：“想你必是那个……那个救小娥妹子的少侠了……早知是你，才不会误打一场……你剑法好得紧呀！”

方歌吟见四人毫无忸怩作状，也不摆前辈架子，亦不记恨，心里对长空帮更是敬仰，听岑三娘口气，知是桑小娥曾向她提到自己，当下心里甜滋滋的，一时也不知说啥是好。

曹极仍抚住脚踝叫道：“你那一拳，倒也不轻，却像，伏地虎，那一类武功……你……你究竟是何门何派，怎么功夫如此之杂？当年宋掌门人的剑法，我曹某人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也不似你这般繁杂呀？”

方歌吟一时也不知如何解释，只得笑笑：“在下……刚才所使的，确实是‘伏虎门’的武功……至于从何学来，实一言难尽……”

梅醒非等人都是老江湖了，是方歌吟言未尽吐，知是另有苦衷，当下便不再追问此事。

第十五章 四大堂主

梅醒非笑道：“方少掌门是想见咱们帮主吗？”

方歌吟心里是想再见桑书云的风采，但却劳无名目，当下道：“不，随便走走罢了，桑帮主日理万机，还是不宜打扰他老人家的好。”

岑三娘眯了他一眼，笑道：“方少侠想不想见小娥姑娘？”

方歌吟不禁脸上一热，登时不知如何作答：“这个……”

岑三娘惋惜地道：“可惜这几天小姐要上少室峰找少林派的人算帐，并不在太室……”

方歌吟一听，心里不知怎的，好生失望，岑三娘眼尖，早看得出来，梅醒非笑道：“方少侠如无急事在身，不如稍候，帮主一会儿便到。”

方歌吟口里道：“不必了，不要烦扰桑帮主……”忽听“喀刷”一声巨响，那嵩阳观的后门，碎裂千片，两道人影，掠了进来，只听一豪放而粗暴的声音道：“桑书云呢？！叫他出来！”

两道人影“砰”地跌落院中，那语音却不是这两人发出来的，因为这两人仆倒前，早已伤重难语。

那青年书生变了脸色，叱道：“谁敢杀我帮中人？！”话未说完，手指一弹，一枚棋子已“嗤”地射了出去。

来人白袍大袖，猛见棋子来势如此急促，也以一怔，突然间伸出一根手指。

棋子划破空中急啸，急打而出，却正好撞在那人凸出的中指上。

“波”地一声，棋子粉碎。

粉碎的千百片，反射牧阳春。

牧阳春大喝一声，猛抓起棋盘，一扬一挡，棋子碎片都打在棋盘上。

但就在牧阳春用棋盘往前一遮之际，那白袍人便似急箭一般冲了过去，“砰”地一掌，拍在棋盘上。

那一掌打在棋盘上，牧阳春连退八步，“砰”倒撞在汉柏上，那汉柏极其坚韧，屹立不倒，“雷霆手”牧阳春却被反弹上来，正好迎上白袍人的第二掌。

白袍人第一掌，是要震飞牧阳春的反击能力，第二掌，准则是要牧阳春的命。

就在这时，岑三娘一声：“看打！”

“飕飕”二声，两把飞刀，闪电般掷到。

白袍人本来一掌已拍了出去，也不知怎地，一反手间，那掌上无名、尾二指、以及食、中二指，已挟住了两把飞刀。

白袍人一回过身来，方歌吟与梅醒非都不禁“啊”了一声，梅醒非心道：“原来是这魔头来了，无怪乎连牧三弟都不是对手。”方歌吟心里却想：“原来是他！”

原来这人不是谁，正是“三正四奇”中“四奇”里的严苍茫。

梅醒非迎上去笑道：“严岛主，请停手，有话好说。”

严苍茫本来脚踏子午，一手挟刀，当下徐徐站起，绷紧的肌骨渐渐舒松，笑道：“对，正是有话好说，还你飞刀。”

严苍茫语音不变，平平说下去，众人一呆，不知他“有话好说，还你飞刀”有何意思，就在此时，突然刀光一闪，飞刀已射到岑三娘眼前。

原来严苍茫为人心胸狭窄，岑三娘射他飞刀，他非反击不可，心里也想多剪除一名长空帮高手，少一分对抗的实力，所以骤然掷出两刀。

岑三娘要闪躲已迟，勉力一偏，“刷”一刀劈脸闪过，一绺发丝被斩落，竟是刀掠过后急风才起，而另一柄刀，又已当胸射到。

在这刹那间，金虹斗现，“叮”一声，星花四射，飞刀“夺”地钉入汉柏之中。

严苍茫脸色一变，别过头去，看见了方歌吟，冷笑道：“好哇，天羽派的人成了长空帮的护院了。”

梅醒非见严苍茫在自己施礼停战后居然仍出手歹毒，笑意一寒，又听严苍茫此语，情知乃挑拨长空帮与天羽派的情谊，要是心高气傲的宋自雪，恐怕就要发作，梅醒非脸色一寒，道：“严岛主……”

正想质问严苍茫因何残杀那两名长空帮门人时，严苍茫却一句打断，道：“你们掳我儿子，是何居心？以为长空帮就可以托大，随便劫人吗？！快交还出来，否则格杀勿论！”梅醒非勉强笑道：“严先生言重，令郎聪明才智，皆一时之选，但品格行为，有失偏差，三天之前，令郎在此，作了一件丧风败德的事儿……”

梅醒非明是骂严浪羽不道德之行为，暗地里是骂严苍茫没有家教，严苍茫素来多疑，哪有不知，当下怒道：“我儿子作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凭东海劫余岛五千人，还承不起这担子吗？”

“话不是这样讲，”梅醒非皮笑肉不笑，“咱们长空帮七万子弟，却没有一个奸淫狗盗之辈，如此害群之马，是人人得而诛之，并非谁担得起的问题……”

这句话“压”下去，大快人心，方歌吟最是看严苍茫不顺眼，当下故意大声“哈”地一笑。

严苍茫脸色一沉，隐呈铁青，一片煞气，道：“你叫什么名字？”

梅醒非知道此人脸色转青，就要翻脸，昂然道：“在下梅醒非，长空帮麾下黄旗堂堂主。”

严苍茫冷冷地道：“你既是长空帮下第三号人物，我杀了你，也不是杀无名小卒！”突然动手，却不是向梅醒非，而是倒飞向方歌吟，人未反射，一杖劈下。

这下乍然遽变，方歌吟不及招架，就在此时，梅醒非也疾如流星，闪电般弹出，别看他身材肥胖，快起来轻如白鹭，严苍茫一杖向方歌吟当头击下，只离三寸，“咯当”一声，一把银剪，挟住铁拐。

严苍茫猛回身使力，梅醒非顿觉右臂重若千钧，左手一展，又是一柄金剪，“喀啷”一声，星花四溅，夹住铁拐。

方歌吟只见眼前金芒两炸，梅醒非左行两手，两柄铰剪，挟铁拐，双方僵立不动。

但在片刻间，一阵“喇喇喇”，梅醒非的身形忽然矮了一截，然后又矮了一截。

原来梅醒非双足都深深嵌入土中，直没足踝；严苍茫单手执杖，固若磐石，梅醒非双剪却发出令人牙酸的磨擦声音。

这时梅醒非额顶大汗淋漓，严苍茫神包下变，但头顶冒出白烟。这时他心中正想：这人只不过区区一名长空帮旗主，武功居然如此精深，如不杀他，日后必是大患；当下加重压力，要把他立毙当堂。

曹极、岑三娘、牧阳春三人都看出梅醒非渐已不支，纷纷拔出武器，想呼啸而上，杀了严苍茫，便在此时，青衫一闪，“嘶嘶”两声，两道指风，斜削而至。

这两道指风一到，两人立分，梅醒非连退八步，要不是曹极一把扶住，必一交坐倒，严苍茫只不过身形往后一挫，杖已支地稳若泰山。

曹极扶青梅醒非，其势依然不止，又退出三步，牧阳春挥臂一拦，他指劲如此之强，臂力更巨，三人又退了一步，才全卸去那股无形的大力。

这时场中多了一位优雅的青衫人，微笑道：“严兄何必动那末大的火气？”

此人正是长空帮帮主，长空神指桑书云。

严苍茫目光收缩，冷冷地道：“桑帮主，恭喜你已练成倒内息逆发指，‘螳臂挡车’神功”

桑书云微吃一惊，心里极是后悔自己大意，使出“长空神指”中的以内息倒错发指的功力，反叫严苍茫看破了自己武功的进境，他外表毫不动声色，抱拳笑道：“严兄见笑了。”然后又向方歌吟招呼一声：“方少侠可好？”方歌吟真是受宠若惊，桑书云处处以一派掌门之礼待他，丝毫不以长辈自居，令他感激得无复言表。

严苍茫把铁拐往地上一敲，大刺刺地道：“而今嵩山之战，尚有三月，桑帮主因何把犬子擒制，恐有失江湖道义！”

桑书云微笑道：“严兄误会；”说着目光望向梅醒非，梅醒非稽首道：“严公子前几日跟踪桑小姐来此处，出言轻薄，小姐要我们逐退之，牧旗主曾好意劝告严公子，严公子不听，大打出手，严公子受轻伤而去……”

严苍茫怒道：“胡说，你们定必群殴……”

梅醒非也不理他，继续道：“后来严公子犹在此地，徘徊不去，见一民女，竟起色念，将之强暴，事后竟起杀心，恰巧教岑旗主撞见，打了起来，后来曹旗主也赶至，两人合力制伏了严公子。听候帮主发落。”

严苍茫一面骂下去，梅醒非径自说下去，不理睬他；严苍茫也自觉无趣，住口不骂，又听梅醒非对岑、曹以二战一的事直认不讳，反而没有咒骂的藉口。要知东海劫余岛岛主向来是护短出名，是才顿又了一顿，破口大骂道：“根本便无此事！你们编造事体，来陷害我儿，以为劫余岛好惹的吗？”语下大有威胁之意。

梅醒非微微一笑，桑书云颌了一颌首，梅醒非一扬手，两名长空帮黄衫汉子，架着一个俊美的青年，自门外走进来，只听他惨然呼道：“爹！”

严苍茫听得心中大痛，又恨他这个唯一的儿子不争气，居然当这些人之面一副求饶的样子，便要先发制人，故此怒道：“你们这样虐待我儿，是何居心！”

梅醒非又挥挥手，岑三娘也扶出一人，只见这女子相当美丽，庄稼打扮，发髻凌乱，一双眼睛却哭得又红又肿，一面行近，一面还抽泣不已，望向严浪羽，似对之十分畏惧，严苍茫心知不妙，犹逞强问道：“这又是干什么吗？”

岑三娘拍拍那姑娘肩膀，却向严苍茫冷笑道：“问你的宝贝儿子去呀！”

严苍茫忽然踏前一步，只一步，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他已越过丈外，到了严浪羽身前，一巴掌刮了过去，“啪”地一声，严浪羽白皙的脸颊上现出了五条红影，严浪羽骇道：“爹你……”似不相信严苍茫竟会掴他。

严苍茫怒叱道：“畜牲的事你都干出来！”一把向严浪羽肩头抓去，似

要逼他认错，桑书云劝道：“严兄有话好说——”

倏然之间，严苍茫一反手，“啪”地击中一名黄衫汉，那黄衫汉一呆，撞跌而出，把另一名黄衣人也撞跌在地上，两人摔倒在地上，口喷鲜血，都伤得不轻，只听严苍茫哈哈一笑道：“对了，有话好说，何必制止我儿？！”

严浪羽这才明白他父亲的用意，当下又有了一种狂妄，得意的笑容。

桑书云变色道：“你这算什么！”

严苍茫脸有得色：“哎，桑帮主难道未曾看见，我已教训了这畜牲吗？”

岑三娘厉声道：“良家女子贞操，岂是让你一巴掌就了事的！”

严苍茫雄桀怪笑道：“我儿子要玩，天下女子，他哪个玩不起，要来这穷巷僻壤，做这些勾当，这其中必有冤屈，我回去再查清楚……”

曹极怒道：“这里是长空帮的地盘，有事长空帮作得了主！”

严苍茫“哈”地一声怪笑道：“我呢？我是劫余岛的人，长空帮管到东海的地盘去吗？”

牧阳春在四大堂主当中最是年少气盛：“我不管你如何说，总之这女子名节，那两人负伤，都要你赔上。”

梅醒非见严苍茫狂妄自大，也心里有气：“我们好意擒住令公子，一直都礼待他，就是等严岛主来主持公道，要是严岛主不公道，长空帮可要讨回公道了。”

梅醒非这话下得极重，严苍茫却仍然笑嘻嘻：“公道吗？公道也要讲实力的！”

方歌吟听得热血沸腾，眼见严氏父子这等行为，早已按捺不住，任侠之情陡生，怒道：“你们父子这般无耻，怎当得上武林高人！这桩事情，已有人证，你们如此卑鄙，何以服天下人心！”

严苍茫几曾被人如此骂过，一看又是方歌吟，心中怒极，外表依然笑嘻嘻地：“人证吗？怎么她从未说过话？！”

突然一闪，穿过梅醒非，越过牧阳春，一扬袖，大风卷出，震开岑三娘，一指凿向那惊中的女子“人中穴”边还笑道：“说话呀！”

这下方歌吟早有防备，“铮”地一声，金虹又现，斩向严苍茫。

严苍茫心下一凛，猛见金虹乍现，比他想象中要快得多，急忙缩手，心中付道：“怎么数月不见，这小子武功又高了许多。”匆忙间望过去，只见方歌吟人在剑芒中，目为之眩，看不清楚，神气飞扬，却如当日宋自雪初出江湖一般，严苍茫心里又是一栗。

严苍茫打量归打量，心里已认定要杀人灭口，上盘丝毫不动，下盘已喘出一脚，踢向那女子。方歌吟怎料得到严苍茫出手如此诡异，发觉时已太迟，眼见那一脚就要踢中，可怜那民家女子又如何受得住“四奇”之一严苍茫的一脚？

便在此时，忽然青影一闪，一抬足，“啪啪”二声，两脚交踢在一起，两人神色不变，惟桑书云已挡在那女子身前。

严苍茫情知桑书云拦住，杀人已无望，心知乃肇因于方歌吟从中作梗，心里对他恨绝。

桑书云定定地道：“严兄，你是武林泰斗，若杀手无缚鸡之力者灭口，传出去可不大好听。”

严苍茫想一想，心里已有计较，冷冷他说：“我从不在于别人威胁下谈话——你们人多势众，我严苍茫可是不怕的。”心里则是想到，自己纵冲得出

去，儿子难免也落入别人手里，投鼠忌器，所以先得要把局势缓了再说。

桑书云沉吟了一下，心想严苍茫毕竟是一方宗主，不致言而无信，而且无情公子被擒，对他脸上大不光彩，所以点头道：“好，我们到古刹去谈。”

梅醒非踏前一步，因不放心，想出言相劝，桑书云一摆手道：“我自会晓得。”随即向方歌吟笑道：“方少掌门，这事就一道走走，可好？”

桑书云一直待方歌吟是一方掌门之礼，方歌吟心里感激，又耽心桑书云安危，自无不去之道理。

桑书云向严苍茫笑道：“我们一道叙叙，令公子若无聊，方少掌门识博艺高，亦可以交换意见。”

要知桑书云亦自恃艺高胆大，不怕严苍茫耍什么花样，何况嵩山已在长空帮控制之下，桑书云准备与他私下讨个公道，惟严浪羽也定必跟在一道，动起手来，对方父子两人，自己难免吃亏，但有方歌吟在，则无后顾之忧，何况方歌吟并非长空帮中人，日后江湖流言说自己以众欺寡，他也可作个证明，加上是天羽派掌门，名正言顺，应该同行。

严苍茫冷哼一声，不置可否，桑书云微微一笑，引身向前行去，表示自己用意磊落，决无他意。

方歌吟则跟在严苍茫父子身后，一直冷冷监视着。

这时已是秋末，嵩山降雪，大地一片苍茫。

——桑书云的背门就露在他眼前，只要他陡然出袭，说不定他一掌就可以了结这劲敌的性命，然后再解决掉方歌吟……。

严苍茫眼睛凝视着桑书云的背门，慢慢吸了一口气，渐渐把力量运集在右手掌上——正在此时，桑书云倏然回身一笑道：“严公子步伐怎地杂乱了起来？”

严浪羽脸上一红，他正凝注于父亲正要出手，心情紧张，不觉脚步稍乱，却不料桑书云知道。

严苍茫脸不改色：“桑帮主的耳力，打猎不必带狗去。——”

桑书云一笑，好似没听出他言词中所含讽刺之意，返身继续前行。

四个人于是在苍茫大地，皑皑白雪上，踉踉地向嵩山古刹石塔走去。

嵩山是为五岳之一，最为肃杀，因其地居中州，古代封禅，尊为中岳。

嵩山峰峦秀拔，西峰名为少室，高十六里，周三十里，相倚相望，其间相距约十七公里。

少室有闻名天下的少林寺，我国技击中名震武林的少林派。即此发祥，有达摩面壁处、汉三石阙诸胜。

嵩山岩壑，千态万状，山中颇多古刹，有嵩山古塔，在山之西麓，凡十五层，北魏时建，为国内现存砖塔中之最古者。

嵩山古塔属废刹，甚少游人，桑书云等即注该处走去，在大地茫茫风雪中，这几人不知何所行止。

十五层石塔斑剥、古旧，已在眼前，方歌吟深吸一口寒气，看那孤寂的石塔，不知建塔的人何在？千百年来，石塔有何睹？天地有何变？

严苍茫渐渐走慢，桑书云马上警觉，即问：“怎么了？”

严苍茫忽低咳一声，说：“桑帮主。”

桑书云微微一笑：“严兄请说。”

严苍茫沉声道：“帮主带我们来此处，有什么要说，此处无人，可以说了。”

这几句话，等于把出来到无人处谈判的事，都往桑书云一个人身上推，桑书云微微一笑：“严兄，实不相瞒，两次约见，皆有事要商议。”

严苍茫见桑书云说得严肃，又似并不是冲着自己儿子所犯的罪行来的，也凝肃地道：“莫测高深。”

桑书云叹了一口气道：“上次在洛水中，我正要把话说出来，却遇恨天教的事情……”

严苍茫脸色倏变：“是有关血河车的事吗？！”

桑书云点了点头，严苍茫向方歌吟瞄了瞄，那：“外人在，方便吗？”

桑书云肃然道：“他是天羽掌门，一派之宗，当然应该参与此事，宋老弟英年早逝，我们要重视他后人才是，不必遮瞒！”

这话义正辞严，严苍茫冷哼一声，又亟欲知道桑书云这番话的用意，于是道：“也罢，桑兄可探出了什么有关血河车的消息？”

桑书云道：“我也没有血河车的下落！”

严苍茫一听，好生失望，“噢”了一声，双肩垂了下来，桑书云接道：“不过据我探知，血河车上的人，已经不是‘武林狐子，任狂！’”

严苍茫一听，兴趣大生，双肩又再耸起，方歌吟听得血河车上的人，知道跟自己父仇有关，也凝神倾听，桑书云见方歌吟如此专注，心忖这少年虽忠厚真诚，但也难免对血河车有野心，当下微笑道：“近日在河北一带，我帮白旗堂主辛深巷的部属，曾与一批武林高手截得血河车，后来无一人能活，辛深巷赶去时，还有一位子弟身受重伤，说出血河车上有两人，但并不是任狂，就死了……”

严苍茫“哼”了一声道：“要是任狂，一旦出手哪里有人还说得出话来！只不过，车上的人却不知是谁……”

“这我也不知道，”桑书云道：“血河车上既不是任狂，那么又是谁？任狂去了哪里？血河车上的武功，这两人已取得了没有？这些疑团，都没办法得到解释，而最近武林中又有两大怪事……”

严苍茫道：“什么怪事？”

桑书云道：“武林中出现了一批极其厉害。神出鬼没的杀手。”

自从当年血河派大举杀戮各门各派……”桑书云背负双手，在漫天风雪中悠然长叹：“譬如嵩山派，就尽丧于‘血踪万里’卫悲回之手，之后，衡山、括苍，也先后遭灭派之祸……但血河派为武林同道共灭后，武林中有一段时时相安无事，直至最近，崆峒、黄山、恒山又被人一举歼灭——”

严苍茫凝声道：“这我也有听说过。近日我劫余岛人，也受到狙击……”忽想劫余岛子弟失利，不宜外扬，当下也止住不说了。

桑书云叹道：“不瞒严兄，我长空帮中人，最近也遭到暗算……最可怕的是，敌人还不知是谁……而就在三天前，天目一派，又告覆灭。”

严苍茫神色一变，失声道：“连天目也……”

桑书云点点头道：“天目派自‘铲神’顾张林死后，‘铁臂人’

门大网左丧门棒、右判官笔，饮誉江湖，绝非庸手。可是他也遭了毒手，杀人者扎手，此可见一斑。”

严苍茫沉默良久，“嘘”了一声，怪笑道：“多谢桑帮主提醒，只不过劫余岛人，并非三脚猫之徒，对方要来惹事，那是自寻死路。”

桑书云抚髯笑道：“严兄武功高强，这点天下皆知，只是还有第二件大事……”

严苍茫冷笑道：“不知又是什么令桑帮主寝食不安的事话未说完，桑书云即截道：“‘幽冥血奴’又现江湖。”

严苍茫见桑书云说话，本想以内力继续说话，把他声音压下去的，猛听“幽冥血奴”三个字，脸白一变，半晌作不得声。

这是方歌吟首次见严苍茫神色如此凝重。桑书云脸上有忧色，继续道：“据我探得，‘幽冥血奴’就是萧萧天！”

“萧萧天！”严苍茫白发飞扬，袍袖卷起，厉声道：“‘幽冥血奴’是萧萧天！？”

“是。”桑书云脸色十分忧伤：“三十年前，萧萧天这人本是正道中名侠，但得势后竟淫乱无道，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故被萧秋水力挫之，他即心有不甘，心怀仇恨，下手狠毒，事事疑毒，最后加入血河派，简直杀人眨眼……”

严苍茫喃喃地道：“‘幽冥血奴’……他……他不是……已被雪峰、天象、大风三人打落笔架峰……而且……”

桑书云叹道：“而且雪峰神尼还把他一剑穿胸，大风、天象各全力劈中其一掌……可是，待他们下得崖来，萧萧天的尸体却不见……”

严苍茫用舌头湿了湿干唇，道：“那末他还活着了？”

桑书云不答，仰望风雪：“有人见过他，不过已经死了。”桑书云的语音中竟有说不出的悲伤，“为了探知‘幽冥血奴’是不是萧萧天这个消息……”

桑书云笑容有说不出的悲涩，“……我们已经牺牲掉不少好手。”

一场战役，一个军情，甚至一点线索，都要付出牺牲和代价，而且有时是极大极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点桑书云当然晓得，可惜他不能不悲恸。

三十五年前，他的第一匹神风骏马被人暗器射杀时，他泪湿长衫；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他确能做到喜怒不动于色，但对很多事情仍难免戚戚于心。

三十年前……风雪也是那末烈，那时候，“长空帮”还只是一个未成形的构想……那时候……宋自雪……还是一个初出道的小毛头……。

而今他的弟子方歌吟都那么大了。

严苍茫已恢复了镇定，道：“你告诉我这事，是什么意思？”

桑书云即道：“血河车复现江湖，与‘幽冥血奴’萧萧天复出武林，其间会不会有些关系呢？”

严苍茫默然，眼睛却瞪得老大。四野一片苍茫，黑夜与寒雪，相映得一片苍落。

远处几株枯树，枯树几枝枯桠，桠上几点寒鸦。

人生如树。

曾蓬勃过的、青绿过的，有一天终会让严冬雪封死。

然而只要未被冻死，却仍有复苏的一天。

像萧萧天这等凶残的人，是复苏，还是死而复生？

大地的寒寂里，雪软无声地飘飞着，在白雪的地平线外，黑漆一片，隐隐有些回声，似是呻吟，又似是呼啸？

方歌吟只觉毛骨悚然，没有再细想下去。

那石塔已越来越近，在大雪封镇下，更加古意苍宏，像一个寂落的巨人，已在那大地无声中站了很久，站立了很久很久了。

四人到了石塔前，严苍茫和桑书云不约而同，仰首望了塔顶，塔高十五层，直耸入黑漆漆的天穹，群山无声。

寂。

严苍茫又低咳一声，打破了沉默，“桑帮主这次约我来，就为告诉我这个？”

桑书云微微摇首，将眼神淡淡地投向严苍茫：“严兄。”

严苍茫也感觉到桑书云必有要事要说：“什么事，请说。”

桑书云轻吁了一口气，道：“今天我约严兄来，为的是武林福祉。”

严苍茫“嘿，嘿”皮笑肉不笑的道：“却不知桑兄谈的是什么武林福祉？有没有在下的福祉？或是劫余岛的福祉？”

桑书云淡淡一笑，也不与之计较唇舌之辩，“现下江湖动荡不安，武林危机四伏，依我看，严兄才智武功，俱是领导人才，何不尽力挽狂澜于既倒？”

严苍茫想了一会，道：“桑兄禅机，我听不懂，桑帮主直说好了。”

桑书云正色道：“好，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桑书云脸色严正，一字一句地道：“我要你派出劫余岛的实力，与长空帮的力量合并，齐全力与奸佞周旋到底，似当年齐心合力歼血河派一般，平息此乱。”

严苍茫本来一直打哈哈，听到后来，忽然静了，笑容仍僵脸上。这时方歌吟、严浪羽都在等严苍茫的答案。雪花无声，漫天飘落。

第十六章 两大高手

又隔了半晌，雪花都盖在四人衣上、头上、脸上，忽然，严苍茫哈哈大笑起来，震得眉鬓上白白的雪花齐迸激扬，他兀自怪笑不已。

桑书云变色道：“严兄，何事好笑？”

严苍茫一面笑一面说，眼睛却是不与桑书云眼神相对，“哈哈哈哈哈……桑兄当我……劫余岛都是小孩子吗……哈哈……。”

桑书云脸色不变，犹淡淡地凝注严苍茫，方歌吟却大为反感。

桑书云在等严苍茫说下去。严苍茫果然说了下去：“桑兄无非是想并吞敝岛……哈哈哈哈哈……桑帮主贵为天下第一大帮，还对劫余岛有兴趣，野心未免太大了吧……哈哈……。”

桑书云待他说完，也不动气，平静地道：“要是严兄觉得不放心，只要合并，敝帮弟子，就由严兄调度也成……不过，用兵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易暴扶弱，造福天下’八字而已。”

严苍茫一愣。桑书云用语真诚，任谁都看得出来。严苍茫眼睛发出野兽般的光芒，骤然一盛，后又敛去，冷笑道：“桑帮主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我。据悉帮主已与雪山派联手，大漠派也与长空帮结盟……哈哈……贵帮弟子，不服我号令，我得之又何用？……我可没有车占风和桑帮主一般的深谊高情呀！”

大漠仙掌车占风与长空神指桑书云的交情非浅，是江湖上、武林中人所皆知的。

桑书云微微一笑：“武林多劫，生灵涂炭，劫余岛能袖手旁观吗？”

严苍茫眼睛眯成一条线，却发出锐利的光芒：“不但袖手旁观，就算隔岸观火，又有何不可？”

桑书云亦没料想到严苍茫如此耍赖，当下轻咳一声道：“严岛主既如此说，便没什么可谈的了……不过严岛主既不插手中原局势，至少也该管教儿子，不让他多作伤天害理的事……。”

严苍茫冷笑切道：“哦，生意谈不成，桑帮主要翻脸了吗？”

桑书云冷笑道：“‘这桩事情，本就要谈，严兄不必避重就轻……严公子应予天下人‘公道’二字。”

严苍茫怪笑道：“公道？！”随而又猖狂地哈哈大笑道：“有实力就有公道。”

桑书云涵养再好，也不禁有怒意，冷笑道：“实力吗？这点长空帮还担得起。”

严苍茫脸色变了变，道：“桑帮主是等不及中秋之约，现在就手痒了？”

桑书云淡淡笑道：“那就要看严岛主的意思了。”

严苍茫冷冷地道：“只要桑帮主不追究我孩子的事，咱们还是可以相安无事。”

桑书云截道：“这点办不到。——”

严苍茫脸若寒霜：“哦！那要怎样才办得到？”

桑书云正色道：“就算岛主加盟，也一样办不到。必要时阵前斩子，方能服天下人之心，这点严岛主想必听说过。”

严苍茫目中发出尖锐的怒芒：“你要斩子，你斩好了——为了一个不关轻重的民女，伤了长空帮和幼余岛的和气，值得吗？”

桑书云斩钉截铁地道：“值得。”

两人不再言语。

风狂吼，雪呼啸。

天地静，无声。

桑书云的青衫，严苍茫的白袍，都沾满了雪花。

方歌吟忽然打了一个冷颤，觉得寒意盛，不及杀气浓。

就在此时，严苍茫身上的雪块裂了。

因为严苍茫动了。

这一动宛若排山倒海，严苍茫一扬手，狂风大作，雪花部向方歌吟处卷来。

雪花之所以向方歌吟狂涌而至，只有一个原因：

严苍茫在未战桑书云之前，欲先杀方歌吟，以绝后顾之忧。

这下方歌吟碎不及防，突然之间，青影一闪，雪花又变得向严苍茫那边涌卷而去。

出掌的人是桑书云。

两股狂飚激荡在一起，忽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雪花继续飞飘。

突然轰隆一声，严苍茫、桑书云遥对的中间，雪地上猛冲起一股狂飚，雪柱冲出半天高，才“哗啦”一声落下来，打得四人一身都是。

原来两人掌力，并未对消，而是潜入地下，再冲激上来，威势无俦。

这等掌力，方歌吟连听都未曾听过。

只听桑书云哈哈笑道：“严兄掌力精进了。”

严苍茫也道：“端的是好内力。”

两人哈哈声中，语音不变，身形倏错。

看来严苍茫是要抢到方歌吟那边去，桑书云却一意相拦，两人交换了几招，方歌吟却连看也没看清楚。

两人忽又回到原位，好像没有动过一般。

这时两人的话才说完，雪地上却多了整百个凌错的脚印。

这一战之剧，可见一斑。

桑书云、严苍茫一时没有说话，呼息的白气越浓越急，显然两人都在运气调息之中。

桑书云忽“哈哈”一笑道：“严兄要打架，找我便是，何必祸及旁人？”

严苍茫心下一凛：桑书云的内力竟如此之高，恢复得如此之快，当下也不甘示弱，长吸一口气道：“桑帮主不是说过，方少掌门不是外人吗？”

桑书云脸色一沉，道：“如果严岛主硬要殃及旁人，那也怪不得我找别的人了。”

桑书云这一句，倒使严苍茫心下一凛，竟笑不出来：桑书云之意显然是，如果严苍茫图先杀方歌吟，桑书云则也会对严浪羽下手。

严浪羽一听，加上寒冻，全身竟格格抖哆起来。方歌吟缓缓摘下金虹剑，低声向桑书云道：“桑帮主，请不要顾虑我，我——”

桑书云道：“我不是顾虑你，而是要‘公道’，江湖上的‘公道’。”

“公道”二字，听得方歌吟全身一震。只觉大雪飘飞，天地无声，只有这两个字最明显，只有这两个字最震耳欲聋。

严苍茫咳了一声道：“好，那我只找你。”

桑书云也正色道：“好，那我也不找别人。”

严苍茫道：“昔日我们大战数日，才出自己的绝学，如此太费事了，而今还是……”

桑书云手指陡然发白，脸色也若寒霜一片：“我们是速战速决的好。”

严苍茫拊掌笑道：“如此甚好。”笑声骤然中竭，身子歪了一半，桑书云知他要施用劫余岛绝学，当下聚神以待。

就在这时，严苍茫的身形忽然一矮，形状十分古怪。

桑书云的身形却忽然一长。

桑书云长身之际，严苍茫突如其来的，往一个不可能的方向横距三步。

这三步一走出，桑书云就脸色更白，冲天而起，却轻飘如雪花，掠到严苍茫的头顶，严苍茫脸色也变了，就地一滚，滚出丈远。

两人身法倏变，却始终未曾出手一招。

然后严苍茫突然贴地一伏，竟平飞越过雪地，拐杖横扫桑书云双腿。

桑书云再次冲天而起，严苍茫忽然头一招，身形本是贴地平飞，居然马上转成往上直冲，拐头撞击桑书云“跳环穴”。

桑书云也不知怎地，忽然变成头下脚上，双手已闪电般扣住拐杖。

就在这时，登地一声，杖尖凸出一把尖刀。

方歌吟万未料到严苍茫这等武学大师，居然也出这种拐中吐刀的卑劣伎俩。

桑书云立即松手，严苍茫的“拐万”就“嗤”地刺出，“忽”地划破了桑书云青衫前襟。

桑书云立即倒退，桑书云退得越快，那明晃晃的尖刀也追得越快。

眼看桑书云背后就要撞上一棵枯树，突然之间，桑书云就滑倒下去。

桑书云骤然仆倒，“嗤”地一声，拐刀刺入树身，同时间之刹那，桑书云双腿已踢中拐杖。

拐杖“呼”地飞起，由于刀入树中，故与拐头“崩”地折断，飞得了老半天高，飞入雪花乱飘的夜穹中。

严苍茫拐杖被踢飞，人却半步未退，桑书云尚在地上，严苍茫双袖如铁板一般冷硬，劈头劈脸打了下去。

桑书云突然之间，如游鱼一般，顺树干弹立，就在这刹那间，“轰”地一起，雪花激荡，冲脸乱飞，原来是严苍茫双袖击空，打在地上，激起冲天雪片。

雪花漫天而降，就在同时，桑书云五指一屈，五缕指风，已在雪花隙缝中疾射了出去。

五缕指风射入时，严苍茫才发觉到，已经迟了，他突然左身一萎，向前一倾，“嗤嗤嗤嗤”，五缕指风，尽射入严苍茫左半身，如中朽木。

同时间，那震飞半空的拐杖“飏”地掉落，直插入雪地之中，只剩一尺柄把。

严苍茫向后疾退，一手伸后，显然是要夺回拐杖。

他快，桑书云更快，他轻功本就比严苍茫高，而且适才严苍茫以“腐尸功”硬挨他之五指，恢复不易，所以桑书云占得先手，先落在严苍茫后面，拐杖前面。

严苍茫手才触杖，桑书云闪电出手，切向严苍茫脉门。

这下几乎是等于严苍茫把手送上去受桑书云攻击一般，却未料到严苍茫

把手一反，居然在一个人手臂完全不可能的情形下，翻转三百六十度，倒扣住桑书云脉门。

东海劫余岛的反手奇招，异诡无匹。

桑书云手脉一旦被扣，情知对方一旦发力，自己定必遭殃，当下中指“飏”地一弹，弹向严苍茫倒拿他的手腕之脉门。

长空神指非同小可，射在脉门上，只有死路一条，严苍茫饶是松手得快，脉门也被拂中一下，全身一麻，同时间，他的腿却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倒踢了出去。

这一下，桑书云吃了一惊，长身飞退。

严苍茫一手抓住拐杖，猛力一抡，“呼”地一声，脱手掷出，打横旋砸桑书云。

桑书云见拐杖横空呼啸，来势太急，大喝一声，脸色惨白，长空七指弹了出去。

那拐杖陡地一跳，“呼”地不知飞往雪地何处去。

但严苍茫大吼一声，双手一把，用力一撼，竟拔起那棵枯树，连旋数下，“哗啦”一声，把整棵树飞撞向桑书云。

桑书云连发十四指，漫空丝丝之声大作，指风竟洞穿树干，但树身太大，旋力太猛，横撞之势，依然未歇。

长空神指原是十分耗力，桑书云连发数指，知不能抵，立刻退身。

他退得虽快，树身依然撞了过来。

桑书云退得更急，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恰好退入了石塔门内。

那树“砰”地撞在石塔门墙上，“隆”地一声，石塔尘土飞扬，砖石飞落，树倒墙毁，幸好这石塔及以坚固红砖砌成，只有门墙被撞得破剥，石塔仍然屹立不支。

只听“飏”地一声，严苍茫已在叶石纷飞中，飞掠入塔。

里面又发生剧烈的打斗之声。

桑书云与严苍茫两人交手，此起彼落，鹰飞虎扑，真是迅若急隼，快若闪电，方歌吟看得连一口气都缓不过来，拿自己在宋雪宜处所学，比较参照，竟近痴狂。严浪羽武功不及方歌吟，几乎连看都看不清楚。

这一场比斗，乃当今之世，两大高手奇人之拼斗，方歌吟因为关心桑书云，急窜去看分明，忽见大雪飘飞声中，又陡起一道疾风。

方歌吟知道又是严浪羽搞鬼，忽一个筋斗，头下脚上翻身之际，一招“惊天动地”就倒刺了出去。

严浪羽本想暗算方歌吟，以雪前耻，却不料方歌吟行此险招，不禁一呆，他毕竟也是年轻一代中的高手，立即稍避其锋锐，五指急上，以东海劫余岛的“琵琶手”，扣住金虹剑身，就要顺剑攻入。

但此时的方歌吟，已非昔时吴下阿蒙，突一反手，回剑出手，一招“倒挂金帘”，削了出去！

这下正正反反，而且运用了劫余门的“反手奇招”，严浪羽松，手后退得快，但剑光乍闪，一只尾指，已被削断，痛人心肺，吃痛吼道：“你用……用的是反手……——……！？”

方歌吟剑身一长，严浪羽吓得又倒退四五步，掩住伤指，雪花不断飘落，飘到他手上，鲜红夺目：“你会……东海劫余门的武功？！……你……？！”

方歌吟觉得前恶尽雪，心里十分高兴，哈哈一笑，道：“你以后就叫‘断

指公子，好了。”

说着身形一纵，直入塔中，只见塔内两大高手，正斗到舍死忘生。

第十七章 古刹恶斗

石塔古刹内的恶斗，两人相斗愈剧，动手愈慢，两人估量多时，才稍作挪移腾展，认准情势，才出手一招，势头不对，即刻收势自保。

于是两人久久才发出一招，一招既发，凶险万分。

方歌吟想走入石塔，但在门外感觉那股迫人的内家罡气，几乎无法步入，呼息为之一窒。

突然间，形势又变，严苍茫竟似一只刺猬般蜷伏地上，不断对桑书云下盘发出恶毒的攻击。

严苍茫奇功百出，变诡莫已，但桑书云一直以长空神指，镇定以对。

而今严苍茫力攻下盘，桑书云惟有长身而起，一面发指，两人一上一下，一高一矮，相映成趣。

古刹里面积不大，而且分层相隔，桑书云的轻功，便绝难施展，严苍茫的攻击，却越来越烈，桑书云几乎足不能沾地。

就在此时，桑书云脸色全白，脸部、手指白得透明，隐现青筋，双手齐发，漫天丝丝之声，崩涨的空气，犹如裂帛，桑书云竟在刹那间发出七七四十九指。

严苍茫骤然掠起，直扑桑书云，双手抓出。

桑书云不怕。

他肯定指风必比爪尖先创敌手。

突然间，严苍茫的双臂，竟长了三尺以上。

刹那间，爪易掌，手掌比指风先至。

桑书云脸色陡青，猛吸一口气，准备硬受两掌，指势一变，指风反削严苍茫双臂。

严苍茫若要击中对方，双手先得废了。

桑书云深知“腐尸功”只能运在身上，而不能练到臂上。

而且像严苍茫这样的宗主，断不会笨到为了打自己两掌，而断了一双手，永远不能动武。

可惜他料错了。

“砰”，“砰”！两声急响，严苍茫双掌拍在桑书云胸膛上。

桑书云大喝一声，翻退了出去，指风急削而至。

严苍茫要缩回双手，已然迟了，四十九道指风，各二十四指剑，打在双臂关节处，“呼呼”两声，双臂折断，飞出另一道指风，射向严苍茫咽喉，严苍茫一偏，指风打入胸骨。

严苍茫一声惨嚎，夹着方歌吟急叫：“桑帮主！”严浪羽惨叫：“爹！”

方歌吟扶起桑书云，只见他脸若紫金，喘着气说了一句：“……他……伤……比我重……”“咯”地吐了一口血，竟再也说不下去了。

那边的严苍茫双手齐折，血狂涌而出，他双手仍挥动不已，桀桀而笑，十分恐怖。只听他狂笑向严浪羽道：“快……取我怀中……‘还魂断续丹’……”

桑书云忽然眼皮一翻，道：“不对！”长身坐起，浑功打坐，只见胸前焦黑一片，严苍茫的掌劲，竟是有毒的，桑书云疾道：“你替我护法……我把掌劲与毒伤逼……逼出再说……。”

大凡高手受内伤，如果严重，必须要以己身内力，逼出血脉毒力，调息

肺腑的瘀伤，可是在运功之际，必需要有人护法，因在运气自疗时，绝不能心有旁骛，否则容易走火入魔，此时若常人杀之，亦无法抵御。

桑书云把生死攸关的护法任务，交给方歌吟。这位身率七万之众的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桑书云，以命相托，使得方歌吟有一种舍死忘生之情，他“刷”地抽出长剑，宛若一泓秋水，横剑拦在桑书云身前。

桑书云确有苦衷。他身受两掌重击，加上毒力延身，若不加压住，纵不死亡，也一生功力尽废。他眼见严苍茫狂妄如此，定必有诈，若不尽快恢复，今日恐怕就要葬身此处。

所以他当机立断，即刻运功自疗，他自信所受之伤，不若严苍茫断臂严重，严苍茫少了双臂，就算逞强，方歌吟也制得住他。

严苍茫即刻吞服一颗黑色药丸，也盘膝垂目，默不作声，严浪羽狠毒与充满敌意的眼神，不住盯向方歌吟。

方歌吟不怕严浪羽。

他自信随手可以击败这个淫而无行的浪子。

但是他突然间，不敢置信于自己的眼睛：

——严苍茫血肉模糊的断臂中，竟“突”出一件小东西来。

什么东西？

那东西已在慢慢的滋长、胀大。

——如同婴孩白嫩的手臂。

严浪羽阴阴地笑着。

如果方歌吟武林经验够丰，下手够狠辣，他现在就一定会先击毙严浪羽，再杀了调息中的严苍茫。

可惜他不知道，纵然知道了也不屑为。

严苍茫如同幼儿般的手臂，渐渐已成型，如同大人的手臂一模一样了。

桑书云虽然看见，他是想动手，但苦不能动。

他也不能说话，一旦开口，真气就散，不死也要终身残废。

——所以他只有眼睁睁看严苍茫恢复了原状。

严苍茫现在的手臂，已跟他原来肌肉贪起的粗臂，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皮肤非常白皙，像从未晒过阳光一般。

方歌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

天下竟有这种事！

天下竟有这种药物、这种奇功？！

然后“呀呵”一声，严苍茫徐徐张开了眼，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打了个呵欠。

然后他笑道：“桑书云，你现在是不是服了我了？”

桑书云没有回答，不能回答，无法回答。

严苍茫当然看得出来。“你以为我会那么笨，牺牲我一双手，只为了打你两掌！”严苍茫仰天大笑，震得大门倒塌后飘进来的雪花都倒飞出去，可见功力已近复原：“就算换你一条命，我也不断送我单掌！”

方歌吟心中忐忑，但他挡在桑书云身前，毫不退让，严苍茫却似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一般：“你有没有听说过劫余岛的‘还魂断续丹’？……蜥蜴、壁虎、老鼠等动物，断尾可以重生……东海劫余门，断臂亦可再续……。”

方歌吟只觉毛骨悚然，猛想起在洛水舟上，他剑断四人之臂，那黑衣劲装人抬起自己手臂，全无痛楚的表现，他现在才恍然大悟。

严苍茫得意异常，阔步大笑：“桑书云，今日你死得可瞑目了吧！”

严苍茫情知桑书云武功高强，胜之不易，在中秋之战上，是极棘手的敌人，不如先行险除之，故用奇计，果然使桑书云上当，例欲杀之，以绝后患。

严苍茫扬起拐杖，跟前两步，忽听一个清朗的声音道：“你再走前一步，莫怪我不客气。”

严苍茫怔了一下：至少有十年，十年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十年前对他说话的人，是“神鹰帮”帮主纪晓山。那时纪晓山，才二十五岁，外号“神鹰扑虎”，是二十三岁时便杀了“拔牙虎”赫英赢得来的名号，正是年少得志，所以才敢这样说话。

所以“神鹰帮”帮主纪晓山也只活了二十五岁。

严苍茫笑了。

他看见方歌吟正义凛然的样子，便很想杀了他。

他最看不顺眼就是正义凛然的人。

而且自洛水一役后，江湖上渐渐已有人传言，武林中后起之秀武功最高者，是方歌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严浪羽。

洛水舟上一战，其实没几个人看到，一定是“长空帮”的人流传出来的。

想到这点，严苍茫就把桑书云恨得牙痒痒的。

江湖更有传言说天羽奇剑宋自雪又再现武林，赴中秋之约。

严苍茫正想藉这个机会杀了方歌吟，加上桑书云一死，“四奇”只剩下自己和车占风，只要再格杀车占风，剩下来的目标便是“三正”。

“三正”一死，独步武林，天下非他严苍茫，又有何属？

想到这里，严苍茫愈渐得意起来，忍不住纵声哈哈长笑。

这时金虹忽然抖了，嗡嗡作响，金虹不住点头；方歌吟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严苍茫大笑中予他轻蔑的感觉，乃生恚怒。

就算死，也要一拼。

方歌吟因自己手抖，而更愤怒，因为他不想严苍茫以为他在害怕。

严苍茫果然以为他在恐惧：“你逃吧，你逃吧，你只要跪下来，叩三个响头，就可以逃了，也许……也许我放过你。”

严苍茫说完又想放声大笑，忽听到方歌吟冷冷静静，自牙缝挤出的三个字：“我不逃！”

严苍茫道：“你敢跟我交手？”

方歌吟不答话，把剑一拦，守在桑书云身前。

严苍茫起先干笑几声，骤然又爆炸似地大笑起来：“你要保护他？！”

突然间，严苍茫已到了方歌吟身前，一掌拍出。

一道狂飚，直卷方歌吟。

方歌吟自洛水长空帮船上，吃过严苍茫一掌“隔山打牛”之暗亏后，早已提高警觉，他本来就十分机警，乍见严苍茫扑至，本可闪避，但严苍茫狂飚推出，如避，则桑书云便要中掌。方歌吟寸步不移，一剑向严苍茫手心刺出。

这一剑变自“指天一剑”。天羽奇剑剑招奇诡，但真正绝之处，在于随心所欲的变化。严苍茫若要打方歌吟一掌，这只手就得废了，而且在掌力未至前手掌先废，严苍茫冷哼一声，一反手，手掌转向方歌吟小腹拍了出去。

这是劫余岛的反手奇招，骤然反手，了无痕迹；但方歌吟也一反手，利锋仍削严苍茫的手掌。

严苍茫大奇，右掌急收，左拐突然迎头盖下。

方歌吟放剑一拦，“叮”地一声，星花四溅，金虹剑一弯，却并不折，但方歌吟只觉一股大力压下，力道雄猛，方歌吟顿感支持不住，心念一转，运起“九弧震日”神功，反震出去。

一震、再震、三震，严苍茫初不觉如何，但忽觉自己功力渐渐消散，四震之后，自己发予杖身之劲全失，到了五震，内力反涌向自己，严苍茫大吃一惊，忙运功相抗。

到了第六震，严苍茫猛忆起昔年于黄山一役，自己与来自雪比招，兵器相交时，忽给对方以九震震跌，便是名闻江湖的“九弧震日”奇招，当下大惊，用力一扯，方歌吟毕竟内力不高，力扯之下，往前一冲，震力一散，严苍茫已扯回拐杖，呼呼呼连舞了三个杖花，人却已连退三步。

这下严苍茫呆住了。

这个曾被他在船上一掌击得重伤，半年前还不是自己孩子对手的小子，居然接得下自己三招，而且几乎还让自己吃了大亏。

桑书云运功打坐，一双眼睛，却是开着，看到此种情形，心里也大喜，想开口叫“好”，但内息内逆流，差点倒冲入膻中穴，猛敛神运息，稳住气血之翻涌。

严苍茫拄杖睥睨，忽然“哈、哈、哈”地干笑了三声，甚是难听。

方歌吟见自己居然能应付名列天下“三正四奇”之一严苍茫交手而不败，心中意气大豪，眉扬目厉，豪不退缩。

严苍茫冷笑道：“原来你武功不错，那适才我断臂之际，不杀过来？”他原以为方歌吟就算仗剑杀来，也非自己一双腿之敌，何况还有儿子在旁，但而今交手数招，知道方歌吟并非那未好应付的，心感大诧。

方歌吟道：“我不趁人之危！”

严苍茫一呆：“哈！哈！”干笑了两声，眯着眼睛，像头伺伏的豹子一般沉静了一会，道：“你既未下杀手，我也不杀你。”

方歌吟诚正地道：“只要前辈不伤害桑帮主，晚辈也不敢冒犯前辈。”

严苍茫怪笑打断道：“你梦想！我不杀你，但我擒住你后，要好好整治你。”

方歌吟一听，心都凉了半截。

方歌吟不知道，这严苍茫虽心胸极狭，寡恩无情，不过对于稍有恩予他的人，也会念几分情义；他武功高、权势大、气量窄，别人想施恩于他，也难如登天，而今他受伤在先，见方歌吟并无乘己之危，反觉是第一大怪事，对方歌吟杀心稍减。

严苍茫冷笑道：“你武功虽好，要跟我比，还是差远，我十招内取你性命。”

方歌吟横剑当胸道：“请。”眉宇一扬，了无所惧。

严苍茫怪笑如夜枭，身形平平掠起，一杖横扫出去。

方歌吟长剑一架，正是“长天一剑”！

“乓”！这次严苍茫运功于臂，方歌吟被震出五步。

严苍茫欺身而上，又一杖迎头盖向方歌吟。

方歌吟一个大仰身，剑自咽喉处平伸疾刺，正是天羽二十四式中的“仰天长啸”。

严苍茫冷笑道：“来得好！”拐杖一翻，连消带打，剑头撞向方歌吟“攢

心穴”，一面喝道：“第三招了！”

天羽二十四剑中，每招都是以攻代守的，方歌吟已算是高手，但遇上严苍茫此等一流高手，实在十分冒险。

方歌吟一招“开天辟地”，反斩刺了过去。

“开天辟地”共两剑，方歌吟把它变作攻一剑，守一剑，攻为主、守为辅。

严苍茫冷笑一声，猛然蹲低，杖如闪电，横扫方歌吟的下盘，心里却暗暗吃惊，怎地三个月不见，这小子武功进境竟如此神速。

同时他心里暗急，依他估计，桑书云功力深厚，很快就能内息运行无阻，迫出掌毒，加入战团，那可讨不了好。

方歌吟冲天而起，严苍茫杖势一回，仍然追劈方歌吟双足。

方歌吟忽头上脚下，调转头一招“顶天立地”，反刺严苍茫头顶“百会穴”。

“百会穴”是死穴，也是重穴，就算“腐尸功”也不能自封此处血脉。严苍茫却突然一转。

这一转，转了一个大圈。

方歌吟那一剑，变成是刺向严苍茫后颈。

严苍茫回首，张口一咬，竟咬住金虹剑。

严苍茫这招，十分奇异，固他看出方歌吟也是十分难缠的对手，只求速战速决，所以又使出东海劫余岛的奇门怪功。

严苍茫猛喝一声：“第六招！”

拐杖回打，击向方歌吟在半空的“肩府穴”。

方歌吟这次避无可避，心念一动，既不想弃剑，也不能挨剑，忽然一曲剑身，猛地一放，“呼”地一声，剑柄成招“怒屈金虹”，飞射向严苍茫面门。

这下运用之绝，使用之奇，施用之妙，无可匹比，双方难得既近，此招又乎意料，连严苍茫都无法应付，他毕竟是一代宗师，武功诡秘，应变迅疾，猛运功于口，用力一吐，“呼”地一声，竟把金虹剑以气劲吐出丈远。

方歌吟也“嘯”地一声，凭空飞追金虹剑，抄在手中。

严苍茫吐剑得快，但几被剑柄险打中鼻梁。他攻了六招，反被方歌吟攻了一招，几乎挂彩，真是极险。

这下严苍茫可大不光彩，下手不容情，忽然一足踢出。

这一脚未踢出前，严苍茫本离方歌吟有丈远，但一脚踹出时，已到了方歌吟脸门。

方歌吟一招“开道斩蛇”，就斩了下去。

严苍茫的脚竟比蛇还灵，“唳”地缩了回去，另一只脚又倏踢出。

这一下变招极快，天羽奇剑中，无一招可应对，便在这时，方歌吟猛想起华山派中有一招叫“鹞子翻身”的，他立刻翻了出去。

这一翻，严苍茫的脚等于落空。

严苍茫不禁“哦”了一声，他的手掌，也闪电般迎方歌吟降落处拍下。

方歌吟一出剑，亮如昼日，灿眼耀目，便是“旭日初现”。

严苍茫怒吼一声，竟出手扼住剑身。

旭芒顿灭。

严苍茫一反手，顺势而下，五指箕张，直抓方歌吟心窝。

这一下，方歌吟无论怎样，都躲不过去。

就在这时，方歌吟握剑的右手，忽然成时，反撞中严苍茫内臂，严苍茫手一沉，抓了个空！“嘶”地一声，撕下方歌吟一片衣襟。

方歌吟迅速退开，冷冷地道：“第十招了。”

严苍茫脸色大变，嘎声道：“你……你……你这反手奇招，从何学来？！”

严苍茫自认所创绝招，足可无敌。

他却不知道宋雪宜的好奇心浓，劫余岛越是以诡奇出名，她越是猛下苦功，潜入岛上，去偷窥严苍茫练武，然后悉心苦学。

宋雪宜学武着重触类旁通，她坚信只要弄通原理，其他必迎刃而解，方歌吟因曾与严浪羽交手过，对东海劫余的武功，也特别留心。

他学到虽是劫余门的皮毛，但如今用在劫余岛的一代大师身上，亦令严苍茫大为动容。

严苍茫又道：“你……又从何学得华山武功？”

方歌吟淡淡一笑道：“我师母教的。”

严苍茫一愣，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师父”、“师母”的，以为又是天羽奇剑宋自雪另创武功，心道好险，幸亏宋自雪死了，要不然以他武功，兼通劫余岛奇技，恐怕是自己一大克星呢！当下阴笑道：“你能避得过我十招，当今之世，已算高手之列。不过……我们再来一百招看看！”

以严苍茫身为武林前辈，既说十招之内，必胜方歌吟，而今十招既过，竟仍穷追猛打，可说迹近无耻；但严苍茫我行我素，向不管这些，反正这里也没外人，可以为所欲为，喝叱一声，挥杖又攻。

第十八章 百日生命

两人过招，快如闪电，转眼又十招。

方歌吟满头大汗，严苍茫猛喝一声：“开！”

“砰”地一声，方歌吟被撞开三尺，脸色如纸，苍白一片。

严苍茫冷笑一声，居然不迫击方歌吟，一反手，杖击桑书云“天灵盖”。

眼见桑书云这下就要命丧当堂，忽然剑一长，一道金虹，拦住拐杖。

“啞”又一声，星火四溅，严苍茫对付方歌吟已运了九成功力，简直等于用来对付同样“三正四奇”同辈人物一般的力道。他这一记打砸下去，方歌吟的功力那硬接即震得连退七步，血气翻腾。

严苍茫也不迫击方歌吟，仍旧一杖砸了下去。

他知道桑书云是方歌吟的弱点。

严苍茫本来要杀的也是桑书云。

他杀桑书云，方歌吟却要救桑书云。

果然长剑一横，方歌吟又拦剑一架。

严苍茫心中一喜，心忖：小子找死！

当下运足十成功力，一杖击下。

“啞”！一声巨响，方歌吟震飞七尺，咯了一口鲜血。

严苍茫大笑道：“看你还能不能再挡！”

“呼”又一杖抡下，看来比前面三杖更蕴巨力。

方歌吟大叫一声，硬冲向桑书云，挡在身前，四平大马，用剑一架。

“崩”地一声，严苍茫这次有意震死方歌吟，用了二十成真力。

这一下，方歌吟只觉眼前金蝇乱飞，耳边嗡嗡作响，血气上冲，下盘浮荡，终于一跌坐倒。

严苍茫一挥杖，打掉方歌吟手中剑，金虹“嗡”然射飞，“夺”地斜插在墙角中。

严浪羽一个箭步跳过来，一指戮向方歌吟“玉枕穴”，这下乃是致使死招。

严苍茫却用杖一拨，轻轻一带，把严浪羽卷出丈外，另一只手却毫不稍停，连封方歌吟身上三处穴道。

方歌吟本待爬起，穴道被封，只“咕咚”一声，萎倒于地。

严苍茫得意至极，哈哈大笑道：“小子，可心服口服？”

方歌吟人虽没半点气力，俱仍可开口说话，瞪目傲然道：“你名列当世七大高手之中，对我仍用了二十四招，且以桑帮主性命威胁我，无耻无情，叫我如何服膺于你？！”

严苍茫怒道：“肉在砧板上，还要嘴硬？！”

方歌吟傲然不理。

只听严浪羽嚷道：“爹，怎不杀了他？！”

严苍茫因方歌吟放过机会，并未乘他之危，本不想杀他，但见方歌吟武功精进如此迅速，桀骜不驯，并维护桑书云，留着终有祸患，沉吟一会，忽生奇想，便铺天盖地一般的怪笑起来，掩盖了外面雪花怒吼狂飚之声。

严苍茫狠狠地盯着方歌吟，却阴阴地笑道：“嘿嘿，我不杀你，我不杀你……”忽然自怀中，掏出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金漆镀边，红绒托底，有三个圆形小孔，其中一个凹进去的

弧孔，是空的，另外两个，盛着两颗火红色的丹药。

严苍茫嘻嘻笑道：“这颗吃了，会增强你现在的功力十倍……。”

右手双指一钳，扳开方歌吟牙龈，左手双指一弹，火红色朱丸已入方歌吟喉间，方歌吟又疑又怒，莫名奇妙，既进益十倍以上的功力，严苍茫为何又要强迫自己咽下呢？

只听严苍茫嘿嘿笑道：“增强你十倍功力，千真万确，我算是对你有恩了。不过这丹药既然吞下，那你只有百日性命，怨不得人，而且天地间，尚无可解之药，你认命吧！三十五天后，随时发作，足以致死，且绝无药可救……这是丹药杀你，与我无关。”

这时药丸已沾液即融，严苍茫边说边双指运力，方歌吟牙龈一酸，唾液更多，瞬即融化了丹药，吞入喉中，一听严苍茫如此说，便如晴天霹雳，就算穴道没被封闭，也呆在当堂。

有谁知道自己仅有百日可活的滋味？

死是必然的，只是很少人会知道自己的死期。

所以只知活，不知死。

俗语说“好死不如赖活”，其实说到头来，还是怕死。

一个人既有自杀的勇气，更该有的是活下去的胆量。

人一定要活下去。

可是当你知道你很快地就活不下去呢？

方歌吟脑子里轰然，什么都没法子想，乱成一团糟，心乱使他软弱，令他忍不住想蜷伏起来，像在日月乡小的时候一般，找亲人哭诉。

严苍茫看见方歌吟这样子，知道方歌吟已崩溃了。

他挥手拂开了他的穴道。

他觉得方歌吟对他已无碍。

他很得意，自己用这种方法击毁了那个悍强不屈的青年之意志。

他深深坚信，杀害一个人，不如摧毁他的意志。

而且要彻底地摧毁。

方歌吟没有死，他本来很敢拼命，他现刻穴道虽已解，却连站起来的力量也没有。

“……而且天下之间，绝无解药……”

“……你只有百日性命……”

严苍茫又禁不住仰天大笑起来，得意极了。

这丹药原来叫做“百日十龙丸”。

本来这药只有“十龙丸”三字，系严苍茫三十年前就已着手精研，二十年前开始尽全岛弟子之力，搜掘奇药精品，十年前即创制炼丹，再历五年熬炼而得，普天之下，只有三颗。

严苍茫本就是不世之材，精通天文、物理、科学、数学与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炼丹亦是严苍茫所长，普天之下，鲜少有人及得上他，但此人既护短、心胸窄，既苛刻，又藏私，固素无容人之量，劫余岛一门故此并不算旺盛。

就在严苍茫正欲吞服这三颗每枚可增加十倍功力的神丹，足可在内力上举世无匹之时，东海劫余岛之首席大弟子“阴阳手”寇叶，偷盗一颗，服后逃逸。

严苍茫勃然大怒，迁怒手下八名弟子，尽皆杀了，再千里追杀“阴阳手”，

但寇叶跟随严苍茫近三十年，尽得真传，且功力陡增，又狡诈善遁，杀之不易。

就此追了百日，寇叶忽然痉挛暴毙。

严苍茫大是疑惑，解剖尸体，才知“十龙丸”服之确可增十倍奇力，但其副作用之厉害，也在百日时发作，且天下无药可救。

严苍茫反而要庆幸大弟子偷其神丹，代其惨死，他再接再厉，要研得一种新药，能增进功力而无毒性，只不过一直未能如愿，眼见中秋之战将至，也只有望余下两颗丹药兴叹而已。

而且他迫方歌吟服下此丹，见他必活不长，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原本他不想杀方歌吟，可也不想他活下去，反正这剩下两枚丹药弃之可惜，不如逼他服下一颗，既已谢其不趁危之义，又可令方歌吟必死，但方歌吟吞服之后，他心中也不知怎地，还是觉得不妥。

就在这时，只听自己的爱儿急切嚷道：“爹，斩草除根，春风吹又生！”

“又生？！”严苍茫哈哈大笑，“他死定了！”

严浪羽可不是这样想，“爹！这小子武功已然不弱，再给他陡进十倍功力，近日血河车夺车战频，岂不对爹之大计不利？！”

这句话，轰地一声，冲击得严苍茫一醒；尤其“血河车”三字，更加惊心！

……是的，这小子武功已如此之高，现又增强十倍功力，至少已可与自己相搏七十招，在武林中，已不止于高手，简直已臻一流高手之列了。

……而且自己近日放弃制作“十龙丸”之望，把图谋尽放在争夺“血河车”的武功上。

……若这小子不死，岂不碍手碍脚！

这时只见方歌吟愕愕地站起来，严苍茫生平只凭爱恶行事，杀意一起，一不作，二不休，一掌就向方歌吟“天灵穴”力拍下去。

这一下，用的是十成功力，打的是死穴。

方歌吟心里仍是在盘旋着两句话：

——你只有百日性命可活。

——此药天下无可解。

方歌吟方歌吟，你要死了，你快要死了。

眼看严苍茫那一掌就要击中方歌吟“天灵盖”，手掌离命中目标还有一尺左右，狂飚已卷起方歌吟的发巾，正在此时，一只手指，急弹严苍茫脉门。

严苍茫一见势头不对，急忙缩手，那一指弹，“嗤”地一声，竟隔空把丈外石墙射出一个窟窿。

严苍茫猛回头，桑书云徐徐站起。

严苍茫知道要杀桑书云，已然无望。

桑书云脸上再也没有那恬静的微笑，他脸色煞白，青筋隐露，谁都知道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杀手。

严苍茫眯着眼睛，发出歹毒的厉芒，忽然道：“桑帮主既已醒来，我亦无需多言，就此告辞。”

桑书云没有答话，只把透白而修长的左手，平放胸前，拇指微屈，严苍茫知道桑书云又要发出“长空神指”，当下不敢恋战。一扯严浪羽手臂，掠出刹门，在雪地上疾驰，转眼不见。

这时方歌吟还愣在那里，桑书云苦笑一下，哇地吐了一口血，几乎仆倒。

桑书云这一吐血，方歌吟倒醒了过来，扶着桑书云道：“桑帮主，你伤好些了吗？……”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桑书云勉力笑了笑，扶墙站起，心忖：这孩子心地倒好，此时此刻，还关注别人安危。

原来桑书云眼见方歌吟拼命维护自己，伤而不退，心中大急，又目睹方歌吟被迫服“百日十龙丸”，更是惊怒，原本运功已大致无碍，只需些少时间调息，桑书云眼见严苍茫要下杀手，也顾不得如许之多，硬挺一口真气，力冲血脉气穴，强自起身，发出“长空神指”，惊退严苍茫。

但这一下强自运气，加上“长空神指”对内力十分耗损，一时调息不匀，虽然掌毒已愈，仍感血气浮荡，强吞了一口鲜血，四肢乏力。

严苍茫却以为桑书云已全然恢复，他估量形势，以一战一，要胜桑书云，已是极难，加上方歌吟本就远胜严浪羽，而今又增强十倍功力，对自己所下之毒手又必痛恨入骨，此地更是长空帮地盘，桑书云既然含恨，必不惜一切动用人手，转念之下，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撤走，却不知其实桑书云乃强撑一口气，方歌吟也迷惘未觉，严苍茫反而失去这一除去劲敌的良机。

桑书云叹了一口气道：“你舍命护我，我很是感激……而今你服的是‘百日十龙丸’，此药尚无可解之法，唉，我已活逾半百，真愿意今日受死的是我……。”

方歌吟听得心头一震，热泪夺眶而出，道：“桑伯伯快莫如此说，桑伯伯身系武林安危祸福，在下能代桑伯伯死，死亦无憾。”

方歌吟猛想起宋自雪的“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自己——自己真是无憾吗？

桑书云叹道：“你为救我，方才如此……你本可不必如此。”

方歌吟道：“就算刚才的事再发生一次，我仍如此。”声音虽低，但坚决无比。

桑书云已闯荡江湖数十年，原有一股热诚，但亦被这武林险恶磨得锋芒收敛，听得这句，也热血激荡，跌足道：“可惜……可惜天不假年，否则，长空帮下一代帮主之位，当非你莫属……”

方歌吟心生感激，“噗”地跪下，直视不语。

桑书云望着古利里尘封的佛像，发出一声长叹道：“这‘百日十龙丸’……当真是天下无药可解吗？”

原来桑书云严苍茫二人，本都是人间英杰。严苍茫是聪明多疑，无客入之心，武功也无法恢宏，是以专走奇功怪招，左道旁门；桑书云向有凌云志，侠客之心，又有一代宗主怀抱，以及扶助后进的胸襟，更得部属如机智的辛深巷，善于组织的梅醒非等，“长空帮”即迅速发展成“天下第一大帮”。

桑书云早年也研究丹药，严苍茫是他宿敌，桑书云对他行动十分留意，常派人到岛上打探虚实，牺牲人手亦不在话下。严苍茫炼制“百日十龙丸”之事，桑书云早有所闻，正苦谋对策之际，后又得悉寇叶偷盗“百日十龙丸”一事。

当日寇叶一旦得手，恐被严苍茫抓住，故即服下，但已惊动严浪羽，不及窃取其余两枚，马上逃遁，劫余岛即生轩然大波，八大弟子尽数被严苍茫或毙或废，然后离岛追逐，辛深巷当时正潜伏劫余岛，偷偷将寇叶拍开之封丸白蜡，拿回交给桑书云。

桑书云即藉蜡封上所余的一点点药末，化验观察，想复制出“十龙丸”，

终觉一些必须之药草方，早已绝种，无可再制，更惊人的发现：这“十龙丸”虽是确能激进内息功力，但亦含剧毒，服之者难活逾百日；桑书云穷通医理，深知比无药可解。

故桑书云早在严苍茫未寻获寇叶尸首前，便知道这“百日十龙丸”蕴含剧毒的本质了。

外面雪飞飘，风狂吼，大地茫茫，方歌吟只觉一阵又一阵的奇寒。

桑书云忽然道：“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风雨很大，两人走在雨地里，后面一行深深的足印，很快又被大雪湮没。雪片打在颊上，黏在肉上，凉滋滋的，很快便化成冷水，似两行情泪，湿了脸颊。

——天地茫茫，夫何所求？

方歌吟摇首道：“不。我不要。”

桑书云忽然停住脚步，凝视方歌吟，缓缓道：“我妻早丧，剩下一女，名叫小娥，你是见过她的；”桑书云一字一句地道：“如果你不嫌弃，我就把她许配给你。”

方歌吟脑中一片茫茫，眼前桑小娥的巧笑情兮，萦回不去，但他却道：“帮主美意，在下心领，我只有百日余生，何苦累人遗恨终身？”

若换作一个时辰之前，桑书云要将桑小娥许配给自己，方歌吟自是满怀的冰雪都化着兴高采烈，而今听来，只是雪中送炭，尽是同情与悲悯而已。

是以方歌吟断然拒绝。

桑书云凝视着他，似看穿他心底事，“你是忠诚有为的年轻人，小娥许配给你，我想她也情愿的。”

情愿？——方歌吟忽然想起长安城中，桑小娥在客店窗根的阳光初照下，玉琢般清亮，神祇般傲岸，自己只不过是替人消灾解难的小角色而已，父仇未报，亲人死尽，随波涛时起落时沉浮跌荡而已。

——桑小娥会情愿吗？！

——他只有百日可活了，岂可再累及旁人？！

——岂可再害自己所爱的人？！

方歌吟忽然平静地道：“少室山离此不远吧？”

桑书云一怔，但他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随即道：“不远，这儿转过去，半天路程就到。”

方歌吟道：“此刻我想到少林寺去。”

桑书云即道：“我与老弟一同去。”

方歌吟黯然摇首：“我想一个人。”

桑书云凝视了他半天，长吁一口气，热气白雾袅扬，桑书云拍拍方歌吟的肩膀，道：“好，你，一个人。”

方歌吟平静地举目平视：“桑帮主，后会有期。”讲到有期二字，心里一酸，几要落泪，他自见桑书云以来，对他十分敬佩，早有侍奉他老人家一生之心，谁知自己却要先行丧命，且得拒绝桑书云的美意。——苍天无情，偏作弄人，他迎着大风大雪，返身走去，怕是桑书云看出他心里的脆弱。

他返身疾行，还听到桑书云孤寂而温暖的声音，只有两个字：

保重。

保重。

方歌吟年纪轻，虽小时已得儒侠祝幽调教，但锐气方盛，杀气盈腾，自

不如何亲近佛心。

而今他脑里乱成一团：风声、雪声、金戈、铁马、喊杀、厉啸……而他此刻宁见袈裟僧衣，佛号梵唱、木鱼青灯，以及那寂寞恢宏的佛像庄严。

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在风雨中，踽踽独行，竟上了少林寺。

名震天下的武功发祥地，少林寺。

走到少林，却先见寒梅。

那雨白皑皑的雪花，占满了枝桠，却在冰坚的雨中，绽开了鲜艳的花。

美丽、贞坚的花。

方歌吟看着，梅花虽美，可是它盛开的生命，正值冰天雪地。

——他的生命能否如梅，在寒冰中开出了花香？

方歌吟再抬头，忽闻漫山寺钟“啾啾”，苍茫恢宏的少林寺，尽在眼前。

少林寺建筑，看似没有特殊设置，却自有一种庄穆山生，幽古寂然。

静极了的少林，古老的寺。

方歌吟不知少林寺外，也有梅花可赏，寒傲似冰，如诗如画。

古寺钟声，望着那残雨的天井飞帘，方歌吟不禁呆呆出神。

方歌吟虽未参佛，但心里都是宁静的神思，他坐下来，风雨在飘飞，他的心从紊乱中渐渐恢复了谧静，桑小娥纤弱的身影，桑书云清逸的身形，严苍茫狠辣的手段……一一都遗落在背后，反而浮现的是宋雪宜淡薄世情，还有那一番极为自信的话：“……这是我综合各家之长，研得攻守快慢四式，这四招乃天下武学之青华，舍此莫属……”

人死之前会做什么？

——方歌吟本来也没有想过。

但他现在却很想学武，既要精专天羽奇剑招法，也要博研天下各种武术，他眼前一一浮现宋雪宜授他的招法，他反而比平时更心无旁骛，更无杂念，因知时日无多，所以更加专心研练。

就像一个拔了牙的人，特别想吃东西，也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特别怀念海阔天高的日子；更像一个受伤患病的人，特别眷恋自己健康时的身子。

因为时日无多，方歌吟更想练武。

——他就不会去追逐那始终未获的名、利，也没有酗酒、痛哭，或像疯子狂徒一般，杀害无辜，他只是静静默坐，潜心习武。

少林寺外十数里，有家小食肆，素菜淡酒，偶也有山产如獐肉、鹿肉、山兔肉等供食，是供香客在少林戒斋之余，再回到红尘俗世大快朵颐。

方歌吟怀着仅有的一点银子，在食肆充饥，在风雨中练武，伴他的只有几树梅花，两棵苍松、一株寒柏。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他觉得自己的元气愈来愈充沛，这期间武功大有进境。到了这日，他便把宋雪宜临别时交给他的那本旧帙，翻了开来，第一页有一幅图画：

——一个人，拿剑，当胸，平放。

旁书：天下最佳守招。然后是四个凝炼气势的隶书“海天一线”。

更小的字是对“海天一线”招法使用的注解。

方歌吟看得十分的凝夺，再翻过一页，只见：

——一个人，发出一剑，剑势有若飞龙。

旁书：天下最佳攻招。然后是四个龙飞凤舞的草书：“玉石俱焚”。

方歌吟对照两招来看，只见前招守势沉稳，如海天连成一线，无瑕可袭，

看得连气息也为之屏神。后招如天外神龙，一击必杀，而且无论敌人如何闪、如何避、如何反击，这一招都形同拼命，必能先击杀对手。

方歌吟看得神采飞越，再看下去，只见第三页：

——一个人，没有手。

旁书：天下最佳快招，旁有四个狂草的字：“闪电惊虹”。

这一招与上两招旁都有更小的字，对招势的演练有详细的注解。方歌吟初看不觉如何，甚至觉得连招都不像，但仔细一想，再留意细看，才脸色大变，原来书中的人手和剑都不见了，并非不存在，而是快得连手和剑都不见了。

快到了这个地步，教敌手如何能抵挡？

再下来的一页就更有趣了：

——一个人，一把剑，却似重若万钧，但运用起来，又似举重若轻。

旁书：天下最佳慢招。方歌吟几乎笑出声来，再看下去，只见四个有力沉实的篆字写着：

“老牛破车”四字。

方歌吟初看有趣，再看神色就大变。

这一招看来吃力、缓慢，但如此运气，如此出招，反而使敌人如同着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妙旨就在把握一“慢”字，正是武学上最深奥的：

以慢打快，
以守代攻，
以静制动，
以退为进。

方歌吟看得心血贲动，恨不得精研一生，深究武学，再翻下去，却是封底了。

这本“武学秘笈”就只有这四页，也只有这四招。

但这四页里的四招，无疑已包涵了天下武学的最菁华，包括了快慢攻守四大要诀。

图中人虽拿的是剑，但可以是任一种兵器，亦可说剑是天下兵器的菁华与代表，故以剑运招，更能得心应手。剑本乃兵器之神。

当方歌吟看到“天下最佳快招”：“闪电惊虹”之际，鞘里金虹，竟隐隐龙吟，几欲自拔射出；原来方歌吟的内力已增强十倍，又看得心神俱至，催动内息，而金虹剑又与那招式戚戚相关，所以几乎连剑都自动离鞘而出。

方歌吟沉迷于这四招剑法，始练只觉酣畅淋漓，练下去只觉天下武学，莘莘大者，尽在此四招中包揽无遗。

方歌吟练着练着，不觉月圆又缺，缺了又圆，雨下得少了，反而更清冷，寒气迫人，方歌吟猛想起：一个月又过去了。

他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了。

他忽然放弃了一切——奔到小食肆，去猛喝酒，喝猛酒。

这是方歌吟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喝酒的滋味，你可还记得？

何况是酒入愁肠、愁更愁。

第十九章 少室山下

热辣辣的酒直灌下去，方歌吟几乎都呛了出来。

他一直咳着，用手一抹，手背竟有殷红的颜色：

——血！

难道是“百日十龙丸”的毒力，已渐渐发作了，伤及他的肺腑，夺取他的生命么？

死是什么？

——方歌吟不知道。

谁也没有死过，谁也不知道。

死过的人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感觉了。

天下的事一直在变，有悲欢离合，有喜怒哀乐，有小孩子的天真烂漫，少年人的意气风发，青年人的豪情万丈，中年人的壮怀激烈，老年人的恬淡世故……还有长街的行人、深夜的萧声、赴义的情操、初恋的心跳……可是这对于一个死人来说，天下一直递变，可是他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感觉，没有思想，这世界一切将与他无关，甚至连“无关”的知觉，他也快没有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一个人临死前，要做什么？！

奋发、图强、不承认自己濒临死亡？！

疯狂、妄为、奸杀淫掳，为了死亡就把自己活着的意义都否定掉？

——不可以、不！

“乓”地一声，方歌吟手一紧，方歌吟手一紧，力握的酒杯，崩破、碎裂、激溅！

他的手却没有血。

如果他是运力榨破，以他现刻的功力而言，手掌不受伤是合理的，可是他现在是激动中失手握碎酒杯，手上却无伤痕，这点方歌吟自己都觉诧异：

——他的功力真增进那么多？！

一个人喝酒呛到那个样子，然后又把酒杯榨破，多少都引人注意一些。

——幸亏少林寺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寺小庙，一个和尚伙夫，都有两下子，什么大事没见过，并不怎么讶异。

——至于他捏碎杯了，别人还以为他有意运功卖弄，也不理会。

有个老和尚，身上补钉数十，冻得全身作抖，牙齿也全腐了，秃头也长出了寸长的脏发，又丑又倦，显然是寺中的粗工，已经很老了，呷了一点点粗糙米酒，颤颤抖抖地看方歌吟一眼，喃喃道：“不会吃酒，也来喝酒，别人饮酒，你来吐酒。”

方歌吟苦笑道：“对不起，老师父。”

自己默默把酒杯收拾起来。心里默然长叹，觉得在这小食肆中，是天下第一名寺之前，不可如此放肆。

当下大碗斟酒，也不管酒味浓辣，大口大口喝了起来，小食肆中的人在他扼碎杯子刹那，曾静了下来，随后又回复正常，径自谈了起来。

食肆老板年近花甲，什么事未曾见过？近日来俱见这青年在此处闷闷不乐，定有心事，当下也不理会，一于见怪不怪。

方歌吟没喝过酒，酒也不好喝：

——真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

——传说里的武侠人物，好像都是酒神酒仙，其实喝酒有什么好？练武的人最重自律，醉了又怎能够自律？

方歌吟想着想着，酒多喝了。

——他已醉了五、六分。

——第一次喝酒，且是借酒浇愁，很难有不醉的。

——浇愁的人本也不醉无归。

可是他就在醉到第七、八分时，听到了一些不该在此时此刻听到的话。

他后面有几个和尚，最长的不过接近中年，最年轻的不过十来岁。

岁暮天寒，偷出来喝喝酒，也是常事。——少林寺戒律森严，但并不过分。

这几个和尚精壮有力，双目炯炯有神，三杯水酒下肚，说话也多了起来。

其中一个和尚说：“前天闯进寺来的女娃子，可真够狠，哪，我这儿一大块，是给她的剑剁的哩。”

另一个最年轻的和尚说：“嘿，这女婆娘可不得了，舞起剑来，稀哩哗啦，连看都看不清楚，金字辈的师兄弟，可拿她不下呢！”

一个满脸麻痘的和尚爆米花般的一轮大笑：“那女的可真标致！”

方歌吟心里一动，忽然想起洛水之渡，铁肩大师暗算桑小娥的一幕。

那个年纪最长的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不可如此说。”

那年轻的和尚：“铜板师哥，你说，那女子武功算不算高呀？”

中年和尚答：“桑书云乃天下七大高手之一，与方丈齐名，她是桑书云之女，武功自然不弱。”

另一个疤脸和尚又问：“那她武功好，还是咱们铁肩大师兄高？”

铜板和尚笑道：“铁肩师哥是佛门中年轻一辈第一高手，那女子如何是师哥对手！”

方歌吟听至此，心中又是一震，不禁手按剑柄。

第一个说话的和尚又道：“据悉俗家年轻一辈高手中，排行第一的严苍茫儿子严浪羽，已经被天羽奇剑宋自雪之徒击败了？”

铜板和尚说：“阿弥陀佛。”

年轻的和尚又问：“那宋自雪的徒弟叫什么名字？”

疤脸和尚说：“好像姓方。”

一个没有门牙的和尚又问：“那这姓方的厉害，还是咱们大师哥……”

满脸麻痘的和尚傲然道：“其实什么道家年轻子弟第一高手铁骨道长，俗家年轻子弟第一高手严浪羽……唉呀这都浪、浪得虚名，怎比得上我们真才实学的大师兄啊！”

铜板和尚也苟同道：“咱们大师兄，三招之内就拿下了桑姑娘，我在旁边，可看得又敬又羨——”

话未说完，方歌吟“砰”地一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杯碗被震得突地一跳，“叮”地跌落回桌上，方歌吟怒骂道：“呸！铁肩要真是英雄，何必暗算女人，欺负女子！”

这一下，全食肆的人都静了下来。

小食肆之外，上山十数里，就是少林寺。

数百年来，少林寺是天下武术宗汇，谁敢对少林无礼？！

而今方歌吟一句话就是痛骂少林年轻一辈第一高手，铁肩大师！

七个和尚，脸色一齐变了。

那年轻的和尚，跳了起来，破口大骂道：“你血口喷人！”

方歌吟大声道：“我亲眼所见！”

那麻脸和尚恨得牙丝丝，拍桌喝道：“你是何方小子？！”

方歌吟傲然道：“我就是那姓方的，”乘着八分醉意，拍拍胸膛说：“我就是那俗家子弟第一高手，方歌吟。”

五岳倒为轻。轻？重！反正方歌吟不知道。

他已分不清轻还是重。

他只知道那失手被擒的女子是桑小娥。

如果自己不死，曾矢志要照顾她一辈子的人。

——这誓言虽发在心里，但已为桑书云认可。

他不能害她，他要救她。

铁肩是坏人，在洛水江上，曾狙击桑小娥。她一定要替桑小娥出这口气！

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小食肆都突然静了下来。

他不知道他现在已在武林中大大有名……

——力拼费杀，击败严浪羽；勇斗铁狼银狐，力搏劫余岛主……这在武林中、江湖上，都是耸人听闻的事。

方歌吟更不知道他这样摆出来的态度，等于是向天下第一大武学宗汇挑战！

千百年来，谁敢对少林寺这样无礼？

那疤脸和尚眯着眼睛道：“你是要找少林的麻烦的了？”

方歌吟挺一挺胸：“我要你们放了桑姑娘。”

麻脸和尚怪笑道：“哦，原来这对狗男女，是一伙的。”

方歌吟不喜欢他。

这麻子眼神和说话就像严浪羽一般淫狠轻薄，而那疤脸的和尚眯起眼睛时，就像严苍茫。

这麻子当然没严浪羽那么英俊，疤脸的也没像严苍茫那末有气派——可是醉后的方歌吟，还是顶顶的不喜欢他们！

只听铜板和尚低叱道：“石榴，不准乱说。”

——原来这麻子叫“石榴”！

方歌吟觉得很好笑，大笑起来：“好名字，好个麻子叫‘石榴’，哈哈……”

那麻子大喝一声，突然拔起，越过三张桌子，到了方歌吟身前，“砰”地一拳击出！光是这一拳。一看便知他至少有练过九年以上“少林神拳”的底了。

“少林神拳”是少林派七十二绝技中最粗浅的一种基本拳法，但在江湖上，却是大大有名。

福建“好人镖局”能够名震闽地，正因为正局主黄昏昏及副局主胡下巴苦练“少林神拳”有成，在闽境已鲜逢敌手，所以有云：“练好少林神拳，天下纵横无碍。”

这一拳打出，拳风虎虎，却突然寂灭。

因为拳头给方歌吟一手握住。

然后石榴和尚听到自己拳头骨折的声音。

骨折的声音，方歌吟也听到。

他是因为喝了酒，所以才敢一手拿住“少林神拳”的拳头。

他抓住时已后悔，他听说过“少林神拳”一拳碎三十六块厚砖的故事。

他起初还以为骨裂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至此他才约略明白自己功力的深浅。

石榴和尚猪般惨嚎起来。

那疤脸和尚一拗下唇，刷地拔出双刀，扑了过去。

铜板和尚沉声低喝道：“石榴，别乱来！”

其实他心中却暗喜：眼前这小子太张狂了，让石榴来处理也好。石榴出手最毒，他未出家前，本就是武林中极歹毒的巨盗，后被铁肩大师收服，入了少林。石榴以前有一个外号，就叫做：“刀不留人”。方歌吟醉了。但他并不想那“石榴”一生不能再用拳头，所以他即刻放了手。

所以石榴急退，一只手就像石一样，裂开了口。

然后方歌吟看到一泓刀光。

方歌吟看不清楚，只知道对方第一刀是斫自己脖子的。

方歌吟已经喝醉了——死就死，七十天后是死，现在也是死，死有何不可？

但他忽然想到桑小娥——自己要死，也要先救她出来后再死！

所以他立刻要闪避，那时已迟，刀已及颈，方歌吟一急，一招“玉石俱焚”就发了出去！

然后刀光就不见了！

“玉石俱焚”后发而先至，石榴和尚倒在地上，三天前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捂住小腹眼泪鼻涕齐出。

——要是方歌吟刺他的是剑尖而不是剑鞘，他早就不知死到哪里去了。

铜板和尚这才变了脸色。

他从未见过石榴和尚一招就败在别人手里的。

石榴和尚八年前原名樊两川，陕北一带，鲜遇敌手，而今居然一招就伤在眼前这青年人手下了。

那最年轻的和尚叫石伞，慌张地道：“铜板师兄，怎么办？”

铜板和尚心想：自己吃的是少林的饭，自然要撑少林的门面，人生一世，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维护的；他自幼即入佛门，但始终不明白，何以四大皆空，又何必四大皆空？

——既有何空？

铜板和尚叹了一口气，踏前一步，合十一揖：“阿弥陀佛。”

方歌吟醉眼模糊中，只见一方正壮硕的和尚前来，跟自己打了个招呼，当下笑嘻嘻地道：“和尚你好。”

铜板和尚见对方喝得醉醺醺，初以为对方是因醉失态，而今见他出手如此犀利，分明装醉，当下提高警戒，沉着地道：“施主来到少林之地，还酗酒伤人，——”他那句话是要说下去的，方歌吟却站不稳，竟要向他身上倒茶，他已眼见方歌吟的武功，以为方歌吟使诈，“呼”地一推，双掌推了过去！

这两掌似火焰一般撞了出去，一股大力，真令人窒息，一时间杯碟碗筷，连同掌力，齐袭方歌吟！

就在这时，忽然一切都慢了下来。

连同掌风、碗碟、桌椅、甚至铜板和尚的出手，都给一种奇异的、诡秘的招式，带动得缓慢下来。

铜板和尚眼睛睁得如铜板般老大，他仍是不相信眼中所见，而且更不相信他自己的一双手，竟慢若蜗牛，徐徐缓缓，好像整个人掉进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沼池里去……

就在这时，一切连时间都没有了；等到回复正常时，那掌力已击中自己的胸膛，铜板和尚口喉一甜，哇地吐出一口血，萎然倒在地上。

这时，七个和尚，三个受伤，其余都怔怔发呆。

然后四人各扶起地上的师兄弟，返身就逃。

只有那最年轻的和尚，临走时还敢忿忿不平他说了一句话：“你等着瞧！”

瞧？

瞧什么？！

方歌吟不懂。

他只知醉得七荤八素的，脚下踩到个痰壶，几乎摔倒，那时那壮硕的和尚就对他出了手了——

然后他也马上还手。

天下第一慢招。

“老牛破车”——他现在才知道这一招的威力。

举重若轻，借力打力！

他觉得很满意，想到桑小娥还被困于少林，他就扔下银子，摇摇晃晃，上少室北麓去。

那年近花甲的老掌柜看着他，好像看到一个死人的神情。

方歌吟不在乎别人看他的神情——反正他也快是死人了。

第二十章 闯少林

少林寺的少室北麓五乳峰下，面对群峰，岩石峻峭，景色殊绝，白云皑皑，令人只觉天地苍凉，庄穆恬静。太室峰之山势横亘，连崖接岩，如踞地苍龙，鳞爪四出，或舒或蟠，长身危脊，蜿蜒北来，最高之峻极峰更云雾缭绕，气势壮丽，别有一番景致。

少林规模极大，单止主要建筑，即有七重，里有价值无穷的历代遗迹，势与少室峰之奇峦叠起，若千叶瓣莲，一为天然，一乃人为，皆成异趣。可惜历代少林俱经烽火焚毁，所遗已不到百分一二。

方歌吟只见少室御岩峰居中，宛若莲房，三十峰如蒸茗，五乳峰恰似莲叶，环而留之，随地而异，各呈巧妙，而垂披于峰，静若万年。方歌吟猛地打了一个寒颤，抬头一望，只见“少林寺”已在眼前。

少林寺恬静恢宏，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闻名四海的武林宗汇，只是非常宁谧庄静，连雪下到这儿，也像梵音低语一般清静。

方歌吟悄悄走进，醒意酒了二三分，顿觉少林寺确是名门正宗，气势庄穆，但并不似一般门派，杀气腾腾，守备森严。

方歌吟走到少林寺大门，只见侧殿有一老和尚正在扫地，方歌吟正想以礼相询，探问清楚，那僧犹自缓缓扫雪，只听簌簌细响，甚是好听，方歌吟看了一会，和尚瘦骨嶙嶙，徐徐回身，映着雪光，方歌吟定睛一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这老和尚一脸倦态病容，竟是在小食肆中自己捏碎杯子，那喃喃自语，要死不活的老和尚！

方歌吟一惊，酒意又醒了二三分，经寒风一吹，剩下的二三分也在消解中，正诧异道：“你……你怎么比我还快？！”

话未说完，忽然寺内大殿，“呼”、“呼”、“呼”疾射来三道人影，身着黄袍的僧人，雪地上竟连脚印也未留，已来到方歌吟面前，当中那名壮硕的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檀越就是在山下三招伤我寺三位师弟的方少侠么？”

方歌吟一见对方气派，也不敢礼慢，当下道：“在下当时酒醉”

只听旁边一名跟着铜铃般大，脸颊都是青胡碴子的和尚冷笑道：“好极，酒醉仍能伤我师弟，了不起。”

另一瘦骨如柴，但全身犹如钢铁铸成的和尚道：“伤了人后还敢上少林来，咱们不才，也要领教少侠神功，以免他日江湖中人小觑了少林寺。”

方歌吟一时为之语塞。

原来少林寺中，“石”字辈的和尚，武功已是不低，最低微的是“金”字辈，而“铜”字辈又比“石”字辈高，铜板和尚就是“铜”字辈一员，眼前两人，眼大的就叫“铜铃”和尚，瘦削的那个就叫“铜人”，是“铜”字辈中武功佼佼者。

中间那名和尚，正是少林“铁”字辈中高手，少林“铜”字在江湖上，名堂也算是响当当，“铁”字辈的则更可领袖群伦，隐有大将之风。少林铁肩，乃武林中佛门子弟武功最高者，正是“铁”字辈人物。

当中那人，武功也仅在铁肩大师之下，在“铁”字辈僧人中武功至少在前三名之内的铁吾大师。

除“铁、铜、石、金”四辈外，在少林主掌一切的是“天”字辈高手：

天象即是少林方丈，武功高极；其师弟天龙，武功据说已不在“三正四奇”任一人之下；三师弟天音，主持戒律院，据说武功也出神入化。少林一脉，自数十年前，武林大乱，天正死后，少林元气大伤，声望大落，高手也因血河派的围剿搏斗中死亡殆尽，更高一辈的抱残大师、守阙和尚、方丈僧人、大石禅师等，不是已圆寂，就是归隐，纵然如此，少林的声势和人力，仍非一般帮派可以相媲。

由于少林七十二技，技技不同，一般少林僧人，只要练熟一技（纵然仍未练成），在武林中已有一席之地，至于将七十二技，样样皆精者，更是万中无一，百代鲜见，能练成二、三技者，已可跻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亦因七十二技，刚柔、内外、拳脚、呼息皆大相径庭，差别极大，所以似铜铃、铜人二者，因所习之武功不同，外貌也大为相异，是显而易见的。

铜铃和尚练的是“慑魂大法”，铜人大师练的是“铁骨功”。

“慑魂大法”一般人会以为是魔教功夫，其实不然，能慑魂方能降魅，佛以驱魔，先慑其魄，铜铃一双如牛大眼，不但能慑魄，更能镇魂。

铜人的“铁骨功”则是自小受任重物击打，身子浸于药酒之中，一身可谓“铜皮铁骨”，比“童子功”、“十三太保横练”等硬功又高明了许多了。

只听铜铃和尚道：“方少侠武功盖世，就让贫僧领教方少侠高招吧。”

方歌吟心中有气，禁不住大声道：“桑姑娘呢？只要把桑姑娘交出来，我立刻就走——”

铜铃大师大笑道：“原来你跟那女子，是一伙的，纵是长空帮的人，也绝饶你不得——”

方歌吟大怒，怒瞪铜铃，忽觉铜铃一双大眼，看似有神，却如无底深洞，方歌吟想移开视线，却已无及，只觉人混沌沌，像雪花一样，自无际的天边，轻、轻轻飘落。

铜铃大师眼见得手，心中暗喜，心想这小子来势汹汹，却是不堪一击。

这时方歌吟迷迷噩噩，铜铃慢慢双手抓出，一拿方歌吟“膻中穴”，一拿“悬枢穴”，要把方歌吟手到擒来。

这两爪一前一后，端是犀利，但方歌吟因酒意尚在，本就迷迷糊糊的，铜铃和尚的“慑魂大法”，对他来说，仅是聪明人骗傻子一般，用尽办法，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懂，所以反而没效。

方歌吟混沌沌般，尚有一线清明，猛想起自己有一把宝剑，便有拔剑而出之欲，金虹一出，剑芒陡亮，剑乃神物，金虹剑更有辟邪制魔之效，铜铃一见，双目黯然失色。

铜铃双目一旦失神，方歌吟便感觉到那一前一后的两爪，凌厉袭来！

方歌吟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神智一复，一剑“开天辟地”就斩了过去。

“开天辟地”是上斩一剑，下斩一剑，铜铃和尚饶是缩手得快，左手无名指，右手尾指，齐被削去。

铜铃和尚负痛惨叫，赶紧跳开，方歌吟犹如大梦初醒，心觉不忍，失声道：“我不是故意的……”

铁吾大师本觉铜铃和尚贸然出手，很是不妥，但见方歌吟看似被铜铃所慑，却猝然出手，出剑伤人，心中有气，听得方歌吟居然猫哭耗子，说不是故意的，更加勃然大怒，当下冷冷地道：“方少侠好快的出手，居然还不是故意的，便能伤人，嘿嘿，佩服，佩服！”

铜人和尚更不打话，猛地扑出，一拳打去。

这一拳极怒，方歌吟才发觉铜人出拳，拳即已至眼前。

若换作一年前的方歌吟，早要重创于这一拳之下。

或作六个月前获宋自雪所授剑法后的方歌吟，只怕也未必避得过去。

在三个月前宋雪宜调教出来的方歌吟，避是可以避得过去，但先机必然尽失。

但现在的方歌吟，今非昔比，已跻身一流高手之列，这一拳打出，方歌吟心中也不满此人一言不发，就出手狠辣，身随意动偏步错身，闪过一拳，更争取先机，一个反时，倒撞出去！

铁吾大师在一旁道：“霸王肘。”

“砰”地一声，肘中铜人，铜人退了两步，居然没事，一抬足，踢向方歌吟。

方歌吟左手一捞，刁住铜人和尚的脚，铁吾即道：“一串钱！”

方歌吟另一手作手刀状，一刀斩了过去。

铁吾大师失声道：“长离十旋斩！”

手刀斩在铜人大动脉上，铜人一顿，随即无事、猛然转身，脚中外用力往后一蹬，这下十分狠辣，在一旋之际，方歌吟便已握拿不住，再往后一蹬，正倒踢向方歌吟的“鼠蹊穴”去。

方歌吟也恨他毒辣，百忙中双腿一夹，用双膝夹住那一腿，右手中指突出，一指戳了下去。

铁吾大师脸色大变，道：“少林伏虎步！长空神指！你哪里学来的？！”

长空神指乃专破内外家罡力的武功，一指戳下，铜人和尚立时全身一颤，方歌吟左掌一推，掌心赤红，“啪”地击在铜人背心上，铜人罡气已破，被这一掌击得像断线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

方歌吟乃气他歹毒，才多加一掌，但总算手下留情，减了一半功力，但也把铜人和尚打得要在床上躺三个月不可。

此时铁吾大师神色大异，指着方歌吟，厉声问道：“‘大手印’……你……你怎么学来的？！”

方歌吟听铁吾一一把他所用的招法叫破，更点出系承，心中对他见识之渊博，也十分敬佩。

当下揖道：“在下武功，乃跟……”正要说下去，但想到宋雪宜乃偷学，道出恐有不便，只得说道：“……跟一异人所学……若比大师之正宗，自然贻笑大方，不值一晒……”不料铁吾大师见方歌吟有意遮瞒，心中大怒，冷笑道：“施主武功既如此之高，贫僧倒要来讨教几招。”方歌吟心想：我跟你无怨无仇，只不过想在假仁假义的铁肩大师手下救出桑姑娘，又何必跟你结怨？于是道：“大师武功高强，见识广博，在下心服就是。”铁吾大师冷哼道：“服了？天羽奇剑的弟子，岂有服人的道理？！”

方歌吟一听，剑眉轩动，也大为震怒，当下心忖：反正我迟早也是一死，总不成怕了你？！……当下抱拳道：“既然如此，那就请了。”

铁吾大师是少林的名僧，辈份也高，自然不像铜铃、铜人一般，说打就打。

他先一个卑掌施礼，就在这时，一股狂飚，就在他一横一直的掌沿卷出！

方歌吟见对方欠身行礼，他正想把拳回礼，对方的内劲已然涌至！

方歌吟大喝一声，右手接劲，左手催发，那铁吾大师的内劲，接到了他右掌中，转到左掌袭了出去，回撞铁吾，铁吾大惊，跳起避过，“砰”一声，

掌风击在庙门上，一片寺门被震飞落在大风大雪之中。

铁吾大师怒叱：“移花接木神功！”

百数十年前江湖上曾有“移花宫”，其“移花接木神功”类似慕容世家的“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无论对方发出怎么样的内劲，他都能承接而且转发出去，反击对方！

铁吾大师的人斜飘而起，但在半空之中，又是一合十，两道刀锋般的厉风，自两掌沿卷出、汇集、力撞了出去；方歌吟忽然也一合掌，双掌沿也陡起急风，反撞回去！

原来铁吾大师擅长的是“佛心功”，每一合十，心念意劲合一，内力立发，方歌吟自宋雪宜处也学得此技，所以也在此时用了出来。

两道内劲一撞，胜负立分。

方歌吟当不如铁吾大师对“佛心功”运用精厚深沉，一撞之下，退了三步，由于他背向大殿，几乎滚下石阶去。

铁吾大师则内力不如方歌吟，被震退三步，血气翻腾，但他更惊怒的是，这青年居然也会使“佛心功”！

两人虽是俱退三步，不过一个是拿手绝技，一个是依样效法，居然拼个旗鼓相当，高下已立见。

铁吾大师忽然低头又一个合十。

方歌吟这回忙拍出“大手印”，以抵挡他的功力。

但就在铁吾大师一低头之间，脖子上的念珠，突然都射了出去！

在武林中有种背弩，常在一低头躬背时发出去，可谓防不胜防，但跟铁吾大师颈上念珠的劲道、准头与数量一比，背弩简直只像小孩子的玩意。

方歌吟情知闪不开去，他一面疾退，一面拔剑。

念珠追上了他时，他的金虹剑已拔了出来。

“漫无风雪”是方歌吟较少用的剑招，一施展开来，如雪花千片，每一剑，刺中一颗念珠。

念珠都穿在方歌吟金虹剑上，“大手印”也格住了“佛心功”，到了最后一颗念珠射来时，方歌吟猛一屈剑，“啪”地射打在念珠上！

那念珠“嘣”地一声反射回去，比射来的速度至少快了三倍！

铁吾大师要避已迟，“嗤”地一声，念珠打入他胸胁，铁吾正想发出第四次“佛心功”，但觉胸臆一麻，全身几无法发力。

铁吾觉得肋间疼痛异常，呻吟一声，蹲了下去，伸手一摸，竟一手是血。

他不禁骇然叫道：“血，血！……”铜人和尚见了也骇道：“血！血……”铜铃和尚却大叫道：“不得了，铁吾师兄受伤，有人闯少林——”

只听满山寺中“咣”连声，钟撞急鸣，人影倏忽，吆喝之声不住传来，雪地上已出现了十几条移动快速的人影。

这些人经雪光一照，都是光头和尚，身手快捷，显然都是少林好手。

方歌吟正想分辩，钟声大作，喝声迭起，哪容细说，方歌吟想往寺门前闯，只见门口掠出了一个铁衣僧人，凛然挡在门前，俨然“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慨。

方歌吟不敢硬闯，忙回头向内殿奔去，只见寺内建筑幢幢，飞帘层层，到处佛意深沉，香烟袅绕。转得几个弯，只见一处有几间小庵，几株小树，古意清凉，寒气顿消。忽然前面碑牌处闪出一灰衣僧人，双目炯炯，大步一拦，双手在鼻梁上顶礼合十，方歌吟正是惊弓之鸟，不由往旁一跳，那僧人

沉声道：“贫道铁树，擅越私闯少林，又擅入‘初祖庵’，请檀越暂且留下，好向大师兄交代。”

方歌吟一听“初祖庵”，着实吃了一惊。

初祖庵为李明仲所建，梁架、斗拱、石刻都极有价值，更重要的是，此处为通往“面壁石”之要道。

“面壁石”是达摩渡海东南来，登陆广州，梁武帝曾迎至金陵，惟达摩释佛教教义，以静见性，不着文字，为梁武帝所不能解，只身渡江，在嵩山上创立少林寺，为禅宗之始。“面壁台”就是达摩在少林静修九年，面壁时留痕于石上，不但在历史上大大有名，更是武林中传说纷异的少林武功绝学之发祥地。

此处乃少林禁地，几可与当今武林三大绝地：“七寒谷”、“忘忧林”与“素女峰”分庭抗礼。

方歌吟正想分辩，但听铁树大师说要把自己提见铁肩大师，知难干休，当下返身想走，忽然庵旁窄道，又闪出一黑袍僧人，精悍若豹，合十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方歌吟急道：“请大师网开一面。”

黑衣僧道：“前面乃少林塔林、碑林，贫僧守关于此；施主，前无去路，回头是岸。”

方歌吟一闻，又是一惊，原来少林南面有碑林石塔，有唐以来的佛塔石碑，历代相传，包括月庵法师舍利塔、唐圣德感应碑、十五层北魏砖塔等等，都是少林极珍要宝库，亦是佛门重地，不容生人擅入一步。

方歌吟恍惚间，犹如惊弓之鸟，猛听背后又是一声佛号，铁树大师长吟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方歌吟几乎就要放弃挣扎，在这风雪少林，不欲再斗。猛想起出家人既已成佛，但铁肩既贵为“大师兄”为何却要背后伤人？一念及此，拔剑而起！

方歌吟呻吟一声，手里拿着剑，也不知如何是好？

两名高僧缁衣飘飘，已行近来。

正在此时，忽听西厢有惶急的清呼：“放我下来，我爹的人来了，你们少林的臭和尚就一个不保了！”

方歌吟一听，热血贲腾，听是桑小娥语音，仗剑就冲。黑衣僧人一个虎跃，追上方歌吟，两人几乎左右肩并贴，黑衣僧就要出手，猛听沉喝：“铁花，住手！”

铁花大师即垂手而立，恭道：“是大师兄！”

方歌吟猛抬头，只见月光下，雪光反照上，一个铁衣僧人，拦在身前，云停岳峙，威穆无比，却不是昔日洛水渡中出手伤人的和尚，而是适才在自己要冲进少林寺时，拦在寺门的庄严僧人。

这僧人年纪甚轻，但法度森然，佛相庄严。

方歌吟涩声道：“你……你是铁肩？！”

只听铁花喝道：“大胆，敢直呼大师兄之名号！”

铁树也禀道：“大师兄，在山脚下伤铜板师弟，在庙门打伤铁吾师弟的就是他！”

铁肩大师看着方歌吟，长吟一声，缓缓道：“少林一脉，与少侠并无过节，少侠此番闯寺，却是为何？”

方歌吟仍在情绪之中，一下子铁肩变得不是铁肩，他不禁骇然道：“你……”

你不是铁肩大师……”

铁肩大师本来问得极是认真，可是方歌吟愣头愣脑，这么一说，似根本不承认他就是铁肩，心里勃然大怒，铁肩为人极是严正，但向心高气傲，心想自己名动江湖，方歌吟故意不识，敢不成是寻衅而来的？

铁肩大师冷冷地道：“方少侠人间英雄，启不识得贫僧，倒不为怪，怪的是方少侠在江湖中逐鹿不取，反而来明挑少林，可真以为奇了。”

铁树加了一句：“这似是为昨天那女施主而来的。”

铁肩大师一听，心中暗忖：难怪，果是来找碴的，当下冷笑道：“桑姑娘昨天莫名其妙闯入少林，乱打一遍，还是给小僧拿下了。”

方歌吟一听桑小娥，心早关切，大声道：“快放她！”

铁花“哦”了一声，道：“果真是一伙的……好，要放她么？叫她爹来再说！”

方歌吟极维护桑书云，当不想桑书云在这里吃亏，即道：“把桑姑娘交给……交给在下也是一样。”

铁花冷笑道：“哦，那你是代表长空帮来救人的了。不过少侠和桑姑娘，又凭什么道理私闯少林呢？”

方歌吟情急：“因为少林先动手伤人！”

铁肩大师道：“有这回事？！”

铁花大师叱道：“胡说八道！”

铁材大师问：“你先说出手伤人的是谁？”

方歌吟望望铁肩，不知是说好，还是不说好，但眼前的“铁肩”，并不是那“铁肩”呀！铁肩大师又厉声喝道：“既无此事，就不得含血喷人！”

方歌吟一急，即道：“就是铁肩！”

三个和尚一齐怔住，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铁肩大师一挥手，终于大步而出，神色冷峻，合十道：“施主如此冤低贫僧，贫僧只好向施主领教学学了。阿弥陀佛！”

方歌吟一看，只见铁肩神态严峻、气态沉雄，昔时在江上所见的“铁肩”与之一比，气势全失，眼前的人绝不像洛水渡中的那卑鄙小人。

铁肩已向方歌吟示警，见方歌吟仍神智恍惚的看着自己，铁肩虽入佛门，但争强好胜之心甚炽，双眉一皱，煞气顿扬，心想：怎么这天羽奇剑的掌门人，竟然是个酒鬼，近日江湖上居然还把他列作与自己齐名！当下冷峻地道：“贫僧无礼，要先拿下施主，再交给宋大侠发落！”

话一说完，铁色僧袍翻动，齐掌攻来。

方歌吟一听，猛醒悟过来，这场战役只怕无可避免了，而且事关天羽奇剑宋自雪与天羽派声誉，得非应战不可。

铁肩双掌一扬，方歌吟便知自己错了。铁肩的功力，远胜自己曾在洛水渡上击败的那个和尚。

那和尚的功力最多有如铜板大师而已，以少林的实力来论，那人也绝对不可能是铁肩。

这是场误会。

可能还是一场阴谋！

方歌吟猛退，因他功力突进，一退三丈，到了一座大殿之侧，急道：“别打……别打！”

铁肩双掌击空，“啪”地打在雪地上，雪花如雾一般弥飞而起；铁肩心

头一凛，暗想这小子虽诈癫扮傻，但内力很高，心头起了竞争之心，不管如何，擒下他才好向方丈交代，当下双掌一分，隐然红色，正是禅宗“大手印”。

这时一名灰衣僧人，飞闪而入，短小精悍，见铁肩和方歌吟斗在一起，当即停步，铁花问道：“铁心，什么事？”

铁心也不答话，只是大声示警道：“大师兄小心，这小子旁门杂技，可多得很，铁吾师弟就着了这怪招的道儿！”

铁肩大师与方歌吟已拼搏到第四招，见方歌吟处处走避，没有还手，以为对方真怕了自己，当下冷笑道：“天羽门下，既爱走旁门左道，也且由他，佛门正宗是专降魔惩恶的！”

方歌吟一听，心念一动，想天羽一脉名声，在来自雪时是有谁敢攔其锋？今日可不能教自己丧了，当下“铮”地抽出长剑，以“天羽二十四剑”，力战少林铁肩！

第二十一章 斗十八铜人

方歌吟不但天生聪悟，并得祝幽、方常天悉心相授，更重要的，还有一代异人来自雪舍命相传，武功造诣，早不在少林天象首徒铁肩之下，再加上近日宋雪宜以奇门杂学、四大绝招的相授，以及服下一颗“百日十龙丸”，早已弥补方歌吟内力之不足，武功已远胜铁肩大师。

开始十招方歌吟自觉理亏，心存相让，铁肩大占上风，直至后来五十招，方歌吟予以还击，铁肩就并不从容了，斗至一百招后，方歌吟正式使出“天羽二十四剑”，剑招一展，铁肩便左绌右支，十分勉强。

但铁肩生性据傲，在数师弟众目睽睽下，怎肯认输？加上自己名享武林年轻一辈中佛门第一高手之誉已久，今日一败，岂有颜面？当下全力反击。

两人在皑白雪地上，两点影子，上下翻飞，拳剑凌厉，打将起来。

铁肩虽占下风，但决心一战，攻势反而比方歌吟犀利，打将起来。方歌吟屡次便欲停手，惟恐被铁肩反扑，只得苦撑下去。这下铁肩掌势一变，竟是僧袍鼓扬，犹如铁板，正系少林七十二技中的“铁衫袖”神功。

铁肩大师僧袍扬动，方歌吟脸被扫中，脸上吃痛，一阵热辣，忙全神应付。只见落雪纷飞，都被卷了出去，自己相搏之地，十尺之内，竟一片雪花都不进来，可见铁肩大师袖功之高。

方歌吟更不敢大意，一招“怒剑狂花”，化作千顷波光，刺了出去。

铁肩只觉卷出去的雪花，忽又回到了面前，才知不是雪花，而是剑花，双袖一拨，竟反卷住。

方歌吟用力抽剑，铁肩脸色一沉，剑竟扯不回来，方歌吟人急生智，腕力一震，便已施出“九弧震日”。

“九弧震日”是九道一道比一道强劲的剑劲，直把对方震毙为止，现刻方歌吟内功之强，已不在当年未自雪之下，若论招式武功，铁肩至少仍可与方歌吟力拼三十招，但以内力跟服食“百日十龙丸”后的方歌吟相比，便相去甚远。

这内力一摧之下，铁肩也运功相抗。

内力震至第三下，铁肩便占下风。

到了第五下，铁肩脸色大变。

剑劲催运至第七下，铁肩全身抖了起来，好像一个全不会武功、赤裸裸的人，站在寒风雪地中一般，剧颤了起来。

剑力到了第八道，铁肩软倒，铁心惊叫：“大师兄！”

铁树、铁花左右疾掠而出，要扶铁肩。

方歌吟当然不会发出第九道致命内劲，他即刻一收，想说几句保住铁肩颜面的话，谁知他方才收剑，铁肩竟倏地直挺挺扑起，揉身而上，双手箍住方歌吟咽喉。

原来铁肩，本身内力，毕竟有佛门内功修持，非同小可，方歌吟剑气一收，他内息即时恢复了七八成，老羞成怒，决意要趁其不备，搏杀方歌吟。

他拧身而上，等于把方歌吟的剑路、招式、身法、内力都封死了，而且扼住方歌吟运息之要道，要即刻把他扼窒。方歌吟既无法发剑，铁肩壮硕的身体正压缠在他身上，使他连掌都发不出去，方歌吟只觉脖子一紧，便感满天星斗，眼前顿黑，方歌吟逼于无奈，情急之中，一个反时，外加反手，撞了出去。肘本来就宜近距离攻击，方歌吟一时打出，铁肩却苦于雪耻，肩头

一顶，竟把方歌吟肘势撑开，方歌吟只觉铁肩之肩真是“铁肩”，力腾万钧，这时他已支持不住，肘势既破，却一反手，一掌打在铁肩大师背上。

铁肩大师“哇”地吐了一口血，鲜血都喷在方歌吟脸上，而且吃掌力一冲，往前一撞，双手仍扼住方歌吟，跌出七尺远，“叭”地趴在雪地上，血洒在白雪上，分外怵目惊心。

雪地红了一片，方歌吟吃力地爬起，才舒得一口气，铁肩却咯血嘶声道：“你……你跟那劫余岛的魔头……”

话未说完，便晕死过去。

原来方歌吟最后一掌能击中铁肩，全仗严苍茫自创的“反手奇招”，在任何角落，俱能出击自如，且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发挥最大的效能。

这下铁树、铁花、铁心怵目惊心，心念大师兄名震江湖，几曾败得如此之惨？此际生死不知，铁树怒叱道：“你……你敢在少林杀人？！”

方歌吟神智未复，摸着咽喉站了起来。

铁花睚眦欲裂，指着方歌吟道：“你杀了大师兄？！”

方歌吟茫然。

铁心忽然沉声喝道：“摆十八铜人阵！”

他的话一说完，雪地上多了十五条黑影。

十五名铁一般肤色、铁一般眼光、铁一般神情、铁一般衣饰、铁一般步法、铁一般架势的僧人——已摆开了阵势。

铁心、铁树、铁花三人身形急旋，如一只陀螺在旋转中般急，然而重心稳定，旋入那十五名僧人所布之方位去。那十五名僧人也旋动起来，在月光下、雪光中，十八衣袂猎猎翻飞。

方歌吟发觉自己一下子既没了出路，也没有了退路，不单如此，连左冲右突的路、上跃拔起的路、下伏闪窜的路都封绝了、堵住了。

这十八个铁衣僧人架式一摆，方歌吟立刻变得没有路了。

少林派，以铁字辈十八个僧人设的，十八铜人大阵。

十八铜人，名动天下。

若到少林投师学艺，幸蒙收录，学成之后，要出少林，则要闯名震天下的“木人巷”，若不走“木人巷”，只得过这“十八铜人阵”。

然而少林子弟都宁走那英雄难过的木人巷，而不愿闯十八铜人阵，十八铜人之难过，可见一斑。

“十八铜人”当然是人，不是铜，更不是擦上铜粉的人，而是练得一身铜皮铁骨好武艺的少林僧人。

这些方歌吟都听过，可是今日才见过。

他见到的时候，已无路可走。

他不想闯阵，但十八铜人阵已发挥开来，随时可以取他性命。

他本不想打败这名符其实的铁肩，然而铁肩已给他情急之下，打得生死未卜。

他原尊重少林，现下却莫名其妙，在少林寺中闹得如火如荼。

他只好全力出手。雪地上，人影倏错，身法诡异，那十八名僧人，已感觉到拦他不住。

他不知道他现下的武功，已直逼“三正四奇”了。

方歌吟金虹划动，要冲出一条路来，十八铜人虽挡他不住，但衣急袂飘，也随他冲出。

方歌吟依然在包围之中。

他带动包围者冲入少林戒律院。

他冲进去的时候，不知是戒律堂，只觉殿内都是粗眉大目、凶神恶煞的佛像，还有十八般武器，样样齐全，怵目森然，倒不像寺庙，而像地府刑堂。

方歌吟手下慢得一慢，“砰”地左肩被击中一记，他内力高强，身形一晃，便就没事，对方第二掌又照头打来，方歌吟怒叱一声，“血踪万里”就挥洒了出去。

这“血踪万里”是“天羽二十四式”中最杀气凌厉的一剑，那僧人哇地一声，胸肋间有一股血箭标出。

方歌吟失手又伤了人，心里一慌，十七名僧人，却拼红了眼。

谁说出家人不怒无嗔？

佛门也有一怒动天地的狮子吼！

九道凌厉的掌风，当胸击到。

八道犀利的掌风，从后袭至。

方歌吟忽施“八卦门”的八卦游身法，然后“一鹤冲天”，倒走少林迷踪，步行武当“九宫步”，一下子，像一块枯叶一般，在掌风到掌劲未发之前，已然“吹”了出去。

前九后八道掌风击空，交撞在一起。

后头少了一个铜人，功力较弱。

后方的八人功力稍微一滞，方歌吟知道那是破绽，他的人就“飘”了出去。

他掠过人墙，一个闪电般的“鹞子翻身”，半空“蜻蜓三抄水”，已到了一座罗汉像上。

他立即就要掠出去！

铁心已致，双拳破空击到。

方歌吟还是掠了出去。

间不容发，方歌吟影踪一闪，铁心收势不住，双拳打在神像头上。

“蓬砰”！神像额前竟给打得稀烂。

方歌吟飞上另一神像，那神像好似是梵经中的因揭陀兰，他才一到，足尖一点，立即又起，铁树大师一双铁脚，立即踢空，“崩”地踢在神像上，神像又稀哩花哗塌了一角。

方歌吟两度借力，仍无法闯出，双手一抱，抓住一名执琵琶的尊者脖子，但就在这刹那间，铁花又到。

铁花恨极，要把方歌吟的脑袋打成砸烂的豆腐花一般！

方歌吟见势不对，死力搂住那尊者金刚的脖子，用力一施，借激荡之力，凭空飞起，铁花双掌，又告不中，铁肩在地上悠悠醒转，大惧叫道：“小心神像……”

话来说完，“吧啦”一声，神像又被击成粉碎。

这下十八铜人俱怒极，红了眼睛，紧了拳头。

方歌吟借力一荡，眼看要荡出殿门。

他准备一出寺门，便全力闯。

但他只差一线就要飞出殿门，忽然“飞”来了一人。

这人快得似箭，轻得似叶。

激箭！

轻叶……

那人半空中就托住方歌吟，在方歌吟未及挣扎之际，已点了他五处穴道。

方歌吟登时动弹不得，那人把他放到地上来时，又已解了他的穴道。

这一点一解，只是瞬息间人影交错的功夫。

只听那人道：“不行，不行，这儿毕竟是少林寺，老袖不能趁你不备时擒你。”方歌吟只来得及见到来人是一名鹑衣和尚，只见大殿上的僧人纷纷垂目稽首：“师叔。”

这老僧背向正殿，正殿内香烟袅绕，金碧辉煌，不知供奉着什么神祇。

惟两旁的神像却给毁碎了不少。

那僧人因背对灯火，故看不清楚其轮廓，只见他往两边一阵瞄，啧啧叹道：“阿弥陀佛，可惜，可惜，这长孙大师雕的神像，白费了心血。”

他脸侧向时，七星灯晃了一晃，方歌吟猛看清了他，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这人不是谁，正是少室山上小食肆中那一名又老又倦的带发和尚。

那老和尚包着斜眼看方歌吟道：“你认识我么？”

方歌吟骇然点了点头。

老和尚露出一口又烂又霉的黄牙笑道：“不，你不认识老僧，老僧是天音。”

方歌吟呆立当堂。

少林天音，就是戒律院主持。

少林的戒律院，掌管大权，甚至是入门子弟审核人品武艺的第一关，更俨然是主持武林正义和门人纪律的地方。

如果少林掌门犯过，少林戒律院的主持，也可以法器惩罚方丈，或作制裁。

谁也没料到，堂堂戒律院住持，竟是相貌如此猥琐不堪，羸瘦病弱。

许多少林子弟，纵然身份极高，也未必见过天音。

少林寺规模恢宏，弟子极多，而且各守司职，同问亦未必一一能识，何况佛门中人，本就是无亲无私的。

天音在少林寺中，本就是神出鬼没，他随时出现在任一处，在少林同门犯了过之际赫然出现，秉公处罚子弟门人，他的职份，本就不必要人认识。

天音现下在少林寺的身份，仅次于掌门方丈天象大师，以及达魔堂天龙大师而已。

据说天音大师的武功，已直追“三正四奇”，尤其当他查出祁连山郝进通、邢畏、郁九夫等“三耳狂魔”化装寺僧混入少林偷学绝艺后，那一役他只用了二十一招，便使这三名名震江湖的恶魔伏诛，更使他在外间的声誉，几已取代了佛门享有盛名、如日方中的天龙大师。

方歌吟遇上天音，他便知道，这次凶多吉少了。

天音笑笑：“你今晚凶多吉少了。”

方歌吟心下一凛：“大师，请听在下……”

天音大师叹道：“老僧见你在山下，尚守礼仪，不忍逐你，谁知你惩铜板等人后，得寸进尺，居然闯上山来，打入戒律院中，毁我神像……这下可饶你不得。”

方歌吟急道：“大师我……”

天音双袖一拂，怫然道：“不用说了，接招吧！”

天音双袖仅仅一拂，两股狂飚，直卷方歌吟。

这是少林有名的“铁衫袖”神功。方歌吟反拍一掌，与狂飚交接，只觉全身一震，来势竟如此的巨大、无匹，像怒涛噬舟一般，卷了过来。

方歌吟一震，天音也微微“咦”了一声。

他一上来就擒住了方歌吟，觉得自己身为长辈，不应暗算，所以放了他再战，心里当然是十拿九稳的。

谁知道而今功力互击之下，自己发出劲道愈大，对方回挫力愈强，就算宋自雪亲至，他自信也可以极其自傲的“大开碑手”的掌力和“般若神功”将之震退，但这小子的内力竟如此深，竟即时能作反挫。天音当然不知道，方歌吟的内力，是“百日十龙丸”的神效奇功所致。

天音外表满脸病容，但内力及轻功高极。他的内力修为是“般若神功”，外功则为“大开碑手”，一身轻功，兼修“七十二技”中的“飞檐走壁”，尤在天象、天龙之上。

方歌吟并不知情。他双掌一交，接下一掌，心头大骇，却见对方双袖卷来，一发内力，犹如刀削，稍为一怔，已被袖风削中，宛中刀刃，腕上一片殷红。

方歌吟猛地身退，天音形同魅影，飞闪而来，方歌吟“铮”地拔剑，一招“石破天惊”刺出。

方歌吟所着的袖刀，正是“大开碑手”练到极至，不但双掌可开碑裂石，只要把功力注于任何事物上，都可以断金碎石，方歌吟算是拔剑退身得快，否则一只膀子，真要被剁了下来。

方歌吟一面退，一面打。

天音身形如蝙蝠般飞动，无声、如魅，有时贴住神像，有时甚至在屋梁上倒挂下来，方歌吟只觉越战越心惊。

大殿的七星灯，被衣袖风劲摧得乍明乍灭，大殿极宽，闪烁的灯火，无声的拼斗，使方歌吟越战越心寒。

这天音简直就像一只蝙蝠。

又黑又老的蝙蝠！

天音在交手时，眼睛竟是翻白的，用耳朵来听对手动静的！

灯火几乎隐灭，天音在殿、神像间飞来飞去，无论方歌吟怎样反击，他都能立即避了开去，这个又老又弱的僧人，一身轻功，竟比鸟还要灵活。

方歌吟已换了七派九门的武功，但连老僧的衣袖都没法子沾到。

对方的反击却只要一扬手，巨劲就源源涌出。

方歌吟作战数回合，便想吐。

那掌飚未把他击伤，却熏得他几要窒息。

这时铁心、铁花两人已架着个纤小的女子，到了大殿，方歌吟在惶急中别头一瞥，灯光明晃，宛若水光，映照之下，竟是小娥！

桑小娥乌发似流水一般，披在素白的衣上，张惶中那一眼，也不知是惊？是喜？

“砰”一声，方歌吟被拂中一下，“蓬”地倒撞在一尊神像上，神像被撞得稀烂。

桑小娥惊呼一声，那一声里，有多少关切？方歌吟不知，但他听了，热血上冲，死了，也值得了！

也不顾了，方歌吟藉背后一撞反挫之力，猛扑了过去，一剑“怒屈金虹”！金虹怒屈，大殿中有若电光一击！

天音本来正在痛惜又击毁一神像，猛见金虹，人影又急飘而出。

金虹半途折若惊电，变作“长虹贯日”，连人带剑，追射而出！

方歌吟只求先击退天音，再救桑小娥，冲出少林，心愿便了。

他只记得桑小娥那声惊呼……天音大喝一声，“长虹贯日”气势无匹，他居然能一袖卷住。

方歌吟暗一运劲，“九弧震日”，就要逼了出去。

就在这时，天音的袖，忽然变成刀锋，以“大开碑手”之功力，迎脸砍了过去。这是方歌吟第一次便“九弧震日”，全告无效！方歌吟一剑反倒刺其臂，吓退天音半步，让过一剑，但袖风仍扫中方歌吟，袖刀变作内力，震得方歌吟喉头一甜，几要吐血。大殿灯火，几又一暗而灭。天音大师桀桀一笑，又如鬼魅一般，双袖左右夹卷而来。天音的双袖，时虚时实，时用“大开碑手”的袖刀，时使“般若神功”摧击，方歌吟穷于应付。方歌吟连吃二击，只觉头昏脑胀，眼见袖影如山、影如鬼魅，方歌吟也不知如何应战是好，却乍听桑小娥呼了一声：“哎小心方歌吟心智一明，“天下最佳攻招”——“玉石俱焚”就递了出去！灯火明晃，刹那间，天音脸色变了。那诡异的笑容冻结在脸上，天音的脸突然拉远。不是拉远——是猛向后缩了过去！那一剑——天音接不住！就在那一瞬之间，方歌吟变了招！“天下最佳攻招”，变成了“天下最佳快招”！“闪电惊虹”！长空一道闪电！殿下十八僧人，看得眼都花了。金虹半空截上天音。天音再退、疾退——忽无退路，背后是赤足尊者塑像。天音稍犹疑了一刹那——他是戒律院的主持，他要保护这些神像，决不能撞毁它们。就在他瞬间的迟疑——金虹已追上了他，击中了他！天音惊叱之声，半途刹住，“噔”地一声，剑锋已在他左胸拔了出来，拔时如发剑一般快！

他立时看见自己的左胸近臂处一个洞：一个剑孔！

他沿着神像，滑落了下来，神像沾了血。

如果此时他还像蝙蝠，就真像一只又老又盲的疲倦的蝙蝠。

十八名僧人；衣袂齐展，灯光急晃，已掠了过去。

他们扶起天音。

他们的眼睛都瞪大——与天音同样的不信。

方歌吟也不信，他不相信自己竟能击败天音。

——他不知道这四大绝招，虽传自宋雪宜，但其实来自一代大侠萧秋水所创的。

——普天之下，萧秋水几已难寻敌手，他把他一生武功青华，化为精简招式，发挥尽致。

——他知道宋雪宜偷学，可是他不想揭破，反而故意一招一式，反复演练，让宋雪宜尽得所学。

——那时萧秋水已老了，宋雪宜只是个冰雪聪明的小姑娘，也许这一代大侠，故意让这敢作敢为的小姑娘，学一学他的武功，开一开玩笑，也不一定。

是以方歌吟此刻用的招式，正是一代大侠萧秋水所创的。

——这不是天音所能抵御的。

方歌吟发剑时，故意偏一偏，故剑尖只把天音左手臂根处刺穿了一个洞——但并没有杀他。

——但这一剑无疑已击毁了天音的自信。

逍遥游

第二十二章 战二十四罗双

方歌吟怔了一怔，一把抓住桑小娥，往外疾奔。

十八僧人，至少有一半振衣欲追。

天音却微弱地道：“不要……追了……他剑下留了……情……”

僧人又伏了下来，天音叹息，翻着无神的怪眼：“来自雪当年，也……也不过如此。”

铁花恨声道：“少林寺岂客人随便来去？！”

铁树犹不甘心：“让弟子去抓他回来！”

铁心却冷冷地道：“我看不用了。”

天音也唱叹道：“只怕真的不用了……我来之前，二十四位护法早已在寺门布好阵势……”

铁花、铁树、铁心的眼神，就如已见方歌吟的尸首一样。

二十四护法不是谁，就是达摩堂下二十四名高僧，世称二十四罗汉。

二十四罗汉阵，几与少林寺齐名。

若不逢大敌当前，这二十四名守护尊者，也不轻易出动。达摩堂正是天龙大师管辖的。天龙无疑是极端骄傲之人，他的武功直追师兄天象，管的事也不多，但每一经插手，必定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现下钟声舒缓，如雪花轻飘。但杀气呢？杀气如在弦之矢。方歌吟执住桑小娥的手，几乎脚不沾地的掠了出去。桑小娥的手好冰。她没有拒绝方歌吟的拉手，只是本能地缩了缩，然后放心地给他执住，两人在雪地上，掠过一幢庙宇，又一幢庙宇。她没有逃难的感觉。他也没有。他在苍茫泛寒的雪意中，竟泛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他真希望永远不要掠出去，永远也不要有人来。所以他一直没有找到原路。可是当他找到原路同时也是唯一的退路时，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山寺门前，有二十四个人，黄袍红袷，动也不动，默立在雪地上，好像禅定了一般。连同他们呼出去的气息，竟都似给逼了回来。是杀气？杀气扑面而来。

二十四个僧人，头顶好像地上的雪，一般光亮。

这二十四个达摩堂高手，无疑是少林寺中的精英。

方歌吟放开了桑小娥的手。桑小娥的手又开始发寒。

这二十四个僧人，还是没有动。

方歌吟大步踏了出去，为了桑小娥，他一定要战下去。

这二十四个僧人好像没看见他走过来一般。

方歌吟清了清嗓子道：“诸位前辈，在下误闯少林，冒渎圣地，罪无可恕，惟求让在下一了心愿，送这位姑娘回返长空帮后，即归此听凭发落，愿受宰割，决不尤怨！”

最后几个字，说地斩钉截铁，似断冰切雪一般，桑小娥水灵灵的眼睛凝注他，泪水欲坠。

少林二十四僧，连头也没有抬。

方歌吟扑前一步，大声道：“你们现在要杀我也行，只求网开一面，先让这位姑娘回去。”

二十四名高僧，好似全然不见似的。

寂静。寂静一如最震耳欲聋的声音，反击方歌吟。

方歌吟受不了。

他想冲过去，却因桑小娥感动的眼神而立住，终于他再大声运功喊道：

“我只求你们，你们放她回去！”

少林僧人，纹风未动。

桑小娥忽然说话，语音冰雪般明断：“不要求他们。”

“要死，我们……”

“一齐死。”

方歌吟听了这句后，一切都无惧了。

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

无憾就好，还求什么？

——但他还是要桑小娥活下去。

冰封雪锁，有一天，还是有雪融的时候。

那时桑小娥还是会坐在枝头，像自己再遇见她的时候，春日里，在作出小小的摇荡……。

方歌吟一扶桑小娥的小肩，轻声道：“我断后，你先走。”

他们走出了几步，桑小娥回首，脸色凄怨，方歌吟这一眼，真是怦然心动；天下风雪正大。

就在这时，二十四个黄衣僧人中，前面两人，头不抬，一扬手，凌空拍出。

方歌吟、桑小娥离二十四僧足有七八丈远，一扬手之下，方、桑左右跃开，“砰、砰”二声，他们身后的黑色坚实寺门，飞了出去，直飞入寺内大殿，好久才“崩、崩”两声落了下来。

方歌吟觉得头上一阵凉飕飕的，桑小娥髻发如瀑布般的向后激扬，这种掌力，简直摧折了他们心里的勇气。

他们刚伏下，又站起，想跃近在一起，但正如背后的寺门，被打得离了栓，飞了出去，分散了。

他们立刻被围住，团团围住，一圈十二人。

黄衣和尚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急走着，方歌吟只觉巨为之眩。

可是他更急，金虹剑不住冲杀着。

他杀红了眼。

因为他知道桑小娥绝不是那十二人的对手，甚至以一战一，桑小娥都有危险。

他一定得冲过去。

可惜他冲下出去。

这个阵势，本就没有人能冲得过去的。

但包围方歌吟的毕竟只有十二人，原来数字的一半。

方歌吟连使“开道斩蛇”、“开天辟地”、“天河倒泻”，还是闯不出去。

一人扑近，打了方歌吟一掌。

这时桑小娥在那边发出一声惊呼。

方歌吟拿目望去，僧衣晃动，他看不到她。

他一口血就喷出去，吐得打他一掌的人一脸都是。

那人仓皇身退。

方歌吟回身一剑，“天羽奇剑”杀度最猛的一招，“血踪万里”！
两只手指断落，方歌吟又中了一掌，但他已藉势冲入桑小娥战圈。
他冲进去的时候，桑小娥脸白如雪，闭上美目，睫毛合在白皙的脸上，她昏了过去。

方歌吟一手扶住，他眼都红了。
他来不及细看桑小娥的伤，但桑小娥不能死。
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
方歌吟发出一声悲噪，二十四个僧人，一齐旋转着围住了他。
这大阵一合，就是“二十四罗汉阵”，无人能破。
但方歌吟却豁出了性命，就在二十四僧阵将合未合前，发出了“仰天长啸”。

二十四僧中，本就有人受了伤。
何况方歌吟已拼红了眼睛，拼乱了散发，拼红了衣衫。
二十四僧毕竟是出家人，见如此疯狂的血人，心头暗惊，居然给方歌吟杀开一条血路。
雪路无尽。
方歌吟还是走不掉。
他左手怀抱着桑小娥，右手持剑，身法展动不便，他眼角已瞥见二十四僧衣袖闪动，又左右包抄了过来。
他拼命地奔逃——不能再被包围，不能！
再被包围则惟有死！
他死不要紧——桑小娥不能死！
风狂吼，雪怒飞，他身边左右事物急掠而过，只强提一口气，发足狂奔。
“飏”、“飏”二声，左右有两个僧人越过了他。
回身，伸手一拦，方歌吟却在千钧一发问折了过去，往侧面方向狂奔！
就在这时，背后陡起一道急风。
这一道掌力，犹比开始那两道遥劈寺门更强。
方歌吟一低首，身体与地面几成平行，怀抱着桑小娥，“呼”地一声，掌颰自头巾上掠了过去。
方歌吟却丝毫没有停止，也没有减缓速度，那人又被抛在后头。
这时背后又响起一个脚步声——起先是三个，后来这人越过了其他两人，然后步声变成了拳风。
拳风如急弯之声。
方歌吟头都没有回。
他不能回头。
他不能停。
“砰”地，拳头仅差两寸，便击中了他——但拳风依然打中了他背心。
方歌吟吐气扬声，向前喷了一口血——血降洒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已经窜过自己血落的地方。
可是风雪遍前路……
这时候，前面忽然出现两个人。
方歌吟只知道不能给他们拦住，金虹一划，便待硬闯，忽见这两人不是和尚！
前面一人，一身白衣劲装，额系白巾，竟是辛深巷！

方歌吟心一舒，乍听另一女音叱道：“人给我！”

岑三娘！

这时三柄飞刀，已掠过了他头顶，往后打到。

背后几声怒叱，一人负痛怪叫。

果然是岑三娘的飞刀。

岑三娘打出飞刀，飞窜过来，已接过桑小娥，抛下一句：“你自己小心！”返身就窜。

僧人怒喝，出手，辛深巷尾随岑三娘而遁，一面发出暗器，牵制住二十四汉的去势，一面向方歌吟抛下一句：“挺住，我们会回来的！”

方歌吟心头一热，大声道：“别管我，保护桑姑娘，这里我来料理。”

这时风狂雪大，岑三娘当先，辛深巷断后，转眼已走得无影无踪。方歌吟横剑回身，只见尚有十六名僧人，其他不是负伤，便是留下来照顾伤者，或回报寺中。

少林巍峨的建筑苍宏，在远处。

钟声急急传来。

方歌吟不怕，因为他已没有了顾忌。僧人都纷纷停了下来。一名袈裟染血的僧人怒吼：“就是他，杀伤我们多人……”另一名受了轻伤的僧人道：“逮住他就好！”一名年纪较大的僧人沉声道：“他毁损了我们寺中不少圣物！”众僧七嘴八舌，都当他是罪魁祸首，对桑小娥等之远去也不再追，只要把他擒住为要。方歌吟嘴角溢着血，苦笑道：“在下私闯少林，罪该受责他的话未说完，五六名僧人便已动了手。还手——还是不还手？反正他只有七十日不到的生命，又何必作困兽之斗？——但他父仇未报。——还有桑小娥的生死安危未卜。他怀抱着桑小娥的时候，一颗心虽是狂热的，但所触及的躯体是冰冷的。他还想着她——只要她真的没事，他才能瞑目。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他不甘心。

——何况，他还没弄清楚洛水渡中那假冒铁肩的究竟是谁？

方歌吟决定抵抗，决定逃。

他在恍错间，先机已失，连闪避也来不及。

其他武学中，更来不及反击——天羽奇剑够快，却没有守势。

一支剑如何抵挡七八只手？

方歌吟把剑一横，稳若泰山，神情远眺，仿佛遥瞻海天一线正是“海天一线”！

那五六名僧人，大吃一惊，那看似普普通通、随随便便的一剑，居然无瑕可袭，他们的拳头，再打下去，都等于是自动把拳头送上剑锋。

他们只好缩手。

方歌吟连人带剑“长虹贯日”，“嘣”地冲破一个缺口，无人敢樱其锋。

他发足狂奔，背后有人呼喝、怒叱，纷纷追赶、出手！

两名僧人，已迅速贴近，他们无疑在少林中精练轻功的高手，其中一个，还是专练“虎爪功”的好手。

那僧人一爪抓下来，如破空的五道流星呼啸。

方歌吟猛一吸气，长身一纵，那一爪“嘶”地一声，抓在他肩头上，方歌吟发力向前一标，肩膀一块肉，竟血淋淋地被撕了下来。

方歌吟吃痛，但头也不回，一招“血踪万里”就发了出去。

“天羽二十四式”中杀气最大的一招。

背后一声惨嚎，那僧人所负的伤，绝不在他肩膊之伤之下。
另一个僧人，因要扶持伤者，而且也惧骇于方歌吟的剑势，居然没敢再追。

雪地茫茫，方歌吟如果幸运一些，还是有机会冲得出去的。

就在这时，忽觉背后追逐的声音都静止了。

只剩下一个很远很远的衣袖之声。

忽然那衣袖之声增强了，转眼间已到了方歌吟背后。

方歌吟还是没有回头。

那衣袖之声宛若龙腾。

只听背后的四五个僧人欢呼道：“掌门师弟来啰！”

方歌吟一震：天龙？！

这时“呼”地一声，一金衣僧人已越过他头顶，猛回身，一掌回拍，掌心赤红……

方歌吟往前疾射之势，已无法闪躲，只好硬接一掌，“砰”地一声，那人震开，方歌吟猛地一噎，只觉天旋地转，原先的几道伤势，一起发作……。

他只觉眼前发黑，心道：也好，反正桑小娥已走了……。

还没想得下去，只见朦胧间雪白天苍，呼啸之声不绝于耳。

有人喜喊：“倒也，倒也。”

然后一个金衣人影一闪，晃动不已……。

天地那么大，却似没有他方歌吟容身之地。

他终于晕了过去。

第二十三章 剑是好剑·雪是白雪·血血红

他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颠倒的。

风，仍吹着，雪，仍飘着，大地，仍皑白着……

可是天在下地在上，雪在腰下飞飘、追落；风就回旋在茫冥的夜空里，可是天空，却在脚下！

难道这世界的一切，都已颠倒了吗？……

方歌吟不知道。天地冰寒，他体内却燥热无比，喉头一甜，呛出了一口血。

——他最后与那高大的金衣僧人对掌，只对了一掌，掌力已震伤了他的内脏。

随后他又看见，辉煌巍峨，又古意非凡的一座古刹，倒悬的古刹。

——飞帘在下，石阶在半空，屋顶在下，门槛在半天的寺庙。

……雪在夜空里飘，夜空在脚下！风在鞋底上吹，树梢在足下……

显然他是被倒吊在树上！

方歌吟这才从朦胧、模糊又仿佛的视觉中惊起：他还活着！他试运内力，想籍绑在足踝间绳子之力，挺起身子，翻身上树，可是旋又发觉无处着力，暗自运气，才知道“气海穴”已被封制。

——原来他是被封制住了穴道，倒悬在一棵大树粗榧上。

这树看来也有千百年的历史了，还有一座汉阙，就在柏树附近，借雪光一映，隐约有两个倒看的一力若万钧的刻字：

天止。

——天至此止，人呢？……

方歌吟不禁想到自己稍纵即逝的生命。雪花轻轻落在他脸颊上，雪慢慢融化了，化作两行清泪，倒向他双眸流去。

他觉得他生命即将过去。“三十五天后，随时发作可以致死，且绝无药可救。”他已过了三十五天了，是随时便死的了，这一刻死，还是下一刻……

然而这一刻，他想起轻衣曼妙的桑小娥，独步天下的宋自雪，敬慕心仪的宋雪宜，长空万里的桑书云……

——他真愿此刻就死。

——可惜又心愿未了。

他想着想首，雪落着落着……

忽然，极静的占刹，一声纵喝，跟昔几声兵器的交击声，隐约又传来几声吆喝，接着火光冲天。

有七次同时起火，转眼增至十七、八个火头。本来一二叱喝声，但而今传来交手之声至少有五、六个地方。

——火光映红了方歌吟的脸。

——来的是谁？是什么人来？

他还没死，虽然每时每刻每地，都宵可能死去。这是少林寺，究竟是何方神圣，有这天大的胆子，敢夜闯少林？

——他做梦都想不到来人便是为了救他。

只听一个女音吆喝道：“在这里了！”声音极为熟悉。

及“兵兵砰砰”几下兵刀相交，“刷刷”两柄飞刀，寒光一闪，竟贴方歌吟脸颊飞过。方歌吟本一心侍死，但几乎险被飞刀所射杀，不禁也惊出冷

汗。

只听那女音慌惶道：“失手，对不住！”

又“兵兵砰冷”打了起来，方歌吟再听声音，心道好熟，失声道：“岑三娘！”

“飏”地又一柄飞刀，在黑暗与电光中一闪，直射了过来，“刷”地射断了倒吊方歌吟的绳子，“噗”地，方歌吟倒栽于雪中，要不是积雪太厚，方歌吟的脖子，定必扭伤。

只听那女音喊道：“是我！”一面又骂道：“兀那秃驴！堂堂少林，可以这般用刑吗？！”

跟岑三娘交手的人，似乎武功也很不俗，急忙分辩道：“胡说！我们是把他倒吊起来，苏醒之后再问罪……哎唷！”

好像是说话分心，被岑三娘趁机斫了一刀。只听岑三娘格格笑道：“不用问了，你洒家有罪。”

那和尚大怒，却已招架下住，这时又来了两个和尚，缠战岑三娘。岑三娘挥舞双刀，边战边嚷：“辛老大，快通知小姐，方公子在这儿——！”

如此叫得了几声，东北面便有人急应道：“我马上过来。”

猛听呼喝几声，一声：“照打！”又“哎唷”、“哎唷”了几响，一人黑衣劲装，双眉斜飞矢，右手倒拎一支银笛，笛尖透露一枚利刃，转眼已伤了两名僧人，身手利落，全身如劲弩之矢，精悍无比，竟是那日庙前所遇的长空帮第三大旗主，年轻儒雅的文士牧阳春！

牧阳春转眼伤了三名和尚，向方歌吟那儿冲来，脸上尽是英悍之色，猛不料斜里跃出来的一名和尚，挥手一击，牧阳春给打得横跌几步，缠战起来，这和尚武功竟是不低，一时难分难解。

牧阳春勉力叫道：“梅二哥、辛大哥，方少侠在这——”一口气竟接不下去。

方歌吟脸埋在冰雪之中，但目睹这干人如此舍身救己，不禁热血贲腾。

缠斗牧阳春的和尚，正是铁树大师。方歌吟情知此僧武功犀利，想出言向牧阳春示警，又苦于穴道被封，无法叫出声。

这时忽见雪地上，三人急掠而来，身法都是出奇的迅疾轻盈，都几乎足不沾地。

左边是一黄衣人，虽是身材肥胖，但身形居然十分利落，另右边一白衣人，腮帮子都是胡碴子，行动也十分疾速。中间一人，身材纤小，是个女子！

方歌吟心念一动，人已至眼前，方歌吟忽觉温香扑鼻，一股细细的清香，比梅花还清，比梅花更纯的飘入鼻中，只听桑小娥悲声道：“他……他怎么啦……”

梅醒非断喝一声，已与三四名扑近的僧人，对打了起来，只听辛深巷疾道：“快……小姐……你先背他走，我开道，老二护法，老三、三娘、老五断后，我们立刻就来！”

随后又几声兵刃交击。方歌吟苦于无法动弹，不知情形如何，忽觉身体一轻，已被人背了起来，只觉眼前所及，是似纱帘一般束起的纤腰身，还有一束乌黑如瀑的秀发，鼻中所闻，是一股淡若幽兰找分香，方歌吟几不敢呼吸，生恐有乱褻渎，一颗心都怦怦乱跳，又十分感动于桑小娥竟不顾男女之嫌如此背他逃遁。

他心中暗叹一声，大丈夫顶天立地，而今却教一俏生生的女子扛着走……

转眼奔行愈来愈快，风雪越吹越劲，四周景物风驰电掣，如腾云驾雾，看不清楚，方歌吟因重伤未愈，一口呼息，被急风劲雪所窒，十分难受，但忆起当日“快意楼”初会桑小娥的情景，和今日一比，心头又旖旎无比。

如此奔行了一段路，桑小娥放下了他，坐在盖雪的石上，背靠大树，回身戒备，张望远眺，方歌吟见她纤小的身腰，为自己而如此张皇，心中更是怜惜不已。

只见西南面，隐有火光，雪地上，仿佛那儿有什么天谴，正在进行，方歌吟几疑自己是不是从那儿给放逐出来的。雪地无声，

方歌吟忽然觉得很孤寂。

桑小娥缓缓回首，她知道已暂时没有追兵，但处于这偌大雪地中，偌静雪夜里，也不知开始说哪一句话是好。

忽然她小手按嘴，轻呼失声道：“哦，还没解你穴道……”便急急过去解，细看之下，脸呈赤金，显然伤势不轻，而被封穴道又在“气海”，不禁羞了起来，飞红了耳根，有些迟疑起来。

方歌吟苦笑，本要说不必，桑小娥忽然似下了极大的决心一般，一咬下唇，双指疾点，解开了方歌吟的“气海穴”，方歌吟只觉血气一冲，翻涌一阵，但他内息奇强，脸色很快又恢复了原状。

只是桑小娥飞快地站起来，背对着他，怔怔地望着雪原，也不知想些什么，连耳背都红彤彤的，手指拢在袖里。

方歌吟心中温柔起来，忍不住轻轻叫：“桑……桑姑娘。”

桑小娥没有回头，像蚊子一般细声应：“嗯？”

方歌吟艰难地道：“多……多谢你……”

桑小娥隔了半晌，才道：“你伤……重吗？”

方歌吟忙道：“不重……不重。”

桑小娥“噗嗤”一笑，在雪夜中犹如春花，令人心中一暖。

只见她回过头来，仍然别过了脸，满腮含笑，仍然不看方歌吟，笑着说道：“你……你好呆……”

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痴痴看着她雪中单薄的倩影，竟真的呆了。

猛听几声吆喝，又隐约传来。桑小娥脸色一变，踮起脚尖，顺风张了张，急道：“我们走吧！”

方歌吟不禁问：“到哪里去？”

桑小娥道：“嵩阳书院。”

方歌吟知道来敌非同小可，自己又重伤未愈，当下急行几步，忽觉胸膈一疼，如万针穿心，捂胸屈身，居然在大雪夜中，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

桑小娥一见，关切地问：“怎么了？”便伸手要来扶。

方歌吟只觉那冰冷与软若无骨的手放到了自己臂下，心头却是一热，禁不住道：“没事。”长吸一口气，昂然向前行去，惟桑小娥再也放心不下，一路扶住。

走得了一段路，两人回望，只见皑白的积雪上，两行足印，相伴相随，两行粗阔平大，另两行款款细细，在天荒地白下，是唯一两相伴随的痕迹。猛地枝上寒鸦“呀”地鸣了一声。

方歌吟沉思默默，也不知是想些什么？

桑小娥婉然微笑，蛾眉低颦，一直没有抬头。

雪静静地地下着，大地寂无声，像恋爱那么欢愉的雪花，飘着，却是冰的。

“嵩阳书院”的栉比鳞次，已在雪降的前方。

桑小娥腼然一笑，无限温婉：“你伤……好了吗？”

伤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好了呢？桑小娥重复问这句话，只不过这句话是她最关心的。方歌吟的伤当然没有好，但是他内力奇强，自然恢复得较快，他最深伤的，是在心里。

嵩阳书院幽寂，这是四大书院之一，程子就在此他讲学。嵩阳书院与睢阳、白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名闻天下，但在这冬夜里却无书声朗朗。

方歌吟没有说话。

桑小娥有些诧异，这男子，曾不顾一切，排除一切，来见她、救她，令她深心感动。在“快意楼”的初见时，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可是他当时仍以低微的武功，拯救了她。她自小崇拜父亲口中所述的快意恩仇、长铗驱歌的宋自雪，而这男子就以宋自雪的姿态出现，救了她。在那长安的阳光下，这人竟似天神一般。

以后在树林的救援，她外表没事，心里却已起伏不已。再下来在洛水渡的同舟，他又以出奇高强的神功，救自己于恶僧掌下；且在船舷上，把淫恶无行的严浪羽击落于江中。上次在少林寺中，为少林僧人所擒，身边尽是充耳不闻的如木头般的僧人群，吃的是素菜，听的是木鱼，那群和尚就当她是一具活尸般来超度……

然而他却来了……在雪中，冒死救自己出去。……桑小娥想着，忽然红了脸。

方歌吟还是没有说话。

桑小娥又说：“你伤……”

方歌吟忽然切道：“不重。”

桑小娥觉得方歌吟的语音如此重！她愕然。

方歌吟忽又道：“我救过你，你也救过我，我们扯平了，对不？”

桑小娥脸色乍白，不由自己，退了两步，莹莹的眸里都是泪光。

但她没有哭出来。

方歌吟冷笑一声又道：“我们既然扯平了，那你现在跟着我干嘛？”

桑小娥盯着方歌吟，好像从未认识这个人。

方歌吟继续说话，他的眼望着雪，如同断冰切雪。

“男女授受不亲，你请回吧！”

桑小娥愣在那里，移了两步，忽然回望，两行清泪，挂在颊上，她看着方歌吟，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在报复？——报复我开始跟你在一起时，看不起你的态度？”

方歌吟没有答。

桑小娥缓缓返身，走了几步，雪又大了，她纤弱的双肩一阵抽搐，忽然加快脚步，往大风大雪奔去。

他缓缓松了紧捏的手，手心已箍得四个弯弯的血痕，深入骨髓，就像是四道染血的缺月一般。

他为什么要那样？

难道是为了报复吗？！

为了报复当日自己对他的不屑？报复自己昔日曾击败过他？报复自己有个有名的父亲，强盛的帮派？而他，却只孤零零一个人……

可是她又为什么伤心？

她是天之娇女，生平未曾钟情过什么人。多少武林大豪、江湖新锐，煊赫的家世，显赫的世家，文官武将，来求亲的，不知凡几，她都未曾看上一眼……

她父亲抚髯呵呵笑，一切且由得她……可是她为什么竟把一腔款款深情，系在这无情浪子的身上？

（上天！为什么给我希望又给了我失望，再予我如许无望的打击？）

——桑小娥在雪地上疾行着，眼泪已冻成了冰。

他渐渐放开了紧咬的唇，下唇两列齿印，都冒出了鲜血珠子，就似情人的心，特别热烈，血，也特别红。

——桑小娥在雪地上狂奔着，激烈的心已冻成了冰。

（天啊！为什么他会这样？雪啊，你下得好冷好狠……）

他说那些话，究竟为了什么？

难道自己的姿色、家世，还配不上他吗？

自己对他虽一直不假颜色，但心里……她一直不知怎样对人好，这次真的要对人好时，可是对方却拒绝了……

——我真想杀了你，杀了你！

难道他有妻室？或已有了盟约，可是他又为什么要那样看我，那么痴，那么呆，那么傻……

他为什么要说那样的狠话？

他抬头望星，星很亮，在雪花中，不易看得出来，下雪时也有星光，星光自那天的尽头，寂寞地闪亮。

桑小娥决定要回头，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可是她就在那时晕了过去。

他缓缓解开了剑，拔了出来，放在膝上，忽鳞胸口一疼，喉头一甜，呛出了血，血吐在剑身上，血染了长剑，但随而剑又清亮起来，血流落雪地上。剑是好剑，雪是白雪，血血红。

桑小娥悠悠转醒时，发现替她推拿的，是一名女尼，她认识她，她不禁呼叫起来。

方歌吟凝注他膝上的脸，地上的血，想起他不到百日的生命，他不得不如此做。

他惟有伤了桑小娥的心——她显然还不知道自己仅有七十天不足的生命。

他要让她忘了他。

而他永不能忘记她。

死也不能。

所以他继续咳血——

血，是因内创而流，还是心伤而流？

伤身的血流可止，伤心的血流止不止？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一丝丝的响起。

可是在响起时，那声音已到了他的面前。

他猛抬头，就见到雪地里，一个白袍人，有一张豪放的脸，却用狡狐一般的眼睛盯着他。

他只觉得寒意自雪地陡升而起，怒火却要从心里头狂喷而出。

那人冷毒地问：“你还未死？”

方歌吟虽然已愤怒得恨不得冲出去杀了他，但依然似钉子一般立于雪地

上，心里有一团火恨不得烧毁了对方面，但仍只冷冷地盯着他的大敌。

这人就是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

严苍茫冷笑道：“三十五天已过，你随时都要死了。”

方歌吟冷冷地看着他，冷如雪光。严苍茫笑笑又道：“这几日，听说血河车在嵩山一带出现过，长空帮把这里布署得天罗地网一般，与少林对峙，剑拔弩张，随时都可能打起来……”

方歌吟微哂道：“你告诉我这些作甚？”

严苍茫目光闪动：“你跟桑书云，关系匪浅，他也许是想把他女儿……哈哈！”严苍茫于笑两声又道：“血河车将会在哪里出现，你想必知道，近日来我已逮着三个长空帮的人，切他们耳朵、鼻子，一块块地割下来，他们都说不上来，谅必不知。你是桑书云亲信，定必知晓……”

方歌吟勃然大怒：“我纵知道，也决不说！”

严苍茫深沉地道：“那你不用等了。”

方歌吟道：“等什么？”

严苍茫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道：“等死，你现在就可以死了。”说着踏前了一步。

风是往严苍茫正面刮来。

衣袂本是顺风翻飞。

就在严苍茫踏前一步之际，一切都忽然改变了。

严苍茫的衣袂，像铁绷一般，反而是逆风飞扬。

向方歌吟处激扬。

他真气已聚，元气已蓄，准备先把方歌吟击于掌下。

方歌吟没有动，在这样一等高的高手面前，一丝妄动，都足致命。

他也是暗暗运气，这一运气，全身功力，骤然冲起，竟远比想象中来得可怕，整个人几乎如轻飏飞去。

原来他得服“百日十龙丸”，增进十倍功力，惟不谙运用，至多不过一半是实功，其余俱是散劲。而今在少林受伤，内创甚重，以已身内力来疗伤，反而使陡增之功力与原有之功力合一，达致相当程度的精进。

再加上他这一次闯少林，与天下武学正宗比斗，“止境图谱”里的武功与宋雪宜的传授，全都活用了起来，这下子精、气、神之强盛，真是无可匹比。

严苍茫一见，目中杀气大现。

他仅见过方歌吟三次，但每次都感觉到这年轻人武功突飞猛进，一次比一次强，而自己则是个始作俑者，今日不杀之，恐怕日后会是强敌。

——幸亏他活不长了。

——但在争夺血河车期间，何必增添这样一个敌人？

——不如现在就杀了他。

严苍茫阴阴一笑，忽然脸色一整，方歌吟忽觉背后“卜”地一声轻响，连忙回头，只见一长衫青袍，脸带微忧，嘴含淡笑的人，就站在他背后，长衫猎猎飞飘，三绺长髯，十分神采，竟看不出是中年或老年。

方歌吟一见，即刻作揖，唤道：“桑帮主。”

桑书云一笑，眼里尽是关切的神色：“别来可好？”

方歌吟苦笑一下，桑书云又道：“五色旗主去援，是迟了一些，为了小女，你吃苦了。”

方歌吟凛然一凉，原来安排少林寺中相救，是桑书云一力策划的。他不借为救自己，用长空帮实力牵制少林高手，对自己着实大恩大德；严苍茫却不知个中原因，还以为长空帮为布署夺取血河车而来。

但是严苍茫更惊。

他本来想趁四野无人，杀了方歌吟再说，却不料来了桑书云，而今是二对一的局面，他与方歌吟交过手，此人已渐成劲敌，加上桑书云的武功，本就与他伯仲之间，若不使诈，根本取胜无从，而桑书云上过一次当，当然学乖，他那一套奇术，只怕奏不了效。

可是他又不能临阵退缩，他毕竟是已成名了的武学大宗师。

他即刻堆起笑脸道：“哈哈，古刹一别，桑兄可好？小弟一时意气，误伤桑兄，但私下对桑兄武功，却十分佩服。”

桑书云淡淡笑道：“太室一别，蒙兄台所赐良多。这位小兄弟英年气壮，正是锦绣前程，却为兄台逼服丹药，难以久活，而今严兄还要杀人灭口吗？”

严苍茫拄杖变色道：“桑帮主，你想怎样？！”

桑书云冷笑道：“也没想怎样，只不过也要你同样。”

严苍茫瞳孔收缩，道：“什么同样？”

桑书云道：“跟他一样，吃下‘百日十龙丸’！”

严苍茫知今日难有个好了断，当即翻脸道：“你们想以多胜寡吗？！我严苍茫可不怕——”

两人没有动，但气氛忽然绷紧。

凄厉的风声，也忽似变了方向。

严苍茫与桑书云面对而立，但是劲风所及，两人衣袂，都贴身向后扯飞，两人眉须飘飞。

就在这时，空漠的雪地上，远处传来两声隐约的马嘶。

马嘶在远处，但却如针锥刺入耳鼓。

然后是隐约的蹄声，又骤然增强，仿佛来自地狱的轮车，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风雷之声，排山倒海而来。

雪地映得一片红。

血红！

桑书云、严苍茫两人架势顿弛，相顾变色，眺视失声：“血河车！”

第二十四章 血河车现

血河车！

就在这时，天边，雪地，出现了八个疾驰急的黑点，和一飞掠中红色的方形。

当他们定过神来之际，八马长嘶，人立而起，已到了眼前，又飞驰而去。这瞬间稍纵即逝，血光大现。

这就是天下闻名，“血车一出，血河遍地”的血河车？！

这就是杀人无算，一旦获得，即成武功盖世、权力巅峰的血河车？！

这就是传说里有绝世武功秘笈，以及世外狂人的武林狐子听御之车？！

——这就是使他家破人亡的血河车吗？

——血河车上，究竟有些什么？！

方歌吟在这瞬息间，当真是惊疑不定。

可是在这刹那间，桑书云、严苍茫的眼色已被血车映红，有一种说不出诡异的神色。

严苍茫怒叱：“停下！”

如大鸟翻扑而起，一出手，一杖力劈而下！

这下力胜万钧，足可把一部疾驰中的马车劈为两半！

但是他人未拔起，杖未击下，已被怒马带起的劲风撞飞，忙一提气，歪歪斜斜掠了七尺，才把住桩子，倒抽了一口凉气。

同时桑书云也喝道：“留下！”

他有严苍茫在先，便不硬截，猛拔而起，斜落向马车中。

马车一片黑暗，桑书云“嗤嗤嗤”发出三指，射入车中，以防万一，人如飞叶一般，掠入车内！

这下马车奇快，已过方歌吟身前。

桑书云的足尖离车沿仅半尺，忽见车内一片黑暗处，有一双明若冷月、亮如灼日、毒若蛇蝎、狠如利剑的眼睛，正冷冷地、冷冷地盯着他！

桑书云心下一凉，感觉到自己三指射出，如泥牛入海，就在这时，严苍茫又扑了上来。

他人被疾马劲风撞开，但半瞬未停，又扭扑向车中，这身轻功，已够匪夷所思，就在这时，只听冷哼一声。

这声冷哼，断冰切雪，比冰还寒，比雪还冷，同时间，车内卷出一道狂飚！

狂飚打向严苍茫，严苍茫叱喝一声，全力接掌，“砰”地一声，全身宛若卷入一道诡奇的风中，以及无匹的洪流中，人旋即给带飞出去，撞向桑书云。

桑书云这时足尖离车沿，不过三寸，就在这时，严苍茫撞向了他，他双掌一搭，想稳住情况，但是手指甫触及严苍茫肩膀，便如落入泥沼之中，无处着力，两人一齐被卷了出去。

这下如电光火石，两人被车中人一掌迫落，人未到雪地，血河车已驶出五、六丈外！

就在这时，方歌吟发足一跃，把原来要对付严苍茫的锐力都发了出去，跃向车后。

车上的人，是不是他杀父仇人？！

血河车到底是什么？！

血车过去，血河遍地。

很少人能见血河车不动心，而抢登者几无一不死。

桑书云、严苍茫同是名列天下七大高手，尚且为车中人一掌迫落，方歌吟对武学秘复并无野心，惟对血河车必须查明真相，不惜强登。

——他，登不登得上车？

——车中人是誰？！

方歌吟足未沾车，突见一双凌厉、冷毒、锐利、狠辣的眼睛。

方歌吟从未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比蛇毒、比火热、比剑狠、比雪冷的眼光。

仿佛动辄可以溶化一座冰山，静则足以雪封一座火山！

方歌吟心中一凛，一股狂飚又涌出！

方歌吟硬接：“九弧震日”。

那人的劲力，一接之下，全然一空，“九弧震日”的功力，无法发挥，方歌吟往后一挫，几乎仰跌车下！

但是方歌吟生性执拗，遇挫愈强，眼看翻落，仍坚持重心，双足一钩，人往后跌，却仍然钩一沿，“呼”地一声又荡了回来。

车中的人也似意想不到，他对桑书云、严苍茫二人，出手用了八成功力，但对方歌吟，以为他区区武林后辈，随便出手便足以致死，所以用了不到五成劲力，却不料方歌吟居然死硬不下车，卸去强劲，又落回车中。

这血河车，百余年来，能得一入者，又天下有几？！

那人冷哼一声，道：“你是谁？”

方歌吟只觉四周景物，不住飞掠，雪飘如矢，车后桑书云、严苍茫二人，不住吆喝追赶，但已越来越远。

他横剑当胸，那人冷声道：“哦，是宋自雪的门人？”

方歌吟的金虹剑，在黝暗的车中，发出凌厉渗人的金芒，和车外惊心动魄的血光相映，真是触目惊心。八马齐嘶放足，飞驶无可阻挡，方歌吟仗着一剑光寒，照出那人瘦瘦的脸型，刀锋剑芒一般的眼光，满头的白发，破旧的衣衫，不知其年龄，但觉此人桀骜不驯，却令人感觉到一种为之心惊的剽悍！

这种感觉就像你跟一只野兽，共处在一只关闭的笼子里！

方歌吟不知此人是否武林中，名震天下，所向莫敌的“武林狐子”任狂！

——他心里有千百个问题想问。

他道：“前辈……”

那人仰天沉恩，喃喃道：“宋自雪、宋自雪……”突然手一展，身未动，却已到了车尾，一出手，抓向金虹剑！

这下出手，快如闪电，方歌吟见所未见，几乎未及反应，那人已抓住金虹剑。

金虹剑可断金切石，居然被这人一抓而获，方歌吟大惊，执紧剑锷不放。

那人一拉，一股大力撞来，方歌吟运功相抗，被激得金星直冒，仍不放剑，但被那人一扯，往前跌趋而出，那人怒喝：“你放是不放？！”

“卜”地一声，车沿已被人搭上，原来那人与方歌吟争夺间，血车因无人执辔，已稍缓了一些，严苍茫的手已搭在车上，桑书云亦抢近车侧！

那人怒叱道：“去！”“砰”一股大力狂涌，方歌吟被飞激出丈远，但他仍死不弃剑，那人只好一放，方歌吟的金虹剑连人带身，在雪夜空中划起一道金色的虹，“叭”地远飞扑在雪地上。

在半空间方歌吟只记起宋自雪的一句话：“天下没有人，能叫我弃剑，除非我死。”他一跌在雪地上，桑书云稍缓一下，回头一看，就在这一看之下，他已看出方歌吟并非重伤，他的脚丝毫未停，但仅此一望之失，已慢了严苍茫十几步。两人一前一后，仍急追血河车。

黑马前啸，血车飞驰，一白、一青，两条人影，迅快无伦地追去、远去。

方歌吟趴在地上，一脸是血，他勉力抬起头来，只见血河车与桑书云、严苍茫俱已远去，他想起来再追，亦已无及。

那人攻来的内劲，依然在体内、胸腔、腹部，乃至奇经百脉，都隐隐作痛，好一会才过去。

风雪慢慢止了。

他缓缓站起来，天下虽大，他却觉得无地可容。

在被任狂震飞落车的刹那，他真以为自己死了，也情愿自己死了。

可是他没有死。

他觉得自己实在技不如人。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任狂在最后一拔之力，已聚了九成，最后运内力一激，更是十成功力，换作桑、严二人任其一，都接不下这一推，方歌吟的内力充沛，不在两人之下，方才熬得下而未死。

他茫茫地走着，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然后他发现自己趴着的雪地前面，约七八尺远，有一部书。直插在雪地上，书页迎风微翻。

他当然觉得诧异，翻开来，只见几字笔劲若龙飞天之际的字：

“方世侄如晤：

太室古刹，蒙舍命相救，余甚感恩，惟无以为报。今汝仅数十日余生，皆由余起，问心难安。余将数十年练功所得，尽录书中，并辟修习捷径，汝按此法门练习，当可在短暂时日有小成。余甚望汝能于有生之日成为当世绝顶高手，并列四正，心有所寄，志有所伸，或可略弛生命递减之惧也。”

方歌吟青毕，忖道：“人也将死了，名还存用吗？只望天下苍生平安，父仇得报，小娥妹子安好，我就安心了。”心里想着，手里还是翻阅下去。

只见这书里，的确部是长空神指桑书云的练功法门，要穷蹊径。其中以“长空伸指”为主，轻功、掌法为辅，方歌吟剑术一绝内力丰厚，此朽恰好补轻功、掌法厅面之不足。

敢情这朽是桑书云本欲交于五大旗主等，救援方歌吟时交给他，青来下笔时也因桑小娥遇事而收梢造词得十分匆迫，岂知少休派实力宏厚，长空帮救出方歌吟，更十分狼狈。无法交到方歌吟手中，是以桑书云亲自出来寻访，想亲交此书，后来血河车出现，桑书云得全力追赶，只好把书留在雪地上，让方歌吟自行拾得。

方歌吟苦笑一下，本觉自己时日无多，学了又有何用？但是很快的又被书中所记载的习武要门所吸引，时皱眉苦思，时豁然通，沉思起伏不已。

一个人还有七十天不到的生命，随时都可以死了，他会做什么？

——别人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方歌吟却仍在练武。

然生也有涯，学无涯……

初冬成了深冬，原来挂在枝头上的黄叶，今日已剩下了枯枝。

又过了整整二十天了。

方歌吟的生命，最多只剩下四十五个白昼，四十五个黑夜。

——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行行重行行。

他在研究武学，饿了，就想办法猎取野食，或替人砍柴粗作，换些米饭充饥；围了，就睡。他的内息极强，故也不致受风寒，睡时什么也不想。

更不敢想。

——也不敢想明天会不会起来。

——想了，又有什么用？

——反正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会来的。

他只觉得自己对武学，出奇的兴趣，很多可以触类旁通，博杂繁丰，但也可耗尽一生，精研一技而不倦……可惜，他有限的生命，已不允许他再奢求下去，反而不断地争取时间，专心学习。

——学了又有何用？他没有再想。

——也许在浩瀚的武学中，他才能忘却自己，忘却生命，忘却一切，这或许是桑书云传书予他的真正用心。

他行行复行行。

这日已进入了山西的中条山一带。

中条山的解困关庙，是纪念三国时关羽的万代瞻仰而建的，关云长千里护嫂嫂，温酒斩华容，桃园结义，坚守气节，天下人共仰之。

关公威震华夏，义炳乾坤，但方歌吟也知历史史实里的关羽，难免有其刚愎自用、性情中人的一面。他来到中条山，已深冬了，他记得这里就是昔日大侠萧秋水，初出道时首遇邱南顾的地方。

他生平最是仰慕大侠萧秋水，所以对传说中萧秋水经过之地，莫不凭吊瞻仰一番，在追回不已。

中条山下，气势奇峻，壮丽雄伟，尤在日落皑雪，或于晨曦映波之时，更令人迂怀莫胜。

——他剩下的时日，却是无多了。

他徘徊、踟躅在关庙印楼附近，昔年四十八名金人要劫“汉寿亭侯印”及“青龙偃月刀”时，萧秋水和邱南顾就在此处，同时间各打倒二十四人。

——可是大侠萧秋水而今安在？

——自从小时在日月乡，尚拍魂与严一重、董二绝、尉三迟、费四杀狙击萧秋水，结果董绝、尉迟死，严重未出，侥幸得活，费杀重创而逃，尚拍魂被饶得一命。可是自此一役后，就未见过萧秋水了。

——但是那刹那间的相见，已使方歌吟对大侠萧秋水的形象，终生仰慕难忘。

——一丝月破云来，雷雨方过，白衣人救了个幼童，大步越林而去……。

他正想着，忽闻叱喝之声，声音依稀间有些熟悉，隐约自楼后传来。方歌吟听到的声音，原本是恣凶肆恶的斥责语调，却偏偏令方歌吟想起低声下气、胆怯心寒的求饶状貌。

方歌吟心念一动，蹑足闪到柱后，这时雪虽停了，黄昏渐近，景色在白昼将去、夜晚未至前，是特别幽暗神昧的，到处都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外衣。

只见楼后果有三人，斥喝的人脸黄皮焦，但身材高大，一双小眼珠子，

黑少白多，却是不住溜动，五指如钩，随时都似想把别人的头皮扯下来；另两人一个是光头大和尚，一个是全身土黄衣饰，方歌吟却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偏又想不起来！

只听那脸黄皮焦的人露出黄牙咆哮道：“这一点小事，都要害怕！你把那女子交给他，他才不防着你，只要他一沾着手，就要倒也，到时候我们为所欲为，岂不快哉！”

方歌吟本见这三人既是相识，斥喝自是平常，本待自行离去，不听别人隐私，谁知这一话，唬了他一跳，好像又要害什么人似的，跟他童年时在日月乡的一个经历甚为相似，忙侧耳倾听下去。

此际他的功力，岂是昔日隆中那黄口小儿能比？他屏息不动，这三人自然发觉不到有人就在咫尺间。

只听那中年和尚嘬嚅道：“我……我……他名列‘三正四奇’之一，万一发现，只怕……”

那脸黄皮焦的人突然目露杀机，杀气一闪即过，他又闪动着那鳄鱼一般的眼睛，忽然谄笑道：“他哪里会怀疑到你身上哩，你是五台佛光寺和尚，他相识的，怎会有所思疑？你刷了他，他还以为你是他的佛祖呢！”

方歌吟心中一惊，这三人要对付的显然是“三正四奇”中的人，问题是三正四奇中的谁？莫非是桑帮主，还是……？听他们语气，又是施奸计害人，不会是什么善类，而那和尚居然是佛光寺的僧人！

要知佛光寺乃是名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历史悠久，俗称“先有佛光，后有五台”。中唐时已经以彩塑精妙，佛像栩真闻名于世，至唐武宗灭法致全被毁去，旋又于唐大中十一年，女施主宁公遇施建大殿，佛光寺又香火繁盛起来，迄今不灭。

佛光寺是名寺，佛光寺的僧人，也以修行、善行闻名天下，却不料今日这名和尚，显然徘徊在魔佛之间，踌躇不知何从抉择。

那和尚期期艾艾地道：“我……我们怎是他的对手？……”

那脸黄皮焦的人知和尚已被说动，当下桀桀笑道：“放心！我们又不是明着来，待会儿滕老大就会把那雌儿手到擒来，你假装救了她出来，交给他，他不疑有他，只要一沾到他这个宝贝女儿的身手……哈哈那时就毒得像只病猫，任人打踢了，嘿嘿嘿……”

说到这里，得意至极，阴笑起来。

那和尚却担忧地道：“不成……你在她身上下了毒，她岂不……不是一——”

脸黄瘦骨的老者眼睛一转，眨了眨道：“不怕，我的毒，放在第一人身上，绝对无害，反而是第二人一触，毒性即发……至于你那朝恩夜想的车姑娘……嘿嘿……保管不伤毫发！”

那和尚脸一红，道：“这我就放心了。”

那黄衫人也插嘴道：“尚先生使毒，我跟他合作过，实在是毒中之神，他要毒池中的一条鱼，绝不会毒到第二条去，你放心。”

那脸黄皮焦的人又嘿嘿笑道：“你五台佛光寺的人，居然动了凡心，既然如此，便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她爹，娶了她，不是过痛之至……嘿嘿……”忽然脸色一沉，阴恻恻地道：“要是你反悔，长门上人知道，可不得了哩！”

长门上人就是佛光寺的主持。那和尚吓得脸色都白了，忙不迭地道：“尚先生，这玩笑，万万开不得，开不得……”

那脸黄皮焦的人眨着小眼，向和尚打量道：“那就要看你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

那和尚忙摇手晃首道：“绝不敢跟尚先生开玩笑。”

那人奸笑道：“这样最好。”

方歌吟在一旁，却听得热血上冲，头皮发炸。

他现在记得那黄衣人是谁了！

十年前，古隆中，日月乡，这黄衣人曾谋刺萧秋水不遂，与“青脸兽”滕雷、“红袍怪”邱瘦合力杀了沈悟非的“黄衫客”邓归！

方歌吟也记得那皮黄脸黑的人是什么人了！

他就是同在斯役中，擒乡间小童，施毒其身，诱萧秋水触摸中毒的，后来又被萧秋水神威吓得跪地求饶的“鬼手毒王”尚拍魂！

十年前这等人的卑鄙行径，使方歌吟与沈耕云二人不顾生命，出手制止，无奈技不如人，几乎丧命，十年后的今天，却又是逼着了他们，却又在这里设计残害武林前辈。

方歌吟心中怒极，又为那和尚好色无耻而感到气愤，正待出现之际，忽闻衣袖之声，来势迅速，但呼息很是浓重，方歌吟便隐身楼后，看个究竟。

只听尚拍魂道：“来了。”要知方歌吟此刻武功，已然极高，故在尚拍魂未望见来日之前，已知有人掠至，是以能及时隐伏。

又听尚拍魂喜道：“滕老大果不负所望。”

只见来人脸上一个青记，就算没青斑之处，也满脸煞青，背上还背了个人形的麻布袋子，正是十年前山中一战的“青脸兽”滕雷！

滕雷放下人形包袱，嘴里大口大口吐着白烟，对尚拍魂一拱手，招呼道：“尚先生，咱们又见面了。”

尚拍魂笑道：“点子扎手吧？”

滕雷笑道：“凭在下这点道行，要擒下三正四奇的后人，还办不到，不过……”滕雷的嘴脸有一种说不出的淫邪，掏出了一只看似欲飞非瓷非纸的仙鹤，只见鹤嘴里一张一合，并可从鹤尾吹气的小机括，道：“这迷药，实是使得，这雌儿初出江湖，防也没防着。”

那和尚急道：“滕兄没伤着她吧？”

滕雷一愣，随即怪笑道：“她是牛头师兄你的心肝宝贝，我怎敢伤了？”解开布包的绳子，一翻开来。

方歌吟远远看去，只见一个闭眼睛的女子，轮廓很深，鹅蛋脸，眼睫长，很是灵秀。方歌吟见不是桑小娥，才松了一口气。

那牛头和尚一见，眼睛里发出异光，喃喃自语，竟涨红了脸。

尚拍魂嘿嘿笑道：“牛头，你本就不该做出家人，还念什么经！”

牛头和尚脸涨红得就像柿子一样，心惊胆战地道：“咱们……”

尚拍魂忽然出手，凌空连点三下，那包袱竟蠢动了起来，原来尚拍魂已解开了那女子三处穴道，那女子已可以开目，但仍无法启口，亦不能动弹。

方歌吟借雪光望去，那少女一脸凄惶之色，五官灵秀巧丽，叫人怜惜莫已。那牛头大师一见，竟呆在当前，说不下去。

尚拍魂不耐地道：“要说快说，他就要来了！”

牛头和尚被这一喝，更加说不下去，好半晌才口吃地道：“这……这样做……做做不太太好……好吧？”

尚拍魂脸色一沉，道：“有什么不好？！我不这样做，这女子，你能得

手？嘿！嘿！”

牛头和尚吃力地道：“她……她她张开了眼……认出了我们……怎怎生是好好……？”

滕雷怒道：“认出了我们又怎样？！大不了把她做了！”牛头被这一吓，一时又说不出话来。

邓归却想到此刻有事求牛头，当下缓和道：“干完了这事，米已成饭，她认不认得你，又有何干系？”

尚拍魂一面掏出了三个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赫然是三种颜色诡异的粉末，只听他阴笑道：“我要她能睁开眼睛，又不能说话，这样她父亲更急，方才能得手。……我把这三种药粉一撒下，再在你手中布防毒之药物，你在此等他来，说是救着他女儿，只要他一旦把脉察看，则必中毒无疑。嘿嘿……”

方歌吟望去，只见女子水灵灵一双大眼，尽是泪水，方歌吟心中很是不忍，就想立即出来施援手。

只听“青脸兽”滕雷忽问道：“这次尚先生可有十分把握？”

尚拍魂冷笑道：“滕老大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邓归与滕雷结拜近二十载，心意自然相通，当下代接道：“十平前日月乡一次，曾失过手，尚先生还是小心为上……”

尚拍魂截道：“十年前一役，对方是萧秋水，自然无法得手，但十年今日——”

方歌吟一听，知眼前三人果乃是十年前罪魁祸首，再无疑问，正要出手，只听尚拍魂继续道：“何况为了他对我们这干人的赶尽杀绝，严大哥和费四兄，两人中至少也会来一个——”

方歌吟听得心神大震，他间关厅里，为的就是寻找杀父仇人费杀，而今居然在这儿，听到他的消息，心头大是震撼！

别种情形之下，或许方歌吟还能按捺得庄，但而今乍闻仇人可能出现，惟恐稍纵即逝，又失却消息，当下一步踏出，大喝一声道：“费杀在哪里？！”

尚拍魂、滕雷、邓归及牛头和尚陡听一声暴喝，知焦雷炸响，都给吓了一大跳，以为那人来了，儿要溜走，但瞥眼一看，才知足一年轻小伙子，心中纳闷，又疑义怒，他们当然不认得这眼前的人就是十余年前被他们毒倒用以诱害大侠萧秋水的牺牲音之一。

尚拍魂首先恢复了镇定，怪笑道：“你是谁？居然敢对我们嚷嚷！”这十几年来，尚拍魂用毒越发精奇，杀人更无算，年轻一辈高手中，除了中、壮年的天龙大师、武当铁骨道人等之外，就连铁肩、严浪羽，也远非其之敌，所以他压根儿没把这年轻人看在眼里。

这次他要对付的敌手，是三正四奇中之一，极其厉害，所以不得不提心吊胆，而今竟给一个小伙子唬了一下，外表虽不动声色，内心却大感没颜面，即刻动了杀机。

